

寶馬奇緣（雪刀浪子傳奇故事）龍乘風·著

武林十大名駒，爭奪馬王寶座，雪刀浪子代策猴子馬，力抗羣雄，豈料因此惹來一場軒然巨波。痴情漢、俏嬌娃、馬王之王，交織成一段緊張刺激、鬥智鬥力的精采故事，當然值得再三欣賞。



編後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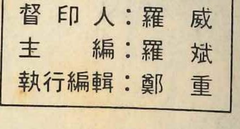
今期巨型小說是龍乘風的雪刀浪子故事「寶馬奇緣」，是篇爲一部場面最夠熱鬧，主角人物衆多，打鬥激烈兇狠的動作武俠小說，題材新穎脫俗，情節峯廻路轉，橋段構思奇異……雪刀浪子龍城璧在一場萬人矚目的名駒爭奪馬王寶座中出賽，過程令你心脈皆跳，屏息靜氣，緊張刺激處保証從所未睹，佳作當前，萬勿錯過。

** ** **

暌別多時的東南亞名作家秦紅先生，即將有最新名著在本刊發表。「風月寶劍」是他構思經年之作。故事中主角人物性格突出，他雖然聰明絕頂，又承繼了父親所傳蓋世無雙的武藝，但他却不是一個有爲的青年，所爲何故？該故事在本刊九七六期隆重刊出，屆時敬希先睹爲快！

** ** **

下期巨型故事選刊滄海客的紅粉仇城故事之二「魔情劫」，本故事內容極具戲劇性，莊諧並重，惹人發笑，但笑中却賺人熱淚，深感肺腑！寫一個身世奇苦的女子滄桑歷盡的經過，形駭放蕩在湖海中飄泊，最終目的，原來是爲了？……下期奉告。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60.00
	一年港幣	$ 11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68.00
	一年港幣	$ 13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82.00
	一年港幣	$ 16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900　半年26期NT.＄4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武俠世界

第974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五角・

H.K.$2.50

Printed in Hong Kong

寶馬奇緣

龍乘風·文
子　成·圖

寶馬醉春風　美鳳斥游龍

大年初一，爆竹喧天。

長安城內，熱鬧極了。

× × ×

長安城最大的酒家，就在城南的八仙大街。

青池閣的生意，一向都比別的酒家興旺。

雖然是大年初一，青池閣仍然繼續營業，而且菜更香，酒更醇。

在長安城久居的人，都知道青池閣每逢大年初一，就會推出三十罈最香醇、最陳舊的「醉春風」。

賣完即止，決不添增。

但凡喝過醉春風的酒客，沒有一個不讚好。

所以，區區三十罈醉春風，例必在黃昏之前就賣個清光。

去年大年初一，杭州老祖宗唐老人到處找尋兒子。

他的兒子，就是有天下第一號醉鬼之稱的唐竹權。

唐老人在杭州找兒子，當然找不着，因爲唐竹權早已到了長安城。

他到長安城，是因爲衞空空告訴他，醉春風確是天下間難得一嚐的佳釀。

唐竹權聽見之後，心癢難熬，在年二十八的時候，便單人匹馬，趕到長安城去了。

當他趕到青池閣的時候，三十罈最香醇，最陳舊的醉春風，已只剩下了一罈。

唐竹權嚐過這一罈醉春風之後，就像浪子碰上了窈窕迷人的姑娘，再也難以忘懷。

「好酒！」唐竹權喝完那罈醉春風之後，拍案叫絕。並且立刻把青池閣的掌櫃安老爹從櫃枱裏揪出來：「老子很欣賞貴號的醉春風，再來十罈，酒賬老子照付！」

安老爹連忙耍手，道：「這裏的規矩，每逢大年初一只賣三十罈醉春風，就算你大爺肯出十倍價錢，也得欠奉。」

唐竹權怒道：「這是誰訂下來的鳥規矩，讓老子在他的臉上揍幾拳！」

他的話剛說完，背後不遠處的一張座頭上就有人淡淡地應聲說道：「這是老夫訂下來的規矩，也是寶馬別院的規矩。」

唐竹權的眼睛瞪得更大。

他立刻放了安老爹，轉身望去。

說話的，是個鶴髮童顏的老人。

唐竹權原本滿臉的怒容，忽然間就消失得乾乾淨淨。

因爲這個鶴髮童顏的老人，是唐老人的老朋友，也是寶馬別院的主人——神馬天尊上官驥！

唐竹權八歲開始練武。

而他開始練武的時候，上官驥與唐老人已有二十八年的交情。

唐竹權天不怕地不怕，最怕八姑媽和上官驥這個老頭子。

唐竹權很怕八姑媽。

因爲八姑媽每次看見了他，都少不了要罵他三幾百句。

她罵他快四十歲了，還不娶老婆。

她又罵他喝酒太多，吃肥肉不戒口，以致肚子越來越是脹大。

唐竹權雖然怕八姑媽，但他却更怕上官驥。

因爲上官驥是唐老人的老朋友，他的說話，唐老人最是信服。

曾經有一次，唐竹權在少林寺門外喝得天昏地暗，結果給少林寺的四大神僧轟了出去。

那時候，唐竹權眞的醉了，他在少林寺外，居然嚷着要火燒藏經閣。

其實唐竹權的胆子再大，也不敢跑到少林寺裏去生事。

他是給幾個朋友用激將法把他灌醉了的。

唐竹權酒量雖然號稱天下第一，但連喝七日七夜烈酒，又怎能不醉？

那幾個朋友，也堪用豬朋狗友四字來形容，其中一人竟然以懾魂大法之類的旁門左道功夫，引導他說出八個字。

這八個字就是：「老子要火燒藏經閣而已。」

唐竹權既已眞醉，當然「一敎卽懂」啦。

他果然抱着大酒罈，跑到嵩山少林寺門外，高呼大叫。

少林寺乃藏龍臥虎之地。

尤其是藏經閣附近，更是高手如雲。

少林寺僧人，對於藏經閣這個地方特別敏感，這幢樓閣上的珍藏書籍，簡直就是天下間最能令人怦然心動的寶藏。

敢向藏經閣打主意的人，並非沒有，但又有誰能夠得手功成？

少林寺四大神僧出動，本欲把這個言出無狀的胖醉鬼重重敎訓一頓。

幸好這個時候，上官驥突然現身，代爲求情，唐竹權才避過這一場刦難。

原來上官驥一直都跟踪着唐竹權，也親眼看見那幾個灌酒的人，如何把唐竹權作弄。

施展懾魂大法的，是一個名叫趙世梅的花花公子。

此人生平不務正業，連所練的武功，也是旁門左道，作弄別人的本領，縱然不是天下第一，也在前矛之列。

上官驥一怒之下，揹着唐竹權去找趙世梅算賬。

「閤」！

一記耳光，登時打脫了趙世梅五顆門牙。

上官驥怒罵道：「這種玩笑可能會害死唐老人的寶貝兒子，到時唐老人大興問罪之師，趙家老幼，恐怕永無寧日！」

趙世梅被打得眼前金星直冒，滿咀鮮血，以後果然再也不敢亂開玩笑。

唐竹權那一次眞的醉了。

當他醒來的時候，已在杭州唐家。

唐老人一見唐竹權醒來，立刻就不由分說，就給他七八個耳光亂摑不停！

「火燒藏經閣？」唐老人破口大罵：「操你娘，你不想活了？」

唐竹權被摑了七八個耳光，上官驥却在一旁格格大笑。

「打得好！打得好！」上官驥一面笑，一面點頭對唐老人道：「看他以後還敢不敢胡亂喝酒！」

× × ×

自從經過那一次事件之後，唐竹權眞的怕了上官驥。

他怕上官驥，尤在怕八姑媽的程度之上。

去年大年初一，他想强逼青池閣的掌櫃安老爹賣酒，給上官驥兩句說話，就嚇得魂不附體，連忙逃之夭夭。

當時上官驥對唐竹權道：「你再不滾回杭州，老夫就揹你回去！」

唐竹權雖然被上官驥趕跑了，但他仍然念念不忘醉春風的滋味。

醉春風的確是好酒。

唐竹權不但能喝酒，也很懂得欣賞名酒。

所以，去年喝得不夠過癮，今年大年初一，他一早就來到了青池閣，還準備好一輛馬車。

他要把那三十罈醉春風全部買下！

× × ×

想到了醉春風的滋味，唐竹權的心裏又興奮，又緊張。

他現在的心情，就像新郎準備入洞房，又像漁翁撒了一張巨網，網裏的鮮魚又肥又大……

可是，當他驅策着馬車來到青池閣的時候，迎面一輛馬車，剛剛開動，車廂內不多不少，恰好裝滿着三十罈酒。

唐竹權連眼珠都幾乎凸了出來。

他立刻飛奔到櫃枱，問安老爹：「醉

春風呢？」

安老爹打量了唐竹權一眼，才「噢」一聲的說道：「原來是你……」

唐竹權又像去年一樣，把他從櫃枱裏揪了出來，大聲喝道：「老子再問一句，那些酒在甚麼地方？」

安老爹臉都黃了，一時間嘴巴張得可容拳頭，却連一個字也說不出來。唐竹權氣得牙癢癢，恨不得一拳就揍在這個老掌櫃的臉上。

但唐竹權從不欺負老弱之輩。

他突然嘆了口氣，又把安老爹揪回櫃枱的座椅上，不斷搖頭嘆息。

「唉，老子來遲了，三十罎醉春風，已給那個王八蛋全部搜購一空。」

他最後一句說話剛出口，立刻就有人怒聲喝道：「胖鬼咀裏不乾不淨，你在罵誰？」

唐竹權一怔，目光落在青池閣右角的一張桌子上。

桌上沒有酒菜。

不但沒有酒菜，連筷子也沒有一根。

但桌上却坐着一個人。這人的年紀並不大，但唇上却留着兩撇鬍子。

他的臉很有點書卷氣息，一雙手很乾淨，連指甲也修飾得整整齊齊。

他的衣服不算很華麗，但腰間佩着的一口劍，却是名震天下的「多耳」。

多耳是三百多年前當代一位劍豪的名字。

他本是苗人，但自幼移居中土，經過三十年的苦練，終於練成了一套絕世無雙的劍法。

多耳憑着這套劍法，在江湖上以長勝無敵的姿態，橫掃南七北六十三省，氣勢之盛，一時無兩。

但到了他六十九歲的時候，終於遇上一個强敵。

這人就是陝西雙絕之一的俞爆。

俞爆也是一代劍法宗師，五十二歲退隱江湖，原來秘密地在鑄煉一把寶劍。

這把寶劍，化費了俞爆十六年心血。

在俞爆六十八歲的時候，寶才將這把寶劍剛好鑄煉成功，多耳在江湖上也名聲大噪，而且還殺了俞爆門下的一個弟子，這使得俞爆氣憤塡膺。

俞爆終於重出江湖，他要找多耳決一死戰。

那一戰，哄動了整個武林。

決戰之日，居然有逾萬武林人物從四方八面湧到，要觀看這幕百年難得一見的精采大戰。

這一戰，相當緊張。

但緊張而不精采。

因爲俞爆的寶劍，實在太鋒利了，劍一出手，竟然就把多耳的劍震斷，八招之內，多耳就負傷敗走。

經此一役，俞爆在江湖上的名氣大響，江湖中人甚至譽之爲武林劍王。

多耳經此一敗，並不氣餒。

他臨走的時候，對俞爆道：「十年後此時此日此地，再決高下。」

俞爆答應下來，並說道：「十年後你若再敗，你就死定了。」

多耳冷冷一笑：「誰勝誰負，誰存誰亡，十年之後自有分曉！」

當時江湖中人，都一致認爲多耳大失面子，他已年將七旬，十年後還要再與俞爆決一死戰？

然而，多耳並非徒托空言。

他認爲這一戰之敗，完全是因爲俞爆的劍太犀利，一經交手，兵器上就吃了一個大虧。

他決定花費十年的時間，鑄造一把更鋒利的寶劍。

皇天不負苦心人，十年之後，多耳果然鑄煉了一把極爲犀利，足可斷金削鐵的寶劍。

這一把劍，多耳就用自己的名字爲名，定名爲多耳神劍。

那時候，俞爆仍然在中原武林享有盛譽，而且還被江湖中人推選爲武林盟主。

沉寂了十年的多耳，突然又再出現。

俞爆第二次面對多耳，這一戰圍觀的人更多！

士別三日，刮目相看。

但絕大部份的人，仍然看好俞爆！

然而，決戰的結果，俞爆敗落了！

他這一次敗陣，主要原因，是他手中的劍，敵不過多耳神劍。

多耳神劍竟然比俞爆的劍更厲害！

俞爆這一次敗得心服口服！

多耳並沒有殺俞爆，但俞爆竟然橫劍自刎！

在場圍觀的人，莫不嘩然！

但更令人吃驚的事，接着發生！

多耳殺敗俞爆，俞爆自刎，多耳竟然亦捨命相陪。

他臨嚥氣的時候，眼神裏露出了一種無法形容的寂寞。

他喃喃的道：「我唯一希望擊敗的人已倒了，我唯一希望摧毀的劍亦已折斷了，多耳啊！多耳！你活着又還有甚麼意思呢？」

說完這幾句話之後，這位來自苗族的一代劍豪，就此結束了性命！

多耳死後，場面極其混亂。

數以千計的人羣，都在爭奪多耳遺下的多耳神劍！

那是極殘忍的一幕爭奪戰！

數百人無辜傷亡！

無數人因此而結怨。

混亂中，多耳神劍不見了！

直到兩百多年之後，多耳神劍才又再重現江湖，原來這把多耳神劍落在寶馬別院裏。

× × ×

寶馬別院的主人，就是神馬天尊上官驥。

唐竹權看見了上官驥，頭疼得很！

現在，坐在青池閣桌上的人，不問而知，就是上官驥唯一的兒子上官美龍。

上官美龍在江湖上的名氣，已漸漸响亮！

上官驥把多耳神劍交給兒子，還鼓勵他去殺人。

父親鼓勵兒子去殺人？

不錯！

一點也不錯！

在寶馬別院門前有一塊巨大橫匾，上面寫着四個斗大的金字，這四個字就是「以殺爲樂」！

以殺爲樂！

這四個字未免殺氣太大了一些！

然而，江湖上多數人對這四個字，都沒有非議。

因爲上官驥父子殺的，都是些卑鄙無恥，姦淫擄掠，殺人放火的大盜。

這些人，本就該殺！

「該殺之人，一劍宰之，豈不快哉！」這是上官驥常說的話，而且言行一致，也是他常做的事。

上官美龍自幼深受父親的思想感染，長大之後，也本着「以殺爲樂」的宗旨，在江湖上行俠仗義。

在白道的江湖人眼中看來，上官父子有可敬的一面，但行事往往流於偏激，難免有時候會枉殺無辜。

有等江湖敗類，雖然做出作奸犯科的事，但其中有若干罪不致死之輩，亦給上官父子一劍宰掉，這未免是太過份了。

以殺爲樂這四個字，雖然多數人都沒有非議，但亦有人獨持議異！

甚至有人要把這塊殺氣騰騰的牌匾拆下來！

結果，捋虎鬚的人給老虎咬了一口！

幸好上官驥手下留情，否則拆牌匾的人，難免要躺着回去。

唐竹權放眼到處張望！

上官美龍冷冷一笑：「家父在別院中賞梅喝酒，不在這裏。你放心好了。」

唐竹權一搓胖大的肚皮，眞的鬆了口氣。

上官美龍又瞪着唐竹權，道：「你剛才嘴裏不乾不淨，應該掌嘴。」

「掌嘴？」唐竹權一怔：「誰敢掌老子的嘴？」

上官美龍冷冷一笑！

青池閣門外，突然响起了一陣銀鈴般的嬌笑聲。

「別人不敢掌你的嘴，但我敢。」

一聽到這把聲音，唐竹權的臉色立刻就變了！

他幾乎立刻就想鑽到桌底下去！

× × ×

每一個人總會有些秘密。

有些秘密很重要。

但有些秘密却很可笑！

唐竹權也有一個秘密，一個可笑的秘密。

他喝醉了的時候，甚麼話都敢說，但這個可笑的秘密，就算他醉死了也絕對不會向別人說出來！

唐門五絕指法，天下無雙！

唐家大少爺的快指，可說名聞天下。

他曾經用這雙胖大的手，殺過了不少人！

同時，他更有一個習慣，就是喜歡在敵人的臉上，重重的摑一記耳光。

唐竹權摑在別人臉上的耳光，力道千鈞，誰都捱不起這個胖子的巨靈之掌！

但摑人耳光者，人亦摑其耳光！

唐竹權三年前曾在一間酒寮裏，喝得天昏地暗。

一個人喝上七八分酒意，自然難免嚕嗦一點。

偏偏他遇上了一個最討厭別人嚕嗦的女孩子，她喝令他別再胡說八道，但他不加理睬，於是，這個女孩子毫不客氣，一連兩記耳光就重重打在他的臉上！

唐竹權這一驚，實在是非同小可！

雖然他已有七八分酒意，但他還是相當清醒的！

這個女孩子的出手，看似不快，其實極快，而且手法奇異，竟然令唐竹權無法閃避！

唐竹權不信這個邪，故意道：「妳再敢動手，老子就……」

他的說話還未說完，臉上又已火辣辣的挨了兩掌！

唐竹權被她連打四個耳光，倒變成面目無光了！

他知道憑自己的武功，一定可以打贏這個女孩子。

她出手雖快，但內功方面，顯然並不濟事！

但唐竹權又怎能對這個淘氣的女孩子驟施殺手？

所以，他吃了這個虧之後，毫無報復之念，抱起一個大酒罎，便搖頭擺腦的狂歌而去。

——被人刮了四個耳光還會狂歌一番的，除了唐竹權之外，恐怕再也難以找出第二個人了。

× × ×

唐竹權給人的印象，是個胖醉鬼，也是個糊塗虫！

他做事笨手笨脚的，天生一副糊塗的樣子！

但如果有人認爲他眞的是個糊塗虫，那麼這人無疑是愚不可及！

唐家大少爺看來糊塗，其實比誰都精明。

就算他有九分酒意的時候，他仍然能看見乞丐頭髮上的虱子。

他被一個女孩子無緣無故的摑了四個耳光，心中雖無報復之念，但最少也該把對方的來歷查個明白！

不到半天，他就已經打聽出這個淘氣女孩的來歷！

當唐竹權查出了她的來歷時，更加脚底抹油，溜得更快！

原來她就是上官驥的女兒，也是江湖上號稱「惡鳳」的上官美鳳！

上官美鳳被人稱爲惡鳳，其實她也並不怎樣兇惡，只是淘氣一些而已。

唐竹權想不到大年初一，就遇上了這個難纏的「女妖精」。

× × ×

女妖精。

唐竹權的心裏，罵了一遍又一遍！

然這個女妖精並不怎樣太可惡，只是被她摑在自己臉上的時候，未免難受一點而已。

上官美鳳說要掌唐竹權的嘴！

她敢說敢做，果然走過來，一個耳光就向唐竹權的臉上摑去！

唐竹權急閃。

但上官美鳳的掌法，極爲詭異，一閃一縮，竟然繞過唐竹權的身子，從背後一掌向他的臉上摑去。

這一掌很精采，也很淘氣。

唐竹權的臉色又變了，他竟然無法閃避開去！

他心中暗叫一聲：「完了，杭州唐門的聲名，只怕就要毀在這丫頭的手下。」

如果唐竹權肯下殺手，上官美鳳想打他一記耳光，就極不容易，而且很可能會傷在這個大胖子的手下！

但唐竹權的殺手鐧，絕不會向上官美鳳施展！

上官美鳳還是和三年前一樣淘氣，但臉龐和身段都比以前成熟得多！

上官美龍對於妹妹的行動，從來都不大喜歡干涉。

眼看這一記耳光唐竹權是捱定了之際，突然一塊不大不小的東西，從一個窗戶之外飛擊進來。

上官美鳳大喝一聲，正想拔劍，但這塊東西已「叭」的一聲，擊在上官美鳳白如凝脂的手腕上！

上官美鳳臉色倏地緋紅！

擊中她手腕的東西，原來竟是一條鷄腿骨。

× × ×

上官美鳳的臉色變了。

上官美龍的臉色也是陣紅陣白！

唐竹權逃過這一場「刼數」，總算鬆了一口氣。

用鷄腿骨擊中上官美鳳手腕的，究竟是誰？

× × ×

青池閣的屋簷下，有一隻剛築好的燕巢。

燕巢上有三隻很細小，連羽毛還未長齊的雛燕。

牠們的父母，不斷地從外面找尋食物，餵養自己的兒女！

雌雄雙燕已餵飼了十幾次，但牠們居然沒有發覺到，屋簷的另一端，正斜臥着一個懶洋洋的藍衣人。

這個藍衣人左手拿着兩條又香又滑的鷄腿，一面吃，一面在欣賞燕子餵養兒女的情景。

簷下有窗。

窗戶之內，就是青池閣的大堂。

上官美鳳捱了一記鷄腿骨，雖然沒有受到甚麼傷害，但腕上火辣辣的，又怎不令她大爲生氣！

這條鷄腿骨，就是藍衣人吃剩下來的東西。

上官美鳳正想衝出去，找他算賬，但那藍衣人却居然從另一個窗戶之外飛躍進來了。

他飛躍的姿態還不算很瀟洒美妙，但却身輕似燕，連半點聲音也沒有發出來。

唐竹權一看見這個人，立刻就笑了。

那是內心喜悅的笑，並非皮笑肉不笑的那種笑。

原來這個藍衣人，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 × ×

大年初一，到處都是恭喜發財之聲。

但龍城璧看見了唐竹權，却並不說恭喜發財，而是問他今天準備喝多少斤酒。

唐竹權喉嚨裏的酒虫又在作怪。

他冷哼一聲，怒聲道：「那三十罎醉春風，已被寶馬別院的人全部搶購一空。

龍城璧淡淡一笑：「這也是一件怪事，醉春風本來就是寶馬別院釀製的佳釀，每年大年初一都拿出三十罎在青池閣寄賣，但現在居然又一早把自己寄賣的酒運回去，這種事，倒希望上官大俠能解釋一二，也好讓唐兄心息。」

上官美鳳揚了揚眉，冷笑說道：「哼！咱們偏就喜歡把這些酒運來運去，那又怎樣？」

龍城璧聳聳肩，笑道：「上官小姐的說話，未免令在下有莫名其妙之感，寶馬別院的人再無聊，也不會做出這種毫無義意的事罷？」

上官美鳳剛想反駁，上官美龍已接道：「閣下可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大俠？」

龍城璧淡然一笑，道：「正是龍某，不過大俠二字，着實愧不敢當。」

上官美龍道：「寶馬別院每年例必在此處寄賣三十罎醉春風，是十年前家父訂下來的規矩！」

龍城璧雙眉一軒，道：「敢問用意何在？」

上官美龍道：「醉春風不但是天下名釀，也是一種奇特的藥酒。」

龍城璧道：「它能治何種病症？」

上官美龍道：「它可以根治風濕，瘡毒，血瘤，更可以遏止魔衣蛾翼散毒力的發作。」

「魔衣蛾翼散？」龍城璧陡地一怔，喉際間忍不住發出了一下驚詫的聲响。

「不錯，」上官美龍抽了口氣，道：「魔衣蛾是一種含有劇毒的毒物，尤其是它的雙翼，經過特別製煉之後，更是劇毒中的劇毒，魔衣蛾翼散自從八十年前在中原出現過之後，身中此毒之人，從未有任何人能倖免於難。」

龍城璧詫然道：「醉春風這種酒能解此毒？」

上官美龍道：「不錯，但它却可以使毒性暫時不再發作，有效期間爲三百八十天。」

龍城璧道：「究竟是誰中過了這種劇毒？」

上官美龍長聲浩嘆，道：「中毒之人，是在下的伯父。」

龍城璧稍微震動一下，道：「莫非是上官錚老俠？」

上官美龍點頭道：「不錯，但伯父與家父素有隙嫌，他堅不肯無條件接受醉春風，除非高價出售，他才肯派人前往購買，而且每次只購一罎，決不多取。」

唐竹權怪眼一翻道：「想不到上官驥的胞兄，竟然是個脾氣古怪的怪物。」

上官美龍怒道：「你這個大胖子才是怪物！」

唐竹權瞪大了眼睛，但却沒有出言反駁。

龍城璧道：「既然如此，今年又爲何不再賣酒？難道突然發生了變化？」

上官美龍點點頭，嘆道：「不錯，因爲伯父已於三日之前，突然逝世。」

龍城璧道：「是否因爲魔衣蛾翼散的毒力發作致令他不支病逝？」

上官美龍又是一聲嘆道：「他並不是病逝，而是被人暗殺。」

「暗殺？」龍城璧望着上官美龍：「兇手是誰，可曾找出？」

上官美龍語聲一沉道：「兇手雖然沒有抓着，但已查出是鬼弩客嚴魁幹的。」

龍城璧忍不住「哦」一聲：「嚴魁此人，聽說是金蹄堡的殺手。」

上官美龍道：「他不但是金蹄堡的殺手，也是金蹄堡主石九燒的東床快婿。」

龍城璧道：「石九燒一直與令尊不和，想不到與你伯父也是勢如水火。」

上官美龍黯然道：「伯父雖然與家父不睦，但他也是正氣凜然的一代豪傑，金蹄堡在江湖上惡名昭著，堡中上上下下，都是兇殘無恥之輩，伯父身中奇毒，就是因爲與金蹄堡作對，而慘被石九燒所暗殺的。」

唐竹權突然插口說道：「上官錚既然已遭不幸，那三十罎醉春風又有何用？何不都賣給老子？讓老子喝個痛痛快快。」

上官美龍道：「現在這三十罎醉春風，已變成本屆馬王大賽三種獎賞之一。」

唐竹權屈指一算，恍然道：「今年又是馬王大賽的時候了。」

上官美龍道：「馬王大賽是寶馬別院每隔十年例必舉行的賽事，得勝名駒，就是馬王之王。」

龍城璧長長吐出口氣：「十年前的馬王大賽，在下也曾作旁觀者，那的確是難得一見的盛會！」

唐竹權說來說去，仍然念念不忘那三十罎醉春風：「賽馬的人，未必喜歡喝酒，這三十罎酒若給一個尼姑，和尚之類的出家人贏得，又有何用？」

上官美龍笑道：「馬王大賽已有百餘年歷史，據紀錄册上記載，從未有尼姑與和尚參加比賽！」

唐竹權揉揉胖大的肚子，不住地在嘆氣。

龍城璧淡淡一笑，道：「如果在下沒有猜錯，貴院今次用醉春風作爲賽馬的獎賞，就是想把一個已退隱江湖多年的老魔頭引出來。」

上官美龍的臉色一變。

他突然甚麼話也沒有說，掉頭就離開青池閣。

上官美鳳斜睨了唐竹權一眼，也跟着兄長離去。

唐竹權氣得七竅生烟。

他從杭州老遠的地方趕到長安，想把三十罎醉春風全部買下，結果連一滴都無法沾唇。

他突然大聲怒吼：「寶馬別院上上下下，男女老幼個個都是王……」

「王八蛋」三個字，他只罵了一半，便被龍城璧一手掩住他的嘴巴。

龍城璧臉色一沉：「唐兄，這件事情大有蹺蹊，你要喝酒，我帶你到別一個地方去！」

唐竹權一呆。

龍城璧已拖着他走出大街，在街上左彎右轉，居然帶着唐竹權來到一間豆腐店之前。

對酒暢飲　裝瘋退敵

豆腐店門外擺滿着各式各樣的豆腐。

光顧的人都是上了年紀的婦人較多。

唐竹權皺着鼻子，盯着賣豆腐的那個老人。

他立刻問龍城璧：「大年初一，難道豆腐店裏有酒喝？」

龍城璧淡淡一笑：「難道你以爲我會帶你來這裏吃豆腐？」

賣豆腐的老人很忙碌。

他好像完全沒有發覺龍城璧和唐竹權兩人，一起走進了豆腐店之內！

從外面看來，這一間店舖的面積並不廣闊。

但穿過了店舖外堂，轉過一條短窄的走廊之後，裏面竟然是一個氣魄莊嚴的練武廳。

練武廳兩旁，分別擺着八座巨型的兵器架。

兵器架上的兵器，包括了刀、槍、劍、戟、矛、狼牙棒、鋼盾、鋼叉，還有鑌鐵製成的三節棍。

唐竹權吁了口氣。

他想不到這間平平無奇的豆腐店，裏面竟然有一個這樣的練武廳。

在練武廳的盡頭，還有一張金桌。

看見了這張金桌，唐竹權的心跳立刻快了起來。

這一張金桌，最少也有千斤的重量。光是一千斤黃金的價值，就已經令人爲之咋舌。

但令到唐竹權爲之一陣心跳的，並不是這一張金桌，而是金桌上的三十罎醉春風。

× × ×

三十罎醉春風，其中有兩罎的泥封已被撬開。

酒香四溢，唐竹權還沒有忘記醉春風那種醉人的香氣。

唐竹權大步上前，捧起其中一罎，就想仰首喝下！

三十罎醉春風的後面，突然响起了一個人的嘆息聲。

唐竹權連忙把酒放下，問道：「衞空空？」

酒罎後立刻冒出了一張英俊，但却帶着七分酒意的臉。

唐竹權沒有猜錯。

他只是聽到這個人一下的嘆息，便已認出這把聲音是衞空空的。

衞空空。

天下獨一無二，專砍江湖敗類腦袋的偷腦袋大俠衞空空，居然在這間豆腐店裏喝酒。

而且他喝的還是唐竹權渴望已久的醉春風。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 × ×

醉春風果然是好酒。

衞空空喝了兩罎，渾身舒服極了。

但他看見了唐竹權之後，却又渾身不舒服到了極點。

唐竹權哼一聲，道：「你獨個兒躲在這裏喝醉春風，居然不關照老子，這還算是甚麼朋友？」

衞空空嘆了口氣道：「實不相瞞，連在下都不知道今天會有這種口福。」

唐竹權冷冷一笑。

龍城璧微微笑了笑，道：「衞空空的確不知道這裏居然會有三十罎好酒在等着他，就正如連你自己也不知道這裏會有三

十罈醉春風一樣。」

唐竹權抓抓腮子，道：「這些酒本已被寶馬別院的王八蛋運回去了，怎麼忽然又會在這裏？」

龍城璧淡淡一笑道：「寶馬別院可以把酒運回去，咱們也可以把酒買回來。」

唐竹權不懂。

衞空空也是莫名其妙。

就在這個時候，賣豆腐的老人來了。

他賣的豆腐又香又滑。

但這個老頭兒的臉，却滿是皺紋，而且身上還臭得很。

那是酒臭。

唐竹權一看見這個老人，就知道他也是個志同道合的醉鬼。

龍城璧悠然一笑，道：「這三十罈醉春風，就是這位老前輩親自買回來的。」

唐竹權道：「寶馬別院怎肯把酒賣給他？」

賣豆腐的老人哈哈一笑，道：「他們當然不肯賣，但老子已把銀子放在運酒的馬車上，同時還點了靳氏雙雄的痲穴，這三十罈酒，就只好換一換個地方，來到這裏了。」

靳氏雙雄，是寶馬別院的護院高手，雙刀合璧，江湖上能攖其鋒的人並不多。

靳氏雙雄負責運送三十罈醉春風，本可勝任愉快，但他們怎樣也想不到，途中居然會出現强盜。

强盜通常都搶掠金銀財物的。

但這個强盜却搶酒。

這三十罈酒的價值，最少也在黃金千兩之譜。

但這個强盜却只放下紋銀三十兩，就把這些酒全部搶走，臨走的時候還對靳氏雙雄說道：「這種比醋還酸的劣酒，一兩紋銀一罈，絕對沒有虧待兩位了。」

靳氏雙雄眼巴巴的望着三十罈醉春風被人搶去，竟然毫無還手之力。

因爲這個强盜一出手就已經把他們的痲穴制住。

怪事年年有。

想不到大年初一，會出現一個搶酒的强盜。

這個强盜，這個就是賣豆腐的糟老頭兒。

他究竟是甚麼人呢？

× × ×

唐竹權自從二十歲開始，一直都自稱「老子」！

他說話的時候，總是滿咀老子前老子後的，甚至在他父親唐老人面前，也曾自稱「老子」。

唐老人忍不住狠狠一拳就向他的臉上打去。

「老子是你的老子，你是老子的兒子，你憑甚麼在我面前自稱老子？」

唐竹權自稱老子已成習慣，這種自稱，可謂粗鹵，毫無禮貌。

但江湖上的人都知道，唐竹權本來就不是一個謙遜有禮的人。

唐竹權喜歡自稱老子，而這個賣豆腐的老人，也是喜歡自稱老子的。

唐竹權忍不住問龍城璧：「他究竟是誰？」

龍城璧道：「唐兄，你常自詡酒量冠甲天下，但若與這位前輩相比，恐怕還有一段距離。」

唐竹權一怔。

「難道他就是四十年前的不醉神翁簡天痴？」

賣豆腐的老人突然撚鬚大笑：「難得！難得！難得老子退隱江湖四十年，還有人能記得起不醉神翁這四個字。」

龍城璧道：「這位老前輩，正是不醉神翁。」

不醉神翁簡天痴的輩份，比唐老人還高一輩！

四十年前，簡天痴曾在泰山召開論劍大會。

論劍大會純粹以武會友，點到即止，結果簡天痴在第一陣就敗了下來！

擊敗簡天痴的，是一個不見經傳的無名劍客。

其實那個劍客的劍法，雖然頗見突出，但亦絕非簡天痴的敵手。

但簡天痴却故意敗陣。

爲甚麼？

原來這個劍客，是太湖一間酒莊的少東主！

簡天痴欠下這個少東主不少酒債，少東主對他說道：「論劍大會上你故意敗陣，這筆酒債就一了百了，而且以後你要喝多少，就儘管到我的酒莊來喝過痛快。」

簡天痴不喜歡爭名，亦不喜歡奪利。

他唯一的嗜好，也是他唯一的缺點。

爲了償還酒債，爲了喝酒，他竟然不惜犧牲一世英名，故意敗在這個酒莊少東主的劍下。

三個月之後，簡天痴到了太湖那間酒莊，喝個不亦樂乎。

如是者瘋狂地喝酒半年，忽然之間傳出簡天痴的死訊。

簡天痴因喝酒過量，醉死了。

這一個消息，不脛而走，很快就傳到武林裏每一個角落！

但一年之後，簡天痴又重現江湖，他一出手就把那個酒莊少東主一劍殺死。

簡天痴爲甚麼忽然要對他下毒手？

原來這個少東主在泰山「揚威」之後，名聲大噪，他居然立刻就開設了一間武館，設帳授徒。

太湖神劍手伍璜之名，已在泰山論劍大會中傳遍天下。

可惜伍璜並不是個正人君子。

他的名氣越大，勢力也越大。

當他勢力坐大之後，他所幹的壞事簡直就令簡天痴無法容忍。

結果，簡天痴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出面與伍璜交涉。

伍璜居然暗中遣派高手，欲暗算簡天痴！

但簡天痴功夫畢竟較高，經過一番劇戰之下，伍璜全軍覆沒，而這個沽名釣譽的酒莊少東主也死在簡天痴的手下。

× × ×

醉春風一罈又一罈的被喝掉。

唐竹權大讚好酒。

他一面讚，一面拚命的把酒猛灌。

連簡天痴都不能不承認這個大胖子是天下第一號醉鬼。

現在的簡天痴，雖然仍然喝酒，但濁

的數量已大爲減少。

唐竹權對簡天痴道：「如此佳釀，何不開懷痛飲一番？」

簡天痴嘆息一聲，道：「酒雖好，但老子的心情不好，又如何能開懷痛飲？」

唐竹權放下酒罈，道：「老前輩有何心事，不妨直說，若老子能助一臂之力，自當效犬馬之勞。」

「犬馬之勞四字，未免太嚴重一點罷？」衞空空笑了笑道：「他的心事，並非你所能爲他解決的。」

唐竹權道：「却是何故？」

簡天痴道：「今屆馬王大賽，老子也在被邀請參加比賽之列。」

「馬王大賽？」唐竹權笑了笑，道：「這種玩藝兒可不怎麼樣有趣，還是喝酒過癮些。」

龍城璧苦笑一聲，道：「唐兄自然認爲喝酒比騎馬過癮，但別人却不是這樣想法。」

「別人？」唐竹權道：「這個別人，你指是誰？」

龍城璧道：「銀衣血手魔石九燒。」

唐竹權道：「金蹄堡堡主？」

龍城璧道：「不錯，正是此人。」

唐竹權冷冷一笑，道：「石九燒乃江湖敗類，老子恨不得把它當作醉春風，一口吞掉。」

龍城璧淡淡一笑，道：「醉春風是很可愛的好酒，但石九燒這個人却一點也不可愛。」

唐竹權道：「何只不可愛，簡直就令人可惡可憎可恨可殺可……」

衞空空一揮手，道：「別再可下去了，喝醉了的人，總是特別嚕嗦。」

唐竹權瞪眼怒道：「你敢說老子已經喝醉了？」

衞空空道：「喝醉了的人，當然不會承認自己已經喝醉。」

唐竹權一拍桌了，大罵道：「姓衞的，別以爲老子怕了你的砍腦袋劍法。」

衞空空冷笑一聲：「難道你想與我一較高下？」

唐竹權喉嚨裏發出一陣怒吼。

「站出來，別躲在酒罈後。」

「胖鬼，你以爲衞某眞的怕你？」

「怕不怕你心中有數，站出來，咱們在這裏拚個高低。」

唐竹權咄咄逼人。

衞空空也兇巴巴的樣子。

眼看這一對老朋友快要大打出手了，龍城璧和簡天痴仍然無動於中，不但不勸，反而在旁看得津津有味！

難道他們眞的希望兩個人打上一場大架，眞刀眞槍的拚命？

× × ×

唐竹權早就站在練武廳的中央。

衞空空不甘示弱地衝出，兩人果然交手起來！

唐竹權的五絕指法，天下無雙。

衞空空的砍腦袋劍法，威震江湖。

這一戰打起上來，應該非常可觀。

然而，他們的「拚命」，却是徒具姿勢，並非名副其實的生死相搏。

他們越戰越遠，頃刻之間，竟然混戰到那條短窄的走廊。

龍城璧與簡天痴相視一笑，也大步跟了上去！

就在此刻，走廊外驀地傳來一陣慘呼之聲。

只聽得衞空空與唐竹權同時大喝，兵器交鳴之聲響個不停。

龍城璧與簡天痴心裏有數。

唐、衞二人無故爭吵，甚至動武，並不是喝醉，而是他們早已察覺到走廊之外，有敵人掩至。

龍城璧、簡天痴都是江湖經驗老到之輩，一眼便已看出他們是在故弄玄虛，以內鬨爲名，却出其不意把敵人殺個措手不及。

唐竹權身材胖大，驟眼看來，給人一種遲鈍的感覺。

但他剛到走廊，立刻就有兩個黑衣人被他用五絕指法擊倒。

另外還有六個黑衣人，手持刀劍，撲向衞空空。

衞空空目光如炬，一眼便已認出這六個黑衣人中，其中有三個乃是橫行隴北多年的勾魂三魔手。

三魔手雖然用刀作爲兵刄，但最厲害的還是他們的左手。

他們往往以刀作爲掩護，敵人只顧對付其兵刄，冷不防主要殺着，卻是來自他們的左手。

左手勾魂，穿心鎖脈，是三魔手的拿手好戲。

衞空空非常痛恨三魔手這種無惡不作的江湖敗類，三年前幾乎與他們火併。但最後却給龍城璧勸了開去。

龍城璧勸開衞空空，是因當時衞空空醉得很厲害，根本連劍都拿不穩。

想不到現在勾魂三魔手竟然闖到這間豆腐店的後堂，衞空空自然不再客氣，施展生平絕學與三人週旋。

三年前衞空空喝得爛醉如泥。

現在的衞空空，也有七八分酒意。

但每當衞空空有七八分酒意之際，正是他發揮砍腦袋劍法威力最大的時候。

颼！

颼！

颼！

砍腦袋劍法來了！

但這一次，衞空空並沒有砍掉他們的腦袋，而是把他們三人的左手，全部砍了下來。

唐竹權咧咀大笑，道：「砍得好！」

勾魂三魔手的臉色同時變成慘白。

另外三個黑衣人，却極爲兇悍，不顧一切的揮劍纏鬥衞空空。

衞空空劍鋒抖動，雖然手中一柄長劍並非品質上佳的寶劍，但殺氣之强烈，連站在三丈之外的簡天痴亦深深察覺得到。

簡天痴看得不住點頭。

衞空空劍氣如虹，十招之內，再把這三人持劍的右手全部砍斷。

六個黑衣人，相顧失色。

勾魂三魔手的左手全部被砍斷。

而另外三個黑衣人，却被砍斷右手。

唐竹權大吼一聲，把其中一人揪住，左左右右的，一連賞了他七八記耳光。

這七八記耳光打得很重，這人差點就被打得昏倒過去！

龍城璧背負雙手，冷冷笑道：「店門外的朋友，爲甚麼不進來喝一杯酒？」

走廊外無人答話。

簡天痴嘿嘿一笑，道：「金蹄堡的總舵子，果然找上門來了。」

唐竹權一手就把手上的黑衣人甩掉。

龍城璧又冷冷的說道：「站在店門外的，莫非是金蹄堡的七大護法？」

走廊外仍然毫無動靜。

幾個受了傷的黑衣人，包括勾魂三魔手在內，已紛紛退了開去。

× × ×

在這間平時完全沒有人注意的豆腐店門外，現在已靜悄悄的又出現了七個血衣人。

這七個人的衣衫，本是雪白綢緞縫製的長袍。

但雪白的長袍，都已染上了斑斑的血跡。

這些血跡，早已乾透。

這七個血衣人，顯然與剛才那幾個黑衣人是同一夥的。

龍城璧站在最前，按住唐竹權，不讓他衝出去。

忽然間，一陣清澈的馬蹄聲响起。

三匹棗紅駿馬，竟然緩緩地從豆腐店門外，踱步內進，直達練武廳之內。

× × ×

這三匹棗紅駿馬，都有馬鞍。

馬鞍上沒有人，但却分別縛着三個竹籃！

第一匹馬上的竹籃，裝滿了珍珠。

這一籃珍珠，每一顆都又圓又大，而且色澤光亮可人。

而第二匹馬上的竹籃，則盛載着一雙製作精巧的玉馬。

而第三匹馬上的竹籃，只盛載着一個方形錦盒。

簡天痴冷冷一笑：「哼！這算是甚麼意思？」

三匹駿馬之後，是七個血衣人相繼隨之大步而入。

龍城璧目光一閃，道：「果然是金蹄堡七大護法都來了。」

簡天痴冷喝道：「爾等擅闖此地，分明不把老子看在眼內！」

七個血衣人臉上皆木無表情，彷彿完全沒有聽到簡天痴的說話。

突然之間，一陣長笑之聲從走廊外傳至。

接着，一個朱衣金扇大漢，在一羣黑衣武士簇擁之下，神氣十足地傲然而來。

龍城璧嘿嘿一笑，道：「富貴山莊的朱莊主，竟然在金蹄堡中做了狗奴才！」

唐竹權目中殺機倏現：「他就是去年在魔樹坪外姦殺六名婦孺的朱五？」

朱衣大漢冷哼一聲：「唐胖子，久仰大名了。」

唐竹權冷冷一笑：「朱五，你已到了罪惡貫盈的時候了。」

朱五嘿嘿冷笑：「現在並不是打架的時候。」

唐竹權道：「不是打架的時候？難道你是到這裏來談生意？」

朱五沉吟片刻，冷笑道：「這一次你說對了。」

龍城璧悠悠地一笑，道：「談生意必須要有本錢。」

朱五道：「朱某可不是做慣無本買賣的人，談生意的本錢，早已準備妥當。」

龍城璧身形忽起，彷似一隻輕盈的小鳥，落在第一匹馬的馬背上。

他俯身拾起幾顆明珠，眸子裏閃出來的光芒，比珍珠的光芒猶更刺人眼目。

龍城璧淡淡一笑，對朱五道：「光是這一籃珍珠，便已價值不菲。」

朱五微微一笑，一雙眼睛直盯着那些珍珠：「龍大俠是識貨之人，當然不會看錯。」

龍城璧淡淡的說下去：「這一籃明珠，一共是三百九十八顆。」

唐竹權大奇：「你怎會知得道這樣清楚呢？」

龍城璧含笑不語，靜靜地看着朱五。

朱五的臉色，陰晴不定，終於强笑道：「龍城璧，朱某沒有說錯，你果然是個有眼光的人，一眼便已看出這裏有三百九十八顆明珠。」

龍城璧仍然一言不發。

唐竹權忍不住再問：「爲甚麼你會知道得這樣清楚？」

龍城璧笑一笑，道：「五個月前大名府鉅富楊桐澤家中，被人强搶了一批價值連城的明珠，數目不多不少，恰巧是三百九十八顆。」

唐竹權總算明白過來。

朱五的神態，立刻又回復平靜：「無論這些明珠的來歷如何，總是價值連城的寶物，這一點大概沒有錯罷？」

龍城璧點點頭，道：「這句說話倒是不錯。」

說完這八個字之後，他又已飄然落在第二匹馬的馬背之上。

龍城璧拿起竹籃中的其中一匹玉馬，看了半晌，忍不住讚口道：「果然不愧是西漢名匠的精心傑作，光是琢磨的工藝價值，就已在萬両黃金之上。」

朱五淡淡一笑：「好眼光！」

龍城璧却嘆了口氣，道：「這一雙玉馬，本是陝西萬柏谷谷主袁長青之物，但袁谷主現在已被埋葬在數千里外的一株枯樹下。」

朱五的臉色又變了。

龍城璧冷冷一笑：「這件事龍某知道與你絕對無關。」

朱五一怔。

龍城璧又冷笑道：「憑你的力量，還不足以把袁谷主和萬柏谷的長青八老盡數伏擊斃命。」

朱五冷冷道：「龍城璧，你的說話越來越不成體統了。」

「不成體統？」龍城璧仰天長笑，笑聲穿雲裂石：「在下雪刀浪子，本來就是一個不成體統的人，你說這種話，簡直等於白說。」

朱五啞然，不再說話了。

龍城璧又再飛躍到第三匹馬的馬背上去。

這匹馬背上的竹籃，盛放着一個方形的錦盒。

錦盒很精緻，裏面放着的東西，不問而知，必然是極其貴重的。

龍城璧也不客氣，一手就掀開了這個方形的錦盒。

這個錦盒一經打開，衞空空的臉色立刻變得蒼白。

錦盒裏只有一條紫玉精製而成的玉魚而已。

玉魚上有三個小字。

衞空空雖然相隔得遠，看不清楚玉魚上面刻着的小字，但他早已知道這三個字是甚麼。

這三個小字，就是刻着他自己的名字——衞空空。

× × ×

衞空空！

玉魚上彫刻着的小字，竟然是「衞空空」！

當龍城璧看見了這三個字之後，先是一怔，繼而恍然大悟。

他已明白這一條玉魚的來歷。

小等衞空空發作，龍城璧已首先拔刀從馬背上俯衝而下，直指着朱五。

「七層雲霧峯珠璣山莊的薛三小姐在甚麼地方？」

朱五笑了。

他的笑，是屬於皮笑肉不笑的一種。

衞空空的長劍也已出鞘，他把身子攔在龍城璧的面前，對朱五說道：「閣下也許該知道，在下與薛三小姐的關係罷？」

朱五獰笑着，道：「江湖上，又有誰不知道，薛惜瑤是偸腦袋大俠衞空空的未婚妻？」

衞空空强忍怒氣，道：「既然閣下知道這一點，勞煩相告一聲，這條玉魚是從甚麼地方得來的？」

朱五哈哈一笑：「快人快語，實不相瞞，薛三小姐已落入咱們的掌握之中！」

衞空空雙眉緊蹙：「如此說來，爾等來到此地，是衝着衞某人而來的了？」

朱五笑了笑，道：「衞大俠果然是明白事理的人，朱某今番到此，並無別心，只想誠心誠意，與閣下做點買賣。」

「買賣？」衞空空冷笑道：「甚麼買賣？」

朱五突然把嗓子壓低道：「咱們甚麼都不想要，只想要閣下的那匹猴子馬！」

× × ×

衞空空在江湖上的名氣越來越大。

他的人本來無名，因劍而著名。

他的劍也本來無名，却因人而名震天下。

平平凡凡的一柄劍，落在衞空空的掌中，就絕不平凡。

快劍闖江湖，武林敗類皆喪胆。

提起了偸腦袋大俠這五個字，正義中人肅然起敬，魅魑魍魎却連半夜深更都難以睡得着覺。

衞空空以前無馬。

他擁有第一匹的馬，就是猴子馬。

猴子馬，甚麼都不像，只像一匹既老又瘦的老猴子。

然而，人不可以貌相。

馬亦係如此。

這一匹外表難看無比，醜陋無比的老馬，脚程之快竟然遠在一般駿馬之上。

牠不但快，而且韌力堅强，途程越長，越是跑得精神奕奕。

這是一匹難看的馬，也是一匹難以估計透徹的馬。

連衞空空自己，也不知道胯下的坐騎，究竟還有多少實力。

衞空空是個愛惜馬兒的人。

他不願盡全力催策猴子馬，以免使牠受到過份折磨。

現在，江湖中人已漸漸知道，衞空空的猴子馬，雖然又老又醜，却是世間難求的一等良駒。

朱五挾雷霆萬鈞之勢而來，原來就是爲了這一匹猴子馬。

衞空空並不是個隨便就會發怒的人。

但現在，他確實無名火起三千丈，因爲朱五竟然擄刦薛惜瑤作爲要脅。

朱五很鎭靜。

顯然，他志在必得，無論如何都要衞空空把猴子馬交出來。

可是，他疏忽了一件事。

——衞空空從兩歲開始，就已經是個絕不容易被屈服的人。

——他可以被人砍斷頸子，但他絕不容易被屈服。

——雖然他最心愛的未婚妻子薛惜瑤已落在金蹄堡的控制中，但他仍然不願意屈服。

× × ×

眞正了解衞空空的人，除了薛惜瑤之外，普天之下也許就只有一個龍城璧。

衞空空的脾氣，絕不會向任何惡勢力低頭。

朱五是金蹄堡的總管。

他前來勒取猴子馬，當然是石九燒的旨意。

衞空空冷冷地對朱五道：「想不到石堡主居然會看上了在下的一匹醜馬。」

朱五道：「馬雖難看，却是萬中難選其一的千里良駒。」

衞空空道：「看來石堡主對於這一匹馬，是志在必得。」

朱五道：「石堡主亦未曾虧待閣下，這一籃珍珠和一雙玉馬，已足够讓衞大俠另購良駒千百匹。」

龍城璧嘆了一聲，道：「只可惜一千匹良駒，也比不上這匹猴子馬。」

朱五冷笑一聲，道：「龍城璧，朱某已對閣下容忍甚多，別再架樑子吧。」

龍城璧忽然露出了一個很奇怪的表情，盯着朱五，半晌才緩緩說道：「這倒奇怪，你爲甚麼要對我這種人加以容忍？」

朱五一怔。

龍城璧陡地大笑，手中的風雪之刀已作出一個挑戰的姿態。

朱五的面色變了。

他咬牙喝道：「上！先廢掉他的一雙手，再砍斷他的兩條腿！」

七個血衣人立刻包圍了龍城璧，兩柄長劍首先發難，接着，毒針毒彈丸橫飛，竟然一下子就想把雪刀浪子置諸死地。

風雪之刀一揚，呼嘯生風。

龍城璧大喝道：「朱總管看刀！」

「刀」字才出口，風雪之刀已疾劈八刀，八條龍刀法果然厲害。

七個血衣人只覺眼前一花，龍城璧不見踪影，原來他已脫離了這個包圍圈，與朱五劇戰得難分難解。

朱五不愧是絕頂高手。

他能够在金蹄堡中担任總管一職，並不簡單。

只見朱五身形展開，手中一柄金扇忽張忽收，反客爲主，居然反攻龍城璧。

龍城璧氣定神閒，毫不急躁。

那七個血衣人，都巳和唐竹權簡天痴展開了捨死忘生的兇險決鬥。

反而衞空空甚麼事也沒有做，只是右手緊揑玉魚，雙眼直向走廊之外望去。

走廊外站着一個孤獨的紫袍人。

衞空空第一眼看見這個人，就覺得對方很孤獨。

他的眸子深陷，眼神裏透露出來的光芒，更加孤獨，就像一條離羣獨處的狼。

狼！

想起這個「狼」字，衞空空有點心悸了。

江湖上最寂寞，也最令人感到可怕的，就是那些像狼般性格的人。

十八年前君山狼俠翁一鼎，以俠名始，以魔名終，他在江湖上出現的時間，前後十年，前五年殺盡江湖敗類，但後五年却逢人皆殺，只要他一動殺機，連老弱婦孺，甚至懷孕婦女，亦難逃他劍下毒手。

是狼俠，也是狼魔。

翁一鼎就是個孤獨的人，他的性格就像一條離羣的狼！

現在，衞空空又在這裏，看見了一個與翁一鼎同一類型的人。

衞空空的手中有劍。

這人的手中沒有劍，劍在他的腰間。

但劍已與這人永遠同在，無論他手中是否有劍，他與劍似乎巳不可分割，渾成一體。

他的眉像劍。

他的人也像劍，而且是一柄巳出鞘的鋒利無匹的神劍。

練劍的人，並不一定孤獨。

但祗以劍作爲唯一朋友的人，這人孤獨的程度，就會超乎任何人想像之外。

翁一鼎就是這種人。

既是劍聖，亦是劍魔。

翁一鼎巳在八年前被一個無名殺手所殺了。

這人是否第二個翁一鼎？

雪刀逞威　鬼琴遣殃

走廊旁，有一株桃樹。

紫袍人突然走到桃樹下，輕嘆一聲。

衞空空皺眉道：「這位兄台，何以在桃樹下喟然浩嘆？」

紫袍人淡淡道：「你還是少管別人的閒事好些，否則，不但猴子馬不保，未婚妻子不保，連閣下的項上的首級，也同樣難保。」

「哦！」衞空空一笑。

他笑得毫不自然。

他並不太關心自己的腦袋，但他關心猴子馬，更關心薛惜瑤。

紫袍人忽然伸手，摘下一朶桃花，然後輕輕用手揑碎

衞空空道：「桃花何罪？兄台何以甘作摧花人？」

紫袍人冷冷一笑：「衞大俠，別來談這一套，我勸你還是識相一點的好。」

衞空空沉下了臉，道：「閣下此言，是何用意？」

紫袍人嘿嘿冷笑着道：「三百九十八顆明珠，一雙玉馬，再加上薛三小姐的一條命，難道還抵不上區區一匹又老又醜的猴子馬？」

衞空空總算明白：「原來想得到猴子馬的人，就是閣下。」

紫袍人「唔」了一聲，並不答話。

衞空空道：「閣下想得到猴子馬，莫非對於馬王大賽，甚有興趣？」

紫袍人並不否認，乾脆點點頭。

衞空空咳嗽一聲，道：「天下間名駒寶馬多的是，何故却偏偏愛猴子馬？」

紫袍人突然長長吐了口氣，才道：「只有猴子馬，才是金蹄追風的敵手。」

「金蹄追風？」衞空空皺眉道：「莫不是石九僥八大名駒之一？」

紫袍人點點頭道：「你說的不錯。」

衞空空道：「金蹄追風既是石九僥的名駒，他大可以憑牠奪得馬王之王這個寶座。」

紫袍人冷冷道：「可惜金蹄追風巳被人盜走了。」

衞空空一呆，道：「爲甚麼有人要盜取這一匹馬？」

紫袍人道：「因爲這人不希望石九僥在馬王大賽中獲勝。」

衞空空道：「這個盜馬的人是誰？」

紫袍人冷笑一聲，伸手又把一朶桃花摘下？然後才道：「他姓梅，名桃李。」

衞空空立時道：「情聖梅桃李？」

紫袍人緩緩點頭，道：「想不到你連梅桃李的外號都巳知道。」

衞空空嘆一口氣，道：「他爲了追求寶馬別院的上官小姐，巳花盡了無數心血，聽說去年秋天，他曾送了一輛相思金車給上官小姐，這一輛金車價值極鉅不在話下，而且還是他親手製造的，最少巳花了半年的時間才能完成。」

紫袍人道：「但上官小姐却把這輛金車熔掉，派人鑄成一條金豬。」

衞空空道：「上官小姐淘氣活潑，行事古靈精怪，梅桃李追求她，往往吃力不討好。」

紫袍人冷冷一笑，道：「上官小姐做得很對。」

衞空空一呆。

紫袍人又把手中一朶桃花揑碎，然後才道：「梅桃李的確是一條豬。」

衞空空不以爲然，道：「江湖傳言，情聖梅桃李才貌俱佳，乃一表堂堂之人間俊彥。」

紫袍人冷冷道：「他盜取了金蹄堡的第一良駒，無非欲贏取馬王大賽。」

衞空空道：「他何以如此重視這一場遊戲？」

「遊戲？」紫袍人沉聲道：「今屆的馬王大賽，絕不是遊戲。」

「難道其中有甚麼內幕？」

紫袍人道：「本屆馬王大賽，勝利者將會得到三種獎賞。」

衞空空道：「歷屆馬王大賽俱是如此，今年又有何不同？」

紫袍人冷冷的道：「今年的獎賞，第

一種是三十罎醉春風。」

衞空空笑道：「三十罎醉春風，衞某人巳喝了七八罎，還有餘下來的，差不多都給衞某人的朋友喝光了。」

紫袍人冷笑道：「寶馬別院中，還有三十罎醉春風，別忘記這種酒是寶馬別院釀製出來的。」

衞空空道：「還有第二種獎賞呢？」

紫袍人道：「第二種獎賞，是黃金五萬兩。」

衞空空哂然道：「兩者比較，還是三十罎醉春風實際一些。」

紫袍人一呆，半晌後才道：「酒能亂性，這句說話一點也不錯，看來閣下巳經有八九分醉了。」

衞空空道：「別管我是不是醉了，第三種獎賞又是甚麼東西？」

紫袍人搖搖頭，道：「第三種獎賞不是東西，而是人。」

「人？」

「不錯，是人。」

衞空空目中寒芒閃爍，忽道：「難道神馬天尊上官驥打算賽馬招親？」

紫袍人緩緩點頭，道：「唔！你說對了，第三種獎賞，就是上官驥的女兒上官美鳳！」

衞空空登時一呆。

直到現在，他才明白梅桃李爲甚麼要盜去石九僥的那匹金蹄追風！

× × ×

七個血衣人，擺出了血河大陣。

血河大陣本是崆峒派異人銅簫子所創，但在一百年前此陣法秘譜外傳，居然落在金蹄堡中。

這七個血衣人，就是金蹄堡的七大護法。

血河大陣殺氣森森，按照北斗星陣的步法開始，但中途却演變成爲一種邪門的怪陣，陷入血河大陣之人，往往被此陣法所迷惑，而無法脫身。

當然，使用此陣法的，必須本身具備一流的武功，否則陣法再厲害，也是於事無濟。

唐竹權與簡天痴陷入此血河大陣中。

這七大護法，年紀最輕的是血狐舒獨醒，只有三十歲，而年紀最大的，則是血獅巫叟，巳屆八十高齡。

然而，武功最高者，却是七大護法中號稱血鷄的余無懼。

余無懼十八歲才開始練武，苦練二十年後，結果連江湖上第三流角色都可以把他打得一敗塗地。

在三十八歲那年，余無懼在一個荒山上，懸繩自盡。

他自尋短見，就是因爲練武二十年，竟然給丐幫一個兩袋弟子，一拳就打爆了鼻子。

自盡並不是一件有趣的事。

當他快要嚥氣的時候，他忽然又後悔了。

可是這個時候才後悔，未免太遲了。

然而，閻王註定五更死，誰敢把命三更亡？

余無懼幾乎在嚥下最後一口氣之際，忽遇救星。

救他的人，是個臉無人色，像個死人的老和尚。

余無懼大難不死，果有後福。

原來這個臉無人色，死氣沉沉的老和尚，就是當年少林寺十大叛徒之一的千杏大師。

千杏大師曾在藏經閣竊取了一本練功秘笈，最後給寺僧發覺，立刻連夜亡命奔逃，總算給他渡過此一刦難。

千杏大師的武功，原本巳極高，盜取這一本秘笈之後，勤修十年，內外功火候更是突飛猛進。

可是，他練功不求正道，欲取捷徑，在武功卽將練成的最後一段時間，竟然走火入魔，全身武功散去八成，幾經掙扎，才倖存一條老命。

余無懼被千杏大師挽回性命之後，驀然發覺這個老和尚就是千杏大師，心中可謂又驚又喜，立刻哀哀跪拜，要求千杏收錄他爲弟子。

千杏大師晚景悽然，經不起余無懼再三請求，終於允其所請。

余無懼苦練二十年武功，毫無成就。

但他跟隨千杏大師僅僅五年，情况立時起了巨大的變化。

昔日酒囊飯袋般的余無懼，現在巳成爲江湖中的一流高手。

以前曾經打敗余無懼的人，五年後統統都死在他的手下。

再過半年，千杏大師溘然長逝。

余無懼在江湖上漸漸地闖出了名堂，提起了魔鷄余無懼，眞有談虎變色之慨。

余無懼的外號被稱爲魔鷄，因爲「鷄」是他的乳名，三十八歲自盡之前，江湖中人都叫他笨鷄。

但他跟隨千杏大師練藝有成之後，笨鷄不再笨了，於是變成了魔鷄。

但再過三年，魔鷄這個外號，又改了一改，被稱爲血鷄。

因爲那時候，他巳加入了金蹄堡，成爲金蹄堡七大護法之一！

× × ×

這七個血衣人，就是金蹄堡的七大護法。

血河大陣彷似一層又一層的血浪，湧向簡天痴和唐竹權。

這兩個人都喝了不少酒。

但一經接戰之下，他們非但毫無醉意，而且比任何人還更清醒靈活。

唐竹權突然聽到一陣蚊蚋飛翔般細小的聲音，在耳邊响起：「佯攻左路，實攻右方，先虛後實，實而復虛，虛虛實實，破陣可期矣。」

唐竹權暗喜，原來簡天痴用蟻語傳聲的方法，把破敵妙計相告，血河大陣雖然厲害，但是，簡天痴顯然巳看出了其中的破綻。

唐竹權依計而行，果奏奇效。

血河大陣的弱點，巳被簡天痴瞧了出來。

簡天痴配合着唐竹權的行動，在唐門五絕指法的掩護下，首先一掌把血狐舒獨醒震斃。

舒獨醒被殺，血河大陣便亂了陣脚。

唐竹權暴喝一聲，一雙胖大的手掌左右飛舞，改指爲掌，又虛又實，再度把另一名護法擊傷。

余無懼神態微現怒色。

自從他藝成以來，屢戰強敵，血河大陣從未失手。

但現在七人中已有一死一傷，又怎不令他爲之又驚又怒。

唐竹權冷冷一笑，再次猛烈攻擊。

這一次，他用最兇悍的掌法，對付余無懼。

余無懼駕輕就熟，縱身退開。

簡天痴却乘虛而入，一掌直攻對方胸膛下的要穴。

余無懼這一次却不再退縮，反手一掌，竟然與簡天痴硬拚。

簡天痴嘿嘿一笑。

倏然一聲悶响，兩掌緊貼在一起。

他們不但在拚掌，而且在比內力。

這種拚鬥，極爲兇險，敗的一方固難倖免，勝利者也必爲元氣大損。

又有兩名白衣護法衝前，想乘人之危，襲擊簡天痴。

但唐竹權已把簡天痴的背後護住，那兩名白衣護法不但未能得逞，反而又有一人被唐竹權的五絕指法擊傷要害，慘呼倒下。

余無懼是七大護法中武功最厲害的一人。

如果他倒下，則七大護法的潰敗已定局無疑。

簡天痴乃當今江湖上碩果僅存的老輩高手。

論到輩份之高，他猶在唐竹權的父親唐老人之上。

余無懼雖然練成不俗的武功，但與簡天痴硬拚，無異是自尋死路。

不醉神翁生平與敵人交鋒無數，又豈會敗在余無懼的手下？

然而，世事往往令人難以逆料。

龍城璧也看見他們兩人對掌，繼而互拚內家眞氣，他也認爲余無懼決非簡天痴的敵手。

但忽然間，簡天痴的臉色變成慘白，接着口中狂噴鮮血。

余無懼獰笑一聲，掌上勁力突增，居然把簡天痴一掌震飛數丈之外。

唐竹權大吃一驚，連忙走去把簡天痴扶住。

「簡老俠，你可別嚇壞老子！」

簡天痴臉色由白轉灰，怒道：「那小子好陰險，他練成了八毒勁！」

「八毒勁？」唐竹權登時一呆：「八毒勁失傳已三百餘年，這傢伙怎會練成了八毒勁？」

余無懼冷冷笑着。

但他的笑容，並不自然。

簡天痴的臉色，竟已由灰變黑！

唐竹權不再怠慢，立刻從懷中取出一顆碧血靈芝丸，塞進簡天痴的口中。

簡天痴搖頭道：「別浪費了，八毒勁是天下最陰毒的掌功，而且毒已攻心，就算用一百斤人參王，也救不了老子的性命了。」

唐竹權嘆了口氣。

簡天痴突然笑了笑，對余無懼道：「老弟，老子先走一步，十二個時辰之後再見！」

簡天痴快要氣絕了。

但在他未曾嚥氣之前，他聽到一個人慘呼的聲音。

慘呼的人，是朱五。

朱五與龍城璧纏鬥百招之後，終告不支，但他仍然想用暗器偷襲龍城璧。

他有五枚碎骨飛梭，俱染奇毒。

這種碎骨飛梭，普天下只有十枚，乃三十年前湘西名匠顧玉山的精心傑作。

但他的暗器還未出手，風雪之刀已把他整個人迫到牆角裏去。

朱五面臨絕路，手中暗器成梅花形向龍城璧突襲。

他先用金扇引開龍城璧的注意，然後才趁機出手。

如果他的戰略運用得當，無論是誰，都不容易避得過這五枚要命的碎骨飛梭。

可惜朱五疏忽了一件事。

龍城璧雖然是以八條龍刀法名震天下，但他對於接暗器的功夫，絕不下於刀法上的造詣。

朱五這五枚碎骨飛梭，沒有一枚能傷得了龍城璧，一一被風雪之刀撥開。

龍城璧連發六刀。

第六刀不偏不倚，恰好劈在朱五的鼻子上。

朱五的鼻樑，立刻湧出一條血柱，整個人癱軟地倚臥在牆角上，就此斃命。

當簡天痴無力地微張雙目，看見朱五被殺，心頭大爲安慰。

龍城璧急步走過來，點了簡天痴胸前背後共十二處要穴。

他要制止簡天痴體內的毒力蔓延。

唐竹權急道：「可否有救？」

龍城璧嘆口氣，搖搖頭道：「還不知道，希望毒未攻心，還有一綫希望。」

余無懼憑八毒勁這種邪門功夫取勝，但他本身也已受了不輕的內傷。

不醉神翁簡天痴數十年積聚的內家眞氣，畢竟非同小可。

龍城璧把風雪之刀用口咬着，悶聲不响，突然就向余無懼的小腹上一掌推去。

這一掌去勢極快。

余無懼急閃，但唐竹權早已蓄勢待發，當余無懼身軀側左，立刻一爪抓在他的胸膛上。

這一爪比龍城璧的一掌更快，但余無懼居然又閃過了。

可是，龍城璧的殺機已動，他無論如何，都要砍下這個人的腦袋。

颼！

風雪之刀倏地出擊，刀鋒筆直凌空劈下。

余無懼的眼珠彷彿在刹那間向外凸了出來。

又是一陣血雨飛濺。

繼朱五之後，余無懼亦死在龍城璧的雪刀之下。

余無懼的腦袋，已被當中剖開。

龍城璧冷笑，回刀入鞘。

忽然間一人輕輕鼓掌，冷笑着說道：「果然不愧是天下間最傑出的年青刀手，可惜性命絕不會太長久了！」

龍城璧把目光向左一轉，盯在一個紫袍人的臉上。

龍城璧沉默了很久很久，才冷漠地說出了三個字：「你是誰？」

紫袍人的回答，也同樣的簡單：「嚴連玉。」

龍城璧冷冷的道：「鬼弩客嚴魁是你何人？」

紫袍人笑了，笑得就像一隻可怖的魔鬼：「嚴魁是我的堂叔。」

龍城璧道：「你用劍？」

嚴連玉道：「不錯。」

龍城璧笑道：「你爲甚麼認爲我不會長命？」

嚴連玉道：「無論是誰，只要他是金躋堡的敵人，他的性命遲早都會丟掉。」

龍城璧淡淡道：「在下不相信這一點，但我却相信另一件事。」

「哦！」嚴連玉一聲冷笑。

龍城璧說下去，道：「在下相信你並不是到這裏來找人拚命，因爲你是個聰明人，知道一旦動手，就勢難活着回去，既然如此，倒不如早點離開這裏。」

嚴連玉道：「可惜我並不聰明，也不想離開這裏，除非……」

衞空空突然插口說道：「除非你得到猴子馬？」

嚴連玉道：「不錯。」

龍城璧冷笑道：「金躋堡爲甚麼一定得到這匹猴子馬，難道石九嬈也看上了上官美鳳？」

嚴連玉面有寒霜，一言不發。

衞空空突然拔出長劍，對嚴連玉道：「你要得到猴子馬，除非先殺了衞某。」

嚴連玉眼中精芒暴射：「衞空空，你好不識趣。」

衞空空道：「別多廢話，看劍！」

劍字才出口，嚴連玉竟然已比他更快一步出劍。

一道森寒的劍影，急砍衞空空。

龍城璧眉頭一皺。

嚴連玉的劍法，已足以在江湖上獨霸一方，然而可惜他投身在金躋堡下，助紂爲虐。

衞空空大喝一聲：「來得好！」

身形急變，劍雖比嚴連玉早出鞘，但却採取守勢，不敢冒進。

嚴連玉一劍飄出，人已衝前七尺。

衞空空突然劍鋒一偏，向嚴連玉的左脅下削去。

只聽得「噹」一聲响，火星四射，兩劍相碰在一起，乍合又分。

衞空空冷笑，連環五劍，射向嚴連玉的面門。

嚴連玉雙腿兀立不動，劍勢一收，劍鋒就在他自己的鼻樑前不足三寸之地，連擋對方五劍。

這時候，衞空空急退五步。

嚴連玉大叫一聲，劍勢暴展，身如飛鳥，飛擊衞空空。

直到現在爲止，衞空空還未施展他的獨門絕學——砍腦袋劍法。

衞空空面對強敵，居然不用砍腦袋劍法，當然是別有原因的。

因爲他知道對方乃用劍的好手，如果一上來，就用砍腦袋劍法，萬一未能奏功的話，自己便會被對方乘虛而入，招致慘敗。

所以，他先行用毒蛇劍法與嚴連玉週旋。

毒蛇劍法是殺手之王司馬血從劍狀元那裏學回來的，後來司馬血又把毒蛇劍法的劍譜送給衞空空。

衞空空不愧是練劍奇才，不到三個月時間，竟然已把毒蛇劍法練得很好。

此際他用毒蛇劍法與嚴連玉較量，雖然未能取勝，但也戰個平分秋色之局。

然而，嚴連玉排山倒海似的攻勢，又再展開。

劍氣呼嘯，殺氣充斥了整個大廳。

倏地，一陣霸道的劍招，在大廳中亮起。

砍腦袋劍法終於出手了。

衞空空在漸處劣勢的時候，突然使出一招「法場斬首」。

這一招劍法之霸道，天下間已很少劍招能够與之倫比。

嚴連玉也深知厲害。

但他仍然悍然不懼，依舊揮劍接招。

這一戰，不但緊張，而且兇險絕倫，任何一方若偶有差池，立刻就要橫斃地上，毫無半點僥倖逃生的餘地。

「法場斬首」之後，跟着又是一招威力奇猛的「分頭斬」。

「分頭斬」的威力，猶在「法場斬首」之上。

但嚴連玉竟然不退反進，務求行險求勝。

這一來，雙方已陷入了極兇險的局面，很可能會弄個同歸於盡。

衞空空不怕死。

但他也不想在這種情況之下，無故犧牲了自己的性命。

「分頭斬」之後，衞空空的劍招又變了！

他不再貿然進攻，改爲穩守突擊。

嚴連玉冷笑：「想不到偷腦袋大俠，居然是個貪生怕死之輩。」

衞空空不爲所動，依舊穩守城池，伺機再發動凌厲的攻勢！

轉眼之間，又已百招。

倏地，衞空空疾然施展出一招「醉斬天魔」。

嚴連玉這一次臉色變了！

錚！錚！錚！錚！錚！錚！錚！錚！

一連八招，雙方的劍鋒相碰在一起。

衞空空不再客氣，全力出擊！

嚴連玉雖未敗落，但却已有力弱的先兆！

反觀衞空空，却是氣勢如虹，每一劍的力度，都威猛得令人不可思議！

但龍城璧却雙眉蹙起，額頭緊皺，滿臉憂慮之色。

忽然間，他嘆氣說道：「唉！嚴連玉勝了。」

唐竹權一怔。

明明是衞空空佔着上風，爲甚麼居然會是嚴連玉勝了？

轉眼一看，衞空空的氣勢更盛，無論如何都不會有敗落之理！

然而，衞空空的臉，漸漸的漲成了紫紅之色。

而嚴連玉却反而氣定神閒，並不像是吃力的樣子。

倏地，嚴連玉斜斜的刺出一劍！

這一劍刺得並不快，但衞空空竟然無

法閃避！

這一劍刺的部位，是衞空空的心臟。

無論是誰，都挨不起這一劍。

這是絕對致命的一劍。

衞空空的臉色又再變了。

但嚴連玉這一劍，只刺在他胸膛的皮膚上，並沒有狠狠的刺下去。

衞空空的劍不再動了。

他已敗落！

嚴連玉却突然撤招，回劍入鞘，然後淡淡的說道：「衞大俠果然名不虛傳，嚴某佩服，佩服！」

衞空空冷冷道：「在下已敗，你爲何不下殺手？」

嚴連玉乾咳一聲，道：「我若殺了你，又如何能找得着那匹猴子馬？」

衞空空道：「就算你不殺我，難道我一定會把猴子馬送給你？」

嚴連玉冷笑道：「你若眞的不願把猴子馬獻上，我就先殺了薛惜瑤。」

龍城璧道：「七層雲霧峯翠珠山莊的人，絕不會放過你。」

嚴連玉仰天一笑：「懼者不來，來者不懼，咱們既然有本領把薛三小姐擄去，又怎會怕珠璣山莊的報復？」

龍城璧道：「閣下一定要得到那匹猴子馬？」

嚴連玉道：「不錯。」

龍城璧道：「馬王大賽距今爲期已不遠，閣下將要策騎此馬，與金蹄追風拚過高下？」

嚴連玉道：「那是將來的事，龍城璧，你無謂多費唇舌了。」

衞空空冷冷道：「就算在下把猴子馬交出，這匹罕世良駒也未必會乖乖的讓你驅策如意。」

嚴連玉道：「那是嚴某的事，不勞費心。」

龍城璧嘆了口氣，對衞空空道：「爲了薛三小姐的安全，這匹猴子馬勢難保得住了。」

衞空空道：「照你的意思，也主張我把猴子馬送給金蹄堡？」

龍城璧勉强一笑，道：「這是無可奈何的事，難道你還有甚麼辦法？」

衞空空無話可說！

嚴連玉笑了！

那是勝利的微笑！

他不但擊敗了衞空空，也將會成功地取到猴子馬。

這眞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

但就在這個時候，豆腐店門外，又出現了一個灰衣人。

他的手中有劍！

他的心中也有劍。

劍在手中，劍在心中。

他就是名震江湖的殺手之王司馬血。

× × ×

司馬血沒有騎馬。

他是坐着一頂軟兜竹轎，施施然而來的。

連龍城璧都沒有想到，司馬血竟然會在這個時候出現。

司馬血一出現，第一句說話就是：「猴子馬已給在下搶走了，嚴連玉大可不必費神。」

嚴連玉冷冷道：「你是誰？」

「司馬血！」

「司馬血？」嚴連玉嘿嘿一笑：「難道你對上官美鳳有點意思？」

司馬血淡淡一笑：「上官美鳳是個可人兒，就算在下喜歡她，也不是一件值得奇怪的事。」

嚴連玉冷笑道：「你搶走了猴子馬這件事，嚴某很難相信。」

司馬血道：「你不相信，大可以去問嚴魁。」

嚴連玉一愣。

司馬血續道：「嚴魁是不是閣下的堂叔？」

嚴連玉道：「不錯。」

司馬血道：「閣下好一招聲東擊西之計，一方面纏住龍城璧，衞空空，唐竹權與不醉神翁，另一方面却分派人手，前往杜家莊奪馬。」

嚴連玉瞪着司馬血，一言不發。

司馬血道：「可惜嚴魁的鬼弩，全部都射入了自己的大腿上。」

嚴連玉忍不住道：「他怎會把鬼弩射在自己的大腿？」

司馬血笑了笑，道：「他用鬼弩射我，但却給我用碧血劍擋回，反擊在他的大腿上！」

衞空空鬆了口氣！

那匹猴子馬原來就寄養在杜家莊內。

杜家莊是長安城東二十哩的一座莊院，莊主杜國希，是衞空空的姨丈。

金蹄堡顯然已查出了猴子馬的下落。

嚴連玉不殺衞空空，並不是因爲猴子馬，而是他根本不能殺衞空空。

因爲龍城璧的風雪之刀已在同時出鞘，他若殺了衞空空，風雪之刀就會把他的腦袋砍碎。

金蹄堡又遭遇到一次挫折。

嚴魁率衆前往杜家莊奪馬。

但他却未曾料到，杜家莊內，竟然潛伏着一個武功絕頂的殺手。

這人就是殺手之王司馬血。

司馬血在杜家莊內，已住了十天。

他一直都與衞空空在一起，直到大年初一清晨才分手！

衞空空進長安城去，而司馬血却留在杜家莊內。

他的主要任務，就是看守着這一匹猴子馬。

× × ×

嚴魁的奪馬行動失敗了。

他的大腿上，總共被十二枚鬼弩所傷，可說是自食其果。

這件事說出來，也未免太丟人了。

明明是自己射出去的鬼弩，不但沒有把敵人殺死，反而自作自受。

幸而他擁有這種毒弩的獨門解藥，否則後果更難想像。

饒是如此，他已吃盡不少苦頭！

而嚴連玉率師大鬧豆腐店，結果也是無功而退。

他能夠活着離開豆腐店，完全是因爲薛惜瑤已落在金蹄堡中，否則，龍城璧和司馬血絕不會放過他。

石九燒是否大感氣憤呢？

× × ×

金蹄堡其實不像一座堡壘，只像一個不大不小的市鎭。

在這裏，有菜市場，有各式各樣的店舖，也有妓院和賭館，甚至連棺材店都有兩間。

石九燒就是這裏的大老闆！

不過，除了大老闆之外，還有許多小老闆。

在許多小老闆之中，金八霸是「最大」的一個！

他擁有一間錢莊，一間客棧，還有一口井。

這一口井沒有井水，只有血。

在金蹄堡，這一口井是很著名的，它叫「公平井」。

無論有任何不公平的事，任何不公平的人，只要把那人揪到井邊，就會得到公平的處決！

去年，總共有十八個人被揪到井邊。

結果，這十八個人全部都被剖心挖腹，然後把他們流出來的血，都潑進公平井內。

這十八個人，有十六個是江湖上各門各派的人物！

還有兩個，却是金蹄堡的人！

他們的心臟被挖出！

他們的血液灌注在公平井內。

因爲他們都對金蹄堡不利，那兩個被處決的金蹄堡中人，是叛徒，他們欲謀刺石九燒堡主！

金八霸就是公平井的主人。

換而言之，他是金蹄堡的刑堂堂主！

× × ×

刑堂堂主，是一個很重要的職位！

刑堂堂主的權力大小，並不是劃一規定的。

某些帮會的刑堂堂主，毫無權力，實際上只是一名劊子手。

當帮會長老抓着叛徒之後，經過商議認爲罪不可恕，就會把叛徒推到刑堂，讓刑堂堂主加以處決。

但某些帮會的刑堂堂主，權力却大得驚人，甚至僅在帮會首腦一人之下。

金八霸就是屬於後者。

在金蹄堡中，除了石九燒之外，權力最大的，就得數他。

嚴魁和嚴連玉也是金蹄堡中的重要人物，但地位仍然比不上金八霸。

金八霸是一個與楚霸王同一類型的人物。

然而，他並不如楚霸王般率直魯莽。

他有粗暴的一面，也有仔細能幹的一面。

在金蹄堡中，沒有人敢得罪堡主，更沒有人敢得罪金八霸。

金八霸平時喜歡在他自己的錢莊裏，欣賞白花花的銀子，和黃澄澄的金子。

他是一個生意人，也是個財迷。

但他絕不是守財奴，他花錢的時候，簡直可以媲美殺手之王司馬血。

司馬血！

想起了司馬血，金八霸火辣辣的脾氣又爆發了。

× × ×

「司馬血算是甚麼東西？

「殺手之王，殺手之王，俺殺他媽的祖宗個鳥！

「你們究竟在攪甚麼鬼？十幾個人，浩浩蕩蕩的殺到杜家莊，不但猴子馬沒有到手，居然扶傷抬屍的回來，教俺怎樣向堡主交待？」

他說着最後一句話的時候，手指尖差不多已戳在一個人的鼻子上。

這人竟然就是嚴魁！

嚴魁在金蹄堡的地位，可謂極之崇高，但在金八霸面前，竟然連一口氣都不敢哼出來！

金八霸兇巴巴的又再破口大罵，差點就一個耳光摑在嚴魁的臉上。

錢莊裏，誰都不敢吭氣，就只聽到金八霸罵人的聲音，不斷地轟響起來。

倏地，錢莊門外，響起了一陣鼓樂之聲。

十個紅衣人，拉着十匹駿馬，馬鞍上都沒有人，却分別懸掛着十柄烏溜溜的黑劍。

劍柄通體黑油油。

劍鞘也黑墨如漆。

這十匹馬一出現，金八霸的脾氣，立刻就收斂了。

× × ×

十匹馬之後，又有四匹健馬。

這四匹健馬俱是黃色，分列兩排，以同樣的速度，不緩不急地向前邁進。

健馬之後，拖着一輛極爲悅目的金黃馬車。

車廂的小窗戶開敞着，裏面端坐着一個面容靑瘦，但却精神奕奕的老者。

他就是江湖上人稱銀衣血手魔的石九燒，也就是金蹄堡堡主！

× × ×

銀衣血魔手並不是每天都穿着銀衣。

現在，他身穿一襲橙黃色緞衣，披着一襲雪白的熊皮大氅，一雙濃眉已呈灰白，眼睛內精光閃爍，灼灼逼人。

十四匹駿馬和馬車停在錢莊門外。

車廂門打開，石九燒緩緩地走進錢莊的大堂。

大堂上靜得出奇。

石九燒寒着臉，揮了揮手，道：「拿酒來。」

兩個紅衣勁裝大漢，立刻從車廂捧出一缸酒。

不是一罎，而是一缸。

這一個缸，不但可以淹死人，簡直連一匹馬都可以在裏面洗澡。

石九燒淡淡一笑，突然大喝一聲，張開嘴吧，一條酒柱立刻就從酒缸內竄升，直灌進石九燒的嘴吧之內。

這一手「長鯨吸水」的功夫，當世已難有幾人能及。

只見整缸酒很快就被吸個乾淨，但石九燒的肚皮却沒有脹大。

那些酒去了甚麼地方？

每一個人都看得很清楚，整缸酒已被石九燒吸喝淨盡，但旋踵之間，又在石九燒的指甲間流了出來。

他用內功吸喝整缸酒，又再用內力把酒從指甲間逼出。

金八霸朗聲一笑，道：「堡主的九轉乾坤九絕烝，又更進一步了。」

石九燒踏着遍地酒漬，目光注視在嚴

魁的臉上。

嚴魁額上在冒汗。

石九燒忽然長長嘆了口氣，道：「嚴魁，你跟隨本座多久了？」

嚴魁道：「十七年。」

石九燒搖頭，道：「不是十七年，而是十六年八個月另十九天。」

嚴魁不斷點頭。

石九燒道：「在這些歲月裏，你曾為本堡主立下過不少汗馬功勞。」

嚴魁汗如雨下，道：「屬下無德無能，豈敢居功。」

石九燒嘿嘿一笑，道：「你倒謙虛得很。」

嚴魁的臉色，已變得比死人還難看。

石九燒又是冷哼一聲，道：「杜家莊奪馬一事，本座原想調派金八霸親自前往的，但你却說殺鷄焉用牛刀，現在事情已糟了，你說應該怎辦？」

嚴魁平時威風八面，但現在却比一條狗還不如。

「屬下該死，屬下該死！」

石九燒冷冷一笑，突然對金八霸道：「既然連他自己都說該死，為甚麼還不把他拖到公平井去解決？」

金八霸一呆。

辦事不力，雖然有罪，但也罪不致死這麼嚴重。

石九燒喝道：「還不把他拖出去？」

金八霸不再猶疑，正想把嚴魁擒住，驀地一人大聲道：「堡主手下留人！」

石九燒一雙發亮的眼睛，立時閉上，然後緩緩的道：「嚴連玉，你來得正好，本座找你許久了。」

大聲說話的人，果然就是嚴連玉。

石九燒仍然閉着眼睛，淡淡的說道：「你能夠擊敗偷腦袋大俠衞空空，足見你的劍法已很有造詣了。」

嚴連玉道：「衞空空雖敗，但無可否認他仍然是江湖上一號危險人物。」

石九燒點點頭，道：「可惜當時你身陷強敵環伺之局，否則大可以把他一劍除去。」

嚴連玉道：「堡主能夠體察當時情況，在下深感欽佩。」

石九燒淡淡一笑，道：「嚴老弟，你並不是本堡中人，但亦願意為本堡主効力，本座感激得很。」

嚴連玉嘆了口氣，道：「梅桃李欲奪取馬王之王的寶座，以便財色兼收，別的在下可以不計較，但上官美鳳絕不能被他搶走。」

石九燒仰天一笑，道：「想不到嚴老弟居然是個多情種子，江湖中人只怕都看走了眼了。」

嚴連玉道：「梅桃李屢與貴堡作對，既可惡復可恨。」

石九燒道：「既然嚴老弟說情，嚴魁死罪可免，改打八十鐵棍，未知嚴魁是否心服？」

嚴魁忙道：「堡主不殺之恩，屬下沒齒難忘，又焉有不服之處？」

金八霸沉着臉，叱喝道：「把嚴魁拖下去，重打八十！」

立刻就有兩個眉粗目大的力士，把嚴魁拖出錢莊之外。

嚴連玉道：「石堡主，猴子馬雖然是千里良駒，但畢竟馬齡已老。」

石九燒微一沉吟，道：「嚴老弟之意，認為還有別的馬匹可以與金蹄追風猴子馬一較長短？」

嚴連玉道：「據在下所知，大名府西南二百里外，有一座玉馬寺。」

「玉馬寺？」石九燒為之一陣動容：「難道玉馬寺裏竟有良駒，可與金蹄追風猴子馬分庭抗禮？」

嚴連玉點頭，道：「這一座玉馬寺，香火並不怎樣鼎盛，寺中僧侶亦僅寥寥數十人，但寺中方丈冷禪大師，却有『佛門伯樂』的雅號。」

石九燒神情略帶驚訝：「佛門伯樂？料想此人必然深諳相馬之術！」

嚴連玉道：「這個自然，否則又如何能被稱為佛門伯樂。」

石九燒深深吸了口氣，道：「請問玉馬寺內，有何良駒？」

嚴連玉道：「血汗寶馬！」

血汗寶馬四字一出口，石九燒和金八霸的眼睛同時大亮！

血汗寶馬！

世間罕見難求的血汗寶馬，竟有一匹落在佛寺之內！

佛門喋血　狂徒斷指

正月十一，晨。

冷冽的寒風，陣陣輕嘯着。

這是一片廣闊的草原，在這個子午之交的時候，空氣清新得令人精神煥發，心曠神怡。

灰黯的蒼穹，已開始泛出了一片濛濛的魚肚白色。

在這一片廣闊無邊的草原中，有一條蜿蜒長達數百里的官道。

官道上渺無人跡。

在一條小溪之旁，矗立着一座規模不大，但却氣勢莊嚴的佛寺。

這就是玉馬寺。

×　　×　　×

早課已開始，陣陣梵音，從寺中五佛堂傳出。

主持早課的，是玉馬寺的監寺法師鐵禪。

鐵禪大師是冷禪大師的師兄，每天早課都由他親自主持。

五佛堂前，氣氛莊嚴肅穆。

兩個巨大的銅鼎，分別擺放在佛堂左右，鼎內白烟嬝嬝冒升。

就在早課差不多完結的時候，玉馬寺門外，突然傳來一陣嘹亮的馬嘶聲！

馬嘶聲在佛堂內迴蕩，接着寺門之外，又傳來一陣慘呼聲。

鐵禪大師一雙慈眉緊皺，率領着四個白衣僧人，急步趕出。

只見寺門之外不遠處，黑壓壓的竟然出現了數十四黑馬，還有數十個手持兵器的彪形大漢。

鐵禪大師目光一掃，寺門外已有四個僧人，倒臥在血泊之中。

鐵禪大師雙手合十，居然神色不變，只是冷冷的道：「諸位何以枉殺無辜，污染佛門清靜之地？」

數十個大漢一言不發。

突聽一人的聲音，從遠方傳至：「冷禪大師何在？」

鐵禪目光一揚，只見一輛馬車，從遠處不緩不急，徐徐駛至。

良久，馬車才到達寺門之外。

鐵禪大師白眉一皺，道：「甚麼人要見本寺方丈？」

車廂內一人冷冷的道：「龍城璧。」

鐵禪大師精神一震：「雪刀浪子？」

車中人並未現身，只淡淡一笑，道：「正是區區。」

鐵禪大師雙目睜圓，揚眉道：「龍城璧，本寺僧人上上下下，從未有人與你結怨，何以糾衆擾亂佛門之地。」

車中人狂笑道：「龍某現已成為天下無敵之人，各方帮會，無不前來歸順奉獻財物，何以玉馬寺竟詐作不知，豈非有意與本少爺作對？」

「天下無敵之人？」鐵禪大師合十冷冷一笑：「龍檀樾何出此言，豈不嫌狂妄一些？」

車中人嘿嘿道：「本少爺自從十年前出道以來，未逢敵手，諸葛拜，霍驚山，慕容刧，秦三公子，以至飛鯊魚婁嶽等人，儘是本少爺的手下敗將，天下英雄相偕臣服，乃天經地義之事，何物玉馬寺，竟然不識抬舉……」

「阿彌陀佛！」鐵禪大師一聲佛號，打斷了車中人的說話：「老僧也曾聽聞雪刀浪子乃江湖上行俠仗義，抱打不平的義士，却未料到聞名不如見面，見面不似聞名，實在令老僧失望得很。」

車中人冷喝道：「老禿驢，別再胡說八道了，識相一點，就把血汗寶馬交出來，否則本少爺就吩咐左右，一把火燒了這座寺院。」

鐵禪大師雖然涵養有素，但此刻亦不禁為之鬚眉皆豎，氣得手中佛珠也在顫抖不已。

車中人又沉聲說道：「冷禪大師為甚麼還不滾出來！」

鐵禪大師再也忍耐不住，袈裟袍袖宛似大鵬展翼，揚起一股凌厲的勁風，直向馬車之上捲去。

這是佛門一等一的鐵袖流雲功夫。

北風雖然冰冷，但鐵禪大師雙袖捲起的勁風，却是灼熱逼人的。

倏地，馬車內傳出了一陣冰寒如雪的陰勁，與鐵禪大師的袖風相交在一起。

鳴！鳴！

兩下尖銳刺耳的聲音响起，那輛馬車竟然被這兩股勁力相碰的餘力，震得勒勒作响。

鐵禪大師神情一變，袖筒內竟已開始沁出了鮮血。

原來鐵禪大師雖然練成了鐵袖流雲這套功夫，但由於已有二十年未曾使用過，他平時只顧勤唸佛經，所以武功荒廢退化不少，此時突然與强敵硬拚，立刻就吃個大虧。

但他具有一股不屈不撓的精神，雖知自己身受內傷，仍然絕不後退。

車中人冷冷一笑，道：「大師武功，原來不外爾爾，識相一點快把血汗寶馬交出來，一了百了，否則還有更大的災禍降臨！」

鐵禪大師强運眞氣，仍欲再戰。

突聽一聲「阿彌陀佛」，這句低沉而眞氣充沛的佛號，竟似在四方八面同時响起。

接着，只見一個灰袍白襪，神情莊穆的老僧，從寺中緩步走了出來。

這一個老僧，右手扶着一根精鋼打造的禪杖，左手上纏着一串烏溜溜的佛珠，正是玉馬寺的方丈大師冷禪。

冷禪大師又是一聲低沉佛號响起，聲音雖然不大，但却震人心弦，別具一股懾人的氣勢。

車中人咳嗽一聲，忽然道：「這位可就是冷禪大師？」

冷禪大師點頭道：「正是老僧。」

車中人冷笑連聲，道：「本少爺的來意，你大概已知道了？」

冷禪大師沉聲道：「施主的來意，老僧雖已明瞭，但施主的身份，老僧却還未知道。」

車中人哼一聲：「本少爺就是山東濟南府龍氏世家的第三少爺龍城璧。」

冷禪大師長嘆一聲，道：「施主之言，請恕老僧無法相信。」

車中人一陣冷笑，沉默下來。

冷禪大師又道：「除非施主親自現身，亮出風雪之刀為證，否則老僧絕不相信龍大俠竟會是個如此蠻不講理的人。」

車中人嘿嘿一笑，打開車廂門，緩步走出。

這人的年紀並不大，絕不會超過三十歲。

他的眸子深陷，眼神裏的光芒，是孤獨的，也是陰鷙的。

他的手裏沒有風雪之刀。

他手裏只有一柄劍，而且劍已出鞘。

冷禪大師沉聲道：「老僧早就已經知道施主並非龍城璧大俠，現在還有甚麼話可說？」

「老禿驢果然有點眼力。」

「施主究竟是何人？」

「嚴連玉。」

風冷如刀，天地肅殺。

嚴連玉的目標，是玉馬寺中的一匹罕世良駒——血汗寶馬。

血汗寶馬是世間難求的寶馬，甚至有人認為這僅是傳說中的神話而已。

但事實上，血汗寶馬並非無中生有，只不過既難捉摸，亦難馴服，所以才成為世間罕有的寶馬而已。

冷禪大師搖首浩歎，道：「施主冒認龍城璧，前來滋事，擣亂佛門，濫殺僧徒，未知是何用心？」

嚴連玉冷冷一笑：「老禿驢不必多問，識相一些就把血汗玉馬交出，否則寶馬寺將化為灰燼。」

嚴連玉毫無禮貌，咄咄迫人，冷禪大師雖然在佛門潛修多年，涵養極佳，此刻亦不禁為之怒形於色。

但他畢竟是一代高僧，略經調息之後，怒火又遏制下來。

「嚴施主，實不相瞞，血汗寶馬早已被人牽走。」

「被人牽走？」嚴連玉冷冷道：「冷禪，你別來這一套了，出家人不打誑語，

你還是快點把馬兒交出，否則玉馬寺將化爲灰燼。」

嚴連玉把「玉馬寺將化爲灰燼」這句說話翻來覆去，說過不停，且有嚴重的威嚇意味。

冷禪大師嘆道：「血汗寶馬的確不在本寺之中，嚴施主不肯相信，也是無可奈何之事。」

嚴連玉扳起了臉孔：「除非給我搜寺，否則的話，今天就是玉馬寺玉石俱焚的時候。」

冷禪大師長長吸了口氣，怒道：「嚴施主，你未免太過份了，當眞欺我佛門無人嗎？」

嚴連玉揮耍劍花，左劈七劍，右砍三劍，只見劍氣森森，勁風呼嘯。

冷禪大師忍不住喝采一聲：「果然好劍法。」

嚴連玉漠然地盯着冷禪大師：「血汗寶馬何在？」

冷禪大師不語。

突聽一個人懶洋洋的聲音，從寺外一株大樹後傳出：「別再逼方丈大師了，血汗寶馬的確不在寺內。」

嚴連玉目光一閃，道：「龍城璧。」

大樹後緩緩地出現了一個人的影子。

這人藍衣薄靴，俊臉上一副漫不經心的神態，再加上一把古銅色刀柄的風雪之刀，果然正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嚴連玉沒有忘記龍城璧的聲音！

龍城璧也是一樣！

× × ×

「龍城璧，你一直都跟踪着我？」

「不錯。」

「你爲甚麼要跟踪我？」

「在下有一個好消息相告。」

嚴連玉冷冷道：「請說。」

龍城璧道：「閣下希望得到血汗寶馬，在下已把牠拴在一間客棧的馬廄內。」

嚴連玉冷笑一聲：「你以爲嚴某是三歲小孩，會聽你的胡謅？」

龍城璧淡淡一笑：「在下今天滴酒未曾沾唇，毫無醉意，又豈會胡說八道。」

嚴連玉一陣動容，但仍滿腹狐疑，道：「血汗寶馬本是冷禪大師的愛駒，何以會落在你的手上？」

龍城璧悠悠一笑，道：「難道你沒聽到方丈大師的說話？」

嚴連玉道：「啊！血汗寶馬眞的給人牽走？」

龍城璧道：「不錯。」

嚴連玉道：「牽走這匹馬的人就是閣下？」

「你說錯了，」龍城璧搖頭道：「牽走這匹馬的人，是梅桃李。」

「梅桃李？」嚴連玉的臉色變了，目光一轉，盯在冷禪大師的臉上：「你爲甚麼會讓梅桃李牽走血汗寶馬？」

冷禪大師嘆了口氣，道：「血汗寶馬曾患上梅花毒癬，這件事嚴施主大概還不知道罷？」

嚴連玉一怔。

梅花毒癬是馬兒的尅星，一旦患上了這種毒癬，不出十天，就會渾身肌肉霉爛而死。

這種毒癬，在苗、夷蠻族地帶，較爲多見，根本無法可治。

嚴連玉厲聲道：「大師此語當眞？」

冷禪大師忍不住冷冷一笑，道：「老僧之言，句句屬實，豈會像爾等狂妄之徒，指鹿爲馬，肆無忌憚。」

顯然，嚴連玉昔才冒認雪刀浪子之舉，已令到這位高僧大爲反感。

嚴連玉冷冷道：「就算血汗寶馬患上梅花毒癬，又怎會給梅桃李牽走？」

冷禪大師沉聲道：「血汗寶馬患毒癬第八日，全身肌肉已開始霉爛，竟日哀鳴不已。」

嚴連玉追問下去：「後來如何？」

冷禪大師道：「佛門雖然戒殺，然而此馬身受頑疾羈纏，又無法治癒，痛苦不堪，老僧已決意將牠毀滅，免使牠遭受更多的痛苦。」

嚴連玉一聲咳嗽，目中露出疑惑之色：「既然如此，又與梅桃李何關？」

冷禪大師嘆息接道：「正當老僧準備動手之際，梅施主突然求見，說有辦法可以把馬治好。」

「梅桃李能治馬疾？」嚴連玉冷哼一聲：「簡直荒謬！」

冷禪大師搖搖頭道：「嚴施主言之差矣。」

嚴連玉一愕。

冷禪大師道：「梅施主雖然並非治馬能手，但他却擁有治馬癬的良方。」

嚴連玉冷笑道：「梅桃李的本事不大，吹牛倒是吹得挺不錯的。」

龍城璧淡然一笑道：「這一次他並沒有吹牛，血汗寶馬身上的梅花毒癬，眞的給他治好了。」

嚴連玉哼一聲：「現在馬兒何在？」

龍城璧道：「梅桃李治馬之前，已向冷禪大師言明，醫好血汗寶馬之後，這匹馬兒便是他的。」

嚴連玉道：「好不要臉。」

龍城璧道：「非偷非搶，總比閣下恃強好得多。」

嚴連玉一聲冷笑，手中長劍一動：「梅桃李敲了一記竹槓之後，爲甚麼這匹馬又會落在你的手中？」

龍城璧悠悠說道：「梅桃李知道閣下對於血汗寶馬很感興趣，所以付托在下，把這匹馬讓了給你。」

嚴連玉目露懷疑之色：「他爲甚麼要這樣做？難道他不怕嚴某憑這匹血汗寶馬，在馬王大賽之中獲得勝利？」

龍城璧笑了笑：「在下以前從未見過梅桃李，也不知道他爲人怎樣，既然他托我辦這件事，在下又何苦問長問短？」

嚴連玉冷冷道：「你倒推得乾淨。」

龍城璧道：「梅桃李費盡心思才把這匹馬治好，當然不會白白的就把牠雙手奉送。」

嚴連玉道：「這一點，早在嚴某意料之中，他有甚麼條件，不妨直說。」

龍城璧道：「他的條件，就是要你切掉一隻手指，無論是大姆指也好，食指也好，就算是尾指也不妨。」

嚴連玉的臉色倏地一變！

龍城璧淡淡一笑：「用一隻手指就能換到一匹罕世難求的血汗寶馬，着實划算得很，若是換上龍某有這種機會，就算割下一條胳臂，也是值得的。」

嚴連玉冷笑一聲，道：「梅桃李狡猾無比，嚴某割去一指，若換取到一匹毒癬還未痊癒的病馬，豈非貽笑武林，還要白白犧牲一指？」

龍城璧正色說道：「這一點，閣下絕對可以放心。」

嚴連玉雙眉一揚：「你敢保證血汗寶馬身上的梅花癬毒已痊癒？」

龍城璧道：「絕對可以，在下可以保證，血汗寶馬的梅花毒癬已完全痊癒。」

嚴連玉聽到這裏，眉頭一皺：「梅花毒癬雖已痊癒，倘若此馬另有傷病，那又如何？」

龍城璧道：「如有半點傷病，龍某願以一臂贖罪。」

嚴連玉嘿嘿笑道：「此語當眞？」

龍城璧傲然道：「在下既出此言，決無反悔。」

嚴連玉沉吟片刻，突然劍光一閃，左手尾指已被削斷。

龍城璧一聲喝采：「好！」

嚴連玉神色不變，問道：「嚴某已削下一指，馬呢？」

龍城璧悠悠一笑：「還有一項條件，你還未答允。」

嚴連玉這一次臉色變了。

「龍城璧，你竟敢在這個時候要花樣，出爾反爾？」

龍城璧淡然笑道：「剛才在下說的是梅桃李的條件，而不是龍某人的條件。」

嚴連玉差點連肺都給氣炸。

但現在光火又有甚麼用，事實上龍城璧一直都只是說着梅桃李的條件，至於他自己又有甚麼條件才肯把血汗寶馬藏身之所說出來，倒是並未開口。

嚴連玉強忍怒氣，終於道：「好，你有甚麼條件？儘管說出來。」

龍城璧淡淡的說道：「在下希望你馬上釋放了薛三小姐。」

「釋放薛惜瑤？」

「不錯，這是獨一無二的條件。」

嚴連玉考慮片刻毅然道：「除此之外，再無其他條件？」

龍城璧道：「這個自然，總不成要了你的腦袋罷？」

嚴連玉冷哼一聲：「若明日放人，後天你就得把藏馬的地方說出來。」

龍城璧微微一笑，道：「那很好，在下就在玉馬寺中盤桓兩天，只要你放了薛三小姐，甚麼事情都容易商量。」

嚴連玉道：「再問一句，血汗寶馬的健康是否正常？」

龍城璧面色一寒：「龍某早已說過，這匹馬絕無傷病，健康絕對正常，你再問下去，豈不嫌太婆婆媽媽？」

嚴連玉的臉色很不好看。

他的左尾指被削斷，早已紮好了傷口，流的血不算少，也不算太多。

但他的臉色，却像個被砍下腦袋了的人。

爲了這匹馬，他不惜犧牲一切。

就算是眞的要砍掉腦袋，他也要這匹馬。

他要在馬王大賽之日，澈底擊敗金蹄追風和猴子馬。

他要奪取馬王之王的勝利獎品。

——嚴連玉的目標，是上官美鳳。

——但金蹄堡堡主石九燒全力支持嚴連玉，他的目標又是甚麼？

× × ×

正月十四，雨後黃昏。

踏着滿徑飄零散落的桃花，龍城璧又回到了長安城。

他在玉馬寺住了兩天，吃了兩天齋菜，喝了兩天淡而無味的清茶。

直到他得到了確切的情報之後，知道薛惜瑤已被釋放，他才把血汗寶馬的下落說出。

嚴連玉知道了血汗寶馬的下落之後，立刻就馬不停蹄的趕路。

血汗寶馬已成爲他最重要的目標物。

龍城璧拜別過冷禪和鐵禪兩位大師，又匆匆策馬回到長安。

他唯一担心的人，是簡天痴。

簡天痴隱姓埋名，在長安城裏賣豆腐，但仍然秘密組織了一個帮會。

這一個帮會，專門與惡勢力作對，平時帮衆練武，就在那間豆腐店後的練武廳進行。

現在，簡天痴中了八毒勁的奇毒，雖然憑着碧血靈芝丸暫保性命，但仍然未能痊癒。

衞空空已修函派人送到醫谷，要求許竅之調遣一兩名老國手，前來營救簡天痴的性命。

原來簡天痴中毒極深，不能捱受長途跋涉的旅程，否則衞空空早已把他送往醫谷醫治。

龍城璧却在正月初五的時候，神秘失踪，連司馬血和唐竹權都不知道他去了甚麼地方。

他們當然沒有想到，龍城璧和梅桃李搭上了。

這件事，是梅桃李主動的。

他已得到血汗寶馬，同時也的確把梅花毒癬治好。

當他知道金蹄堡中人要前往玉馬寺奪馬的時候，他立即找龍城璧。

他可以把血汗寶馬交出來，使玉馬寺避過一次浩刼。

他唯一的條件，就是要嚴連玉自動砍下一根手指。

連龍城璧都不了解梅桃李爲甚麼要提出這種條件。

最後，梅桃李伸出了他的左手，尾指竟早已不見。

龍城璧一怔，道：「難道你的尾指是給嚴連玉砍掉的？」

梅桃李搖頭：「不是他，而是我自己砍下來的。」

龍城璧道：「啊！爲甚麼你要把尾指砍掉？」

梅桃李道：「兩年前我曾與嚴連玉碰頭，他說我假情假義，其實並非眞心愛上上官美鳳。」

龍城璧道：「就是爲了他這句說話，你就砍斷一指？」

梅桃李道：「你覺得我很傻？是個傻子？」

龍城璧嘆了口氣，搖頭道：「你並不是個傻子，但却是個癡情漢。」

梅桃李癡癡一笑。

於是他就把血汗寶馬的下落告訴給龍城璧。

他從未見過雪刀浪子，但却對他相當信任。

雪刀浪子雖然是個浪子，但在江湖上，他給予人們的信心，却比許多徒具大俠之名的人更加强烈。

× × ×

「如果你活在那一個時代，也應該相信龍城璧，相信雪刀浪子。」

這句說話，是司馬縱橫說的。

司馬縱橫，是一百二十年後的一代奇俠，也是獵刀的第四代主人。

若干年後，有人拿龍城璧和司馬縱橫作一個比較。

結果，他們發現龍城璧和司馬縱橫都是同一類型的人物。

唯一不同的地方，是龍城璧只有一個唐竹君，也只有這一段戀史。

而司馬縱橫却有三個令他畢生難以忘懷的女人，當然也有三段更複雜的戀情。

沒有女人的男人，固然可憐。

擁有太多女人的男人，也並不一定值得羡慕。

因爲他們雖然艷福無邊，却換來一輩子的煩惱，一輩子的頭疼。

單思痛苦。

相思也痛苦。

女人太多，又何嘗不是一件痛苦的事呢？

× × ×

龍城璧剛回到了長安，就碰見了丁黑狗。

丁黑狗是丐帮的三袋弟子，也是龍城璧的好朋友。

丁黑狗立刻帶了龍城璧來到一間雜貨店。

雜貨店後有一條後巷，這條巷子又長又窄，而且彎彎曲曲，一直伸展到數百丈外。

龍城璧足跡踏遍天下，但這種巷子他也從未見過。

只見巷的兩旁，都染滿着乾透的血痕，也有兵器碰鑿遺下來的痕跡。

丁黑狗道：「這是殺人巷。」

龍城璧道：「殺人巷？這裏經常有人在拚命？」

丁黑狗道：「每年十餘次總免不了，長安城裏的人都有這種習慣，一旦要動武決鬥解決紛爭的時候，多半都會相約在這裏動手。」

龍城璧四下打量一番，道：「這是一條死巷，無論是誰困在這裏，都只有死戰一途。」

丁黑狗道：「不是把敵人殺死，就是被敵人所殺，除此之外根本無路可走。」

龍城璧長長一陣嘆息。

長安城是個美麗的大城。

想不到在這種地方居然也有如此可怕的殺人巷。

丁黑狗又接下去說道：「在這條巷的盡頭，有一座道觀，唐竹權，司馬血和衞空空都在那裏。」

龍城璧道：「不醉神翁的傷勢現在如何？」

丁黑狗道：「他快要完了。」

龍城璧嘆道：「想不到一代名俠，竟然葬身在尼庵之內。」

丁黑狗一怔。

龍城璧忽然臉上變得毫無表情，他不喜、不怒、不哀、也不樂，只是木然地盯着丁黑狗。

丁黑狗給他目不轉睛的看得有點毛管直豎。

龍城璧緩緩的說道：「你聽見我的說話沒有？」

丁黑狗道：「當然聽見。」

龍城璧道：「這條殺人巷的盡頭，並非道觀，而是尼庵。」

丁黑狗一凜。

龍城璧忽然冷笑了一聲，道：「你以爲我不知道這條殺人巷的盡頭是甚麼地方？你錯了。」

丁黑狗臉色一變，身子向後直退。

龍城璧也沒有追上來，只是冷冷的說道：「朋友，你疏忽了一件事。」

丁黑狗道：「你……你誤會了……」

龍城璧淡淡道：「我沒有任何的誤會，丁黑狗頸子的左方，有一條刀傷疤痕，直伸展到右乳部位，那是他去年與幾個流氓打架時遺下來的痕跡。」

丁黑狗一呆。

龍城璧電芒似的目光，直逼着他的頸子。

他的頸子後有疤痕。

「朋友，你究竟是誰？爲甚麼要冒充丁黑狗？」龍城璧有點發怒了。

「錚」一聲响，風雪之刀出鞘。

「丁黑狗」的臉，立刻就變成死灰之色。

他想逃，但這是殺人巷，他已無路可走。

他突然「噗」聲跪下，高呼饒命。

龍城璧眉頭一皺，沉聲叱道：「住口，別吭聲，再叫一聲，你以後想再叫也沒有機會了。」

假丁黑狗立刻住口，依然又跪又拜，要求龍城璧刀下留情。

龍城璧沒有動手殺他。

這個冒充丁黑狗的人，顯然是個第八流的草包貨色，但他臉上做過的易容功夫，却顯然是出自名師之手。

雖然龍城璧已看出了其中破綻，但這一手易容功夫仍可堪稱是第一流的。

「你叫甚麼名字？」

「柴繼。」

「柴繼？」龍城璧冷笑一聲：「莫不是長安陸福大街號稱十二神將之一的柴老鼠？」

柴繼一凜。

十二神將只不過是一羣流氓組成的烏合之衆，想不到龍城璧竟然一口就叫得出來，而且還把柴繼的渾號都搬了出來。

柴繼不敢否認，慄然道：「小的正是柴老鼠。」

龍城璧嘿嘿一笑，道：「你雖名爲老鼠，但胆子却比老虎還大。」

柴繼臉色大變，又連串的叩了幾個响頭：「龍英雄，小的嗜賭成性，欠下八霸堂數百両銀子，身不由主才唯有冒險一博，下次决計不敢了！」

「下次？」龍城璧冷冷道：「還談甚麼下次？恐怕這一次龍某就要被你困在殺人巷內！」

就在這個時候，殺人巷兩端，分別出現了三個黑衣人。

前三人。

後亦三人。

前三人手裏無刀，亦無劍，甚麼兵器都沒有。

但他們的手，却戴上慘綠的皮手套。

後面三人，一人持劍，一人持刀，還有一人，左刀右劍，竟然刀劍合璧，一人使用兩件兵器。

龍城璧嘆了口氣，突然一脚就把柴繼踢開。

柴繼雖然被踢一脚，但沒有受傷，只是痛了一陣。

龍城璧沒有殺他。

這種人，龍城璧不想殺。

他只是一條虫，一條嗜賭成性，沒出息的可憐虫。

柴繼拾回一條性命，匆匆奪路飛奔。

突然，一幢綠影在他的眼前亮起。

柴繼大吃一驚，以爲八霸堂的人要殺自己滅口。

但他的担心是多餘的，八霸堂的人並不重視他的死活。

他們唯一要對付的人，只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 × ×

柴繼走了。

他此一去，就再也沒有在長安城出現過。

他到了徐州，他的舅父在徐州有點生意，經常都派人到長安慫湧柴繼回到徐州學做生意。

學做生意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柴繼突然改變了以往的性格，不再嗜賭，而且做事很勤力。

連他的舅父都不知道他爲甚麼會突然改變得這樣快，而且改變得這樣好。

他以爲柴家祖宗有靈，浪子回頭了。

他當然不知道，柴繼能有向善的機會，完全是另外一個浪子賜予他的。

否則，柴繼早已死在浪子的刀下。

柴繼從一個流氓浪子，改變成爲一個殷實的生意商人。

但另一個浪子龍城璧又怎樣。

死巷苦戰 金堡傳訊

龍城璧雖然是龍氏世家的三少爺，龍氏世家又是濟南府的名門望族，經營着不少大生意，但算來算去，他都絕不是個生意人。

從前不是。

現在不是。

將來也不是。

他是個浪子。

不折不扣的雪刀浪子。

他喜歡憑手中一柄風雪之刀，鋤强梁，護弱小。

他並不像「王」。

「王」是孤獨的。

而且這種孤獨，可以把「王」困在一個樊籠裏。

「王者風範」四個字，龍城璧連半點都沾不上。

他只是個醉客，刀客，落拓江湖的浪子。

雖然他也有最孤獨的時候，但他也是最合羣的。

他曾經率領數以百計的武林高手，與江湖上的惡勢力展開殊死之戰。

他曾贏過。

也曾輸過。

他贏得漂亮，也輸得漂亮！

現在他的處境是面臨着一條死巷——殺人巷。

殺人巷裏有六個殺手。

八霸堂的殺手！

× × ×

八霸堂並非有「八霸」。

八霸堂只有「一霸」，也就是八霸堂的堂主金八霸！

金八霸是金蹄堡的第二號人物，除了堡主石九嶢之外，誰都得聽他的命令。

現在，龍城璧已闖進了一條死巷中。

這是殺人巷！

也是殺人的陷阱。

這條巷很窄，越長的兵器就越吃虧。

所以，在這種地形上，沒有兵器的人，反而佔了便宜。

龍城璧面前的三個黑衣人，臉色枯黃，個子也不高，像三個癆病鬼似的。

但龍城璧絕對不敢小覷這三個人。

因爲他們就是十年前綠手門一百八十八名高手中，唯一剩下來的三位。

十年之前，龍城璧剛剛出道江湖，當年最激烈、最慘酷的一場厮殺，也在同時

展開。

那是綠手門與江湖八大門派之間的生死戰。

綠手門秘密訓練了一批殺手，他們甚麼武器都不用，只戴着一套慘綠的皮手套而已。

這種手套無腥無臭，但却劇毒無比，一經沾在人身，立刻就會現出一道深可見骨的血痕，而且極難救治。

八大門派傷亡慘重。

綠手門也在這一戰中元氣大損，一百八十八名高手只剩下二十五個。

六年之後，綠手門僅剩下來的二十五人，分批伏擊少林武當的長老輩高手。

他們這一次的伏擊行動，完全是爲了報復。

結果，少林千悔大師，千寓大師，千騰大師及千湖大師戰死，武當寒橋道長，寒鈺道長及最盛名的極乙眞人，亦被綠手門的殺手伏擊斃命。

而綠手門的二十五人，也僅餘下了三個。

他們就是葛擎，宗天武和陸飄。

× × ×

葛擎殺人之前，最喜歡先嗅嗅自己的手套。

這是毒手套。

嗅一嗅不會嗅死人。

但一掌拍在敵人的臉上，敵人立刻就會變成死人。

他加入八霸堂，已整整三年。

三年來，他從未嗅過自己的手套，也未殺過任何人。

他覺得鬱鬱不得志。

——世間上有一種人，當他練成了武功之後，就想去傷害別人，彷彿不殺害別人，就會辜負了自己的武功。

——葛擎就是這種人，雖然八霸堂供給他白花花的銀子，也供給他最好的女人和最好的酒，但他還是不大滿意，覺得自己鬱鬱不得志。

他要殺人。

殺人，對他來說是一種發洩，也是一種享受！

所以，當他接到八霸堂第一道殺人命令的時候，他立刻就把懷中的女人一手推開，小心翼翼地戴上殺人的手套。

綠手門的手套，含有劇毒，佩戴的時候一定要萬分小心，如果偶一不愼，就會自食其果，先中奇毒。

葛擎以殺人爲享受。

可惜這一次的殺人行動，已是他最後的一次。

原來他連自己想要殺的人是誰都不知道。

他只知道對手是一個刀客，一個年青的刀客。

但他却絕對未曾料到，這人竟然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 × ×

纏魂手，追風步！

在這條狹窄的殺人巷裏，葛擎所練的武功可說是佔盡上風。

他已看準了這個年青刀客的破綻，深信必然一擊即中。

他相信自己在三招之內，就可以把對方活活揑死。

可是，當他雙手出擊的時候，突然就覺得雙膝一麻，整個身子失去了平衡，仰天向後倒下。

當他發覺到雙膝在冒血的時候，他的胸膛也冒出了大量的鮮血。

颼！

刀鋒亮如白銀，銀光快如電閃。

纏魂手的手亦在不停揮舞，但葛擎的腦袋已搬了家。

葛擎身中三刀。

第一刀削膝。

第二刀劈在胸膛上。

葛擎仍不服氣，再攻。

風雪之刀也不再客氣，索性來一招「法場斬首」，把他的腦袋整個砍下！

× × ×

「法場斬首」是偸腦袋大俠衞空空的絕技之一。

砍腦袋劍法，一點也不簡單。

龍城璧與衞空空是老朋友，砍腦袋劍法的精義，龍城璧早已豁然於胸。

近來，龍城璧偶然也會使用砍腦袋劍法，雖然，他用的不是劍而是刀。

龍城璧又將八條龍刀法和砍腦袋劍法併在一起，變成了一套亦劍亦刀的古怪招數。

這種「怪招」，往往也能緊要關頭屢奏奇效。

葛擎一出手就是狠毒無比的招數，再加上他手戴毒手套，更是毒上加毒。

這一種人，龍城璧是絕不會對他客氣的。

× × ×

葛擎的腦袋已滾在牆邊。

他的身體已倒臥血泊之上。

但宗天武和陸飄好像沒有看見這件事，仍然很冷靜地站在龍城璧的面前。

龍城璧冷冷一笑，道：「兩位想不想再活下去？」

宗天武的回答很簡單，只有一個字：「想。」

龍城璧輕吁一口氣，道：「既然你還不想死，最好馬上就離開這裏。」

這一次答話的人是陸飄，他的回答也很簡單，只有兩個字：「不能。」

龍城璧嘆息着，道：「兩位何以仍然執迷不悟？難道現在你們還不知道我是誰嗎？」

宗天武冷冰冰的一笑：「葛擎不知道，但咱們知道。」

龍城璧道：「你們知道我是誰？」

宗天武冷冷笑道：「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龍城璧微微一怔，道：「剛才你的朋友已死在我的刀下，難道你不怕？」

宗天武毅然道：「江湖中人，本來就是過着刀頭舐血的生涯，若然怕死，又與猪狗何異？」

龍城璧爲之動容，突然狂笑道：「說得好！英雄不怕死，怕死非英雄！」

宗天武倏地擺出一個很古怪的姿勢！

——金鷄獨立，仰首向天，左手在前，右手在後。

陸飄的姿勢更古怪。

——以手代足，腰向後彎，左腿向前

，右腿向後。

龍城璧的臉色變了。

「天殘地缺瘋魔掌！」

背後三個黑衣人同時冷冷的說道：「你說對了！」

× × ×

天殘地缺是兩個人的外號。

天殘藍無掌，地缺包世獨，都是三十年前中原武林的大惡魔。

這兩人天生殘廢，藍無掌缺少一隻手，包世獨沒有兩腿，但他們創練了一套「瘋魔掌」，橫行江湖，未逢敵手。

天殘地缺貽禍武林，已非一日，後來終於有人組成「殲魔隊」，糾合江湖上絕頂高手十餘人，向藍、包二人大興問罪之師。

結果，天殘地缺被殲魔隊的刀斧斬成肉醬。

但殲魔隊高手十餘人，也只剩下了四個。

天殘地缺的瘋魔掌，就此失傳。

但三十年後，在這條殺人巷裏，竟然又有人使用這種詭異絕倫的武功。

龍城璧雖然以前從未見過天殘地缺瘋魔掌，但此刻看見宗天武和陸飄的怪異姿勢，便已知道他們已經練成了這套失傳已久的武功。

陸飄格格一笑：「龍城璧果然有點眼力。」

宗天武冷笑道：「可惜他很快就會甚麼都看不見了。」

龍城璧的身子微微向後退。

陸飄以手代足，突然身如怪鳥，撲向龍城璧。

龍城璧向右閃。

但右面是牆，他只能閃開一尺。

就在這一刹那間，宗天武凌空一個筋斗，反手飛劈龍城璧。

陸飄的右腿，也同時踢了過來。

巷中地方狹窄，龍城璧的雪刀不易施展。

陳飄和宗天武的臉上，都露出了一股笑意。

那是殺人時的笑意。

他們已經把龍城璧逼到巷牆邊。

龍城璧的刀已根本無法施展。

三人之間的距離已越來越近，宗天武的手已向龍城璧的臉上拍去。

這一拍之力，並不很大。

但宗天武却敢肯定無論是任何人的臉，都絕對挨不起這一擊。

這一掌，是邪門的，是任何人都難以招架的。

龍城璧的俊臉居然連動都不動，甚至連眼睛都沒有眨一下。

宗天武殺人時的笑意已越來越甚。

突然間，龍城璧也在笑。

「宗天武，你輸了！」

短短六個字的時間裏，龍城璧的身子竟轉換了三個方向。

左閃！

衝前！

向右跨出一步！

然後，反手一掌，重重的擊在宗天武背上！

× × ×

毒手套，瘋魔掌！

宗天武的一掌也在同時加快速度，向前一拍。

可是，龍城璧已不在巷牆邊。

所以，宗天武這一掌，只是拍在巷牆之上。

牆很厚。

宗天武這一掌，已把這道牆印了一個大洞，但仍未穿到牆的另一邊去。

這道牆的磚，也比龍城璧想像之中堅實得多。

掌印深入牆中九寸。

宗天武的臉上仍有笑意。

但他的笑容已僵硬，他的臉就像一個在火窰裏燒紅的瓷瓶。

陸飄親眼看見宗天武一掌拍下。

他暗暗喝采，他以爲龍城璧這一次無論如何都躱不開去。

可是，他還是估錯了龍城璧，忽視了雪刀浪子潛軀體裏在的驚人力量。

「叭」的一聲，宗天武已被擊中一掌，人却硬挺挺的倒下。

陸飄也在同時間，揮出了最凌厲的一擊。

× × ×

陸飄身形如箭，刹那之間，已左七右八，一連踢出十五腿。

這十五腿出脚之快，勁力之强，確實驚人。

但龍城璧左臂揮動，就已把這十五腿完全化解開去。

陸飄的眼睛，陡地射出一股狠毒的光芒。

這已不像是人的眼睛。

他的面目，簡直比野獸還更殘忍。

他現在已存心拚命，不顧一切的又再衝了過去。

陡地。

颼！

風雪之刀急轉直落，捲起一陣駭人的銀芒。

陸飄悶哼一聲，再踢一脚。

但這一脚已毫無威脅之力，而是垂死的掙扎。

他的胸膛竟已裂開。

龍城璧喟然輕輕一嘆，回刀入鞘。

刀鋒上本來有血。

但刀還未入鞘，血跡已消失得乾乾淨淨。

陸飄顫聲道：「這……就是……就是八條龍刀法？」

龍城璧沒有回答。

他只是面容一黯，目光却掃落在後面三個黑衣人的臉上。

陸飄却在這個時候，像一棵枯樹遇上暴風雨般，了無聲息的倒下。

× × ×

葛擎，宗天武和陸飄，是綠手門唯一餘下來的三人。

他們不但是綠手門的高手，同時，宗天武和陸飄更練成天殘地缺瘋魔掌。

沒有人知道他們如何練成這套武功。

從前沒有人知道，現在沒有人知道。

將來也是一樣。

世間上很多事情，開始的時候像個謎，到終結的時候，也像個謎。

戌尋啞謎的結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

自從宗天武和陸飄死後，天殘地缺瘋魔掌就眞的失傳了。

站在龍城璧身後的三個黑衣人，臉上都有一種詫異的神色。

龍城璧的目光，現在只集中在其中一人的臉上。

這人左手持刀，右手持劍。

刀劍合璧。

龍城璧淡淡一笑，道：「閣下可是天劍地刀，瀑影山人的高足易翊？」

黑衣人並不否認，微微點頭。

龍城璧抽了口涼氣，道：「瀑影山人乃江湖怪傑，八年前在下曾與他老人家有過一面之緣。」

易翊道：「這件事我知道，家師並曾與你對過一掌，結果居然平分秋色，誰也沒有佔得上風。」

龍城璧道：「那是令師尊故意承讓而已。」

易翊道：「閣下不必謙遜，龍心神訣乃龍家絕技，又有誰能輕易將你擊敗。」

龍城璧盯着易翊，道：「你現在是不是想試一試？」

易翊道：「試甚麼？」

龍城璧道：「試一試你能否把在下殺掉。」

易翊搖頭：「不想。」

龍城璧一怔，繼而哂然一笑，道：「難道你不打算殺我？」

易翊道：「我爲甚麼要殺你？」

龍城璧道：「綠手門的三位高手已經死了，難道你不想替他們報仇？」

「報仇？」易翊仰天大笑：「我爲甚麼要替他們報仇？何況，既然連他們都不能把你殺死，我又何必多此一舉，甚至要白白賠上一條命？」

龍城璧一愕，冷笑道：「你倒坦白得很。」

易翊道：「家師生平以坦誠待人，名傳天下，易某別的功夫學不到家師一成，但這一點倒學得九成以上。」

龍城璧朗聲一笑，道：「好！難得金蹄堡中，還有像閣下這一號人物。」

易翊道：「龍大俠過獎了。」

龍城璧眉頭一皺。

近年來，稱呼他爲「龍大俠」的人越來越多。

但他絕不承認自己是甚麼「大俠」。

事實上，他也不像個「大俠」。

他只像個浪子——

一個到處流浪，喜歡喝酒、喜歡「多管閒事」的雪刀浪子。

× × ×

易翊的話說到這裏，突然把手中的刀劍，一齊插回鞘裏。

在他身旁的兩個黑衣人，也把刀劍插回鞘中。

龍城璧又是一怔。

「三位果眞並無動手之意？」

易翊道：「實不相瞞，咱們的武功俱不如葛擎，宗天武和陸飄，又豈會隨便動手白白送死。」

龍城璧道：「既然如此，三位奉命到此，有何目的？」

易翊道：「咱們的任務，是看見葛擎等三人能否把你除去。」

龍城璧道：「現在他們都已變成了死鬼，閣下還有甚麼話要對我說？」

易翊道：「那是關於一個人的下落，要向閣下奉告。」

龍城璧道：「誰？」

易翊忽然笑了。

他的笑，並不是坦誠待人的那種笑，而是像一條老奸狡猾的老狐狸的奸笑。

龍城璧怒道：「有話快說，何必裝模作樣，吞吞吐吐的？」

易翊的笑聲立止，換上一副冷酷的神情道：「簡天痴現在已落在咱們手中。」

龍城璧臉色陡然一變。

易翊冷冷一笑，道：「簡天痴曾要求衞空空帮忙，用猴子馬參加馬王大賽，目的就是那五萬兩黃金。」

龍城璧道：「簡神翁欲奪取五萬兩黃金，是爲了要建立起他組織裏的基礎，準備與金蹄堡一決高下。」

易翊道：「可惜到目前爲止，簡天痴仍然敵不過本堡，套一句老話，那是螳臂擋車，蜻蜓撼柱。」

龍城璧道：「簡神翁既已決意加强組織的力量，在在需財，那五萬兩黃金的獎賞，對他來說無疑是極具誘惑的。」

易翊道：「寶馬別院每隔十年，都例必舉行一次盛大的馬王大賽，而且獎賞都極具吸引力。」

龍城璧道：「神馬天尊上官驥富甲一方，五萬兩黃金在他來說，並不是一筆巨大的數目。」

易翊道：「但江湖中人，又有多少人擁有這些財富？簡天痴垂涎這筆獎賞，自是理所當然的事。」

龍城璧正色道：「簡神翁具有他自己的一套理想，絕非如你想像般的是個財迷心竅之徒。」

易翊嘿嘿一笑：「說得眞動聽，也難得衞空空居然答應簡天痴的要求，願意親騎猴子馬，替簡天痴爭奪那一筆獎賞。」

龍城璧面色一沉：「這些事別再提了，石九燒把簡神翁劫去，意欲何爲？」

易翊冷冷一笑：「馬王大賽那一天，如果猴子馬出賽，簡天痴就會變成一隻刺蝟！」

龍城璧深深的吸了口氣。

易翊雙手一拱，道：「該說的話已經說完，易某告辭了。」

說完，與另外兩個黑衣人掉頭而去。

龍城璧目送三人消失在長巷的彎角中，並沒有追趕。

不醉神翁簡天痴被劫去，這件事是否屬實？

龍城璧眉頭緊皺。

顯然，他心中對這件事情的看法，並不樂觀。

簡天痴本已身中奇毒，現在又成爲階下之囚，後果自然更加不堪設想。

× × ×

雨後的夜空，仍然烏雲覆罩着大地。

幸好長安城畢竟是個很熱鬧的地方，尤其是現在已是上元佳節，大街小巷，處處都燈火通明，歡樂的氣氛，充斥着整個都市。

但現在，越熱鬧的地方，龍城璧越不想逗留。

他只想快一點找到唐竹權、司馬血和衞空空。

他沒有找到他們。

但到最後，他居然在一條不太繁盛的街道上，碰見了時九公！

× × ×

時九公是醫谷中第一神醫。

衞空空曾受重傷，結果全憑時九公妙手回春，否則江湖上早已沒有了衞空空這一號人物。

時九公並不喜歡喝酒。

但現在，龍城璧居然看見這個脾氣猛烈而古怪的老人，左手捧着一塊油煎餅，右手却拿着一瓶竹葉青咕嘟咕嘟的猛喝。

他平時蒼白的臉孔，現在已泛冒着酒醉時的紅潤顏色。

時九公把最後一口油煎餅吞下肚子的時，終於看見了龍城璧。

他看見了龍城璧，第一句話就問：「你現在才回來？」

龍城璧道：「時老前輩，有甚麼不妥嗎？」

時九公怪眼一翻，道：「老夫有甚麼不妥？」

龍城璧嚇了一跳。

這個老人家的脾氣又發作了。

「別誤會，」龍城璧唯有勉强一笑，道：「時老前輩當然沒有甚麼不妥，也許不妥的是晚輩而已。」

時九公哼了一聲，上上下下的打量着龍城璧一眼，然後道：「你也沒有甚麼不妥，不妥的是你的酒肉朋友。」

「酒肉朋友？」這四個字，登時聽得龍城璧一呆。

「難道是唐竹權發生了甚麼意外？

「唐竹權沒事，出了事的人，又是那個龜兒子衞空空！」時九公一面說，一面又把竹葉青喝個點滴不留。

龍城璧心頭一震，忙道：「衞空空他怎樣了？」

時九公好像已有八九分醉意，隨手一拋，就把酒瓶摔個稀爛，然後才道：「你們這些年青小伙子，隨隨便便就與別人結怨，簡直不當老夫是老朋友，老夫也給你們連累了，唉，眞是他奶奶的灰孫子碰着了活王八。」

時九公說了一大堆說話，仍沒有把衞空空的情況如何說出來。

龍城璧忍不住又再問道：「衞空空有甚麼不妥之處？」

時九公冷笑一聲：「你放心好了，有我這個老人家在，他要死還不太容易！」

龍城璧一怔：「他受傷了？」

時九公點點頭，道：「他挨了別人一記內家重掌，幾乎連肺都給嘔了出來。很嚴重！」

「沒有老夫醫治，他死了八成。」時九公臉上的神態，似醉非醉，非醉亦似醉，「算他福大命大，經過老夫施用推天轉地潛心大法之後，這條命總算保住了。」

龍城璧鬆了一口氣。

時九公又道：「但在三個月之內，他絕不能喝酒。」

龍城璧道：「這個自然，上次他受了重傷，傷癒之後半年都沒有喝酒。」

時九公一聲輕咳，再道：「兩個月之內，他絕不能與任何人交手，不能練習任何武功。」

龍城璧一呆，沉吟半晌，忽道：「騎馬大概總可以罷！」

「騎馬？」時九公瞪大一雙銅鈴般的怪眼：「他若在兩個月之內騎馬，老夫保證他立刻要騎進棺材裏。」

龍城璧一呆。

時九公橫掃了他一眼，冷笑道：「你若還算是他的朋友，最好就叫他暫時做個小乖乖，躺在床上休息兩個月，否則後果必然不堪設想。」

龍城璧眉頭緊皺，道：「他在甚麼地方？」

時九公嘆了口氣，道：「雖然他現在絕對不能喝酒，但他藏身之地，却是一個很寬大的酒窖。」

「酒窖？」

「不錯，是酒窖。」

「難道是寶馬別院的酒窖？」

「錯！」時九公冷哼一聲：「別以爲只有寶馬別院才有酒窖。」

龍城璧一怔。

時九公忽然壓低了嗓子，道：「你現在站着的這個地方，下面就是酒窖，說不定你已站在衞空空的頭頂上！」

× × ×

酒窖。

街道的下面，果然是一個很寬大的酒窖。

時九公帶着龍城璧，在街道上繞了一個圈子，從一個毫不起眼的小飯館後門，鑽進了一條秘道。

秘道有鐵柵，裏面還有幾個灰衣漢子在把守着。

他們一看見了時九公，立刻就問：「站在你背後的是甚麼人？」

時九公嘿嘿一笑：「他姓龍。」

「難道他就是雪刀浪子？」

時九公點點頭，冷笑道：「如果不是龍城璧，老夫又怎會帶別人到這裏來？」

幾個灰衣漢子立刻七手八脚的弄開了鐵柵。

時九公帶着龍城璧走進去，只見裏面堆放着數之不盡的大酒缸，小酒罎。

龍城璧笑笑道：「酒很香。」

時九公哼一聲，道：「這裏雖然很多酒，偏偏就少了竹葉青。」

龍城璧道：「誰道你只喝竹葉青？」

時九公冷冷笑道：「老夫平時甚麼酒都喝，就是不喜歡喝竹葉青。」

龍城璧一愕，道：「爲甚麼今天忽然變了口胃，放着這許多酒不喝，偏要喝竹葉青？」

時九公白眼一翻，道：「就是因爲這裏沒有竹葉青，所以老夫才要喝竹葉青，這是固意執拗，行不行？」

龍城璧爲之一陣苦笑。

面對着時九公這種人，的確是很難對付。

他忽然又想起了另外一個老頑固——唐老人。

唐老人是唐竹權的父親，他的脾氣與時九公也有異曲同工之妙。

但龍城璧寧願與時九公在一起，也總比碰着了唐老人好得多。

天下間唯一能令龍城璧頭皮發炸的人，也許就只有唐老人而已。

就在這個時候，一堆大酒缸的後面，突然傳出一陣懶洋洋的笑聲。

時九公的臉立刻緊繃繃的：「司馬血，有甚麼好笑？」

大酒缸後冒出了一張醉臉。

這人果然就是殺手之王司馬血。

——就在這個大酒窖裏，又有誰能不喝得天昏地暗呢？

× × ×

司馬血從大酒缸後走出來之後，仍然不斷地在發笑。

時九公氣得幾乎想動手一拳打碎這張醉臉。

龍城璧也不禁問司馬血：「你在笑甚麼？」

司馬血又笑了笑，一雙矇矓醉眼直盯着時九公：「這個酒窖不但沒有竹葉青，連白乾也沒有，你爲甚麼不去喝白乾？」

時九公怒吼道：「老夫喜歡喝甚麼酒干你屁事！」

龍城璧嚇了一跳！

這兩個醉醺醺的人若打了起來，可不是一件容易收拾的事。

幸好司馬血不是眞的喝醉，見時九公大動肝火，連忙堆下笑臉，道：「對不起，晚輩得罪之處，還望包涵包涵……」

龍城璧不禁莞爾一笑。

平時，司馬血並不太喜歡與別人開玩笑的。

他殺人遠比開玩笑多得多。

時九公見司馬血賠罪，也不爲已甚，但仍然扳起了臉孔：「衞空空和唐大胖子在甚麼地方？」

他的話剛說完，酒缸後又有一人答話，道：「衞空空在這裏。」

這句說話剛响起，龍城璧的心頭就爲之一震。

好虛弱的聲音。

龍城璧立刻大步上前。

只見一大堆酒缸後面，居然有一張不太狹窄的床。

床上臥着一個臉色蒼白的人——衞空空。

力舉駿馬　醉策神駒

衞空空一看見了龍城璧，就苦笑着說道：「這一次，我這條命又是時九公檢回來的。」

時九公這時侯也巳經走過來，冷冰冰的說道：「老夫就算欠你九輩子的債，現在也該還淸了，下次你再受傷，乾脆一劍抹頭，別再給老夫帶來麻煩。」

司馬血心中有氣，忍不住又頂撞一句：「你怕麻煩，該由你自己抹頭才對！」

時九公氣得哇哇大叫，掄起拳頭，就要打司馬血。

但他的拳頭剛掄起，立刻就聽到一個粗豪的嗓子在叫道：「他媽的巴子，這一次大大不妙，氣煞老子也！」

龍城璧臉色一變。

那是唐竹權的聲音。

唐竹權大呼大叫的時候，他仍然在鐵柵之外，未曾走進地窖中。

龍城璧忙走出外，問道：「發生了甚麼事？」

唐竹權看見了龍城璧，立刻道：「你去了那裏？可知道衞空空差點被人打死了嗎？」

龍城璧黯然道：「這件事我巳知道了，現在又發生了甚麼事？」

唐竹權嘆息一聲，道：「不醉神翁簡天痴在金蹄堡裏嚼舌自盡了！」

龍城璧的一顆心頓時沉了下去。

時九公驟聞噩耗，瞪大眼睛大聲道：「唐大胖子，這種玩笑可開不得！」

唐竹權怒道：「死了就是死了，老子又沒有害神經病，豈會開這種玩笑！」

時九公連連跌足，長嘆不巳。

龍城璧眉心一聚，問唐竹權：「你怎會知道簡神翁在金蹄堡中嚼舌自盡？」

唐竹權嘆了口氣，道：「簡天痴早就在金蹄堡裏佈下了臥底，老子是從那個臥底方面知道這個消息的。」

龍城璧目光一閃，道：「那個臥底可靠嗎？」

唐竹權道：「絕對可靠。」

龍城璧道：「何以見得？」

唐竹權道：「因爲簡天痴在金蹄堡裏伏下的臥底，就是他的兒子簡活。」

龍城璧一怔：「簡活？」

唐竹權道：「不錯，他叫簡活，他在金蹄堡裏，當然並不是用這個名字。」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簡神翁嚼舌自盡，目的只有一個。」

司馬血點頭，道：「他不想被石九燒要挾，他仍然希望衞空空能策騎猴子馬，爲他的組織帶來五萬兩黃金的財富。」

龍城璧道：「簡神翁這個團體並不弱小，不過，在經濟方面，却與金蹄堡有一段距離。」

司馬血道：「江湖上的爭鬥，也和國與國的戰爭一樣，在在需財，沒有金錢的力量支持，任何一個團體都會跨台。」

龍城璧皺了皺眉，道：「但衞空空現在身受重傷，又有誰可以策騎猴子馬出賽呢？」

唐竹權一拍胸脯大聲道：「老子上陣又如何？」

司馬血笑了笑，道：「唐兄義勇可嘉，但你的體重不輕，猴子馬又太瘦小，一旦把牠壓扁，反爲不妙！」

唐竹權鼓起了胖腮子，道：「既然如此，就由司馬血代策猴子馬出賽，替簡天痴的組織贏取五萬兩黃金獎賞！」

司馬血仍然搖頭。

唐竹權怒道：「到這個時候還推三推四的，還算甚麼朋友？」

司馬血淡淡一笑，道：「這並非朋友不朋友的問題，而是騎術上的問題，我根本不行。」

唐竹權道：「你的騎術總比老子好很多呀！」

司馬血道：「但還有一個人的騎術，遠比在下優勝百倍。」

唐竹權一怔：「那人是誰？」

司馬血一字一頓的道：「龍城璧！」

× × ×

正月十六，晨霧如乳。

霧濃而白。

金蹄堡中，石九燒目不轉睛地，盯着一匹馬。

這一匹馬的來頭大極了。

因爲牠就是天下第一良駒——血汗寶馬。

石九燒坐在一張太師椅上，雙眉緊緊地鎖着。

無論從任何角度去看，牠都是萬中無一的千里寶馬。

可是，石九燒對於這一匹馬，絕不滿意。

嚴連玉花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終於得到這匹血汗寶馬，而且還釋放了珠璣山莊的薛三小姐。

可是，他所換取得到的血汗寶馬，竟無法在馬王大賽中參加出賽。

龍城璧既曾保證血汗寶馬的健康絕對正常，何以牠不能參加比賽。

原因只有一個：馬兒的健康狀態，雖然正常，但牠是雌馬，而且是巳經懷了孕的雌馬！

× × ×

嚴連玉雙手垂下，像一具石像般似的，站在石九燒的面前，連手指尖都沒有動一下。

石九燒臉色冰冷。

他的目光，始終都集中在這匹巳經懷孕的血汗寶馬身上。

連他自己都無法不承認，龍城璧沒有說謊。

這一匹馬，的確是血汗寶馬。

這一匹馬的健康絕對正常。

可是，牠却在這個時候懷了孕。

一匹正在懷孕，「腹大便便」的馬，又怎能參加馬王大賽？

石九燒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

他連眼角都沒有瞧嚴連玉一眼，只是冷冷的道：「這件事情弄到這個地步，你怎樣向本座交待？」

嚴連玉無言。

他無法交待。

石九燒又嘆了口氣，道：「既然如此，你不妨策騎黑蜂去碰一碰運氣。」

嚴連玉道：「黑蜂雖然是好馬，但又豈能與金蹄追風和猴子馬相比？」

石九燒冷冷的道：「難道你認爲這匹懷孕的血汗寶馬，能比黑蜂跑得更快？」

嚴連玉道：「在下並非這個意思，但與其策騎黑蜂，何不乾脆退出比賽？」

石九燒冷哼一聲：「你若不出賽，這一個馬王大賽的寶座，就必會落在梅桃李或衞空空之手。」

嚴連玉道：「衞空空巳經受了重傷，他在短期之內，又怎能出賽？」

石九燒冷笑道：「衞空空雖然受傷，但猴子馬仍在他的手上，如果本座所料不差，雪刀浪子龍城璧將會代策猴子馬上陣，爲簡記爭奪五萬兩黃金的獎賞。」

嚴連玉道：「這一筆獎賞若落在簡記那伙人的手裏，事情就不妙了。」

「簡記」就是簡天痴的團體的代號，「簡記」的勢力如果日趨壯大，對於金蹄堡自然是一個嚴重的威脅。

石九燒面色一沉，道：「你一定要策騎黑蜂出賽，在賽馬場上把龍城璧殺個人仰馬翻！」

嚴連玉不再說話了。

他巳明白石九燒的意思……

× × ×

萬衆矚目，期待巳久的馬王大賽，終於舉行了。

這一天，陽光躲在雲霧裏，天空一片灰黯。

數以萬計的人羣，黑壓壓的聚在長安城郊以北六十里以外的草原上。

比賽還有半個時辰才開始，但在這塊遼闊的草原上，巳經人聲鼎沸，熱鬧到了極點。

舉辦這一次賽馬的是寶馬別院，節目豐富，不但賽馬，而且還邀請到不少武林高手，在賽馬之前表演各門各派的武功。

在一個巨大的擂台上，五行門的「神力土皇」歐照，正在表演舉馬。

他竟然把一匹悍健的駿馬，高高舉起，而且馬鞍之上，還有四個人在表演「叠羅漢」。

在馬鞍上的四人，是五行門的其他四位門主。

這一手功夫，立刻博得轟然喝采。

歐照面露得意之色，又再表演了幾套功夫，才下擂台，坐在一張椅上，等待觀看馬王大賽。

在起點前，觀衆簡直擠得水洩不通，準備出賽的駿馬，巳經紛紛亮相。

參加比賽的馬，總共是十九匹。

最受人矚目的幾匹馬，包括了梅桃李的金蹄追風！

反而龍城璧的坐騎猴子馬，並不受人羣重視，除了少數識馬之士外，誰都不敢看好這匹又瘦又醜的怪馬。

猴子馬一出塲，有人驚嘆。

驚嘆的只是極少數的人，而這些人對於相馬之術，可謂極其到家，居然看出這匹是好馬。

但這些驚嘆之聲，却被那些無知的喝倒采聲、訕笑聲遠遠蓋過。

「這一匹究竟是馬還是猴子？」

「他媽的，這種騾不似騾，馬不似馬的怪物，居然也來參加馬王大賽，眞不自量力。」

「據說這匹馬叫猴子馬，是一等一的千里良駒……」

「這種馬若還算是良駒，一條豬都可以參加馬王大賽啦！」

「騎這匹馬的人是誰？」

「好像是龍……龍甚麼璧似的。」

「雪刀浪子龍城璧？」

「不錯，就是他。」

人叢中有人讚嘆。

但也有人不斷地冷笑。

「龍城璧算是甚麼東西？這種人不修邊幅，終日在醉鄉之中，就算胯下的是天下第一良駒，也會跑個第十九回來。」

「十九匹馬出賽跑第十九？」

「說不定還跑出個二十！」

「怎會十九匹馬出賽，他却會跑個二十？」

「說不定中途跑出一隻貓，連貓都比他的馬跑得更快！」

但在另一個角落裏，却有人冷冷的說

道：「嘿嘿！」

「這些人簡直是豬！」

猴子馬居然會跑不贏一隻貓？眞箇胡說八道之至！」

× × ×

十年才得一見的馬王大賽，快要開始了。

梅桃李雖然策騎金蹄追風，備受各方矚目，但是，奪標呼聲最高的一匹馬，却是上官美龍的大宛名駒，牠的名字叫「雷眼」。

雷眼人馬剛亮相，人羣就爆出了熱烈的喝采聲。

不少人認定，上官美龍很有機會，可以替寶馬別院爭取這項殊榮。

縱使上官美龍贏得這一場比賽，但那些奬賞絕不會給他奪去，而將會留下來給跑第二名的人。

這是大會的規定。

寶馬別院中人，可以參加馬王大賽，但縱使獲勝，亦不能贏取奬賞。

這是公平的決定，江湖中人對於這一點規章，無不大爲稱讚。

除了上官美龍的「雷眼」之外，金蹄堡的「黑蟀」，太極門的「一朶雲」，都是馬王大賽中的熱門馬匹。

觀看比賽的人，不少都在賭博，看那一匹馬能夠殺出重圍。

他們的賭注，由一錢幾分，以至數百兩銀子不等，其中也有不少豪闊的公子哥兒，憑口中一句說話，便賭上過萬兩的銀子。

賭客們一致公認，這一場比賽，將會由「雷眼」、「黑蟀」、「金蹄追風」、「一朶雲」這幾匹馬控制大局。

最受人冷落的一匹，就是雪刀浪子龍城壁策騎的猴子馬！

× × ×

古往今來，「奇蹟」已出現過不知多少千萬遍。

許多人認爲註定失敗的一方，往往反而會奪取到最後的勝利。

强與弱，並不是爭勝的絕對因素。

有時候最弱的人，也可以把最强壯的人擊倒。

這並非眞的「奇蹟」，而是因爲看來最强的人未必最强，看來最弱的人也未必最弱。

人如此。

馬亦如此。

猴子馬被人們忽略，但無可否認，牠是一匹好馬。

但牠「好」的程度，是否已足以殺敗其他十八匹對手？

這一點，是個疑問。

連最懂得看馬的人，也未必能看得準，猜得透。

鞍上騎者，是雪刀浪子龍城壁。

龍城壁是江湖上最傑出的年青刀客。

他的八條龍刀法，不愧是天下一絕。

但他的騎技如何？

很少人知道。

甚至有人以爲龍城壁在二十歲之前，根本就未曾騎過馬。

他從前是龍氏世家的三少爺，平素嬌生慣養，不懂得騎馬絕不是一件奇事。

然而，一個「嬌生慣養」的少爺，爲甚麼忽然會變成一個浪子。

這一點，也是江湖中人，無法知道的事。

事實上，江湖中人知道的事，並不如他們想像中的多。

馬王大賽快要開始了。

發號施令的裁判已準備好一切，只要一聲令下，十九匹健馬就會在規定的路程上騁馳，爭奪馬王之王的寶座！

× × ×

萬衆矚目，期待已久的馬王大賽，終於開始了。

十九匹健馬同時衝出，疾如風，勢如雷。

人羣爆出的呼叫聲，居然連馬蹄的疾響聲亦被蓋了下去。

這是長途比賽，起點的地方，也是終點，比賽的馬匹，一定要繞過一座山崗，渡過兩條河流，然後再繞回到終點之上。

十九匹馬如長蛇般衝出。

但眨眼之間，太極門的「一朶雲」已首先單騎領放，超越羣駒。

太極門原屬道教，但策騎「一朶雲」的却是俗家弟子魏仁勇。

魏仁勇十八歲時，便已仗劍行走江湖，劍法雖然不算突出，但爲人機警，每挫强敵於劣勢之中，近十年來劍法更是突飛猛進，是太極門俗家弟子中表表者。

魏仁勇參加此次馬王大賽，最大的目標並不是醇酒與黃金，而是上官美鳳。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魏仁勇曾與上官美鳳有數面之緣，想不到竟然因此惹來一段相思的煩惱。

是相思？

還是單思？

魏仁勇不知道。

此次馬王大賽，乃是賽馬招親，他當然不願放過。

毫無疑問的，「一朶雲」的前速相當銳利，但後勁能否支持到底，却是未知之數。

魏仁勇並不想領先搶放。

但「一朶雲」的馬性喜歡一衝即出，魏仁勇雖欲按轡留力，却是事與願違。

魏仁勇無法可想，唯有任由馬兒一直領前奔放。

「一朶雲」雖然領放取得優勢，但後面的一羣馬却並不着急，尤其是龍城壁的猴子馬和嚴連玉的「黑蟀」，遠遠的墮在最後。

「黑蟀」排第十八。

猴子馬更差勁，十九駒出賽，居然跑第十九。

人叢中有人喝采，也有人喝倒采。

「媽的，俺早就說這匹非驢非馬的東西會跑第十九，現在沒有說錯罷！」

「現在剛剛開始，說不定……」

「說個屁！牠若跑得第十八名以上，就輸一千兩銀子，誰敢賭儘管開口！」

這個嗓門特大，最瞧不起猴子馬的人，原來就是剛才在擂台上表演神力的五行門的歐照。

他這句話剛說出，立刻就有人淡淡的說道：「要賭就賭大一點，一千兩中個屁用。」

歐照臉色一變，向說話的人瞪着大眼：「你是誰？想賭多少？」

那人搓了搓肚子。

他的肚子簡直就像個大酒罎。

而他的左手，也捧着一個大酒罎，連眼角都不瞧歐照一眼。

歐照怒氣上冲，走上前大喝道：「問你想怎樣賭法？」

那人淡淡一笑，道：「你說猴子馬跑第十九，老子認爲牠會跑個第一！」

「跑第一？」歐照笑了。

他笑得很厲害，就像一個「大笑姑婆」看見了天下間最笨的大笨蛋。

「這匹馬若能跑個第一，俺願意把腦袋切下來掛在馬頸上！」

那人冷冷一笑：「別以爲你的腦袋很値錢，老子與你賭錢，不是賭命。」

歐照按住怒氣，吼聲道：「好，你想怎樣賭，賭注多大？」

那人伸出了三根手指！

歐照哼一聲：「賭三千兩？」

那人搖頭。

歐照的臉色開始變了：「難道你要賭三萬兩不成？」

那人悠悠一笑，點頭道：「你說對了，既然要賭就賭個痛快，賭三萬兩，猴子馬若跑第二，都算你贏了，但牠若跑第一，這三萬兩銀子，閣下無論如何都要輸出來呀！」

歐照冷冷一笑，道：「憑甚麼令人相信你能有三萬兩銀子與俺打賭？」

那人哂然道：「就憑三個字已經足够了。」

歐照沉着臉，道：「你是誰？」

那人喝了一大口酒，才淡然說道：「唐竹權！」

歐照只聽到這裏，立刻就臉如土色。

他是五行門的「神力土皇」。

現在，他唯一最符合這個外號的，就只有他這張臉的顏色。

歐照不再說話了。

他沒有三萬兩銀子。

他賭不起，也不敢與唐竹權打賭。

萬一眞的給猴子馬跑出來，這一個痲煩可就大了。

唐竹權仍然把酒喝個不停，一面喝一面笑，連歐照悄悄溜得老遠也好像渾然不覺……

× × ×

十九匹馬在大路上騁馳，速度仍然保持開賽時一樣。

由於途程相當長，除了「一朶雲」之外，誰也不願意太早虛耗馬匹的實力。

「一朶雲」暫時仍然一枝獨秀，遠遠放離其他馬匹。

這是否明智之舉？

目前來說，未免言之過早。

在「一朶雲」遠遠之後的第二匹馬，是「雷眼」。

上官美龍策騎的「雷眼」，在賽前被人視爲奪標呼聲最高的一雙配搭。

上官美龍是寶馬別院的少主人，他的鞍上騎功，自非其他人所能比擬。

江湖傳言，上官美龍還未懂得走路，便已先學騎馬。

這雖然是誇大之詞，但他年僅一歲的時候，曾經由父親上官驥抱着，共同策馬暢遊山川，那倒是鐵一般的事實。

上官美龍去年也曾在秦州參加過一次賽馬，結果以壓倒性的優勢，大勝其他對手。

那一次他策騎的馬，並非「雷眼」，而是「小雷眼」。

「小雷眼」是「雷眼」的兒子。

以馬論馬，「小雷眼」雖然年輕力壯，但質素却比不上父親「雷眼」。

尤其是長程比賽，「小雷眼」更遠非牠父親的對手。

所以，這一次上官美龍揀選「雷眼」參加馬王大賽。

雖然他不可能獲得勝利的奬金，但他仍然有强烈的慾望，希望「雷眼」能成爲這一屆馬王大賽的馬王之王。

「雷眼」洒開大步，走勢相當洶湧！

但上官美龍不欲坐騎潛力過早發揮，緊扣轡繩，寧可墮後一點。

上官美龍這個決定相當聰明，證明他很有頭腦，而且絕對沒有輕視其他對手。

賽馬這種玩意，馬匹本身固然重要，騎者的技術如何，與戰略上的運用是否適當，也是極其重要的勝負關鍵。

昔日的賽馬如是。

今日的賽馬也如是。

將來的賽馬，亦不例外。

「雷眼」稍稍墮後，代之而起的「燒刀子」，「青頸」，「紫毛驄」「蛇尾兒」等快馬。

十九匹馬的賽程，已進行了一半，開始繞道向終點的地方進發。

領前的一匹馬，仍然是魏仁勇的「一朶雲」。

但「一朶雲」領前的距離，已開始漸漸縮短，華山派俗家弟子冼奇鶴的「燒刀子」，逐漸緊逼過來。

但旋踵之間，又有一匹健馬從後飛奔殺上，那是太湖雙月軒趙三公子的「紫毛驄」。

「紫毛驄」在賽前並未受到一般人的重視，想不到此刻竟然大發神威，連越數駒，與「燒刀子」邁步雙進，雙雙挑戰「一朶雲」。

魏仁勇頻頻回顧，只見「紫毛驄」居然已越過「燒刀子」，直向自己逼近過來了。

此時，「一朶雲」的速度已有轉緩的趨勢，魏仁勇扣轡按慢，讓「紫毛驄」衝上。

趙三公子一聲暴喝，拍馬揮鞭，施展渾身解數的精湛騎術，果然片刻之間，便已經超越過「一朶雲」。

「一朶雲」越墮越後，居然由領前地位，變成列名第十七。

不少看馬的人，從高處遠眺，都認爲「一朶雲」馬力已然崩潰，很可能會跑第十八亦不爲奇。

絕大多數的人都認爲「一朶雲」就算跑得再慢，也絕不會跑第十九。

因爲現在跑第十九的，仍然是猴子馬，而且距離第十八名的「黑蟀」，還有老大一截距離。

人人都認爲猴子馬必然包尾。

有些目光銳利，距離較近的人，居然還看見猴子馬鞍上的騎者，正在喝酒！

「媽的！這個瘋子，竟然賽馬的時候還在喝酒，簡直荒天下之大謬！」

「雪刀浪子本來就是一條醉貓。」

「醉貓也來參加馬王大賽，眞是不自量力！」

「猴子馬若能跑個第一，恐怕貓兒也會把老虎吃掉了。」

「趙三公子的紫毛驄看來很有奪標的希望。」

「未必。」

「雷眼？」

「上官公子的雷眼再發力衝上來！」

「留前鬥後？」

「不錯，上官公子的騎技確是第一流的，照我的看法，雷眼才是馬王大賽的眞命天子……」

情聖寶馬　醇酒良朋

龍城璧的確在猴子馬上喝酒。

這一袋酒，是唐竹權送給他的。

唐竹權對他說：「賽馬是劇烈的運動，喝點高粱酒對你有益。」

龍城璧沒有拒絕。

沒有人注意到他的腰上有一個皮袋，皮袋裏的全是烈酒。

更沒有人想到他在賽馬進行之中把酒不停的猛喝。

雖然說「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但這裏並不是戰場，而是賽馬場。

難道賽馬場將會變成戰場嗎？

× × ×

賽事已進行了三分之二。

「雷眼」一度墮後，現在又已重新發力，趕越羣駒，直逼趙三公子的「紫毛驄」而來。

「燒刀子」開始力弱。

「青頸」，「蛇尾兒」已趕過了牠。

人叢中又再爆發了如雷的呼喊聲。

「雷眼！雷眼！加鞭！加鞭！」

「趙三公子，俺的大爺，別讓雷眼趕過呀！」

「媽的，你踩痛我的脚啦。」

「唔，後面又有幾匹馬衝殺上來。」

「如飛殺上最勁的是甚麼馬？」

「噢，那是梅桃李的金蹄追風！」

「金蹄追風本是金蹄堡主的馬，怎會給梅桃李騎上去？」

「梅桃李盜馬這件事，難道你沒聽過嗎？」

「上官驥容許一匹被盜的馬出賽？」

「大會規定，只要有馬出賽，馬匹來歷如何，一概不計……」

人羣的喝采聲三再爆發。

距離終點已不遠了。

趙三公子的「紫毛驄」雖然一度領前取得優勢，但上官美龍的「雷眼」又再把牠超越。

後面一撮馬激戰更烈。

「金蹄追風」彷彿飛將軍從天而降似的，居然連越十駒，由排名第十三變成跑第三。

「燒刀子」落後甚遠，「青頸」，「蛇尾兒」也在「金蹄追風」之後。

好一場大混戰。

「嘿嘿，猴子馬還是跑個第十九……」人叢中又有人在訕笑。

話猶未了，一團黑影從猴子馬鞍之上冲天飛起！

沒有人看清楚那是甚麼東西。

原來那是龍城璧的皮酒袋！

酒袋扔掉之後，龍城璧一聲長嘯，不再懶洋洋了。

他變得精神奕奕，鞍上騎姿頓時也飄飄然起來。

人如是。

馬亦如是。

一直排名第十九，跑來毫不起勁的猴子馬，忽然間就像一顆流星般，四蹄翻飛，瘋狂疾馳。

隆隆如雷的馬奔聲，人們的呼喝聲，混在一起。

這種情景，眞是緊張熱烈驚險兼而有之。

猴子馬竟然在最後十分一的路程內，由第十九名追趕而上，直逼「青頸」和「蛇尾兒」。

換而言之，猴子馬已追過了十幾匹馬了。

這一陣子的氣勢，的確驚人。

龍城璧沒有開鞭。

雖然他的手裏有馬鞭，但那根本是多餘的。

馬有很多種。

有些馬，非鞭不可，催騎技術若不够狠，牠就跑不出最高的水準。

但猴子馬並非這種馬。

龍城璧輕拍馬頸，輕輕催騎，馬兒已像離弦矢箭般向前衝殺。

距離終點只有半里了。

十九匹馬都發揮了牠們本身最高的潛力。

這是馬與馬之間的激爭，也是人與人之間的鏖戰。

轉過了一個急彎之後，終點已然歷歷在望，數萬雙眼睛都集中在領前的五匹馬身上。

領前的五匹馬，先後次序是：

「雷眼」！

「紫毛驄」！

「金蹄追風」！

「一朵雲」！

「猴子馬」！

而第六匹馬，却是代表金蹄堡出賽，由嚴連玉所策騎的「黑蜂」！

除了這幾匹馬之外，其餘馬匹已被遠遠拋離，顯然已無爭勝的希望。

× × ×

「一朵雲」初出快放，後來墮到第十七名，不少人都以爲這匹馬已完了。

但牠畢竟是萬中選一的上駟，速度一經放緩之後，到了最後一程，居然又再奔殺上前列的馬匹叢中。

魏仁勇發足了狠勁，又鞭又踢，差點沒有把馬兒的屁股打開兩截。

龍城璧在後面看得不斷搖頭嘆息。

好好一匹良駒，恐怕會在這一場比賽中騎壞了。

「一朵雲」跑得很好。

但牠已過份筋疲力盡，縱然勉强支持下去，後來也是堪虞的。

「雷眼」和「紫毛驄」雖然分別在第一和第二名的位置上奔放，但梅桃李的「金蹄追風」却在這個時候發揮了牠底驚人的神速，怒奔衝上。

趙三公子奮力鞭騎「紫毛驄」。

但無奈馬兒的勁力，始終及不上梅桃李的「金蹄追風」，轉眼之間，已被對方所越過。

「金蹄追風」越追越勁，不但超越過「紫毛驄」，而且更把名列最前的「雷眼」亦一併趕過。

距離終點更近。

領前的馬匹次序，又有所更變，先後分別是：

「金蹄追風」！

「雷眼」！

「紫毛驄」！

「猴子馬」！

「黑蜂」！

至於魏仁勇的「一朵雲」，已完全崩潰，不但無法保持前五名，而且更被「青頸」和「蛇尾兒」所追過。

魏仁勇心灰之際，乾脆放鬆馬兒，放棄爭勝的機會。

事實上，「一朵雲」已毫無機會。

「金蹄追風」眼看勝利在望。

但忽然間，又有兩匹快馬從後緊趕而至。

梅桃李回頭一看，不由悚然一驚。

這兩匹馬，原來就是龍城璧的猴子馬和嚴連玉的「黑蜂」！

× × ×

這是最緊張刺激的一刹那。

人羣在呼喊，嘶叫，有人挺身振臂高呼，也有人臉如土色，彷彿一切都已絕望似的。

「黑蜂」雖然是一匹很不錯的馬，但照實力以論，牠無論如何也不可能跑入三甲之內。

然而，「黑蜂」的表現，却是令人吃驚的。

原來嚴連玉早已有所計劃，半途中突然用一口金針刺在馬背之上。

這一口金針，長約七寸。

這並非普通的金針，而是一枚淬有强烈藥物的藥針。

這一針拍下去，馬兒的勁力就突然增强。

當然，用這種方法，對馬匹是很有害的。

但嚴連玉不顧一切，因爲這口金針是石九燒親手交給他的。

石九燒給他的指示，是：「全力爭勝，如不能勝，殺龍城璧，別讓猴子馬跑第一！」

× × ×

「黑蜂」的勁力增强，竄勁遠在嚴連玉意料之外。

但牠仍然無法追越猴子馬和「金蹄追風」。

這時猴子馬已和「金蹄追風」跑得很接近。

距離終點更近了。

「黑蜂」雖然去勢頗强，但始終無法超越前面兩匹馬的雷池半步。

嚴連玉面罩寒霜，悄悄的從懷中取出一個長約一尺的鐵筒。

這是毒弩筒，可以在十丈之內，射殺任何龐然巨獸。

用這種毒弩來殺一匹奔馳中的馬，絕非難事。

他沒有忘記石九燒的說話：

「殺龍城璧，別讓猴子馬跑第一！」

——因爲龍城璧若跑個第一，那五萬兩黃金的獎賞就會落在「簡記」這個組織的手上。

這是石九燒絕不願意看見的一件事，也是他不能容忍的。

× × ×

還有五十丈的距離，便已到達終點。

五十丈的距離，在奔馳中的馬匹來說，簡直就是瞬息即過的。

「金蹄追風」與猴子馬爭持得異常激烈，這兩匹都是稀世難求的寶馬。

「黑蜂」在藥針的支持下，追得很强，但落後僅丈許而已。

嚴連玉的毒弩突然發射。

但他並不是射向龍城璧的猴子馬，而是射向梅桃李的「金蹄追風」！

× × ×

觀看賽馬的人，一齊爆發了驚叫的聲音。

當他們驚叫的時候，毒弩早已射出。

然而，一連十四枝毒弩，沒有一枝能射中「金蹄追風」，也沒有一枝能射中梅桃李。

那是令人無法忘懷的一刹那。

十四枝毒弩，幾乎是在同一的時間射出。

但就在這間不容髮的一刹那間，一蓬銀白色的刀光，彷彿從天而降，掩護着「金蹄追風」的人與馬。

藍衣雪刀。

龍城璧竟然在賽馬進行之中，突然從猴子馬的鞍上跳躍而出，用一種令人無法想像的速度和刀法，封鎖着嚴連玉射出的十四枝毒弩。

「金蹄追風」仍然向前飛馳。

但猴子馬空馬狂奔，走勢竟比「金蹄追風」更爲强勁！

說時遲，那時快，龍城璧已脫離了猴子馬，站在路上。

「黑蜂」狂衝而至。

嚴連玉又驚又怒，殺性大起，索性拔劍向龍城璧迎頭揮擊。

這一劍完全沒有任何招式可言，就像一個驚惶的獵人，在馬鞍之上砍殺一頭飛撲而至的餓虎。

這一劍是無奈的，也是跡近乎盲目的一劍。

但這一劍的威力，却很可怕。

然而，龍城璧身形的變動，簡直就比半空翱翔的隼鷹更快，而且出刀的準確，更達到了無懈可擊的地步。

「黑蜂」仍向前衝。

但嚴連玉却突然翻滾落馬。

當他從馬鞍上跌落到大路上的時候，他的項上首級已被砍碎。

直到這個時候，人們的驚叫聲才一齊響起。

事實上，由毒弩射出開始，以至嚴連玉身首異處翻滾下馬爲止，歷時僅刹那之間，可謂事出倉猝，令人難以相信這是事實。

× × ×

在人們驚叫的同時，「金蹄追風」與猴子馬同時雙雙衝過終點。

「金蹄追風」的鞍上人梅桃李仍在。

但猴子馬已鞍上無人，龍城璧並不在馬上，而是在大路之上。

雖然終點前人潮如湧，但誰也不敢肯定這兩匹馬，究竟是那一匹獲勝。

這一場比賽，不但緊張刺激，而且還突然演出一幕駭人的决鬥。

無可否認，若非龍城璧及時拔刀而起，「金蹄追風」與梅桃李將會人馬俱亡。

「金蹄堡」這一下手段，未免太毒辣，也太欠光明了。

一時之間，羣情異常洶湧，紛紛發出憤怒的嘶喊聲，甚至有人跑到路上，毆打嚴連玉的屍體。

場面是極其混亂的。

過了好一段時間，紛亂才告平息。

大會終於宣佈，取消「黑蜂」跑第三名的資格。

但跑第一的究竟是「金蹄追風」還是猴子馬呢？

× × ×

在人羣最紛亂的時候，石九燒悄然離開賽馬場。

嚴連玉的行動，已徹底失敗。

他不但行動失敗，而且還背叛了石九燒。

石九燒要殺龍城璧與猴子馬，但他却向梅桃李的「金蹄追風」下手。

梅桃李是嚴連玉最大的敵人。

既是戰場上的敵人，同時，也是情場上的敵人。

但現在，一切已烟消雲散。

嚴連玉不殺龍城璧，結果却反而死在龍城璧雪刀之下。

石九燒不必聽大會的宣佈，已經知道結果將會怎樣？

那結果將會是：

金蹄追風跑第一！

猴子馬一樣，也跑個第一。

獎品分配辦法則如下：

醉春風三十罈——每人一半。

黃金五萬両——奬予雪刀浪子龍城璧個人獨得。

上官美鳳——下嫁情聖梅桃李。

× × ×

石九燒果然具有先見之明。

他的猜測，一點都沒有錯誤。

上官驥是個精明的老人，也是賽馬大會最高的掌權者。

他的決定，贏得了大衆的一致喝采。

梅桃李是個痴情漢，他費盡心血，拚命追求上官美鳳，現在已得償所願。

幸好他並不是一個令上官美鳳生厭的人，當上官美鳳獲悉賽馬招親的結果之後，只是皺了皺眉頭對父親說道：「我不要嫁！」

上官驥笑了。

——你若以爲女孩子說「不嫁」就眞的不嫁，那將會是一件愚不可及的事。

上官驥立刻吩咐手下，着手準備替小姐辦喜事。

於是，寶馬別院上上下下，都洋溢着喜慶的氣氛。

× × ×

五萬両黃金，在寶馬別院來說，並不是怎麼一回事。

神馬天尊上官驥富甲一方，每年捐賑災民也化了好幾萬両。

但對於「簡記」這個弱小的帮會來說，這一筆財富却是太重要了。

簡天痴在金蹄堡中自盡，已獲得了應得的報酬。

雖然他已死去，連這五萬両黃金是怎樣的都沒有看過，但他一手創立的「簡記」，却因他的死亡而趨向强大。

這是不醉神翁簡天痴一向的心願。

「簡記」終於正式建立它的總壇了。

「簡記」也不再稱爲「簡記」，而改稱爲「不醉帮」！

不醉帮之名，是爲了紀念不醉神翁簡天痴而定的。

不醉帮正式成立，最不高興的人，當然就是石九燒。

金蹄堡接二連三遭遇挫敗，若不再打一場勝仗，恐怕士氣將會全面下降。

石九燒已决定，趁不醉帮陣脚還未穩定的時候，來一個大舉進攻。

這一戰，是金蹄堡與不醉帮的生死之戰。

但不醉帮的帮主究竟是誰呢？

直到目前爲止，江湖上仍然沒有人知道。

× × ×

夜深沉。

無月、無星、風輕，氣氛是沉寂的，也是肅殺的。

在不醉帮的總壇外，是一片清澈的綠湖。

但在如此夜色中，湖水已不是綠色的了，而是一片黝黑。

一連串巨大的燈籠，掛在湖邊一座巍峨建築物的飛簷下。

現在，每一個人都知道，不醉帮已成立了。

但不醉帮的帮主，仍然沒有露面。

於是，各種猜測立刻不脛而走。

有人甚至懷疑不醉帮的帮主，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但了解龍城璧的人，都知道他絕不會去做甚麼帮的帮主。

龍城璧是一個過慣自由自在生活的人，做帮主遠不如做浪子更舒適寫意。

雖然身爲一帮之主。可以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但龍城璧却並非一個權力慾很大的人。

所以，龍城璧絕對不會是不醉帮的帮主。

但無論他是不是帮主，不醉帮的成立，他的功勞最大。

金蹄堡與不醉帮勢不兩立，這是早已潛伏着的危機，並非一朝一夕間的事。

在這個肅殺的晚上，又將會發生些甚麼事？

× × ×

靜悄悄的晚上，突然出現了一羣黑衣

人。

不醉帮終於面臨到第一次挑戰。

這一個挑戰，是不平凡的。

金蹄堡挾着雷霆萬鈞之勢，包圍着不醉帮的總壇。

石九燒已下了一道命令：「格殺勿論，不留活口！」

不醉帮總壇的左右，已被金蹄堡中的精銳高手，作弧型的包圍着。

石九燒騎着一匹灰馬，緊守南方。

而北方主攻的，則是金蹄堡的刑堂堂主金八霸！

× × ×

金八霸臉上木然，毫無表情。

他率領着金蹄堡最兇悍的十二鐵衞、五大金剛，準備從不醉帮總壇的背後攻過去。

這是許勝不許敗的一戰。

但他彷彿心事重重。

他忽然問崔放：「崔大，你對這一戰的看法怎樣？」

崔放又名崔大，他是金蹄堡中五大金剛的老大。

崔放的眼睛，閃爍着一股神秘的光芒：「難道金堂主對於這一戰沒有信心？」

金八霸嘆了口氣。

平時，他並不是一個喜歡愁眉苦臉的人。

但今天，却似乎有點特別。

決定性的一戰快將展開。

不醉帮的帮主，仍然沒有露面。

總壇外一片沉寂。

暴風雨的前夕，豈非往往也是如此？

× × ×

八霸堂的堂主，當然就是金八霸。

但現在，金八霸的心腹手下，並不在他的身邊。

五大金剛和十二鐵衞，都是石府裏的精英高手。

這十七個人的武功，沒有一個較爲突出，也沒有一個是庸手。

他們能守，更能攻。

無論敵人的攻擊力量怎樣鋒銳，想闖過這十七人組成的固壘，並不容易。

相反來說，就算敵人的防禦力量怎樣堅固，想抵抗他們的進攻，也絕不容易。

金蹄堡能够有今天的成就，這十七個人居功實在不少。

但金八霸對於石堡主調派這十七個人跟着自己，似乎感到有點不滿。

這件事別人看不出來，但崔放却看得出。

崔放是五大金剛的老大，他知道的事遠比其他十六人更多。

其他的十六人，只對一個人盡忠。

這人就是金蹄堡的堡主。

石九燒在出擊行動最後一刹那的時候，把這十七個人調派，跟隨金八霸。

而金八霸的手下，都被調到另一條陣綫上。

同時，那十六個人都接到一個秘密的命令，這個命令就是：「崔大才是爾等的主帥！」

這一道命令，不啻已表明：「石堡主不信任金八霸！」

× × ×

黑夜中，突然傳來一連串淒厲的慘呼聲。

金八霸的臉色變了。

他深信自己的耳朶沒有毛病。

其中一個慘呼聲，是易翊發出來的。

易翊是金八霸的心腹手下，在八霸堂中，深獲器重。

但現在，易翊顯然已遭毒手。

易翊並非被不醉帮所殺，而是死在石九燒的手下！

金八霸的眼中發出了光。

那是憤怒的眼光。

崔放冷冷的盯着金八霸，彷彿在說：「你完了……」

× × ×

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局勢再明顯不過了。

金八霸就是簡天痴的兒子，他的眞正身份，是簡活！

他不但是簡天痴的兒子，也是不醉帮的帮主。

他一向隱瞞得很好，石九燒一直都沒有發覺，金蹄堡裏的刑堂堂主，竟然是簡天痴的兒子。

簡天痴雖然看來瘋瘋癲癲，實際上却早已深謀遠慮。

爲了要把金蹄堡連根拔起，他不惜派出自己的兒子，在金蹄堡中作爲卧底。

然而，石九燒也是一代梟雄。

自從梅桃李盜馬事件發生之後，他便已開始暗中留意「金八霸」。

「金蹄追風」被盜，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憑梅桃李的本領，絕不足以在金蹄堡中盜取一匹馬。

其間當然大有蹺蹊。

簡天痴被擒，繼而嚼舌自盡，這件事金蹄堡中人知道的並不多，但消息居然給洩漏出去，更使石九燒動疑。

及至不醉帮成立之後，石九燒再三派人暗中調查，終於證實了一件可怕的事。

金八霸原來就是簡天痴的兒子簡活，也就是不醉帮的帮主！

× × ×

簡活在金蹄堡中的權力，僅次於石九燒。

但他的權力，是石九燒賜予的。

石九燒當然不會再信任他。

現在，崔放就是負責除掉「金八霸」的主帥。

十二鐵衞，五大金剛，同時展開了誅殺叛徒的行動。

石九燒殺氣滿面的騎在馬背上，雙目兇芒閃爍。

他親自下令，也親自動手，把簡活的心腹手下逐一處死。

同時，他也看見五大金剛，十二鐵衞，已把簡活陷入絕境之中！

× × ×

十二鐵衞，十二柄鐵刀。

五大金剛，五種不同類型的武器。

十七個人，同時向簡活展開最兇悍、最殘酷的誅殺行動。

簡活能够在金蹄堡中竄升到如此崇高的職位，他的本領固然非同小可。

但他實在無法同時抗拒這十七個人的

拚命襲擊。

短短數十招之內，他已身負八道劍傷，其中有三道劍痕，幾乎深可見骨。

不出百招之內，簡活就會變成「簡直活不成」了。

然而，他父親簡天痴生前所交的朋友，並不是白交的。

就在簡活處境最兇險的時候，一個白髮老人出現了。

這個白髮老人，一腿微跛，但兩隻拳頭却絕不好欺負，他剛出現，十二鐵衞立刻就不見了兩個。

這兩個鐵衞已變成了泥菩薩，連臉龐都被白髮老人打成稀爛，一塌糊塗。

這個白髮老人，就是醫谷第一號神醫時九公！

× × ×

時九公一出現，雖然不能說得上是「局勢頓然改觀」，但最少已使簡浪鬆了一口氣。

餘下來的十鐵衞，紛紛趕往對付時九公。

但時九公出現之後，又有大批白衣人從不醉帮總壇之內衝殺出來。

金蹄堡與不醉帮的正面衝突，終於爆發了。

石九燒突然冷冷一笑，大喝道：「拿杖來。」

立刻就有一個巨型大漢，恭恭敬敬的把一根金杖獻上。

這一根金杖，是金蹄堡六大寶物之一的金蹄杖。

金蹄杖剛一亮出，遠處已有人大笑道：「石堡主神功蓋世，老子倒要來領教領教！」

高聲挑戰者，並非別人，正是杭州唐門的大少爺唐竹權！

× × ×

唐門五絕指法，天下無雙。

然而，唐竹權畢竟有點吃虧，因爲他赤手空拳，不用兵器。

對付別人還不打緊，與石九燒對陣下來，却不免落了下風。

石九燒殺氣騰騰，金蹄杖幻出杖影如山，好幾次險些就把唐竹權的腦袋劈成粉碎。

唐竹權對拆數十招之後，不禁脫口讚道：「石堡主果然有點道行，老子佩服！老子佩服！」

他口裏說話很輕鬆，但情況一點也不輕鬆。

陡地，石九燒一聲巨喝，身形急進，一杖疾點唐竹權心胸。

這一杖若點個正着，恐怕唐竹權今後再也不能喝酒了。

唐竹權身型胖大，而且已被石九燒佔着上風，這一杖竟然無法閃避得過，只好怪叫一聲，一掌撥開這一杖。

以血肉手掌抗拒金蹄杖這雷霆萬鈞的一擊，當然大大吃虧。

「叭」的一聲，唐竹權總算避開一場大難。

但鮮血已從他的掌緣，汩汩不停地流下。

石九燒嘿嘿冷笑，再來一杖！

× × ×

這一杖的力度比剛才更兇、速度也更快。

唐竹權突然不閃不避，也不迎不接，只是裂開大嘴，嘻嘻一笑！

好輕鬆的胖子，難道他活膩了不！

他之所以如此輕鬆，是因爲他的老朋友龍城璧已到，而且雪刀如電般閃出，替他擋開了石九燒的這一杖。

× × ×

石破天驚的一擊，終於給雪刀浪子從容接下！

石九燒的臉色很不好看！

「龍城璧，你果然不愧是江湖上最傑出的年青刀客！」

「石堡主太誇獎了。」

石九燒冷冷一笑：「聽說你在掌功上的成就，絕不比八條龍刀法遜色。」

龍城璧既不承認，亦不否認！

石九燒冷冷道：「咱們對掌定贏輸，勝者爲王，敗者爲寇，如何？」

龍城璧莞然一笑，悠然道：「對掌不妨，然而不論誰勝誰負，王者非王，寇者非寇，又何必以成敗論英雄呢？」

石九燒雙目瞳孔一齊收縮，瞇成一條綫。

良久，他才轟聲喝道：「說得好，本座就試一試閣下的龍心神訣，究竟有何威力。」

接着，又是「砰」然一聲悶响。

唐竹權臉上的笑容忽斂。

只見兩人四掌，已緊緊地相貼在一起了。

× × ×

薄霧迷漫，湖邊萬籟無聲！

這裏雖然有無數的人，也有無數的兵刃，但所有的戰鬥，已突然停止。

每一個人的眼睛，都集中在龍城璧與石九燒的身上！

但十二鐵衞，五大金剛，現在已全倒了下去！

他們雖然實力雄厚，但時九公出現後，這十七個人組成的戰陣已見慌亂。

但更要命的，還是殺手之王的碧血劍司馬血。

司馬血突然無聲無息的半途殺出，八招快劍，居然就把十二鐵衞的其中八人殺死！

殺手之王的劍！

一劍出手，難留活口！

其他數人，亦分別在不醉帮帮衆圍攻之下戰死。

金蹄堡的形勢，逐漸不妙！

石九燒能否挫敗龍城璧，重振軍心，這是一個頗爲重要的勝負關鍵。

四掌相交。

四目相投！

四隻足印，同時向地面下陷！

只見石九燒的臉比火更紅。

龍城璧的臉却在逐漸發白。

倏地，石九燒一聲暴喝！

暴喝之聲震人心弦，沉寂的大地也彷彿爲之風雲變色。

四掌終於分開，兩人同時踉蹌向後倒退七尺。

（以下轉入第五十頁）

其人其事

飛天蛇

麥海雲

在南京城外樹木幽深之處，有些夜店，仍在挑燈做生意，不過，大多數的住戶已經關上了門，其實有很少的樓宇是拋空了的，因爲日本人統治了金陵，死的死去，剩下來的走了一大半，故此顯得十分荒涼。

儘管是那麼荒涼，只要那個地方有人住，就有夜店，不過，靠近鼓樓那邊的夜店，只是賣牛肉麵或賣湯丸的，根本上沒有一間酒家。

鼓樓仍然屹立在夜色中，以前清代絕早就在那個地方鳴鐘擊鼓，後來荒廢了，變成一個古蹟，它屹立在土山之上，下邊有些花木，穿過一兩條暗巷就到達大街。

鼓樓大街的一間夜店，僅有一個頭髮花白的老翁阿蔡正在煮牛肉麵。

他聽到了一陣沉重的脚步聲，不必轉身，也知道是日本人走進來。

他轉身擺出一副笑臉，很恭敬的說：「大爺，吃些甚麼？」

迎臉看到的一個日本人又矮又胖，但却很結實，臉肉横生，他是玉川少佐，不懂得南京語，緊隨在背後的小漢奸白貓，此人姓白，身材矮小，有如一隻貓似的機警，緊緊地倚傍着玉川少佐，故此，老翁阿蔡所說的話，玉川少佐沒有回答，他却搶先交談：「你還問些甚麼？把最好的端上來就是了，還要一斤上好的舊花雕！」

老翁阿蔡向他瞅了一眼，沒有再說甚麼。稍停，一大盤牛肉端上來，另有兩碟麵，一碟醬，熱騰騰的一斤花雕舊酒放在石壺裏面，一起端上來。

老翁阿蔡把那些東西放在木桌上面，切牛肉，生火煮麵，招待別的客人。

白貓跟玉川少佐談了幾句東洋話，就把臉孔轉向老翁阿蔡那邊，說：「少佐出巡，想找飛天蛇，這幾天有三個日本軍官死在他的鐵指之下，看來他是躲在鼓樓附近的，因爲這一帶樹木較多，不過，我們總是抓不到他，照我看，飛天蛇也是人，一定會想吃麵，老翁，你這間飯店是最馳名的，牛肉也燒得好，究竟你有沒有看見過飛天蛇這個人呢？」

老翁阿蔡苦笑一下，說：「白貓，不必我說你也知道的，整個南京城沒有人看見過飛天蛇，凡是看見過他的總是喪命，只是這麼一句，你就知道我實在沒有看見過他。」

兩人絮絮的交談，玉川少佐有點不耐煩，用東洋話查問，白貓把蔡翁說的話轉述，他點了點頭却叫白貓轉達另外一句。

白貓說：「我們的玉川少佐很喜歡跟懂得武藝的人結交，大戰沒有爆發之前，他到過金陵，知道有一名姓胡的老頭，脚法凌厲，就住在鼓樓附近，他的武館很大，現在何以不見他呢？」

老翁阿蔡說：「胡教頭已經在三年之前病逝，武館也結束了。」

白貓把這句話告訴玉川少佐，再把玉川少佐的話向老蔡查問，少佐認爲他以前看見過胡教頭的女兒，長得很美，那時只有十四五歲，現時必然是亭亭玉立了，找不到胡教頭，仍要找胡家的小姐，問老翁阿蔡她究竟住在那裏。

阿蔡神色一變，說：「我不知道。」

「你爲甚麼不知道呢？他們胡家在此地很有名氣的，不見得老頭子死了，女兒也一起跟他喪命。」

老翁阿蔡，再度搖頭說：「大概他們搬家了。」

白貓轉達，玉川少佐站起來，在一個很闊大的打火機裏面倒出汽油來，跟着燃燒它，白貓假意攔阻，說：「姓蔡的聽着！如果你不吐實，一分之內，這間牛肉店就化爲烏有，你也死在火窟之內。」

老蔡急得臉上滴下幾點淚，他固然不想死，家裏還有老的少的，更加不能死，只好硬着心腸把胡冰的寓所說出來，叫他在鼓樓二條巷轉兩個彎，看見右邊第一座白色石屋，那就是她的香閨，她住在第二層，不過找到她時，切勿說他告訴他們。

玉川少佐獰笑一下，站了起來，他的佩劍碰着木枱，擦擦的作响，白貓緊隨着他，眞的像一隻白貓一樣。

兩人很快走到那一座白屋的前面，日本人的疑心很大，有甚麼事情總是先吩咐小漢奸先走，故此，白貓已摸透了他的意思，不必他開口，就打個手勢，叫他留着，便自告奮勇，推開了下面的門，閃身進內。

過了半响，忽然一聲慘呼，有一個人從二樓的窗子上面抛下來，那是白貓，跟

着一條黑影飛出去，只是看見影子那麼苗條，玉川少佐就知道此人必是胡冰，只有胡家的脚法才那麼凌厲，白貓慘叫一聲就無法活下去，他雖然又矮又胖，走起來却是很快的，立刻向那條黑影追上去。

兩條影子幾個起落，已經抛離鼓樓二條巷，到達小丘之下。

小丘的上面兀立着鼓樓，舊日的大鐘已經不知去向了，幾個大鼓仍在那裏，黑沉沉的有如幽靈，料不到玉川少佐走得這樣快，有幾次他幾乎追上了，伸手去抓，總是抓個空。

不過，抵達鼓樓面前，她就吃虧了，一座土丘擋着去路，她只好轉身，一言不發，便即向他施展連環鴛鴦腿向玉川少佐踢去。

玉川少佐是日本柔道高手，他怎會把這個少女看在眼內呢？故此他完全沒有拔刀的念頭，幾乎是逗着她玩，纖細的玉腿踢到眼前來，然後側身一閃，順手一抓。

他沒有把玉腿抓在掌心內，但却使胡冰吃驚，覺得鬥不過他，只好繞着鼓樓團團轉。她心裏暗想，如果走得太遠，這傢伙大叫起來，便有許多日本兵出現，反而沒法逃脫，倒不如繞着鼓樓走，消耗他的氣力，等待他走不動，那就有機會把他一脚踢死，跟踢死白貓一樣。

胡教頭三年前毀在日本人的手上，仇恨的火焰在她的腦海中熊熊高燃，幾乎看見每個日本軍官，都想報仇，何況這是到了絕境，不生則死！故此，她準備跟這傢伙同歸於盡。咬着牙齦，施展輕功，就在鼓樓下面轉動，有如走馬燈。

她有她的想法，料不到玉川少佐想得更加靈活，兜了兩個圈子之後，他就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因此，他有機會跟胡冰碰頭，這回她走不脫了，他把她攔腰抱住。

玉川少佐施展日本柔道的抱腰式那一招，一抱即抛，再抱又抛，連抛三次，胡冰就跌了三跤，頭暈眼花，再也沒法站起來。在她的眼前所看到的一個日本少佐，張開血盆大口，臉露獰笑，那雙眼睛透着一股酒氣，熱烘烘的湊上來，有如野獸，她恨透了這傢伙，同時替自己揑一把汗。

就在這時，忽然有一條青色的影子飛過，玉川少佐倒在地上打滾，額角吃了一脚，滾了幾滾，就無法站起來。

跟着看見一個瘦長的青年站在眼前，這個人冷靜的說：「小姐，希望他沒有傷害你，我並非別人，就是日本人想捉的飛天蛇——李雁。」

胡冰的心卜卜的跳動，聞名已久的飛天蛇，竟然在鼓樓前面出現；一招就殺了玉川少佐，把她從死亡掌握中奪取過來，她非常感激，但因過份興奮，反而說不出話來。

飛天蛇看了，柔聲說：「小姐，看來你受了傷，趕快伏在我的身上，讓我帶你走。」

她知道的，凡有日本軍官喪命，很快就有許多日本兵，有如一隊螞蟻似的包圍着那個地方，槍聲密雜掃射，到時連飛天蛇也走不了，立刻點點頭，不再理會男女授受不親的禮節，趕快伏在飛天蛇的背後，任由他帶着她飛奔而去。

只是奔了一百碼左右，就聽到前後有呼喝的聲音響起。

她知道的，那些人並非發現玉川少佐，只是發覺白貓的屍體。

不管怎樣，她暫時無法回到香巢了，只好由飛天蛇把她帶走，不過，帶到甚麼地方去呢？她充滿了疑惑。

她很信任這個陌生的青年，覺得他背上有一股溫暖，使她覺得更加鎭定，兩個人一起越過幾條暗巷，以及小樹林，到達三仙廟，飛天蛇停下步來，說：「這個地方只有我一個人斗胆入內，如果你不怕鬼，不妨跟着我走。」

三仙廟以前有幾個女神像，非常秀麗，供奉三個仙女，後來幾經兵燹，不但神像化爲烏有，廟裏極度荒凉，後來日本人佔領南京，需要找個地方放置棺柩，索性把三仙廟作停棺之處，凡是棺裏有了屍體，還未擇吉下葬，就放在廟內，故此，她聽了這句話，微有所覺，說：「我不怕鬼，但却很怕看見死人的臉孔，飛天蛇，你眞是胆壯！」

飛天蛇說：「我不但每晚都睡在棺裏，還要把棺中的屍體拿走，放在另外一處，使兩屍合葬一棺，我才找到理想的一張床，只有這個地方，是我的藏身之地，其實你留在三仙廟也無法永遠躲藏起來的，我想把你帶到一個交際花的家裏，她喚做阿麗，希望你信任我。」

「我這條命是你檢回來的，飛天蛇，你就算把我送進地獄，我也毫無怨言。」

飛天蛇說：「我還是吐實吧，我負責狙擊那些狗兵的官佐，阿麗是同路，希望你明白，她不會出賣我，也等於不會出賣你。」

「是的，我明白。」胡冰很快回答。

那晚胡冰給飛天蛇送到阿麗的豪華住宅之內，飛天蛇臨走的時候，笑了笑，說：「今天我回到三仙廟，一定要擇一個絕頂漂亮的女屍，然後睡在她睡過的床位裏面。」

說完，他的身形一幌，窗門是大開的，但却失去了他，沒有人看見他怎樣的飛出去，飛天蛇果然名不虛傳。

阿麗待她很好，問胡冰要不要喝酒，跟着對她說之，在她那張床之下是另一張床，不過，那個空位僅有兩尺高，只是一個窈窕的少女然後能夠睡在那個地方，如果她想安全的躲起來，最安全的就是床下的床。

胡冰點頭道謝。

她眞的躲在那張床底下的空隙，胡亂的睡了一覺，翌日靠近中午，聽到床上有指頭連續敲打的聲響，那是她兩夜間約好的密碼，機關打開了，她爬出來。

阿麗柔聲說：「深夜到來歇宿的人，早就走了，下午也許有人來，但却沒有這樣早，你可以跟我放心吃中飯，記得這一點，萬一有人走進來，我把你看做遠方來的投靠的親戚，就說是表妹吧，這樣安排好不好？」

胡冰說：「好極了，我眞的想有一個這樣漂亮的表姐。」

胡冰的口才很好，阿麗聽了當然是很高興的，那天她們二人吃中飯，十分高興，完全沒有担心晚上會發生甚麼問題，阿麗到外邊打聽一下，回來的時候也沒有說

甚麼，故此，胡冰稍爲放心，不過，入黑之後，那就不同了，忽然有一名高級的日本軍官到來，他就是金騰中佐。

金騰中佐似乎有意纏着阿麗，看看她的表情，而且目光流露，到處觀察她的香閨有甚麼隱藏之處沒有，每次他把視綫投在那張特別厚的床上面時，阿麗總是面色泛白，末了，金騰中佐抓着她的弱點，說：「阿麗，別人的床底下的空空洞洞的，你的床却以別不同，好像床下騰空了一些地方用來放置枕頭被褥的東西，是也不是呢？」

既然他有此一問，阿麗無法不回答的，她迫於低頭說：「是的，你猜中了，我的確有些衣物放在裏面。」

她以爲這樣說可以瞞得過對方，這種想法太過天眞了，金騰中佐正是希望她這樣說的，聽了接口說：「阿麗，我想看看你收在床底的衣物，你肯給我看看嗎？」

阿麗無法可想，只好點頭答應，先把床上的軟墊以及枕頭等物搬開，然後把床板移開一點。

她希望躲在床底的胡冰懂得她的意思，盡量躲得深些，如果那個日本軍官一時大意，就看不出來，當然胡冰這樣做，但却瞞不過對方的眼睛，床板剛剛移過一點，金騰中佐就俯下頭來，看看床底究竟有什麼東西。

胡冰發覺影子一幌，知道自己的行踪已經敗露，迫於拚命殺出重圍，突然以二龍爭珠的一招撲攻，雙指如鐵，搶攻他的一雙眼。

金騰中佐是日本柔道的八段高手，怎會如此輕易就受到別人的暗算呢？他一看就把頭頂拉高，故此她的兩隻手指撲了個空。胡冰心裏暗想，自己的行踪已經敗露，躲着太過吃虧，索性跳出來搏鬥。此念一起，她好像飛鳥投林似的飛出去。

金騰中佐十分冷靜，沒有阻攔，看見她站定脚步，然後說：「你眞是漂亮！」

他留在中國的日子比較長，故此，勉強可以說一兩句南京話，只是這麼一句，胡冰已經知道他打算抓她了，立刻尖聲呼叫。

她一向住在南京，知道日本官佐方面有這種規矩，凡是有女子呼叫之聲，由房間透出來，那就反映她正在受到日本軍官的凌辱，留在下邊的其他官兵，不敢到上面去，故此她還沒有交手就尖聲喊叫，另一方面，她想利用叫聲把飛天蛇引出來，及時救她脫險，故此，毫不考慮就連聲尖叫。

金騰中佐比較一般日本人高大，而且懂得技擊，根本上就不會把胡冰這樣秀麗的一個女子放在眼裏，任由她喊叫，很冷靜的站着欣賞。

這樣的局面，對她很有利，她想得到飛天蛇的幫忙，必須拖延時間。

她的尖叫聲突然停止，擺出搏鬥姿勢，希望憑着她靈巧的脚法可以擊敗對方，金騰中佐仍是寂然不動，一直都是看電影似的歛賞着她。

胡冰終於發招，一出手就踢出連環三脚，那種脚法曾經把小漢奸白貓踢到飛出窗外的，可是碰着金騰中佐這種高手，那就一籌莫展，只是踢了兩脚，就給對方抓住，第三脚根本無法踢出來。

金騰中佐好像獵人捉住一頭小狐狸似的，非常興奮，哈哈大笑。

他向阿麗打了一個眼色，暗示她趕快退下，阿麗嚇到心胆俱裂，不敢做聲，默然的走開，於是寢室裏面僅有一個美麗如花的少女，以及一頭野獸似的日本官佐。

金騰中佐看見沒有旁人，便即衝動起來，一手撕開胡冰的上衣，可是，他還沒有機會蹂躪她的時候，救星已從天而降，只是一陣微風掃過，飛天蛇已從窗口飛進來。

他剛剛看到胡冰的狠狽情形，便即心知肚明，不再打話，立刻以最快速的姿勢打出火箭拳，希望三拳兩脚把對方擊倒，想是那麼想，可是，金騰中佐展開柔道的招式應戰時，飛天蛇就覺得對方是個武功極高的一名高手，不敢輕敵，兩人就在寢室裏面展開非常凌厲的龍爭虎鬥。

胡冰縮做一團，設法把身上撕破的衣服弄好，免得露出酥胸來，因此沒有加入戰團，事實上她也懂得自己的功夫有限，就算協助飛天蛇，未必能够取勝，還是站着看看有機可乘，然後發招進攻，因此，她就像是個旁觀者似的站在一邊，沒有動手。

兩人鬥到盡，飛天蛇一招翻天印，把右拳握緊，以拳背向下，迎頭痛擊之際，金騰中佐用柔道拆招，左手向上撲攻，接過飛天蛇的右手，然後把自己的右手，向飛天蛇的胸部伸出去，剛剛抓住對方的衣裳，就想把他從窗口擲到戶外去，料不到飛天蛇覺得右手給人握住，無法擺脫，立刻用左手抓住對方的一條腿，金騰中佐無法把他抛開。

兩人相持不下，形勢危急，胡冰看了，靈機一觸，立刻標馬上前，張開了櫻桃小嘴，一口在金騰中佐的耳朶上面，登時他的右耳血淋淋的咬下來，一陣劇痛，使他的氣力打了很大的折扣，無法握緊對方的右臂，同時托住對方胸部的右手也突然發軟，這是一個絕好的機會，飛天蛇怎會放過呢？立刻雙脚落地，同時把右臂拉回來，向前伸直出去，這一招是擺命的二龍爭珠，插個正着，金騰中佐慘叫一聲，就此倒下來，眼中的鮮血如泉噴出，顯然給對方弄盲了一雙眼，就算是不死，也受重傷。

樓上接二連三的湧起一些凌厲的叫聲，很快就有日本人到來，飛天蛇立刻對胡冰說知非走不可，同時叫阿麗一齊走。

因爲這一宗血案發生在阿麗的香巢，她當然是担心受到株連的，不敢怠慢，趕快收拾細軟，三人就由後門逃生。

幸而金騰中佐只是抱着試探性質，單人匹馬走到阿麗的香巢來，故此，他遭了致命的打擊，別人茫然所知，不然的話，一小隊巡夜的日本士兵，也會截住他們三人，無法突圍而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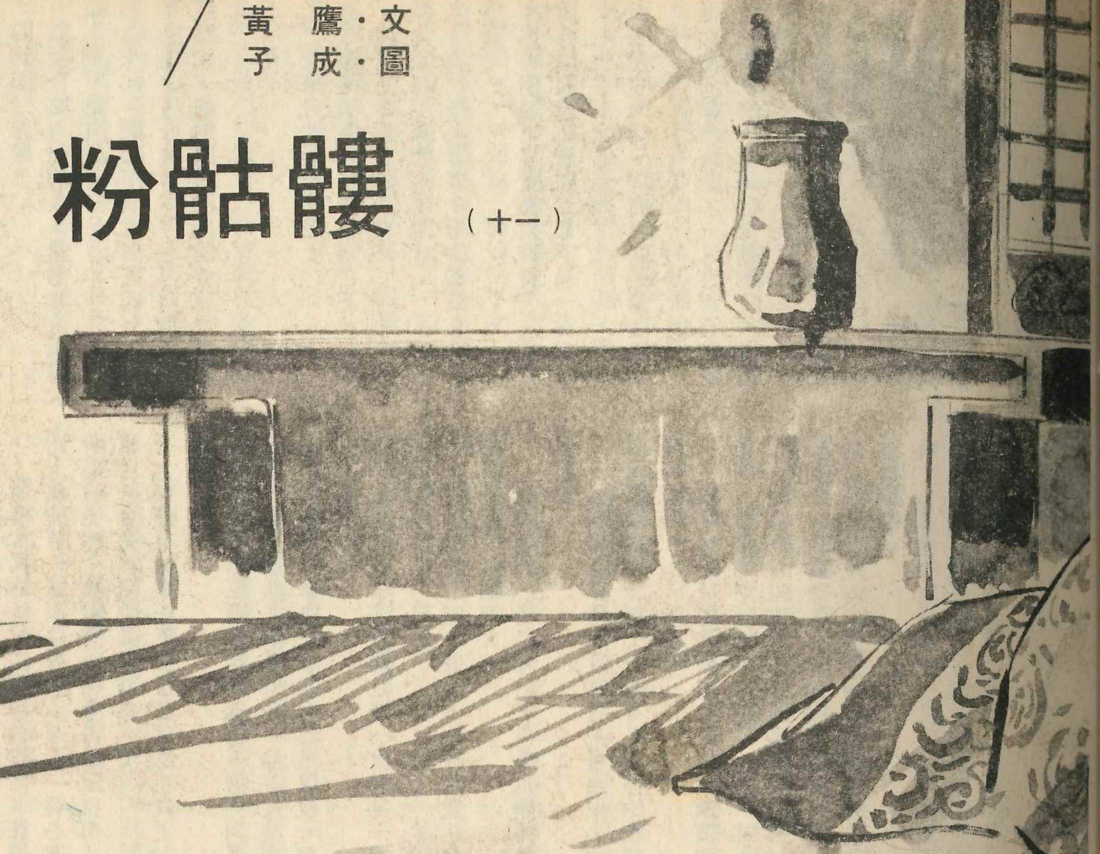
飛天蛇帶了兩個美女，逃出虎穴，先到小樹林那邊，吩咐他們坐在樹影之下，他却走到外邊打手勢，這是游擊隊的訊號，如果有馬車經過，知道是自己人，當然會停下來，憑着這一招，截住一輛空的馬車，揚長而去，脫離虎口，不必細表。

——完——

驚魂六記故事之四

黃鷹·文
子成·圖

粉骷髏（十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蕭七、董千戶、湘雲、趙松等人來到「捺落迦」，蕭七獨自跑進大堂裏，而董千戶等人均在堂外包圍着，蕭七正和一個羅刹女鬼說話，突然堂外一聲驚呼，蕭七破窗而出，此時粉骷髏出現，蕭七急刺粉骷髏肩頭，骷髏現了原形，那竟是個侏儒似的蜘蛛，蜘蛛承認杜家姐妹、金娃均是他所害，這只因蜘蛛自己長得醜陋，而對英俊的蕭七爲這些美人所鍾愛感到萬分妒忌，故而要殺鍾愛蕭七的美女，蜘蛛在衆人的包圍下，終於不敵，死於蕭七「斷腸劍」下，而杜仙仙是否還活着呢？蕭七繼續到大堂內的地下室尋找……

夜搜捺落迦　勇救美人兒

魄散魂飛

大堂仍然是那麼陰森，只是空氣中已多了一股血腥味。是風將血腥味從大堂外吹進來。

蕭七也仍然一個人，手持火把，走進大堂內來。

這一次他的脚步放得很快，迅速走到對門那面照壁之前。

照壁之上本來畫着鮮紅的、飛揚的火燄，但現在已經被那一場眞實的、猛烈的火燄燒得焦黑。

那面照壁亦已因爲烈火的焚燒而龜裂，所以蕭七很容易就將那道暗門找出來。

他以手中明珠寶劍將那道暗門挑開。

「依呀」的開門聲中，一蓬慘綠色的光芒立時洒在他的面上。

暗門之內是一條甬道，甬道的兩旁隔不了多遠就嵌着一盞油燈。

那些油燈的火燄却是慘綠色的。

蕭七毫不猶疑的走了進去，手中劍却握得更緊了。

他並沒有放輕脚步，寂靜中聽來，脚步聲份外清楚。

只不過是脚步聲，在蕭七本人聽來，竟完全沒有脚步聲的感覺。

他甚至懷疑那是否自己的脚步聲。

在他的感覺，就像是一條毒蛇在地面上游走。

他忽然留意到脚下的並非磚地、石地，也並非泥地，竟然是沙地。

整條甬道的地面鋪滿了沙石，走在那上面，就像走在沙灘之上。

這當然又是幽冥先生的傑作。

想到幽冥先生，蕭七不由得苦笑，這個人的所作所爲，本來就不能拿來與一般人相提並論。

甬道進門約莫兩丈，就到盡頭，一列石級出現在蕭七的面前。

那列石級大得出奇，斜斜往下伸展，左右兩邊牆壁之上，也有那種油燈嵌着。

在蕭七的眼前始終就是一片慘綠色。

蕭七竟然始終那麼穩定，始終不變。

一種難言的恐怖感覺却已在他體內滋長。

×　×　×

石級走盡，又是一條甬道。

這條甬道却有一丈長短，盡頭是一道石門。

那道石門在慘綠色的燈光照耀下，也變成了慘綠色，但是本來可以肯定絕對不是。

石門的兩旁，站着兩個羅刹鬼女，綫條之優美，實在是少有。

那兩個羅刹鬼女碧綠閃亮，混身赤裸，高度與一般人並沒有多大的差別，面貌也與一般的女人無異。

她們的面貌並不相同，但都是美麗之極，也都是晶瑩碧綠，只有那一雙眼睛例外。

那雙眼睛是血紅色，就像有鮮血要滴出來。

碧綠的面龐，血紅的眼睛，美麗雖然是美麗，但這種美麗又豈是人間所有？

看見這兩個羅刹女鬼，蕭七不由自主想起了那個女閻羅。

他看見這兩個羅刹女鬼，同時也看見了石門上的兩組奇怪的花紋。

那其實是梵文，蕭七也當然看得懂。

「人間」

蕭七不禁嘟噥道：「人間怎麼反而在地下？唉，這個幽冥先生。」

他歎息着走前兩步。

那兩個羅刹鬼女瞪着他走過來，但並沒有採取任何的行動。

蕭七當然看得出，那只是兩個瓷像而已。

他在石門前收住脚步，上下打量了那道石門一遍，暗忖道：「這道石門又如何開啓？」

石門上並沒有匙洞也沒有任何把柄。

蕭七將左手火把往壁縫一插，抵在門上，上下左右推托。

可是，那道石門一些反應也沒有。

「奇怪，」蕭七目光轉向左右，沉吟道：「關鍵莫非是在這兩個羅刹鬼女的身上？」

那兩個羅刹鬼女像聽到她的說話，一雙眼睛那刹那間彷佛更紅了。

右邊的那個本來擺手作請客內進之狀，那刹那之間，請進的意思更加濃厚。

蕭七明知道是自己的錯覺，可是仍然不由自主的伸出手去，牽着那個鬼女的右手，道：「你告訴我如何進去成不成？」

語聲突斷！

觸手冰冷，那分明是一個瓷像，可能是刹那之間，蕭七突然發覺那隻手竟然是能够活動的。

那隻手就隨着蕭七的手往下沉去。

蕭七吃驚的望着那個羅刹鬼女，正想放開手，耳旁就聽到軋軋一陣聲響。

他循聲望去，就看見那道石門正在向旁移開。

那個羅刹鬼女的右手竟然也就是石門開關機鈕的所在。

蕭七不禁苦笑，但仍一聲：「謝謝你。」才將手放開。

石門開啓，一蓬刺眼的光芒就射在蕭

七面上。

蕭七半睇起眼睛，一動也不動，人與劍却已蓄勢待發！

一個奇怪的念頭即時在她的腦海浮起來。

人間到底又怎樣？

一個生存在人間的人，竟然會生出這個念頭，是不是有些可笑？

動念未已，蕭七不禁就苦笑起來，舉步往門內走去。

這時候，他的眼睛已經能够完全適應那種光芒。

× × ×

光芒是來自七盞琉璃燈。

那七盞琉璃燈高懸在承塵之下，七彩紛繽，瑰麗而奪目。

燈光照亮了那個地下室。

但無論什麼人看來，相信都沒有地下室的感覺。

因爲那個地下室實在太華麗了。

所有的陳設裝飾顯然都下過一番心思，也顯然化了不少的金錢。

硬要譬喻的話，那簡直就是像皇宮一樣。

蕭七並沒有進過皇宮，但他到過的地方也實在不少的了，却從未見過有一處地方這樣華麗。

所以那剎那之間，在他不由就有置身於皇宮的感受。

傳說中的皇宮是否這樣呢？

蕭七不知道，也沒有多想，那剎那之後，他的目光，以至整副心神，都已經完全被一個女人吸引。

一個赤裸的女人。

那個女人臥在琉璃燈光下的一張繡榻之上，擁着一張繡着龍鳳的錦被。

那張錦被在繽紛七彩的燈光之下，更見瑰麗。

那個女人的肌膚却是雪白無瑕，在燈光下散發着一抹難以言喻、令人一瞥心蕩神搖的光澤，散發着一種令人難以抗拒，難以將目光移開的强烈誘惑。

在錦被的襯托下，這種誘惑也就更加强烈了。

蕭七仗劍江湖，詩酒風流，但一向都非常自愛，雖然有很多方面，他不足被稱爲一個君子，亦有很多方面他足以做一個君子有餘。

有生以來，這還是他第一次看見一個赤裸裸的女人。

他從來未想過一個女人的身體竟然會這樣美麗，這樣迷人。

他的目光不覺已凝結，呼吸也變得急速起來。

那個女人好像知道已有人走進來，整個頭都埋在被窩裏，一個身子不停的在顫抖。

她顯然是很想將整個身子也縮進被窩之內，可是她不能够。

因爲她的四肢都已被四條紅綾束縛起來，那四條紅綾的另一頭則緊在錦榻的四角，雖然並沒有拉緊，她亦只能够作有限度的移動。

這是誰？

是不是仙仙？

蕭七一想到這裏，整顆心立時懸了起來，忙急步向前，伸手抓住了那張錦被。

那個女人彷彿有所感覺，身子顫抖得更厲害。

一種顯然是出於恐懼的顫抖。

蕭七深深的吸了一口氣，緩緩將那張錦被扯開。

他終於看到了那個女人的面龐！

一股强烈的恐懼立時雷殛一樣震撼他的心弦，他整個身子都顫抖起來。

顫抖得很厲害。

因爲他看到的並不是一張人臉！

是一張鬼臉！

這個女人的臉龐赫然與那些羅刹女鬼一樣，慘綠色的晶瑩而閃亮。

不同的只是眼睛。

那些羅刹女鬼的眼睛沒有眼珠，一片血紅色，這個女人的眼睛只是以血紅色描了一道眼綫，眼睛是中空的，之內另有一雙眼睛。

這雙眼睛却是活的。

黑漆一般的一雙眼瞳，孕滿了淚珠，在燈光之下晶瑩而閃亮。

這雙眼睛本來充滿了恐懼，可是與蕭七的視綫一接觸，那種恐懼竟完全消散。

換過來的是一種極其奇怪的眼神。

似驚又似喜。

好像意外之極，又好像在意料中。

這眼神在蕭七却是如此熟悉。

「仙仙！」蕭七不由自主失聲驚呼。

兩行眼淚應聲從那雙眼睛之內湧了出來。

蕭七看在眼內，心都快要碎了，他顫抖着聲音，道：「是仙仙你嗎？」

那個女人頷首，淚如泉湧。

蕭七利劍急揮，刷刷刷刷的四劍，盡將紅綾削斷！

仙仙渾忘全身赤裸，從錦榻上爬起身子，投向蕭七的懷抱。

蕭七雖然知道眼前人是仙仙，但目睹那樣的一張羅刹鬼臉向自己湊近過來，不免亦有些心驚胆顫。

可是他仍然張開臂，將仙仙緊摟入懷中。

芬芳的肉體，眩目的膚色，溫軟的肌膚，這情境原來是很旖旎的，但因爲那張臉龐影响，就非獨旖旎，且有些恐怖。

蕭七從來都未有過這種經驗。

在那片刻，他也不知道到底是什麼感受。

也不過片刻，他肩頭的衣服已經被淚水濕透。

蕭七又是感慨，又是難過，道：「仙仙，不要哭了，一切都已成爲過去。」

仙仙仍然淚流不止。

只有淚，沒有聲。

蕭七由得她哭了一會，才將她放開。

這時候，他的心情已經完全平靜下來，仙仙的心情也顯然開始平靜了。

她好像忽然想起身無寸縷，掙扎着從蕭七的懷中脫出，半曲着身子，雙手掩住了胸膛。

蕭七歎了一口氣，伸手將那張錦被拿起，裹住了仙仙的身子。

仙仙的眼淚不禁又流下。

蕭七憐惜的摟着仙仙，道：「那隻蜘蛛將你嚇壞了。」

仙仙只是流淚。

蕭七又道：「他可有欺負你？」

仙仙搖頭。

蕭七伸手輕撫着仙仙的臉頰，道：「只是將你的臉弄成這樣？」

仙仙頷首。

蕭七目光由上至下，再又由下至上，道：「看來他是準備將你整個人燒成瓷像，幸好我來得及時。」

他說着一再輕撫仙仙那張恐怖的羅刹鬼臉。

觸手冰冷，一點也沒有撫着活人面上的感覺。

他不覺打了一個寒噤，道：「我替你將瓷土弄掉。」一面說一面手往下移。

那些瓷土只是塑到仙仙的脖子，蕭七揑着其中一角，正準備將之扳下，那知道，才一動手，仙仙已將頭亂搖，眼瞳中也露出了痛苦的神色。

蕭七驚覺，道：「很痛？」

仙仙頷首。

蕭七立時想起飛飛那個被藏在瓷像之中的屍體。

那具屍體被弄出來之後，皮肉盡爛，不就是黏在瓷片之上。

以仵工郭老爹的經驗，而且又是陶匠出身，雖則那麼小心，仍然不能避免屍體的損壞。

仙仙現在顯然又像飛飛那種情形。

蕭七看看仙仙那張羅刹鬼臉，看看自己的手，不由得心寒了起來。

——應該怎樣？

蕭七一時間六神無主。

他細心再打量仙仙那張羅刹鬼臉，除了眼睛鼻子下有兩個透氣小洞，耳朵也有兩個，此外便完全被瓷土封閉，連嘴唇也沒有例外。

所以仙仙能看，能聽，也能呼吸，不致窒息，但却不能說話，也不能吃東西和喝水。

一個人不喝水，不吃東西，短時間還不成問題，但再多幾天，就很難支持得住，不餓死，也得渴死的了。

怎樣是好？

蕭七頭大如斗，整個人都陷進沉思之中。

仙仙凝望着蕭七，眼淚間歇地湧出來，看來是那麼凄涼。

凄涼而詭異。

良久，蕭七歎了一口氣，道：「仙仙，我先抱你上去好不好？」

仙仙頷首。

蕭七將仙仙抱了起來，往室外走去。

他不停的說着安慰的說話，說得要弄掉那些瓷土，簡直就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

甚至他裝出一臉笑容。

仙仙並沒有任何表情，只從她的眼睛中，也根本很難看出她眞正的感受。

可是她的淚仍然不時湧出。

蕭七只看得肝腸寸斷，他也知道自己笑得一定很勉强，也知道自己的說話聽來並不太眞實。

況且仙仙曾到過驗屍房，看見過飛飛從瓷土之下弄出來的屍體。

但他仍然不停地安慰仙仙。

畢竟他是一個多情的人，也是深愛仙仙的。

× × ×

夜色仍深沉，距離黎明却已經不遠的了。

羅刹羣鬼之中，羣捕手拿火把靜立，一聲不發，他們的目光都集中在蕭七懷中那裹在錦被內的仙仙。

那些目光大都充滿了憐憫，他們大都曾經見過這個可愛的女孩子。

仙仙閉上了眼睛，緊偎在蕭七懷中。

她當然害怕接觸到這種目光。

董千戶也在盯着她，目光也充滿了憐憫，他雖然脾氣暴躁，慣施霹靂手段，但並不是一個冷酷無情的人。

董湘雲亦是，對仙仙她雖然妒忌得要命，到底是一個善良的女孩子，現在看見仙仙變成這樣子，非獨不再怒她，反而替她難過。

不祇是蕭七，所有人都不能够替仙仙想出一個妥善的辦法。

這種事情在他們來說，畢竟是破題兒第一趟。

他們既覺得奇怪，又感到恐怖。

那個侏儒，那個「蜘蛛」的腦袋莫非眞的是出了毛病？

良久，董千戶第一個打破沉默，道：「我們呆在這裏也不是辦法，倒不如先回去看看如何再說。」

趙松接道：「城中多的是陶匠，集合衆人，相信也許能够想出一個妥善的辦法，清除仙仙小姐面上的瓷土，回復她本來的花容月貌。」

蕭七微微頷首，道：「說的也是。」

董湘雲忽然道：「萬一都無法可施，那如何是好？」

沒有人回答她這句話。

董湘雲等了一會，歎息道：「若是眞的弄到面目全非，那就眞的太可惜了。」

蕭七緩緩道：「一個人只要內心美麗，外表就是怎樣醜陋，又有何要緊？」

這句話出口，仙仙的眼淚又自奪眶而出。

蕭七看在眼內，歎息道：「仙仙，你放心，一定有辦法的！」

仙仙只是流淚。

董湘雲那邊聽着，也不知什麼滋味，忽又道：「我現在倒希望自己變成仙仙那樣子了。」

蕭七瞥了湘雲一眼，苦笑。

董千戶那邊却輕叱道：「你在胡說什麼？」

湘雲道：「我是說眞的。」

董千戶一怔，想笑，却又笑不出來，反而歎了一口氣。

湘雲轉向蕭七道：「蕭大哥，你打算將仙仙安置在那兒？」

董千戶插口道：「當然送回杜家。」

湘雲道：「這不成，死了一個飛飛，杜家伯母已够傷心的了，再看見仙仙變成這樣子，叫她如何抵受得住這個打擊？」

董千戶道：「不錯不錯。」

蕭七道：「我家也不成。」

董千戶道：「爲什麼？」

蕭七道：「家中的上下人等與杜家伯母那邊平日都有往來。」

趙松插口說道：「衙門方面却也是不便。」

董千戶道：「如何是好？」

湘雲道：「以我看，還是暫時送到我們家好了，一來我可以照顧她。」

董千戶撫掌道：「是極是極。」

蕭七道：「這個……」話說到一半，又住了口。

湘雲好像知道他要說什麼，瞪眼道：「蕭大哥，難道這個時候你還不相信我，担心我傷害仙仙？」

蕭七搖頭道：「不是這意思，問題在仙仙……」

話口未完，仙仙已經頷首。

湘雲立即嚷道：「你看，仙仙也同意了。」

蕭七道：「既然如此，那麼，就依你好了。」

湘雲道：「那麼我們現在就得動身，否則天亮回城，被旁人看了出來，可是不妙。」

蕭七目注湘雲，道：「什麼時候你變得這樣細心了。」

湘雲歎了一口氣，道：「總有一天你會發現我並不是你心目中那樣不好的。」

蕭七苦澀的笑笑。

趙松一旁插口問道：「蕭兄，你看那蜘蛛是否還有同黨？」

蕭七道：「這種人即使要找同黨，也不容易找得到，能夠做得他同黨的人，斷不會見死不救的。」

趙松一想道：「有道理。」

一頓接道：「看來這件事到現在已是告一段落的了。」

蕭七道：「也許。」

董千戶道：「這個結局雖然不怎樣好，幸而也還不算太壞。」

蕭七道：「嗯。」又歎息一聲。

也就在這個時候，一陣馬蹄聲遙傳而來。

董千戶也許並不是第一個發覺，却是第一個開口，道：「有馬來。」

蕭七道：「是兩騎。」

董千戶道：「向這邊靠近，不知是什麼人？」

趙松立即揮手吩咐道：「兒郎們小心戒備！」

衆捕快如驚弓之鳥，一時間全都緊張起來。

蹄聲迅速移近，很快已到莊門外，陡然一頓，一個聲音立即嚷道：「頭兒！」

另一個聲音接嚷：「總捕頭！」

蕭七一聽，目注趙松道：「來的相信是你的手下。」

趙松點頭，振吭道：「我在莊內，進來！」

兩個捕快應聲匆匆從門外奔入。

蕭七目光一落，道：「那不是你叫去那個漁村找尋金保的人？」

趙松道：「相信有消息的了。」

說話間，兩個捕快已經走近來。

趙松立即問道：「有什麼事，如此匆忙？」

一個捕快應道：「回捕頭，我們已找到那個老漁夫金保，帶返衙門。」

趙松道：「那又怎樣了？」

一個捕快道：「幽冥先生叫他進入驗屍房，不知何故之後不久金保驚呼連聲，我們以爲發生了什麼事，衝進去一看，只見金保一面的驚惶之色，整個人癱軟在椅子上，幽冥先生立即就叫我們去將頭兒與蕭公子找回去！」

趙松道：「還有什麼說話？」

那個捕快道：「他一再催促我們趕快起程，並沒有多說其他。」

趙松目注蕭七道：「看來這件事只怕又生枝節的了。」

那個捕快道：「幽冥先生請你們趕快回去。」

蕭七皺眉道：「這樣說，事情只怕還並不簡單。」

他當機立斷，將懷中仙仙送向湘雲，道：「仙仙現在開始交給你照顧的了。」

湘雲將仙仙接下，甚麼也沒有說，只道：「放心！」

蕭七點頭。

仙仙却張開眼睛，哀憐的望着蕭七。

蕭七看在眼內，道：「仙仙，湘雲會好好照顧你的。」

仙仙好一會才點頭。

蕭七回頭對董千戶道：「這些事老前輩也請費心一點，回頭我們在老前輩那兒再見。」

董千戶笑道：「老實說，我實在想與你們走一趟，看一看那個老怪物在幹什麼，但讓湘雲這丫頭一個人回去，却又是放心不下。」

蕭七苦笑，道：「一切拜託。」

轉對趙松打了一個招呼，領先奔了出去。

× × ×

兩匹馬留在莊門外，蕭七也不多說，縱身躍上其中一匹。

趙松亦很快奔出來，亦自躍上另外一匹馬上。

一聲叱喝，雙騎奔出。

馬快如飛，迅速奔入了柳林中那條道路。

月色淒涼，夜風蕭索，搖曳的柳條有如羣鬼亂舞，彷彿隨時都會勾奪兩人的魂魄。

蕭七面寒如水，趙松心頭冰冷，但控轡之手仍然很穩定。

兩騎飛快的去遠。

借屍還魂

月光斜照進衙門的驗屍房。

驗屍房中有燈，與月光却同樣朦朧。

燈光月光照耀下，幽冥先生幽然坐在一張椅子上，神態顯示出一種說不出的疲倦。一個老漁翁坐在他們對面，那正是金娃的父親金保。

只不過幾天，金保好像已老了幾年。

他只有金娃一個女兒，却因爲蕭七無心一笑，被骷髏勾去魂魄，心中難免充滿了悲哀。

悲哀往往會使一個人容易衰老。

在進來這個驗屍房之前，他本來一面憂傷之色，可是在進來之後，這憂傷之色已經被另外一種神色代替。

那是一種非常奇怪的神色，驚訝，恐懼，徬徨，兼而有之。

這種奇怪的神色一直到現在也仍未褪退，在他的眼瞳之中更見明顯。

他一雙眼睛，現在正盯在放着飛飛那個屍體的榻上，正盯着飛飛的臉龐。

飛飛的臉龐本來破爛不堪，恐怖之極，但現在破爛的地方已經填補。

金保現在所看見的，已經是一張完整的臉龐。

這張臉龐雖然完整，却一絲人氣也沒有，眉毛是白色的，嘴唇也一樣。

整張臉龐白得出奇，白得妖異，映着燈光，幽然散發着一種令人心寒的冷芒。

這無疑是一張人臉，但細看之下，完全就不像是一張人臉。

飛飛破爛的臉龐會變成這樣？

難道這就是幽冥先生「借屍還魂」的妙法所產生的奇效？

飛飛的一雙眼睛仍然緊閉。

借屍還魂，是否就會重生？

× × ×

幽冥先生的眼睛雖然沒有閉上，却垂得很低，一直到蕭七飛步進來，眼皮子才一跳動。

蕭七的後面緊跟着趙松，一身衣衫已被汗水濕透。

幽冥先生眼皮子一跳之後，終於緩緩抬起了目光，望着蕭七，道：「事情怎樣的了？」

蕭七道：「也許可以叫做已經告一段落。」

幽冥先生道：「那是說，是誰在作怪，已經弄清楚了？」

蕭七道：「嗯。」

幽冥先生追問道：「誰？」

蕭七緩緩的道：「蜘蛛。」

幽冥先生一些也不顯得詫異，歎了一口氣，道：「我早就想到可能是他了。」

他一再歎息接道：「除了他，有誰能弄出那樣的一個羅刹鬼像，竟然教郭老爹一看就想到我頭上。」

蕭七道：「老前輩這次走眼了。」

幽冥先生苦笑，道：「無論從那一個角度來看，這件事都應該是一個深愛你的女人所爲，男人竟然會做出這種事情，實在大出我意料之外。」

蕭七道：「一個人的腦袋如果沒有毛病，根本就不會做出這種事情，一個腦袋有毛病的人所做出來的事情，自然就不能夠以常理來推測，本該就出人意料。」

幽冥先生道：「那麼也總會有一個原因才是。」

蕭七道：「當然。」

幽冥先生道：「到底爲甚麼？」

蕭七道：「討一個公道。」

幽冥先生道：「哦？」

趙松插口解釋道：「樂平這附近一帶，以蕭公子最英俊，却以蜘蛛最醜陋。」

幽冥先生笑顧蕭七，道：「這句話倒不錯。」

趙松道：「也因此，美麗的女孩子不用說，就是一般的女孩子也不會喜歡蜘蛛的。」

幽冥先生笑道：「相反，小蕭却是人見人愛。」

蕭七苦笑。

趙松接道：「別的不說，就是我們樂平縣的三大美人，也都是大有非蕭兄不嫁之意。」

蕭七只有苦笑。

幽冥先生道：「蜘蛛也就因此仇恨小蕭。」

趙松道：「他恨的其實是天，恨天怎麼造得他那樣的醜陋，却造得蕭兄那麼英俊。」

幽冥先生道：「可是他如何能夠向天公討一個公道。」

蕭七道：「所以他這樣做。」

幽冥先生又歎息一聲，道：「看來他的腦袋眞的有些問題了。」

蕭七道：「也只有如此解釋而已。」

幽冥先生接問道：「你是在那裏遇上他的？」

蕭七道：「在董家莊。」

幽冥先生道：「董千戶那兒？」

蕭七道：「他原是陰謀毒殺董湘雲，但一下疏忽，便被我發現，將計就計，欲擒故縱。」

幽冥先生道：「怎麼不當場將他拿住呢？」

蕭七道：「因爲我懷疑他背後有主謀的人。」

幽冥先生道：「原來你是打算跟踪他，看情形，將他們一網打盡。」他忽然一笑，又道：「蜘蛛這個人生性孤僻，脾氣我看要比我還要古怪，好像這樣一個人，相信很難有人跟他合得來。」

蕭七道：「老前輩這番話也未嘗不無道理。」

幽冥先生道：「事實證明他並沒有與他人合謀。」

蕭七道：「嗯。」

幽冥先生道：「你追踪他到了什麼地方？」

蕭七道：「捺落迦。」

幽冥先生哦了一聲，道：「我建造的那個捺落迦？」

蕭七道：「難道還有第二個那樣子的地方？」

幽冥先生傲然一笑，道：「好像我這樣脾氣的人固然是絕無僅有，本領有我那樣高明的相信也不多。」

蕭七道：「晚輩也是這樣說。」

幽冥先生道：「結果怎樣了？」

蕭七道：「少不免一場血戰，倒給他用弩箭軟劍射殺了幾個捕快。」

幽冥先生道：「那些都是我教他的本領。」

蕭七繼續說道：「輕功方面他練得很不錯。」

「而且別創一格，那是因爲他的身形關係。」幽冥先生轉問道：「現在他怎樣了。」

蕭七道：「已倒在我的劍下。」

幽冥先生皺眉道：「無情子的斷腸劍法出了名斷腸奪命，蜘蛛當然是凶多吉少的了？」

蕭七頷首。

幽冥先生額上的皺紋更深，道：「這在他，未嘗不是一個大解脫。」

一頓問道：「是了，聽說那位杜仙仙姑娘已被人誘拐失踪，不知是不是他做的手腳？」



蕭七道：「也是他。」

幽冥先生道：「人現在如何？」

蕭七道：「已從捺落迦中救出。」

幽冥先生道：「未嘗不是不幸中之大幸。」

蕭七微喟道：「可是仙仙的頭已被他塗上瓷土燒硬。」

幽冥先生道：「已死了？」

蕭七道：「還沒有。」

幽冥先生又是一怔，道：「這小子燒瓷的技術想不到竟也有一手，難道竟眞的青出於藍？」

蕭七道：「我曾經試圖將之揭下，可是稍爲用力，仙仙便已呼痛。」

幽冥先生忙道：「這個用强不得，萬一弄成飛飛那樣，可就大大不妙。」

蕭七道：「未知老前輩可有什麼妙法嗎？」

幽冥先生抓抓腦袋，苦笑道：「現在沒有，仔細想想，也許會想出辦法來亦未可知。」

蕭七道：「尙請老前輩費費心神。」

幽冥先生道：「嗯。」

蕭七接道：「仙仙的嘴巴也給封上，喝水都不成，稍後說不定迫不得已，要先行用强揭開封着他嘴巴那兒的瓷土。」

幽冥先生頓足道：「蜘蛛怎變得這樣手段毒辣？」

蕭七無言歎息。

趙松一旁插口問道：「是了，先生催促我們回來，到底爲了甚麼？」

幽冥先生抓着腦袋的亂髮，道：「有件事情本來就已經很奇怪，現在再給蜘蛛一鬧，變得更複雜，更奇怪的了。」

趙松道：「到底是什麼事情？」

「你們看！」幽冥先生手指着飛飛的那張蒼白得出奇的臉龐。

趙松目光一落，道：「那是誰？怎麼在這裏？」

蕭七亦問道：「怎麼又多了一條屍體呢？」

幽冥先生似笑非笑的望着蕭七，道：「小蕭你看清楚屍體的容貌？」

蕭七上前兩步，細看了一眼，道：「好像在那兒見過一面。」

幽冥先生道：「你不認識他？」

蕭七搖頭道：「不認識。」

幽冥先生道：「將蓋在屍體上的白布拉開。」

蕭七依言拉開了那塊白布。

一陣惡臭立時直撲鼻端，白布下蓋着的是一個肌肉破爛的身軀。

蕭七一皺眉道：「這莫非就是飛飛那具屍體？」

幽冥先生道：「本來就是的。」

蕭七道：「可是飛飛的容貌……」

幽冥先生道：「屍體本屬於飛飛，容貌却不是，這是否非常奇怪。」

蕭七不明白。

趙松同樣不明白，問道：「怎麼會這樣的？」

一頓突然失聲道：「借屍還魂！莫非這就是先生所謂借屍還魂？」

整個房間那刹那彷彿突然一暗，彷彿突然陷入了黑暗幽冥之中。

× × ×

「借屍還魂……」幽冥先生歎了一口氣，忽然道：「老實說，我那裏有這種本領？」

趙松道：「然則先生的所謂……」

幽冥先生道：「我那所謂借屍還魂，其實不過是借屍還臉罷了。」

趙松道：「什麼叫借屍還臉？」

幽冥先生道：「屍體所以不能够確定身份，原因不過在肌肉破爛，分辨不出她

本來面目，要回復她本來面目，即使有拔毒生肌的靈丹妙藥，在現在這種情況之下也是沒有用的了。」

趙松道：「當然。」

幽冥先生道：「唯一的辦法，就是將破爛的部份塡補起來，這件事在別人無疑是匪夷所思，但是在一個陶匠來說，雖不是輕而易學，也不是全無可能。」

蕭七恍然道：「先生莫非就是將瓷土塡補進破爛的地方，根據面部的輪廓，重新塑一張顏臉出來？」

幽冥先生道：「正是如此。」

趙松道：「難怪先生要我們準備白不細泥與及陶匠的工具了。」

幽冥先生道：「我那所謂借屍還魂說穿了，其實就這樣簡單。」

蕭七道：「絕不簡單，屍體面部的肌肉破爛成那樣子，要將她本來的容貌塑出來，談何容易？」

幽冥先生道：「增一分往往太多，減一分往往太少，力道，份量等都要準確，稍不小心，就會變形。」

蕭七道：「先生也實在太辛苦了。」

趙松亦說道：「難怪先生看來顯得如此的疲倦。」

幽冥先生說道：「但畢竟沒有白費心力。」

他傲然笑顧屍體那張臉龐，道：「這張臉不敢說十足十與原來的一樣，但沒有九分，最少也有八分八相似的了。」

趙松連連點頭，讚歎道：「高明，高明！」

蕭七却怔在那裏。

幽冥先生回顧蕭七，道：「可是屍體雖然是被認定爲杜飛飛的屍體，恢復了容貌，小蕭却竟然認不出來。」

趙松一疊聲，道：「果然奇怪之至，奇怪之至。」

幽冥先生接道：「這若非我的技術有問題，那就只有一種解釋——」

蕭七接道：「就是——屍體並非飛飛所有。」

趙松道：「那麼是誰所有？」

蕭七陷入了沉思之中，一雙眼盯穩了屍體那張瓷土塑出來的臉。

眼前那張臉他的確好像在那裏見過。

可是，在那裏？

蕭七一時間却又想不起來。

幽冥先生即時道：「這位老人家你們見到的了。」手指着金保。

蕭七趙松早已在意金保的存在，但話說開來，一時間沒有問及，蕭七目光一轉，應道：「也是好像那裏見過似的。」

幽冥先生道：「可是那天黃昏在柳堤之上？」

蕭七一言驚醒，向金保一揖道：「老人家莫非就是那位姓金的老伯？」

金保慌忙站起身子，顫聲道：「公子如此多禮，折煞老朽了。」

蕭七道：「金老伯年長於我，總是前輩。」

金保道：「老朽正是金保。」

蕭七道：「那天我離開之後，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金保道：「一個骷髏突然簇擁着白烟出現，聲稱乃是來自地獄的使者，奉女閻羅之令，凡人間女子，有喜歡公子者一律勾其魂，奪得魄！」

蕭七苦笑道：「這是否有些荒謬？」

金保頷首長歎道：「老朽也是這樣說，當時也只以爲誰人在開玩笑，那知道一竹竿砸下去，骷髏竟粉碎，可是語聲仍然從白烟中傳出來，也竟然言出必行，將我的金娃勾魂奪魄！」

他越說語聲顫抖得越厲害。

蕭七沉聲道：「却都是晚輩不好。」

金保不住搖手道：「公子千萬不要這樣說，在樂平一帶，誰不知道公子平易近人，對人一笑，本是極之平常的事。」

蕭七無言。

金保接道：「公子人中之龍，瀟洒脫俗，這樂平一帶的女孩子相信也不知有多少爲公子醉倒，所以我那個金娃一見鍾情，也並不難理解。」

這個老漁夫看來倒也通情達理。

蕭七却只有苦笑。

金保的語聲一變，嘶啞着又道：「可是只因爲心中喜歡，便要賠上性命，實在豈有此理，那個女閻羅雖然控制人間生死，隨時都可以取我性命，到現在，無論誰問我，我也還是那句話——一千一萬個不服！」

蕭七點頭道：「果眞有這種事，還有天理嗎？」

金保不覺流下了兩行老淚，道：「老朽也是這樣想，自金娃死後，附近一帶的山神土地，都已焚香告遍了。」

蕭七苦笑道：「那倘若眞的是神鬼的所爲，除非女閻羅權傾九天十地，否則也該有個什麼神來管管她的了，可惜那並非神鬼所爲，老人家的一番苦心却是白費的了。」

金保奇怪的問道：「公子說那些是人爲的？」

蕭七道：「是一個叫做蛛蜘的人幹的，方才已給我們擊殺了。」

金保老淚迸流，道：「皇天有眼。」

一頓又問道：「眞的已死了？」

蕭七道：「老人家若是不信，無妨問一問這位趙總捕頭。」

金保沒有問趙松，也不等趙松開口，立即道：「我不是不信，只是太高興，有點兒意外。」

他的眼淚又流下，淚中有笑，道：「那麼這兒沒有我的事了。」

幽冥先生奇怪道：「怎麼你連是什麼原因也不問？」

金保搖頭道：「好像我這種打漁人家，平日根本就不會與人結怨，金娃更不會，這一次禍從天降，若說是罪在我們父女兩人，那就是前生造孽，今世報應，否則不用說，壓根兒與我們父女沒有關係，我們父女二人只是在別人安排中的犧牲品，一切自有官府，自有蕭公子替我們雪恨，我既無力相助，相信也更沒有插手的餘地，管來什麼？說到原因，問來也是無用，又何必去查根問底？」

幽冥先生道：「你倒也看得開，我若是也像你這樣看得開，日子一定沒有那樣子難過。」

話口未完，他忽然笑起來。

笑得就像是一個白痴。

（全文完）

金保莫名其妙的望着幽冥先生，蕭七趙松雖然多少都有些詫異，但多少都也明白幽冥先生說話中的含意，明白幽冥先生此刻的心情。

幽冥先生若是看得開，又何至於終年躲在捺落迦之內，不停的塑造地獄諸鬼神呢？

良久，幽冥先生才收住了笑聲，目注蕭七趙松道：「兩位找金老人家到來，主要的目的我知道乃是想弄清楚那天柳堤上發生的事情。」

趙松道：「不錯，只是先生何以將金老伯請進來這裏？」

「當然有原因。」幽冥先生道：「金老人家到來的時候，我剛好完工，弄妥屍體的容貌，越看那就越覺得不對，所以知道消息，心血來潮，忍不住就請他進來一看。」

趙松道：「到底是什麼不對？」

幽冥先生道：「就是屍體的容貌。」

他目光一轉，道：「你們都認定屍體是杜飛飛所有，但是一開始，我就已覺得有些不像。」

蕭七忍不住問道：「為什麼？」

幽冥先生道：「以我所知，杜飛飛乃是樂平三大美人之一。」

金保插口問道：「是那三個？」

幽冥先生回答道：「就是董千戶的女兒董湘雲以及杜茗的兩個女兒杜飛飛杜仙仙。」

蕭七說道：「我仍然不明白先生的說話。」

幽冥先生道：「屍體面部的輪廓雖然不錯，但並非極美，還有屍體的雙手也嫌稍粗一些。」

他的目光又轉回屍體臉上，道：「到弄妥屍體的容貌，更覺得奇怪，不是說不美，却正如我初時的印象，只是很不錯而已。」

蕭七轉問道：「那麼金老伯一看之下，又有何發現？」

金保接口說道：「那分明就是我的女兒。」

蕭七已多少猜中，仍然問道：「容貌非常像？」

金保道：「簡直就一樣。」

蕭七皺眉道：「這是說，死者可能是你的女兒了。」

金保苦笑道：「可是我女兒的屍體怎麼會走來這裏？」

幽冥先生道：「除非就眞的有鬼跟我們開玩笑，否則事情可就奇怪了。」

金保道：「金娃的屍體是由我親自下葬的，在來這裏之前我還曾到她墓前走一趟，並沒有什麼異樣，即使是屍變，也該有些兒跡像才是。」

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接道：「所以我女兒的屍體應該仍然在墳墓之內，在這兒的屍體雖然那麼相似，我看也只是有相似而已，不會是我的女兒。」

幽冥先生道：「人有相似？不會這樣簡單的。」

他回對蕭七趙松，道：「杜飛飛的屍體一回復本來面目，竟變了金娃，這件事，以我看絕不能夠漠視。」

蕭七趙松不由得一齊點頭。

幽冥先生道：「這也許是蜘蛛的詭計，好像飛飛那樣美麗的女孩子，蜘蛛只怕未必會忍心將之殺害。」

趙松接口道：「否則他早已殺掉仙仙的了。」

蕭七沉吟道：「飛飛莫非仍在生？」

趙松道：「相信是，只不知蜘蛛收藏在那兒而已。」

蕭七道：「捺落迦？」

趙松道：「我立即吩咐人飛馬去通知各人，窮搜整個捺落迦！」

幽冥先生立即道：「有一處地方你們也不要疏忽了。」

蕭七急問道：「是那兒？」

幽冥先生道：「金家村。」

金保道：「我那兒沒有聽說有陌生女孩子進出。」

幽冥先生道：「蜘蛛如果眞的是將金娃的屍體來迷惑我們，使我們以為是杜飛飛的屍體，一定有他的目的，說不定在金家莊附近，有他的另一個巢穴。」

蕭七一想頷首道：「不錯，他若是在捺落迦燒瓷像，少不免要驚動先生你，由金娃死亡到現在，並沒有多少天，所以那羅刹女鬼的瓷像若是由金娃的屍體燒成，燒瓷像的地方應該就是在金家莊附近。」

趙松道：「那麼飛飛若是仍在生，也該在那兒的了。」

蕭七茫然點頭，他的心神從來都沒有試過這樣亂。

幽冥先生接道：「無論如何，我們都要走一趟金家村的了。」

趙松恍然道：「也乘此弄淸楚那具屍體是否為金娃。」

金保奇怪道：「如何弄清楚？」

趙松一字一字的道：「開棺驗屍！」

金保一呆道：「什麼？」

趙松道：「屍體若非為金娃的，金娃的屍體便該仍然在墳墓裏的棺材內！」

金保呆呆的點頭。

趙松道：「事情到這個地步，金老伯，開棺驗屍是在所不免的了。」

金保歎了一口氣，道：「我明白，事實連我現在也有些懷疑金娃那丫頭的屍體是否仍然在棺材內。」

趙松道：「那麼事不宜遲，我立即吩咐人準備馬車，趕赴金家村！」

幽冥先生撫掌道：「馬車最好不過，否則我這個老怪物坐在馬上，只怕未進金家村，就給村民當妖怪趕跑。」

趙松一怔，道：「老前輩也準備走一趟？」

幽冥先生道：「說不定有很多地方還用得着我這個老怪物。」

趙松道：「一切有勞前輩了。」

幽冥先生抓着腦袋，道：「對於這件事，我越來越感到興趣了。」他笑笑又道：「有生以來，我還是第一次遇上這麼奇怪的事情。」

蕭七那邊應聲道：「我也是。」

幽冥先生走過去一拍蕭七的肩頭，道：「生死有命，你也不必太担憂。」

蕭七無言點頭，他現在的心情仍然亂草一樣。

趙松喃喃自語道：「我只道捕殺蜘蛛，事情便了結的了，誰知還有這許多枝節的。」

蕭七道：「事情也快接近解決的階段的了。」

趙松苦笑道：「做了捕頭這麼多年，我還是第一次遇上這樣棘手，這樣奇怪的案子，這一次若非你們帮忙，只怕我得要變成瘋子。」

蕭七歎息道：「這件事的本身根本就瘋狂之極。」

趙松轉對金保道：「又要勞煩老人家奔走。」

金保道：「應該的，金娃的墳墓所在，雖然你們不難打聽出來，總不如我領路走一趟方便。」他歎息了一聲，接着說道：「何況這件事，也與我有關，不去怎成呢？」

趙松道：「那我也該親自去督促兒郎們準備馬車才像樣。」

說着邁步疾奔了出去。

× × ×

黑暗終於消逝。

拂曉，一輛大馬車疾從衙門的後門駛了出來。

趙松蕭七雙雙坐在車座之上，蕭七緊皺的雙眉到現在也仍未開展。

鞭在趙松的手中，韁也是。

他親自揮鞭策馬，這件案子給他的刺激實在太大，無論如何他都要弄個水落石出才肯罷休。

這是他職責所在。

但他現在的責任心却已經完全被好奇心取代。

在車廂之內，坐着幽冥先生與金保，幽冥先生不住抓腦袋，金保的神情却顯得有些兒緊張。

開棺驗屍的結果將會怎樣？

又豈獨金保，其他三人都渴望很快能够知道。

馬蹄飛快，馬車飛快！

（下期續完）

寶馬奇緣

（本文承自三十七頁）

龍城璧的神態，看來很憔悴，也很疲倦！

而石九燒，却像一個喝酒過多的人，脚步虛浮，眼神呆滯。

看他的樣子，好像瘋了！

但他沒有瘋！

他比任何人都更清醒。

他突然笑了。

但是，這種大笑之聲，也是虛弱的，無力的。

一陣大笑過後，他上氣不接下氣地說道：「本……本座一向都不……不相信……龍心神訣……能擊敗瘋魔掌……現在總算……敗得心服口……」

最後一個「服」字，他沒有機會說出來。

他只能噴出一口鮮血！

然後，他就仆臥在湖邊，完全不能動彈。

天殘地缺瘋魔掌，龍城璧已是第二次領教！

第一次領教瘋魔掌，只是在長安城殺人巷中。

宗天武與陸飄練的是瘋魔掌。

石九燒練的也是瘋魔掌！

但兩者相比，後者顯然遠勝前者。

毫無疑問，宗天武與陸飄所練的瘋魔掌，是由石九燒所傳授的。

但他們三人，却分別先後敗在雪刀浪子的手下！

是瘋魔掌不敵龍心神訣？

還是否「邪不能勝正」？

龍城璧不曉得。

他現在唯一最關心的人，就是偷腦袋大俠衛空空！

× × ×

時九公看見了衛空空便冒火。

「沒出息，又給人打成這個樣子，若不是老夫在此，你已進了酆都城。」

衛空空無話可說。

事實上，時九公是他的救命恩人。

如果沒有時九公，衛空空已經死了兩次！

衛空空的傷勢逐漸痊癒了。

但是，他不能喝酒。

直到江湖情聖梅桃李與上官美鳳成親之日，他仍然不能喝酒。

別人喝喜酒。

他却在喝白滾水，連茶都不能喝。

唐竹權第一個感到不是味兒！

少了衛空空這個酒囊與他對飲，好像連醉春風這等佳釀也淡而無味了。

幸好龍城璧可以喝酒，而且喝的份量一點也不輸虧。

喝下第三罎醉春風之後，唐竹權忽然問龍城璧：「猴子馬是不是眞的跑了個第一？」

龍城璧淡淡一笑，道：「不錯。」

唐竹權皺了皺眉，道：「為甚麼你不要上官美鳳，却要了五萬兩黃金，難道黃金比女人更富吸引力？」

龍城璧搖頭。

唐竹權裂嘴一笑，恍然大悟的道：「老子明白了，你是怕老子的妹子吃醋。」

龍城璧仍然搖頭。

唐竹權一怔，道：「難道你不怕竹君撕掉你的耳朵？」

龍城璧沉默片刻，然後才淡淡一笑，道：「我是怕你寂寞。」

唐竹權怪眼一瞪：「怎會扯到老子的頭上來了？」

龍城璧悠然笑道：「如果今天成親的是我，又還有誰來陪你痛飲？」

唐竹權想了片刻，忽然拍桌大笑道：「不錯，不錯！老子的妹子果然有眼光，將來老子的老子若反對你和老子的妹子成親，老子就與老子的老子拚命。」

唐竹權此言一出，哄堂大笑！

只有時九公，連連搖頭，頻說「此子胡鬧」不已……

（全文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金路（二）

馮嘉·文　子成·圖

突來不速客　誑走多情人

「自然，這裏還有些事情你是可以帮忙的，」司馬洛說，「那就是信上講的這個癩皮江。他是那些殺死阿翹的人的其中之一，或者就是殺死阿翹的人，祇有一個人而沒有同黨，你對這個癩皮江知道些什麼嗎？」

「讓我叫人把阿翹的資料拿來查查吧，」探長說，「癩皮江這個綽號是相當普遍的，許多人都叫癩皮！」

探長出去了，司馬洛坐在那裏，吸着香烟，等着。黃金並不是最重要的，那些人也同樣重要。他起碼要知道對方是怎樣一些人，而目前他就知道癩皮江一個人而已。他要知道要找哪一些人，以及與哪一些人對抗。

探長過了一會之後就回來了，說：「他們正在查，既然阿翹說他跟癩皮江一乜喝醉過，那他們應該是相當好朋友了。」

「我也是這樣想。」司馬洛說。

探長把剩下來的飯盒放進廢紙箱：「你看，我這工作，吃的是草，擠的是奶。有一天，我也會改入你這一行了！看你活得那麼風流快活！」

「你的工作雖然並不風流快活，」司馬洛說，「但是你也不必冒生命危險！」

「我知道，」探長說，「祇是這樣想想吧了。但你不認為把這件事公佈是一個好主意？」

「當然！你答應了我守秘密的。」司馬洛說。

「我不是打算食言，」探長說，「不過是跟你商量一下吧了。」

「我告訴你，」司馬洛說，「你把這件事情公佈的話，就不知道會有多少人搶着到那裏去掘金了，這樣我們就永遠無法分清楚殺死阿翹的究竟是什麼人了。如果守秘密的話，就祇有一路人馬，很容易把他們找出來的，明白嗎？」

探長點點頭：「那你還躭在這裏幹什麼？很奇怪，你似乎應該早已起程趕到K城去的了。」

「我正是在趕，」司馬洛說，「飛機票也買了，可惜最早一班飛機也要在今天黃昏才起飛，現在就是趕到機場去，也是白跑而已。」

探長數着手指：「你先到一兩天，倒不如後到一兩天好，讓他們替你把黃金掘出來，然後你才到達，坐收漁人之利！」

前文提要：

上文書至司馬洛為了阿翹的慘死，深感不安，乃着手偵查，終無所獲，後得張婷玉交來阿翹給他的信，始知阿翹因未獲司馬洛相信，又深恐日後遭遇不測，故乃預先函告他有關一百萬元黃金之事的眞相，司馬洛得知眞情後，在愧咎交加下，乃決然準備前往藏金之地去。司馬洛能否找到藏金？

「我正是希望如此，」司馬洛微笑。

過了幾分鐘之後，一個探員拿着幾份文件進來了。這個探員把一份文件在桌上放下來，「這就是癩皮江的資料，他是有案底的！」

「什麼案底？」司馬洛問。

「癮君子，」那個探員說，「是一個老道友了，已經到了要打針注射的程度。進出過監獄很多次了。」

「現在不是在監獄裏？」司馬洛問。

「剛好不是，」那探員說，「出來了半年，不過也差不多到時間了，如無意外，他很快又會回到裏面去的。」

「有他的地址嗎？」探長問。

「有的，」那探員說，「這上面也寫着。」

「這地址有用嗎？」司馬洛說，「這種人就像浮萍一樣，不會住在什麼固定地方吧？」

「他這地址不同，」那探員說，「我看他是不會放棄的！」

× × ×

因為那是一個不必付租金的地方，像阿翹一樣，也是在一幢舊式樓宇的天台上建的一座木屋。這樓宇是那麼舊，環境複雜，租金又是很便宜的，業主大概也懶得去管什麼天台木屋了，祇是等年期一够就拆掉，另外新建大厦算了。

那天台上亦不祇有一間木屋，另外對面亦有一間。癩皮江那一間的門是關着的，有一隻小鎖把門在外面鎖着。

「看來他是出去了。」司馬洛說。

「問他的鄰居吧。」探長說。

「那又不是他的秘書，」司馬洛說，「他出去難道還會留話嗎？」

他說着拾起地上的一塊磚頭，在那隻小鎖上一敲。那隻小鎖沒有彈開，不過連同鎖着的門扣從木上脫下，掉在地上了。

「喂！這樣做是不大合手續的。」探長說。

「那你拘捕我好了。」司馬洛說。

司馬洛把門拉開了，探長便忘記了合不合手續了。他們看見有一個人伏在床上，而一看就知道這個人是已經死了的。倒不全是因為門給反鎖着，而是因為一個死了的人是另有一種樣子的，司馬洛與探長都常常有機會看到死人，所以他們一看就知道這是一個死人。

「不要碰什麼，」探長立即吩咐。

這一點司馬洛也是懂得的。他小心地跟着探長踏了進去，探長把床上的人翻轉過來。硬直的，而且相信也是冰冷的了。眼睛瞪得大大的，像一顆玻璃珠。

癩皮江與檔案照片上的樣子不同之處就是眼睛沒有睜得那麼大而已。

癩皮江已經死了。

「注射過量。」司馬洛說。

他的一隻衣袖是捲起來的，手臂彎的地方佈滿了針孔。旁邊的木桌上還放着一隻空了的皮下注射針。

這就是用以注射海洛英的工具。

「有人把他殺掉了！」探長說。

這是很明顯的事情了，這個人是一個老「君子」，很有經驗，他也許會缺糧，但是決不會意外地注射過量的，當他注射過量的時候，就是別人替他注射的了。而且門是在外反鎖。

「看他的紀錄，他不是那種有辦法就這樣把阿翹殺掉的人，」司馬洛說，「他也不是那種有能力和有胆量一個人去拿金子的人。」

「他大概祇有胆量把這件事當作情報賣給別人，」探長說，「他跟阿翹也許是好朋友，也許不是，這都沒有分別的，總之，一個深癮到這個程度的人，就是自己的母親他也不怕出賣了！現在他已經沒有用處，他也要死了。」

「讓我們看看是誰殺他的吧！」司馬洛說着，指指天台上那另一間木屋。

他們走過去推開門，那裏面有一個乾瘦的老人，門一開他就放下正在看的一份報紙跳了起來。

「什……什麼事？」他惶然地問，看看這兩個明顯地是並不屬於這個地方的人。

探長向他出示了證件之後，他是更顯得恐懼了。他吶吶着說：「我……我並沒有犯事呀！」

「過來，我要你帮忙一件事情。」探長說。

他把那人帶到了癩皮江的屋子。那人看見癩皮江已經死了，就更加感到恐懼萬分。

「這……這不關我的事！」他尖聲叫道。

「暫時這不能肯定，」探長說，「我要知道的，就是最後離開這間屋子的人是誰。你看，這屋子的門是反鎖着的，殺人的人把人殺了之後，再鎖上了門才離開。也許你看見那鎖門的人吧？」

「我沒有看見，」那人愚蠢地說，「那時我不在家？」

「那時你不在家？」司馬洛冷笑，「你知道那是什麼時候發生的？假如你不在家，你又怎知道是什麼時候發生的呢？」

「我……我是說……我的眼睛不好，」那人說，「人老了，差不多等於瞎了一樣，什麼都看不見。」

「你的人雖然老，」司馬洛指出，「但是眼睛並不太差，你在這樣黑暗的一間屋子裏也可以看報紙，眼睛怎會太壞呢？」

「我……我真的沒有看見什麼！」那老人還是堅持。他也算是一個歷盡滄桑的人，他認為凡是碰到這種事情，就是承認愈少愈妙。最好全無關係。

「那你就很麻煩了，」司馬洛說，「假如你沒有看見別人，那你就是最大的嫌疑人物了。你是最近的鄰居。」

「我……我……我沒有幹過什麼呀！」那老人尖聲叫道。

「那你要證明你沒有幹過什麼才行。」司馬洛說。

「但……但……」那老人大為恐怖，終於不能不承認，「我看是看到的，昨天晚上有一個人離開……」

「誰？」司馬洛問道。

「我不認識的，」那老人說，「我們……我們不是朋友，你知道，一同住在一座天台上，總是有點磨擦爭執的。」

「你不是一位好鄰居，」司馬洛嘆口氣道：「鄰居不是應該互相敦睦的嗎？」

「這個人是什麼模樣的？」探長則是提出個比較切實的問題。

「他……我看不清楚，」老人說，「他是戴着一副黑眼鏡的。我昨晚就覺得奇怪，怎麼他會把門鎖起來？這又不是他住的地方。」

「很聰明，」司馬洛說，「戴一副黑眼鏡，樣子就很難認得了。」

「他常常都是戴着黑眼鏡的。」老人說。

「常常都是戴着黑眼鏡——你的意思是說你不祇見過他一次了？」司馬洛說。

「他來過好多次，這個人——不論白天黑夜，他都是戴着一副黑眼鏡！」老人說。

「唔，這倒很有帮助，」司馬洛說，「這人大概不會是一位電影明星，因此他的眼睛一定是不大好的了。」

「我看——大概是這樣吧。」老人囁嚅說。

「很好，謝謝你的合作，」司馬洛說，「假如他來這裏一定戴黑眼鏡，那他到別處去一定也是戴黑眼鏡的，這就比較容易認了。」

「此外還有什麼特徵？」探長問。

「這人很高大，」老人說，「跟你們差不多，跟他差不多，」指指司馬洛，因為司馬洛亦是一個特別高大的男人，比探長還要高了半個頭，「而且……穿着得很講究。」

「像我們一樣？」探長問，因為老人這個所謂「講究」的準則是大有可疑的，假如以他自己作為水平，那在街上隨便找一個人都是穿着得很講究的了。

「不，」老人說，「我的意思是很講

究，比他還要漂亮！」又是指指司馬洛。

司馬洛本身已經是一個相當講究打扮的人，打扮比司馬洛還要漂亮，那的確是眞的很講究了。

「什麼都是新的。」老人說。

「很好，很好，」司馬洛點點頭，「一個戴黑眼鏡，打扮很講究的人，雖然不容易找，但碰到他的時候，就很容易認得了！」

他們繼續盤問這個老人。照老人所知，癩皮江近來祇有這樣一位訪客，而老人特別注意是因爲癩皮江這個人不大有人來探訪的，尤其是一位如此講究的訪客。

這個人來過好幾次，而最後一次就是在昨夜，最特別的也是在昨夜，這個人負責把門鎖上，而不是癩皮江鎖門，現在又發覺癩皮江已經死了。

「媽的！」探長說，「就是帶他回去拼圖認人也沒多大用處，戴黑眼鏡而講究打扮的人雖然不很多，却也並不少的。」

「但是去找我要找那種東西的，則大概祇有一個了。」司馬洛微笑，「好了，我看守着吧，你去打電話叫人來吧！」

探長懷疑地看了他一眼：「讓我先在這裏搜索一下！」顯然他怕司馬洛會搜出什麼東西收起來自用。

司馬洛無可無不可地聳聳肩。探長在搜的時候，他站在旁邊看着，當然他也不希望探長搜出什麼來而不讓他看到的，而且他也不希望探長把什麼應該搜索的地方忽略了。

雖然他不相信還有什麼可以搜的東西剩下來。

結果他們也是沒有搜出什麼來。

「好了！」探長說：「我去打這個電話吧！」

當探長打電話的時候，司馬洛也對這個老人作了一番私人的盤問，結果也是問不出什麼有價値的口供。這個老人也是什麼都不知道的，他與阿翹和癩皮江既然不是朋友，他自然也不大有機會與他們談話。結論是很明顯的，癩皮江祇是一個被人利用的人，他把阿翹醉後所講的故事出賣，雖然賣得一點錢，但是這個故事實在是太値錢了，他不應該把它出賣的，結果他不但得不到什麼利益，而且還把性命也賠上了。

一個戴黑眼鏡，很講究打扮的人。無疑地，這個人是已經離開了這裏，去拿那些黃金了。

這個人比他先走了一天。

× × ×

司馬洛回到家中的時候，嘉露正像一隻小貓般蜷縮在沙發上看電視。

「咦！我還以爲你已經走了。」司馬洛說。

「你好像很希望我走了，而不是担心我走了。」嘉露幽怨地看着他。

司馬洛聳聳肩：「不是這個意思，剛才我出去的時候你像很負氣，所以我還以爲……」

「不過是一時意氣吧了，」嘉露說，「我猜你今天也不會在家吃晚飯吧？」

司馬洛苦笑：「我也不知道該怎樣解釋，我……要離開這個地方一個時期。」

「爲了這件事情？」嘉露問。

「是的，」司馬洛說，「這……是一件非做不可的事情。」

「那麼……我不可以跟你一起走嗎？」嘉露問。

「這……可能是一件很危險的事。」司馬洛說。

「我不會做危險的事情，」嘉露說，「我也不會參加什麼危險的事情，我不過是給你做一個伴吧了，難道你不喜歡有一個伴嗎？」

司馬洛看着她，遲疑着。

「在這裏還不是一樣嗎？」嘉露說，「我在家裏等着你，我也不見得有什麼危險。」

「這個……」司馬洛遲疑着，「你不能找別的男人嗎？」

「別這樣說，」嘉露不悅地道，「你不高興帶我去，你就出聲好了。」

司馬洛發覺很難解釋她不應該去的原因；他可能還需要分心保護她的。不過她也實在不大願意把她放走，他們不過還是剛剛相識，感情剛剛開始吧了。

「好吧，」他說，「我們一起走，但你得答應我不要管我的閒事，已經有三個人爲這件事情死了，這並不是開玩笑的事情！」

「三個人死了？」嘉露驚詫地看着他，「我還以爲是一個。」

「我們所知的是三個，」司馬洛說，「究竟還有沒有更多就不知道了。」

「但……還是別詳細告訴我了，」嘉露說，「我不是不應該管閒事嗎？讓我替你收拾行李吧，什麼時候起程？」

「我們大概還有四個鐘頭就要到達機場，」司馬洛說，「我不需帶多少衣服，我要拿的東西你是帮不了我的，你何不回去收拾你的行李呢？兩個鐘頭之後我來接你如何？」

「很好，」嘉露說，「關於旅費方面，我自己會負担的。」

「別傻氣吧，」司馬洛說，「這算是什麼話？你不會以爲我是爲了旅費而不讓你一起去吧？」

× × ×

他們的目的地並不近，坐飛機也要兩天才能到達，不過對方也是一樣的行程，所以對方也不過一樣是比他們早到了一天而已。嘉露也許奇怪爲什麼他要迢迢千里到這裏來調查一件謀殺案，不過她並沒有開口問他。

「我是一個觀光客，」嘉露說，「白天你做你的工作，我遊我的地方好了。晚上我們在一起！」

司馬洛剛剛打好了電話叫酒店的服務處替他租一部車子。他放下電話，微笑着說：「不一定是晚上，也許我晚上也要工作呢？」

「那我會常常打電話回來問，」她說，「假如你回來了，我就也回來陪你！」

「這最好了，」司馬洛說，「隨時有一個人在家裏陪我，這多麼好？」

「你眞的那麼匆忙，現在就要起程？」她問。

「是的，」司馬洛說，「祇等車子來了，趁這段時間先拿一點東西！」他一面把行李打開，一面問嘉露道：「你有什麼

打算嗎？」

「沒有！」嘉露搖搖頭，「我不過是想先去洗一個澡吧了！」

「你去洗好了，」司馬洛說，「可沒有人制止你！」

嘉露走進浴室中去了，司馬洛則打開他的旅行袋，取出他自己帶來的各種特別武器在身上收藏好了，因爲司馬洛這個人是有很多特別的新式武器的。

嘉露從浴室裏出來了，用毛巾抹着身上的水珠，身上什麼都沒有，一時使得司馬洛有眼花撩亂的感覺。

司馬洛說：「要是有幾個郵包寄來，你替我收下好了。」

「幾個郵包？」嘉露問，「誰寄東西到這裏來給你呢？」

「我自己寄來給自己的，」司馬洛說，「那是我的槍，不方便帶着坐飛機，所以拆開來郵寄。」

「槍？」嘉露顯得有點不大自然。

「你祇要不拆開來就沒事了，」司馬洛說，「而且又不會爆炸的。槍就是槍，不是炸彈！」

「好吧。」嘉露抹乾了身體，在床上躺下來，「你不想休息一下嗎？」

現在的她對司馬洛的確是有着很大的誘惑性，司馬洛深深地吸入了一口氣，但這時，電話就响起來了，是樓下的服務處打上來的。租來的車子已經到達了。

「謝謝你，」司馬洛說，「我馬上就下來！」

他掛好了電話，在嘉露的臉上一吻，然後便下樓而去。他在酒店的停車場察看一下這部租來的車子。他說他要最好的，那果然是最好的，還相當新，不會有許多人用過，發動馬達聽聽那响聲也似乎沒有什麼不對。以一部租來的車子來說，這也不能算是太苛求了。

「很好，」司馬洛說，「沒有問題了，我就要這一部好了。」

他把車子開動了，離開酒店。這並不是一座他熟悉的城市，他祇來過一次，也沒有逗留得很久，因此他祇能靠在飛機上研究地圖的所知而走路了。

在起先一段路之內，他似乎感到有一部汽車在跟踪着他，但那祇是一種感覺而已，在鬧市之中是還不能肯定的。司馬洛一向相信自己這種感覺。不過這一次，他的感覺則似乎錯誤了，因爲當他離開市區而進入郊區的時候，那部車子便離開不再跟在他的後面了。

司馬洛的車子沿着郊外的路繼續向前馳行。

× × ×

另一方面，嘉露則正在房間裏看着一叠旅遊手册，看看她有什麼地方好去的，還懶得穿上衣服。

她也不急，並不打算馬上出去，祇是要先選擇好了地方而已。而在他還沒有決定之前，電話便响了起來了。她拿起聽筒，酒店的接綫生的聲音說：「黃小姐嗎？有電話找你。」

「誰？」嘉露問着，覺得這實在是多餘的一問，除了司馬洛之外，還有誰打電話到這裏來找她呢？

「是司馬洛先生叫人打回來的。」那接綫生說。

「哦，」嘉露說，「那麼你替我接上來吧！」

電話接通了，那邊是一個陌生男人的聲音，說：「黃小姐，我是司馬洛先生的朋友，他現在不能分身，所以叫我代打這個電話。」

「有什麼事情嗎？」嘉露問。

「請不要慌張，」那人說，「應該不會有什麼事的。你有沒有把門鎖好了？」

「鎖上了，」嘉露說，「我剛剛洗過了澡！」當她還沒有穿上衣服的時候，她當然不會就這樣把門掩上就算了的。而洗澡也經過是相當時間了，她祇是不好意思承認她一直沒有穿上衣服而已。

「那很好，」那人說，「任何人來都不要開門！」

嘉露的身上通過一陣冷顫，汗毛也一根一根豎了起來。她說：「爲什麼？」

「司馬洛先生說你可能會有危險，」那人說，「祇是可能而已，不過爲了安全起見，他要我們來接你，把你送到一個安全的地方。」

「這裏……這裏不好嗎？」嘉露問着，不由自主地把毛巾拉過來披在身上。忽然之間，她感到寒冷了。

那個男人的聲音是溫和而動聽的。他說：「這裏到底是一間酒店，許多閒雜人都可以進去的，到我們的地方就安全了。大約五分鐘之後，我們就會來接你。我們敲門，是三長，兩短，三長，這是個暗號。其他人敲門都不要開門，就是侍者來也不要，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嗯……」嘉露吶吶着，「好吧。」

「請快一點收拾行李，」那人說，「司馬洛先生的行李和你的行李，我們一起走。」

「好吧！」嘉露放下電話，便飛快的穿上了衣服。

至於行李，則是既簡單而並未打開的，所以他也用不着怎樣收拾了。

果然在大約五分鐘之後，就有人敲門了，三長，兩短，三長。

嘉露叫道：「是誰？」

「黃小姐！」門外一個男人的聲音，就是電話裏那個男人的聲音。

嘉露把門開了，外面有兩個人，兩個男人都是打扮得相當斯文，而看上去是態度和善的。

其中一個他認得聲音的男人說：「黃小姐，我們可以走了嗎？」

「可以了。」嘉露說着顯得六神無主的。

「那很好，」那人說，「我們替你拿行李吧！」

他們兩個人替嘉露拿了行李下樓，上了一部等在路邊的汽車。那汽車開動了，那人說：「黃小姐，你現在不用怕了，我們把你截到我們那裏去，你在那裏等司馬洛先生回來就行了。」

「你們是他在這裏的朋友嗎？」嘉露問。

「是的，」那人點頭，「我姓陳，這位是李先生。」嘉露跟他們點頭爲禮之後，這個自稱陳先生的人又說：「司馬洛先生沒有跟你提過我們嗎？」

「沒有，」嘉露說：「眞是莫名其妙，既然有危險，那當初又何必住到酒店裏來呢？」

「哦，」那人微笑，「司馬洛就是這樣的，他不喜歡騷擾朋友，非不得已的時候，他是寧可自己來的。」

「唔，」嘉露點點頭，「我雖然認識了他不久，但是我也感覺他的確是這樣一個人！」

「你是來這裏帮他的？」那位陳先生問道。

「噢，不，不是，」嘉露搖着頭，「我不會做那些事情的，我不過是……是一位朋友！」

陳先生吃吃笑起來：「司馬洛眞是一個艷福不淺的人，他的女朋友總是那麼美麗的！」

「你過奬了，」嘉露的臉有點紅，「我一點都不美麗！」

「對不起，」陳先生說，「也許我說錯話了！」

「說錯了什麼話？」嘉露看着他。

「關於女朋友的話，」陳先生聳聳肩，「我說他的女朋友總是那麼美麗的，也等於是說他的女朋友是多得很的了！」

「哦，這倒不要緊，」嘉露說，「這些事我早就知道的。」

「那麼，」陳先生說，「司馬洛跟你是無所不談的了？」

「看是什麼事情吧。」嘉露說。

「我希望他沒有把此行的工作秘密告訴你。」陳先生說道。

「沒有。」嘉露說，「他對我是不提這個的。」

陳先生的眼睛一閃，迅速地和嘉露另一邊的那人交換了一個眼色，但是嘉露並沒有注意到。

× × ×

那部車子繼續向前，終於離開了市區，向着一個荒凉的區域駛去。

這時的司馬洛的車子仍然是在行駛着，駛到了路邊一個避車處，就把車子停了下來，他取出地圖研究一下，發覺他巳經相當接近他的目的地了，他把地圖收了起來，再開動車子，沿路而行，轉左。

那座目的地的屋子就是在前頭的路旁了，他可以看得見，但當他看見的時候，他的心裏暗叫不妙。

因爲這座屋子並不是沒有人居住的。

一座欵式相當古老的空宅，有兩層的，前面是一座院子，祇有矮矮的圍牆護着，距離公路邊不遠，地圖上沒有的東西就是加築了一條私家小路，通到院子的進口，以方便汽車駛進去。之所以要加築這條小路，乃是因爲這間屋子巳經改裝成一家餐廳了。

露天的院子裏也巳擺滿了桌子，這倒是一個相當好的主意。但是是誰的主意？

這屋子本來是莊基的。莊基在生時並沒有拿這屋子開餐廳，現在莊基巳經死了，又有誰能够替他做主，把這屋子改爲一座餐廳呢？

司馬洛駕着車子不由自主似的轉進了那條小路，駛進去，進入了院外面闢作停車場的草地，把車子停下來了。

既然這裏是一座餐廳，那他倒是不怕以過路客的身份公然進去探一探的，而且餐廳之內的顧客又相當之多。

他下車走進去，在一張桌子坐下來，發覺那是一座家庭式的餐廳，看樣子是一家大小都總動員而不請侍者的。不然怎麼過來侍候他的會是一個還不到十五歲的小姑娘呢？

司馬洛隨便叫了兩樣食物，是一杯雪糕和茶，他不過是一個過路客，不是肚子餓，祇是口渴而巳。

把東西替他拿來的則是另一個大姑娘，巳經二十歲出頭了，不算很美麗，但是很風騷。那種開始盛放的年齡，就像鮮花盛放的時候，自然就會發出一般香味，吸引蜜蜂蝴蝶了。

司馬洛對她微笑，說：「謝謝！」然後從頭到脚打量了她一遍，又說：「咦，剛才那個是不是你的妹妹？」

「表妹！」她也對司馬洛微笑，而且站着不走。像司馬洛這樣一個男人向她搭訕，她是一點也不反感的，即使他是有不軌之圖的話，那種企圖是「正當」或者「不軌」，分別祇是在企圖的人是否受歡迎而巳。

「那麼，你們是一家人了？」司馬洛問道。

「是呀，」她說，「我們是家庭式生意。」

「眞浪費，」司馬洛說，「這樣漂亮的一座屋子。」

「我們並不是有錢人，」她說，「難道就住在這屋子裏不吃飯嗎？總要找點生意做做的。」

「我的意思是說，」司馬洛說，「這屋子值不少錢，假如把它賣掉了，錢放在銀行裏收利息，也許還勝過經營餐廳！」

「這個我可不清楚了，」她說，「也許姨丈捨不得賣吧！」

「這裏附近都沒有鄰居，」司馬洛說，「大概不會是做熟客生意吧？」

「當然啦！」那女郞說，「這裏多數都是做過路客生意的，怎麼會有什麼熟客呢？」

司馬洛微笑說：「也許我會成爲熟客了。」

「是嗎，爲什麼呢？」那女郞的微笑也在表示她是明知故問的，「你認爲這裏的東西很好吃嗎？」

「是人好。」司馬洛說。

那個女郞有點難爲情了，她說：「我猜你一定是看中了我的表妹了，不過她是個小孩，你小心犯法！」

「那我改看表姐好了，」司馬洛說，「你是住在這裏的嗎？」

「多數時候，」她說，「但休息時我就會進城裏去，在朋友家裏住一兩天。」

「男朋友？」司馬洛問。

「爲什麼你這樣感興趣呢？」她問。

「假如是男朋友，」司馬洛說，「那我就寧可不做熟客了。」

「不是男朋友，」她微笑，「是女朋友吧了。」

「那又完全不同了，」司馬洛說，「你叫什麼名字？我叫司馬洛。」

「我叫林小珍。」

「我是來這裏渡假的，」司馬洛說，

「我希望找一個人帶我遊一遊這裏。假如你不嫌的話……」

「我後天才休息，」林小珍馬上說。這句話等於是很明顯地表示她不但不介意，而且非常樂意了。

「那麼，」司馬洛說，「我明天晚上打電話給你如何？我猜你這裏有電話的，是不是？」

林小珍拿起桌上豎着的一張卡紙，兩面印着特別介紹當日的食譜的。她說：「你可以抄下來。」

司馬洛把電話記在記事簿上，雖然他通常都不需要這樣做，他看過，他就會記得的，他一面說：「奇怪，電話印在上面有什麼用？難道還有外賣生意？」

「我們這裏有房間出租的。」林小珍說。

「哦，原來這是一間郊區酒店。」司馬洛說。

「又不能說是酒店，」林小珍說，「我們這裏並沒有領酒店牌照，不過設備差不多跟酒店一樣。」

「也許我搬進來更好。」司馬洛說。

「也可以，」林小珍說，「不過現在我不大贊成，也許過幾天吧。」

「這裏客滿？」司馬洛問。

「你說要我帶你去玩，」林小珍說，「那何必住到這裏來呢？我最不喜歡困在這裏，到別處去，什麼地方都是好的。」

「我明白了，」司馬洛說，「那我還是明天晚上打電話給你好了！」

這時裏面有一個肥胖的婦人在叫她，她低聲說：「我要走了！」便離開了。

司馬洛看着她的背影，不禁嘆了一口氣，心裏在後悔把嘉露帶來了，這並不是說嘉露比林小珍可愛，根本完全不是這個問題，他可惜的祇是，嘉露來了，他與林小珍交遊就似乎不大好意思了，林小珍是可能有値得利用的地方的。她就是住在這間屋子裏。

當然，這祇是初步的後悔而巳。

當司馬洛回到自己的酒店時，才遭遇到更進一步的後悔，那就是找不到嘉露。

憑酒店裏的人的形容，他就知道嘉露的處境是不妙之至了。

他們連他的行李都拿走了，而他並不知道他們是誰，還好在他的隨身武器都巳携帶在身上，他們所拿走的，也不過是他的少數衣服而巳，這就怪不得他走時有着被人跟踪的感覺了。

他的確是被人跟踪的。跟踪的人顯然對於他究竟是到什麼地方去這一點並不感興趣，祇是想肯定他是離開了市區，便進行哄走嘉露的計劃吧了。

照酒店裏的人的形容，嘉露顯然並非在槍咀威脅之下押走的，而是給用一個藉口騙走的，她對這種事情不大懂，所以很容易就被哄走了。

司馬洛甚至可以想像她是給怎樣騙走的。

酒店中的人對那二個帶走嘉露的男人雖然有相當準確的形容，但却無濟於事，因爲這樣大一座城市，怎樣去找呢？雖然並不是戴黑眼鏡的人，這一點也並不値得安慰的。那人可能是派來了一些手下。

司馬洛亦沒有想到要報警之類，他怎麼向警方解釋呢？而且，他相信也許很快就可以接到那些人的消息了。

他回到房裏，咬牙切齒地坐在那裏，幾乎頭上要冒烟，這時就有人敲門了。

司馬洛起來過去拉開門，假如他們敢登門來找他的話，那他就……

門外祇是侍者，侍者拿着幾隻小小的郵包，說：「司馬洛先生，這些郵包剛剛寄來，請你簽收！」

他的槍，總算遲到得合時，早一點到，就會給那些人也拿走了。

他簽收了，然後鎖上房門，拆開包裹，立即把裏面的零件裝配起來。

× × ×

另一方面，嘉露巳經在一座豪華的屋子的大廳之中了。她正在接受那兩個男人的盤問，那兩個男人不再彬彬有禮了，雖然他們並沒有動粗。而嘉露亦因此而慌張起來了。

她嘶聲地大叫，道：「我什麼都不知道！」

「你什麼都不知道？」其中一人說，「那你跟他一起到這裏來幹什麼呢？」

「你們究竟是什麼人？」嘉露恐怖地叫道：「你們沒有權這樣盤問我的！」

另一個人則對她作了一個毫無笑意的微笑：「我們是司馬洛的朋友，我們關心他的利益吧了。」

「那你去問他好了！」嘉露說。

「我們現在是問你！」

「我要走了！」嘉露說，「我要去報警！」

她跳起來就向門口逃去。沒有人制止她，她逃出了門外的花園中，沿着園中的私家汽車路，直向花園的大栅門跑去。當她到達的時候，她就發覺爲什麼沒有人制止她了。

那度門是給用一把鎖鎖着的，門高圍牆也高，她爬不過去。

「救命，救命！」她尖聲叫着，不過叫了兩聲就不叫了，來的時候她記得這裏周圍都沒有別的屋子，是一條私家路通到這上面來的，周圍都是荒野和樹林，不大可能會有人經過而聽得到她的叫喊，而事實上，想起來，也根本不可能有人聽到，不然他們就不會讓她叫了。

那兩個人根本沒有追出來，嘉露情急地把鐵門搖動了一番，也沒有用處，便祇好轉身走回屋子來，那兩個人還是坐在沙發上等着他。

「你們究竟想怎麼樣？」嘉露問。

其中一人聳聳肩：「我們不是巳經講過了嗎？我們要你回答我們的問題，你却不肯回答！」

「回答什麼問題？」嘉露問。

「你來這裏幹什麼？」那人問。

「我不過是陪司馬洛一起來旅行吧了。」嘉露說。

「這個你巳經回答過了，」那人說，「但我們不相信，司馬洛並不是來這裏旅行的！」

「他不是我是。」嘉露說。

「那他來這裏幹什麼？」那人問。

「我不知道。」嘉露說。

「但你知道他不是來這裏旅行的，」那人說，「那麼你一定也知道他是來這裏

幹什麼的了。」

「他……他是來這裏找尋兇手的。」嘉露說，「我就祇知道這一點。」

「找什麼兇手?」那人問。

「他……你不會明白的。」嘉露說。

「我們明白的也許比你想像中的多，」那人說，「你試試說出來看看好了。」

嘉露祇好把阿翹的事情告訴了那人。

「他沒有跟你提過那些黃金的問題嗎?」另一個人問道。

「什麼黃金?」嘉露迷惑地看着他。

那人嘆了口氣，與他的同伴交換了一個眼色，他的同伴說：「你再講一次?」

但是嘉露却反而感興趣起來了。「什麼黃金?」她問道，「司馬洛祇是說來這裏找兇手而已，他並沒有對我講什麼黃金的事情!」

「他沒有對你講黃金的事情?」那人問。

「沒有，」嘉露搖搖頭說，「他祇是說來找什麼兇手吧了。他是……來找黃金的?有這種事!」

「別問我們，」那人說，「你回答我們的問題好了。把經過情形再講一遍!」

嘉露祇好把經過情形再講一遍。

× × ×

司馬洛坐在酒店中狂吸着香烟，心中充滿了焦燥和煩悶。問題是愈來愈複雜了。嘉露沒有失踪，已經夠複雜了，而嘉露又失踪了。屋子已經找到了，也許黃金是仍然在那地下室之中的，那一家人在那裏開餐廳，可能他們仍沒有發現黃金，不然的話，他們也不會逗留下來的。找出黃金應該不成問題，最大的問題就是那個戴黑眼鏡的人。因爲那個人才是他的眞正目標。本來事情應該是很簡單的，假如屋子沒有人住着，那麼他很容易就會等到那戴黑眼鏡的人來掘金了，但現在屋子有人，就很麻煩了。

那戴黑眼鏡的人不知道會採取什麼手段。也許他會很有耐性地等下去，也許他會想個辦法把黃金偷走，也許他現在已經在那屋子租了一間房間住下來了。這一點，則司馬洛相信林小珍是可以帮他的忙的。林小珍應該知道那裏住着一些什麼客人，而假如是一個老是戴着黑眼鏡的客人，那她的印象一定更深，更不容易忘記。

但是，那個戴黑眼鏡的人眞的是在那裏住着嗎?也許他並不心急呢?也許他採取另一種辦法呢?也許他已經知道了司馬洛已來了，決定先除去司馬洛，而借助嘉露作爲威脅呢?這樣他是正正抓中了司馬洛的弱點了，嘉露是無辜的，而正因爲她是無辜，所以司馬洛才不忍心她被害。

不論是誰把他捉了去，應該很快就有消息來的……

忽然，司馬洛全身的汗毛都直豎了起來，手一動，剛才拼合好的槍就拿在手中，而另一隻手也抓起沙發上的一隻軟墊，遮在槍咀的前面，槍咀對着門口。

因爲這時候，他聽見有人正在用鎖匙開他的房門。

他用不着移動位置，由於他所坐的沙發的位置是相當有利，並非正對門口，從門口進來的人不會先看見他的。

他却聽見嘉露說：「謝謝你!」跟着門開了，嘉露進來，侍者替她提着兩隻行李袋。

司馬洛瞠目看着她。

侍者把行李放在廳中，嘉露給了他小帳，他出去了。

「嘉露，」司馬洛說，「怎麼?我還以爲你——」

嘉露在沙發上一坐，兩手交抱在胸前，瞪着司馬洛：「我還以爲你是來找兇手的，原來你是來找黃金!」

「黃金?」司馬洛還是驚詫地看着她，「誰告訴你我是來找黃金的?」

「算了，」嘉露說，「我也沒有空管你，總之我受不住，我要走了，你留下來吧!我要先走!」

她把他的行李推給他，然後氣憤憤地拿起電話。

「等一等!」司馬洛說。

「我現在要服務處替我買飛機票!」嘉露說。

「等一等!」司馬洛走過去把聽筒取過來，「我還以爲你是給人家捉去了!」

「正是給人家捉去了，」嘉露說，「所以我才要走!」

司馬洛不禁微笑：「我早告訴你，雖然不帮忙我做事，不一定就是安全的!」

「現在我明白了，」嘉露說，「幸而我不是帮你做事，不然我可能已死了!」

「很好，」司馬洛說，「你先回去也好，這樣我才不會有後顧之憂!但是你得先告訴我發生了什麼?怎麼有人把你捉去了，還肯把你放回來?」

「我沒有什麼可以招供的，」嘉露說，「他們當然把我放回來了!」

「那些是什麼人?」司馬洛問。

「他們沒有告訴我他們叫什麼名字!」嘉露說。

「但……但你總會看到他們的樣貌的，」司馬洛說，「假如你再看見他們，你一定會認得吧?」

「假如你想知道他們把我捉到那裏去，我也可以告訴你!」嘉露說。

「這……這是不可能的!」司馬洛難以置信地說，「除非他們是警探，沒有人會這樣做的!」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地方，」嘉露說，「總之我知道那裏不是警局!」

「他們來去都沒有把你幪上眼睛?」司馬洛說，「這樣你不就可以認得路回去找他們了嗎?」

「我才不會回去找他們!」嘉露說。

「但我會，」司馬洛說，「他們一定是傻瓜!」

「你去找，你去好了，」嘉露說，「不要叫我跟你去!」

「但是嘉露，」司馬洛說，「你得先告訴我發生了什麼?」

嘉露告訴他發生了什麼，而且告訴他，當那兩個人似乎相信她是不知道什麼的時候，就把她放回來了。

「你說得出那地址嗎?」司馬洛問。

「我說得出那地方，」嘉露說，「你拿地圖來好了，我指給你看。」

司馬洛把地圖拿出來，而嘉露在地圖上指出了她去的是什麼地方。看來不會弄錯的，那裏祇有一條相當簡單的路，沒有

什麼支路，除非嘉露是連方向也弄錯了，不然她所指出的屋子應該就是在她所指的地方。嘉露告訴了他如沿途看到了什麼，而且說路的盡頭就祇有那一間屋子而已。她也形容了那兩個人的樣子。

「嘉露，」司馬洛說，「現在你可以定飛機票了!」

嘉露怔怔地看着他：「你眞的要去找他們?」

「是的，」司馬洛說，「我要去找他們!」

「但……你祇有一個人……」嘉露担心的說。

「你少担心好了，」司馬洛說，「世界上沒有這樣笨的人，他們讓你知道把你帶去的是什麼地方，而又放你回來。他們是應該把你殺掉的!」

嘉露吃驚地用手掩着嘴巴。

「因此，」司馬洛說，「他們一定是有一個目的，而他們的目的是要我去找他們。也許他們是有什麼要跟我談的!」

「黃金?」嘉露問。

「也許吧，」司馬洛說，「這可能就是他們的目的，但不是我的目的，我來找黃金，那是因爲那個兇手也是來找黃金的，黃金的所在，也就是兇手的所在。」

嘉露聳聳肩說：「那麼，眞對不起，我還以爲……」

「用不着對不起，」司馬洛微笑，「你猜錯了一半，也猜對了一半，黃金也是我要找的東西，不過是當作一種額外收穫而已!」

嘉露呆呆地坐在那裏看着他。

「怎麼了?」司馬洛奇怪問，「你不走了?」

「我……我是在爲……爲你担心。」嘉露說。

「你能够保護我嗎?」司馬洛問。

「我連自己都不能保護。」嘉露說。

「那你還是回去替我担心好了，」司馬洛聳聳肩說，「這樣，起碼我們不必兩個人担心;你替我担心好了，我用不着爲你担心!」

「是不是我回你家裏等你?」嘉露幽怨地說。

「假如你等得那麼久的話。」司馬洛說。

「我要等很久嗎?」嘉露問。

「說不定，」司馬洛說，「這是一件不可能預算時間的工作。但是，我會打長途電話回去給你!」

「那也很好，」嘉露說，「我會等你的。」

「也不一定要等，」司馬洛說，「假如你等得不耐煩的話。我的意思是，我是希望你等的!」

「試試看好了，」嘉露說，「我的耐性也許會令你感到意外的!」

「那很好，」司馬洛說，「你先回去吧，也許我回來時會給你帶回去一兩塊金磚留作紀念呢!」

嘉露打了個電話定飛機票，司馬洛則把槍拿出來，再度檢查一遍。嘉露有點驚駭地看着他：「你……你不是要去把他們殺掉吧?」

「不，」司馬洛搖着頭，「當我把槍拿出來的時候，我並不一定是打算去殺人的。不過，我是要保護自己吧了。除非是別人要殺死我，否則我是不會用槍取別人的命的!」

「你得……小心點!」嘉露說。

× × ×

司馬洛駕着車子沿着嘉露所講的那個地址駛去，沿途相信嘉露並未記錯。嘉露看見過的景物，他也看見的。後來他就轉進了那條荒凉的路，直駛到路的盡頭，果然看見了那間獨一無二的屋子。

這一次，花園的鐵門是開着的，他看見屋子裏有燈光。

他在屋子前面停車，下來，踏上石階，通過屋前的露台，踏進屋中。

那兩個人已經在等着他了。正鬆弛地坐在沙發上，一如嘉露所講的，冷靜而斯文。樣子也是的，打扮得不太講究而態度和善。就是這樣他們才能够把嘉露哄走。

這種人另有一種危險性，那就是喜怒不形於色，你很難知道他們什麼時候才會向你打壞主意。

司馬洛一看他們的眼睛，就知道他們是精明的人，隨和的外表，可能祇是一種僞裝而已。

他們三個人對看了一陣，其中一個人微笑：「坐下來吧，司馬洛先生，喝杯酒，我們談談!」

司馬洛坐下來，另一個人已走過去打開酒櫃斟酒了。司馬洛說：「我們談些什麼?」

「你既然來找我們，」那人說，「那你當然是有話要講的了。」

「我還以爲是你們約我來的。」司馬洛說。

「誰約誰來都好吧，」那人說，「總之你已經來了，我們就好好地談談吧。」

「談點什麼?」司馬洛問。

「我們就來扮演一下大亨的角色，談談黃金吧。」那人說。

「哦，」司馬洛說，「對了，今天的金價大約一兩一百六十美元，不過明天可能會漲價。」

「我們談的不是那種黃金。」另一個人送來三杯酒，交給司馬洛一杯。

「謝謝，」司馬洛說，「黃金也有許多種嗎?」

「有一種是不需要用錢買的黃金，」先前那個人說，「我們對這一種比較感興趣，因此我們並不打算出一百五十美元一兩買進來!」

另一個人說：「假如賣出去的話，那價錢低一點我們倒不反對的!」

「你們究竟是什麼人?」司馬洛問着，仍然保持着嚴肅的態度。

「我是毛德，」其中一人說，「他是高倫，我們是親密的老搭檔，總是一起行動的。」

司馬洛的腦子又在急速地轉動起來，在腦中找尋有關這二個人的資料，但是沒有什麼印象。他說：「你們通常是作一些什麼行動的呢?」

「賺大錢的行動，」毛德說，「但是我們從不採取不近人情的手段。比如，我們請你的女朋友回來，本來是可以把她拿在手中作爲討價還價的工具的，但是我們

沒有這樣做，我們讓她回去，這就是我們的作風的最佳例子。」

司馬洛打量着他們，覺得這種作風還不錯，而且，他們之中並沒有一個是戴着黑眼鏡和打扮得非常講究的。那個戴黑眼鏡的人不可能是什麼人的手下，這兩個人也不像是什麼人的手下，而且作風不同，所以相信他們也不會是與那個戴黑眼鏡的人同一路的。

司馬洛說：「你們究竟打算怎麼樣，你們可以講得清楚一點嗎？」

「我們想合作，毛德說：「你需要我們的帮忙，我們也需要你的帮忙。」

「你們能夠帮我什麼忙呢？」司馬洛奇怪的問。

「我們在這裏比較有辦法，」高倫說，「我們却不知道黃金在何處。你在這裏不大有辦法，但你知道黃金在何處，如果我們的長短互相補輔的話，那一定會合作得很好的！」

「我知道黃金在什麼地方？」司馬洛說：「什麼黃金？」

「我們還是不要玩捉迷藏遊戲吧，」高倫說，「你不肯坦白，那麼讓我們兄弟來坦白好了。阿翹的事情我們也略有所知。最先是癩皮江把阿翹所說的故事賣給我們的，但我們不信，現在有點後悔了。」

「他一定又把此事賣給別人，」毛德說，「假如我們不快點合作，快點行動，那黃金就會到了別人的手中了！」

「你們憑什麼認爲我知道黃金的所在呢？」司馬洛問道。

「你是阿翹所敬仰的人，」毛德說，「阿翹也許對你講過這件事，而且阿翹死了之後，我們馬上去找癩皮江，但你已經先到，而且癩皮江也已經死掉了。你對這件事調查得很落力，而且跟着也到這裏來，所以不難想到你是胸有成竹才來的。」

司馬洛拿起酒來，慢慢地呷了一口。他終於說：「你們有多少人？除了你們兩個之外？」

「祇有我們兩個，」毛德說，「除此之外就是阿翟，但他祇是我們的司機吧了，開車子，動動拳頭之類的工作就由他做！動腦筋的工作則由我們來。人少，分起來每一份也比較多了。」

「我並沒有見到這個阿翟。」司馬洛說。

「假如你的意思是嫌人太多，」高倫說，「那實在不是一個問題，阿翟的一份包在我們的身上好了，不算他一份。」

「我還沒有見過他。」司馬洛固執地說。

「很好，」毛德點點頭，提高聲音叫道：「阿翟！」

「來了，」一把非常洪亮的聲音在屋後應道。

跟着一個高大的男人就踏進客廳的門口。

「這就是阿翟，」毛德說，「阿翟，這是我們的好朋友司馬洛先生！」

「司馬洛先生！」阿翟招呼着，並不是過來與司馬洛握手，而是恭敬地對司馬洛一鞠躬。

司馬洛小心地打量着阿翟。他並不是一個戴黑眼鏡的人，也不是打扮得很講究。事實上阿翟是那種不能講究打扮的人，假如硬把他打扮起來的話，反而會予人以一種滑稽感而已。單是那一頭又粗又硬的頭髮就是怎樣梳都梳不齊的。

「司馬洛先生，」毛德說，「也許你懷疑阿翟的能力？那麼阿翟可以來表演一下的！」

阿翟馬上面露喜色，他一屈身，一手拿住了身邊一張沙發的木脚，就把那沙發整張擧了起來，就像這是紙製的東西似的。沙發在空中仍然保持着四平八穩，阿翟則祇是而擧着四隻脚之中的一隻脚。把沙發拿起來不是難事，但是祇拿着一隻脚擧起那張沙發並能使它保持四平八穩，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換句話說，阿翟的力氣是非常之大的。

司馬洛拍起手來：「了不起！」

阿翟不慌不忙地把沙發再放下，又一鞠躬，才出去了。

「你認爲阿翟如何？」高倫說。

「很好，除此之外，」司馬洛說，「需要的時候還可以找到什麼帮手嗎？」

「這種事情，」毛德說，「你認爲是適宜人多的嗎？依我看是人愈少就愈好，人多了，人心難防，而且也分薄了。」

「阿翟的力氣不錯，」司馬洛說，「但他不是一個殺手。我們需要一個冷靜殘忍的殺手！」

「你使我感到意外，司馬洛，」高倫說，「我們不願意殺人，我們亦不會跟這種人合作。我還以爲你也是一樣的呢！」

「你們找不到這樣的一個人嗎？」司馬洛問。

「殺手很容易找，」毛德說，「你祇要肯出錢就可以買到了。祇有那些不肯殺人的人才是最難找的，例如我們和你，但你眞的需要殺人才能做成這件事嗎？」

司馬洛聳聳肩：「也許不需要吧。」其實他是在試探着那個戴黑眼鏡的人會不會也是他們的一夥。

「假如不需要，那就不要攪這個人，」毛德說，「假如我們肯殺人的話，我們何不索性拿槍去打刧銀行？」

「假如？」司馬洛微笑，「唔，假如我拒絕跟你們合作呢？」

「我們是沒有考慮過這一點，」高倫說，「因爲我們覺得你似乎沒有理由不跟我們合作的。你需要人帮你的忙，而我們就是最理想的人選。」

司馬洛站起來：「我得考慮一下！」

「你沒有這裏的電話號碼，」毛德說，「我們用電話聯絡如何？你看看電話上的號碼吧，當你有所決定的時候，就打電話給我們好了！」

司馬洛走過去看看電話上的號碼，點點頭，然後走向門口，他再回頭揮揮手：「再見吧……也許！」

他上了車，開出了花園門外，沒有人制止他。他把車子開出去，沿路駛了一段，又兜回來了，再轉入園中，下車登上了石階，又進入了廳中。毛德和高倫還是在那裏坐着，兩個人正在呷着酒。毛德說：「你倒決定得眞快啊！」

「我祇是忘記了一件事情，」司馬洛說，「你們還沒有回答我那個問題。假如我拒絕跟你們合作，你們怎樣呢？」

「你不是已經得到答案了嗎？」毛德說，「你離開時，我們沒有制止你，也沒有企圖殺死你。而且我們也早已答覆了你，我們認爲你不會拒絕的，你需要我們，你遲早會再來找我們，而那時，我們就可以要求分較大的一份了。」

「唔，」司馬洛說，「也許你們說得對，你們要多少？」

「三份之一。」毛德說。

「每人三份之一？」司馬洛問。

「你佔三份之二，我們三個人佔三份之一。」毛德說。

「你們似乎不會開天索價！」

「我們是有良心的人，」毛德說，「我們認爲你那一份是值得這麼多的。」

—未完—

沙漠中的掌刀

賴巖霜

自從日本空手道盛行之後，美國就有許多空手道專家出現，後來還有一部份空手道流傳到沙地阿拉伯，當地有些摩洛哥人學習，亦有一部份阿拉伯人專心練習它，因此產生了一種新的戰鬥方式，仍是以日本空手道作爲基礎的，並非依照中國傳統性的功夫去做，但却殺傷力極强，現時有些阿拉伯人懂得用空手道劈殺，他們苦練掌刀，甚至僅有一百一十磅多些的男子，由於他們花了三年過外的時間去練習掌刀，人雖然瘦，那雙手却堅如鐵石，特別是手掌方面，不管是掌根掌背，抑或指節骨，都非常結實，而且相當粗壯，跟本人的體格並不配合，換句話說，那種掌刀應該發現在一百八十磅體重的男子漢身上，但却在僅有百一磅那麼瘦的人的身上，故此，看來使人產生怪異之感。

阿拉伯的空手道專卡米爾說：「一個人的肌肉是否結實粗壯，體重是否厲害，都不是主要的原因，作爲攻擊性武器的不是拳掌或指頭，就是一雙脚，故此，眞正能夠發生殺傷力就是這幾處，與體重無關，反過來說，精於跳躍出擊的人，稍爲瘦小一點，那不要緊，因爲他的體重減輕，反而可以跳得更快，閃避神速，打擊敵人不外是拳掌或手指，苦練這幾處，自然有很强大的殺傷力。」

事實上現時保護阿拉伯王或酋長的衞隊，全部屬於這種人，看來稍爲高一點，但却很瘦，奇怪的是指掌俱是特別肥粗的，因爲那種人必須能夠一掌劈斷厚兩英寸的木板，然後有資格充任侍衞，故此，瘦子練習掌刀，如果有些特色，仍可担任這一項重要的工作，反過來說，身型較胖，擧動不靈，徒然渾身肌肉，指掌缺少殺傷力，反而不合格。

空手道的專家認爲手長脚長是比較有利的，因爲他們可以打得更遠，踼得更長，任何一個精於空手道的人，都是如此，擅長攻擊，却非能夠捱打，也許他們不堪一擊，但却有足夠的殺傷力，要是身型瘦長，飛躍出擊，拳打脚踼，能夠打中敵人的穴道，一招就定輸贏，必須做到那麼精的階段，然後有資格充任沙特王侍衞隊。

本來中國功夫比較日本空手道更加多姿多采的，但因中國的武林高手很少到沙地阿拉伯那邊去，日本空手道專家，或者由美國學習空手道有成就而到該處活躍的美國人，這些高手所學的是日本空手道，故此，沙地阿拉伯一直受到這種影响，以爲全世界戰鬥力最强的就是日本空手道，至於空手道當中最厲害的就是掌刀。

沙地阿拉伯的陽光極爲强烈，經常的氣溫在華氏表一百一十度，根本上當地居民俱是又瘦又結實的，難得看見一個胖子，故此，作爲國王衞隊的空手道高手，全部瘦削，倘若以外型去判斷他們，那就會覺得這些衞隊沒有抵禦眞正的敵人，展開生死搏鬥，去保護國王的安全，事實上適得其反，只有這種善於搏鬥的高手，才可以使沙特王出入而沒有受到任何一種形式的襲擊。

目前沙地阿拉伯的空手道高手叫做「哈山」，現時二十八歲，在沙地阿拉伯空手道協會做教練，兼任秘書長，他的武功就相當厲害，準備參加台灣一九七八年三月在台北擧辦的世界自由搏擊錦標賽，到時他會不會憑着掌刀戰勝中國功夫呢？那是一個謎，誰也沒法判斷。

他曾經在沙漠與野牛作戰，用掌刀劈死牠，那種野牛並非沙漠的產物，產地是非洲，他爲了表演，把野牛帶回沙地阿拉伯，雖然他仍比不上日本空手道之王的「大山倍達」，一個掌刀，把生牛的角劈斷，可是，他仍可以用掌刀劈死活生生的牛，仍是不容易辦得到的，他綽號是「沙漠中的掌刀」可見他的手掌像刀那麼銳利。

他認爲用掌刀劈殺敵人，不必劈在頸上，劈在後腦，同樣的有效，中國功夫把後腦稱做「玉枕穴」，認爲它不堪一擊，告誡後人不要使用拳掌打擊那一個「死穴」，免得攪出人命，殊不料目前某些空手道專家就是專心致意向它襲擊，當年威震東京的日本武林高手「力道山」就是靠掌刀取勝的，他也喜歡向對方的「玉枕穴」出擊。

「力道山」的掌刀很有分寸，能夠判斷對方忍受的程度而定掌刀的輕重，不一定劈死人，可以劈到對方昏迷數分鐘然後覺醒，他活着的時候曾經在台灣當衆表演掌刀的威力，後來他給東京浪人用彈簧刀刺入小腹，他沒有求醫，自行醫理，死於腹膜炎，那是日本武技的一項巨大損失，不過，「力道山」確是首創掌刀威力的，至今仍然使日本空手道特別重視他遺留下來的「刀法」，化掌爲刀，不是劈後腦就劈頸，威力極强。

中篇俠義傳奇故事

高皐·文
子成·圖

戒鉢風雲

（五）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丁兆白夫婦在七鍬谷習成絕藝，正出谷找令狐磊快意恩仇，半路遇見黑衣人，由黑衣人口中得知夏侯燕燕的父兄等已去川南，兩夫婦只得先回家探個究竟，譚小香言及燕燕的父兄等是去參加虎頭山再度題名的事，丁兆白決定趕去虎頭山，一路上遇到不少黑道高手向他兩找碴，均一一抵擋過去，另外還巧遇令狐細柳主婢兩人，因丁兆白救了令狐細柳，她爲感謝救命之恩而下嫁丁兆白，形勢所趨，丁兆白當晚與她成親，此後四人共去虎頭山，爲參加虎頭山再度題名，他們必須闖過三關，丁兆白他們順利的闖過了第一關，第二關又在眼前……

虎頭提英名　危機伏四周

長袍老者啊了一聲道：「難道你們是來闖關的？」

明瑠道：「怎麼，不相信？」

長袍老者以一雙驚奇的目光，再向他們一一打量，然後點點頭道：「時代變了，不知天高地厚的娃兒越來越多，好吧，你們要找死老夫也無可奈何，這兒有名册，寫上你們的姓名年齡及出身門派吧。」

夏侯燕燕道：「爲甚麼要寫這個？」

長袍老者道：「你們不是想虎頭題名麼？不寫怎能題名？」

這樣他們只好寫了，寫的時候順便翻動一下，發覺夏侯世家的三名主要人物，以及血手羅刹官珮俱已走在前頭。

登好名册，長袍老者道：「前面有一條狹谷，有虎掌龍爪兩位在等候你們，過了狹谷就算闖過第二關了，不過虎掌龍爪決不留情，你們也勿須存着甚麼顧忌，否則那邊英雄塚中又將增加幾具冤魂了。」

丁兆白雙拳一抱道：「多謝前輩的指點。」

由登記之處向下走，約莫一箭之地就是一條狹谷。

兩壁排天，中分一綫，這條狹谷果然險惡已極。

丁兆白由谷口向裏面瞧了一陣，道：「谷道寬廣不過五尺，兩人並行就不易施展身手，這樣吧，我走前頭，妳們跟在後面。」

於是他們全神戒備，小心翼翼的進入狹谷。

前進約莫三丈，是一個五丈見方的空地，一名頭戴金環，腰圍虎皮的粗壯大漢正在當道而立。

丁兆白停下脚步，抱拳一拱道：「閣下可是虎掌？」

金環大漢說道：「少廢話，那一個先來。」

明瑠道：「咱們一齊上不行麼？」

金環大漢道：「沒有這個規定。」

明瑠撇撇嘴道：「害怕了，哼！瞧你長得這麼粗壯，原來胆小如鼠！」

金環大漢虎目暴睜，忽然哈哈一陣狂笑道：「好，我就破例一次，你們一起上吧。」

丁兆白道：「且慢，在下還有一事請

教。」

金環大漢道：「什麼事？」

丁兆白道：「咱們如何才算過關？」

金環大漢道：「有三種辦法，一是每個人接我三掌，二是打倒我，三是將我殺死。」

丁兆白道：「如果咱們失手將你殺死，這一關豈不就缺少一個守將了麼？」

金環大漢哼了一聲道：「本關主銅筋鐵骨，刀槍難傷，豈是你們幾個毛孩子傷得了的。」

丁兆白道：「萬一咱們傷了你呢？」

金環大漢道：「這個你不必担心，最好還是担心你自己吧。」

丁兆白道：「好，我先接你三招。」

明瑠道：「公子，咱們不是說好了一起上的麼？」

丁兆白道：「別忙，如果我接不下他三掌，咱們再一起上也不爲遲。」

夏侯燕燕道：「此人以掌力馳名，必有極深的造詣，你可以跟他過招，但不必接他三掌。」

丁兆白道：「好，朋友，你聽到了麼？咱們是過招，我不必硬接你三掌。」

金環大漢道：「怎樣都可以，你出招吧。」

丁兆白道了一個好字，雙掌一提，以推挽之勢向金環大漢遞出一招。

掌如推挽，蓄力不發，這是大手印的奧妙之處，當力道蓄足，弓弦拉滿之際，一招擊出，便如海嘯山崩，縱然是鐵打的金剛，也難當大手印一擊。

金環大漢見丁兆日掌出無力，不由哈哈狂笑道：「回家吃奶去吧，娃兒。」

在狂笑之際，他的雙掌可沒有閒着，右臂的倏一伸，兜胸一掌擊出。

此人不愧虎掌之名，這兜胸一掌，竟然虎虎生風，掌勢凌厲無比。

丁兆白此時還不想跟他硬拚，脚下一挪便輕輕的避了過去。

金環大漢一掌走空，第二掌跟着劈了出來，掌勢之强，比第一掌還要兇狠。

不過不管他的掌力如何强勁，還是跟第二招一樣，眞力耗去了不少，但却招招落在空門。

金環大漢會過不少高人，像這麼浪費氣力的搏鬥，是前所未見的，因此，他在不停的吼叫，掌影縱橫，像巨斧開山一般向丁兆白狂攻不已。

直到第一十五招，丁兆白忽然脚下一跨，身形半轉，口中一聲淸叱，一掌斜斜的劈出。

金環大漢沒有想到丁兆白突然出招，更估不到他出招之快如同電光石火。

縱然如此，金環大漢仍未放在心上，右臂一橫，硬向丁兆白的掌沿迎去。

他認爲憑丁兆白的功力，不要說一掌，就是連中十掌又有何妨？

但，「克察」一聲脆响，他的右臂竟被丁兆白一掌拍斷。

冷汗由他的額頭冒出，劇烈的疼痛使他的面色變得一片鐵靑。

他沒有哼出一聲，却呆呆向丁兆白瞧着。

「小娃兒，你是密宗傳人？」

「不，在下習過密宗武功，但不是密宗弟子。」

「那你是……」

「夏侯世家的門下。」

「娃兒身負兩家之長，難怪造詣如此之高，好，我認栽了，你們過關吧。」

「承讓。」

丁兆白抱拳一拱，領先急馳而過，待遠離金環大漢之後，他才放緩脚步道：「燕燕：我出手似乎重了一點，不該毁掉他一條右臂的。」

夏侯燕燕道：「不，咱們身在險地，不可學那婦人之仁，咱們如果落敗，恐怕不只是斷臂這麼便宜。」

丁兆白道：「說的也是。」

他們沿狹谷急馳，約莫一里遠近，又見到一片更爲寬廣的空地。

自然，空地之上必然有人在等待他們，因爲這是第二關的最後一半。

那兒的確有一個人，而且形貌獰惡，如同兇神惡煞一般。

此人是一名黑衣老者，臉上的皺紋像揉作一團再展開的草紙，他的年歲必也十分之高，但他目光如電，威猛迫人，佈滿皺紋的面頰之上，是無數血紅的疤痕，令人一眼瞧出，就覺得遇到一名惡鬼似的。

他掌中持着一柄金光耀眼的龍頭爪，此時一言未發，就像瘋狂一般向丁兆白等捲了過來。

夏侯燕燕首先撤出刀劍，口中一聲嬌叱，便向黑衣老者迎了上去。

令狐細柳及明瑠主婢，也揮劍展開夾擊。

丁兆白原本無意倚多爲勝，但見黑衣老者功力極高，龍爪縱橫飛舞，將夏侯燕燕主婢三人裹得風雨不透，她担心他們的安危，也拔出刀劍撲了上去。

但夏侯燕燕却大聲呼叫道：「不要上來，兆白，細柳妹子，妳們主婢也下去，我一人足够打發他了，何必浪費這麼多的精力。」

令狐細柳主婢的確有浪費精力的感覺，她們三人在聯手攻敵，但接下敵人攻勢的却只有夏侯燕燕一個。

這並非她們主婢使詐，而是她們的行動時常會稍慢半拍，這樣她們不只是帮不上忙，反而成了夏侯燕燕的累贅。

於是令狐細柳主婢退了下來，丁兆白也停止了前進。

現在是一對一，刀劍雙絕鬥龍爪，展開一場十分兇險的搏鬥。

這的確是一場前所未見的一場搏鬥，只見刀光劍影之中，一綫金芒在騰躍不已，觀戰者雖然都是大行家，仍然感到眼花撩亂，勁氣迫人。

一幌五十餘招，他們依然是銖兩悉稱，誰都無法佔到便宜。

祇不過黑衣老者面頰上的疤痕更紅了，雙目怒突，像銅鈴一般的圓睜着。

他沒有說過一句話，此時却不停的發出低吼，他像一隻負傷的野獸，聽來恐怖以極。

龍爪的招式也較適才快了一倍，金芒滙成一片魚網，籠罩了丈許方圓的範圍。

令狐細柳雖是旁觀者，却緊張得不停的抹着汗水，最後她終於忍不住對丁兆白道：「相公，姊姊她……」

丁兆白道：「不必担心，她不會有危險的。」

明瑠道：「可是那黑衣怪人分明佔了上風。」

丁兆白說道：「不，燕燕還未有使出家傳絕學，她只是在測驗她自己的功夫而已。」

的確，夏侯燕燕只是在測驗自己的功力，當她覺得黑衣老者黔驢之技，不過如此，她就不願意再次浪費時間了。

在一聲清叱之後，一綫銀虹有如閃電划空，只聽得一聲悶哼，接着光芒齊斂，兩條人影也同時分了開來。

令狐細柳急忙奔上前去道：「姊姊：妳沒有事吧。」

夏侯燕燕道：「沒有事，只是我一時收手不住，有點對不起這位前輩。」

令狐細柳扭頭向黑衣老者一瞧，只見他衣裂肉現，鮮血由胸前激射而出，顯然，他不只是受了傷，而且傷勢十分沉重。

丁兆白吁出一口長氣道：「時間已經很晚了，咱們走吧。」

二關已破，還有第三關在等着他們，因而丁兆白不想在此地逗留。

他們奔出狹谷，但見月起東山，已是初更的時分了，好在視綫頗為清晰，因而仍然鼓勇前進。

翻過一座山頭，迎面碰着兩名全身紅衣的妙齡女郎，她們迎着丁兆白襝衽一禮道：「小婢晚香晚玉迎接公子。」

丁兆白一怔道：「妳們是……」

晚香道：「婢子姊妹奉家主人之命在此地迎接貴賓，因為公子連闖兩關，必然感到疲乏，而且時間已晚，所以請各位到綠屋歇息一宿。」

丁兆白道：「多謝兩位姑娘，請問前來參加虎頭題名的各派高人都是住在綠屋麼？」

晚香道：「不，他們都已進入蟠龍谷了，住在綠屋的只不過三五人而已。」

夏侯燕燕道：「我有點不明白，兩位能不能告訴咱們？」

晚香道：「女俠有什麼不明白的？」

夏侯燕燕道：「虎頭題名，風閣凌烟，是武林中崇高的理想，無上的榮譽，如今却撇開虎頭山，跑到深山惡谷中來了，這究竟為了甚麼？」

晚香道：「這個小婢就不知道了。」

一直沒有說話的晚玉此時冷冷道：「你們此時退出還來得及。」

夏侯燕燕面色一變道：「這話是妳們的主人教妳說的？」

晚香急忙陪禮道：「舍妹不善言辭，請女俠不要介意。」

夏侯燕燕哼了一聲，暗忖：「聽說此次虎頭題名是無我上人主持的，此人雖是名不見經傳，但他胆敢主持此事，必是一個非常之人，再說，各門各派的高人全部進了蟠龍谷，夏侯世家的主要人物也進出了，自己何必跟一個丫頭鬥氣。」

想到這些，她的氣也就平息了，一逕跟着香玉姊妹來到綠屋。

綠屋屋如其名，整幢房屋都是綠色的，它不只是綠牆綠瓦，連裏面的傢俱也是綠色的，人入其中，便有一股蔭涼清新的感覺。

祇不過這高雅的情調，却被幾個先來的客人破壞得點滴不存。

第一個是武當俗家弟子林泉，此人俗不可耐，但却附庸風雅，他除了時常標榜師門，並以武林名士自居。

更糟的是這綠屋之內還住着一個花蓉兒。

花丐花蓉兒雖是丐帮的五大長老之一，但像一朶美麗的芙蓉花兒似的。

她像是跟林泉對上了眼，郎有心，妾有意，兩人笑語喧囂，弄得整個綠屋一片噪雜。

還有一個酒丐勞峙，也是丐帮五老之一。

此人酒不離口，整日沉迷在醉鄉之中，而且酒德十分惡劣，摔東西，罵人，鬧事，幾乎成了他生活的一部份。

唯一安靜的只有一個老和尚，出家人的修養究竟不同於常人。

當丁兆白與夏侯燕燕等跨進綠屋之際，瞧到屋內噪雜的情形，他們不由眉峯一皺。

見到不順眼的皺眉頭是人之常情，只是他們這一皺竟然惹來了是非。

「嘿，小子，你竟敢對老要飯的瞧不順眼！」

別看酒丐日處醉鄉，他的目光可銳利得很，丁兆白只是眉頭輕皺，就被他瞧得明明白白。

丁兆白一怔道：「這話從那裏說起，在下幾時瞧閣下不順眼了？」

此時林泉花蓉兒停止了談笑，一起扭頭向他們瞧來。

及見是丁兆白，林泉忍不住縱聲一陣狂笑道：「這才叫人生何處不相逢，勞前輩，此人與晚輩有點過節，讓晚輩替你老教訓教訓他。」

酒丐勞峙擺擺手道：「好吧，別叫他不知道什麼是天高地厚。」

帶路的丫環晚香道：「要打架請到門外去，廳裏的東西是不准破壞的。」

林泉道：「走吧，姓丁的，咱們到外面過幾招玩玩。」

夏侯燕燕撇撇嘴道：「兆白：此人太狂了，你究竟怎樣開罪了他？」

丁兆白道：「我連他是誰都不知道，怎會開罪他呢？」

夏侯燕燕道：「無風不起浪，總會有原因吧？」

丁兆白道：「有，當年我跟蘇姊姊在樊城見過他，他曾經夥同七休堡的康總管找咱們的麻煩。」

夏侯燕燕道：「這就是了，走吧，別叫人家久等咱們。」

門外是一片廣場，林泉花蓉兒早已在場中併肩而立，酒丐勞峙倚在場邊一塊巨石之上，正在有一口沒一口的喝着。

丁兆白在林泉丈外之處立着脚步，劍眉一挑，冷冷道：「朋友：你說咱們有過節？請問……」

林泉道：「怎麼？你忘了，你們在荊山殺了本公子的一個手下，這個仇本公子焉能不報！」

丁兆白愕然道：「這樣說先父母是你害的了，很好，納命來吧！」

林泉道：「姓丁的，你不要血口噴人

，本公子的手下只不過跟七休堡的人同行而已。」

丁兆白哼了一聲道：「不管怎麼說，咱們之間有過節是不會錯了，就此了斷也是好的。」

林泉道：「不錯，你出招吧。」

丁兆白摘下刀劍待要出場，令狐細柳道：「相公：這場讓給我吧。」

丁兆白道：「好的，那麼妳得當心一點。」

令狐細柳道：「我知道。」

她也用劍，她的劍身較普通的長劍為狹，長短也只有三尺二寸。

這是一柄名劍，江湖上稱它為韮葉七珠劍，因為它劍身如韮葉，劍柄上鑲着七顆明珠，而且削鐵如泥，吹毛立過。

令狐細柳懷抱長劍，踏前數步道：「朋友請賜招。」

林泉向令狐細柳打量一眼道：「姑娘：刀槍無眼，妳何苦替姓丁的出頭！」

令狐細柳道：「你說錯了，我只是替丈夫分憂罷了。」

林泉啊了一聲道：「原來如此，丁夫人請。」

令狐細柳說了一聲「得罪」，長劍一顫，平平刺了出去。

林泉出身武當，是使劍的大行家，但在令狐細柳這一劍平刺之下，他竟然面色一變，同時倒退三步。

這固然是令狐細柳的劍道高明，但也要歸功於這柄名劍，只要使劍者振臂一顫，它便化作銀芒萬點，籠罩着對方身前的各大要穴。

林泉雖是經年劍不離身，但他瞧不出這一劍究竟攻向何處，那麼除了避讓就別無選擇了。

不過此人倒不愧是出身名家，不待令狐細柳換招，他已攻了上去。

只見劍光驟起，勢如風雷迸發，刹那之間，他已攻出連環九劍。

九劍一氣呵成，令人眼花撩亂，那激蕩的劍風，幾乎使人存身不住。

但令狐細柳的身法十分巧妙，紫衣飄飄，身如游魚，名滿天下的太極劍法竟然傷她不到。

當林泉劍勢一頓之後，令狐細柳立即展開反攻，韮葉劍湧起萬道霞光，立將敵人圈在劍光之內。

旁觀的花蓉兒大吃一驚，口中一聲嬌叱，縱身就向令狐細柳撲去。

夏侯燕燕哼了一聲道：「丐帮五老之一竟想依多為勝，姓花的妳要不要臉？」

她奔出去想阻止花蓉兒，估不到倚在大石上的酒丐勞峙却一口酒箭噴出，夏侯燕燕自然不會被酒箭所傷，但去勢却不得不因此一窒。

好在丁兆白及時躍出，終於將花蓉兒攔了下來。

這位年紀輕輕的姑娘，能夠當上丐帮的長老，是異數，也靠她的眞才實學，丁兆白的功力應該是年青一輩中的佼佼者，但與花蓉兒一交上手，一時之間竟對她無可奈何。

花蓉兒右手使用打狗棒，左手却是一柄短刀，她這兩樣兵刄都有極高的造詣，而且使得刁滑已極。

短刀是短兵刄，與長劍長刀對搏之際，通常不易發揮它的威力。

只是花蓉兒有她一套巧妙的打法，時常製造機會，讓短刀抽冷子來上一下。

這一下兇險無比，丁兆白幾次差一點被她所傷。

更令人頭痛的是她那張利口，雖然雙方在捨死忘生的拚鬥，她嘴可沒有閒着。

「喂，姓丁的，你知道江湖上在怎麼說你？」

「不知道。」

「那可難聽了，要不要我告訴你？」

「妳說吧。」

「軟骨頭，窩囊廢，是一個靠女人扶持，不能自己站立起來的廢物。」

這是極度的諷刺，無情的辱罵。

不管這辱罵是不是江湖上傳說的，花蓉兒這麼做似乎有點過份。

所謂人怕傷心，樹怕剝皮，無論丁兆白的修養多高，這些毒惡的辱罵是他無法忍受的。

因此他的招式凌亂了，雖是刀劍使得呼呼風响，却已完全失去章法。

花蓉兒笑了，那是一種笑裏藏刀，極端可怕的奸笑。

她好像抵擋不住丁兆白的攻勢，在身不由己的逐步退却，如此一來他們就漸漸離開綠屋了。

此時花蓉兒的笑意更濃了，打狗棒忽然一顫，連續兩下點在丁兆白的身上。

「小夥子，跟姊姊走吧，我不會虧待你的。」

她迅速收起短刀，一把撈着丁兆白將他挾在脅下，然後展開身形，向西南狂馳而去。

腥風滿江湖　武林傳劇變

此時月色凄迷，山嶺無盡，花蓉兒却身如行雲流水，好像對這一帶的山區十分熟悉。

經過幾個時辰的奔馳，她來到宜賓縣境的永與廠鎮，半夜奔波，還帶着一個大男人，無論她功力多高，仍然汗濡羅衣，嬌喘不已。

她將丁兆白安放於草地之上，然後自行運功調息，片刻之後，她一躍而起，瞧她那煥發的容光，就知道她已疲乏盡除。

她拍開丁兆白的啞穴，嫣然一笑道：「你還好吧？丁公子。」

丁兆白冷冷道：「我很好，只是我不明白，妳這麼做為了甚麼？」

花蓉兒眉峯一揚道：「為了情，為了愛呀。」

丁兆白道：「為了情為了愛？」

花蓉兒道：「不錯。」

丁兆白道：「這與在下有何相干？」

花蓉兒道：「你這個傻瓜，我如果不是對你有情，愛上了你，何必巴巴的遠走邊荒，陪你來到這裏。」

丁兆白愕然道：「妳不是在說夢話吧？花蓉兒。」

花蓉兒道：「沒有，我清醒得很。」

丁兆白道：「妳忘記我是軟骨頭，窩囊廢了。」

花蓉兒微微一笑道：「不要介意，丁

公子，那是我故意說來氣你的。」

丁兆白面色一沉道：「故意氣我，妳可知道我受了多大的侮辱，這對我是何等重的傷害！」

花蓉兒螓首一垂道：「對不起，公子，不這樣我怎能勝得了你？事出無奈，請你原諒我是出於一片愛你之心，唉，自從在夏侯世家見到你，我就無法自拔，原想託人向你提親的，想不到你竟當了夏侯世家的女婿……」

丁兆白道：「妳既然知道我已經使君有婦，妳就該死了這條心了，何況妳不是跟姓林的打得火熱麼？」

花蓉兒一嘆道：「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感情二字不是任何人可以代替的，再說，姓林的只是一個不學無術的浪子而已，花蓉兒再不濟也不會要他做我的丈夫。」

丁兆白哼了一聲道：「最起碼他總不會是一個軟骨頭吧？」

花蓉兒道：「公子：我說過，那只是爲了氣你才說的，男子漢大丈夫，何必跟婦道人家一般見識，而且別人又沒有聽到，你就不必耿耿於懷了。」

丁兆白略作沉吟道：「妳當眞是要跟我？」

花蓉兒道：「只要公子不棄……」

丁兆白道：「妳不後悔？」

花蓉兒道：「決不後悔。」

丁兆白道：「咱們中華是禮義之邦，最重視的是三綱五常，妳既然要做我的妻子，今後一切就得聽我的。」

花蓉兒道：「是，都聽你的。」

丁兆白說道：「好，先解開我的穴道吧。」

花蓉兒一怔道：「公子：我一切都聽你的，只有兩點暫時不行。」

丁兆白道：「哦，那兩點？」

花蓉兒道：「一是解開你的穴道，其次是咱們目前的去向。」

丁兆白怒道：「難道妳就這樣要我聽妳擺佈？」

花蓉兒纖掌連揮，先制住丁兆白的武功，然後將他的穴道拍開，同時以萬分歉咎的語氣道：「公子：請諒解花蓉兒的苦心。」

丁兆白知道要她完全解開穴道是不可能的，只得哼了一聲道：「我疲倦得很，也餓了，咱們到鎭上去吧。」

花蓉兒應了一聲，立即扶起丁兆白，併肩向鎭集走去。

此時天色已是黎明，鎭上賣早點的也已開市，他們先飽餐一頓，再找到一家客棧歇息。

午餐後花蓉兒買了兩匹川馬，帶着丁兆白向西南馳去。

丁兆白道：「花蓉兒：妳要將我帶到那裏去？」

花蓉兒道：「一個好地方，金沙江畔，大凉山麓，那地方叫黃螂司，我以前曾經住過。」

丁兆白道：「黃螂司？那不是蠻人居住的地方麼？」

花蓉兒道：「不錯，不過那裏的蠻子都是已經漢化的熟蠻了。」

丁兆白道：「那兒不好住，爲甚麼偏偏要住到蠻荒之區？」

花蓉兒道：「這裏民風淳厚，樸實無華，而且山河壯麗，在中原也十分少見，住在這裏不必費心機，弄權術，這些都是別處找不到的。」

丁兆白不再說甚麼，只是暗中冷冷一哼。

他明白花蓉兒的用意，在蠻荒沒有人認識他們，就可以不必顧慮別人打擾，只是她小看丁兆白了，一旦被他衝開穴道，她就會吃不完兜着走了。

在一個晴朗的晌午，他們終於到達黃螂司，花蓉兒指着一幢房屋道：「公子：你瞧，那就是咱們的房子。」

這幢房子高大古樸，雖然比不上中原的豪門巨富，在蠻區却是罕見的。

丁兆白向那幢房子瞧了一眼道：「花蓉兒：我對妳越來越弄不明白了。」

花蓉兒道：「哦，說說看。」

丁兆白道：「妳在這裏住過，那不算出奇，但妳如何還留着這麼一幢古老的房子？」

花蓉兒神秘的一笑道：「現在不告訴你。」

她不說，丁兆白也不便強問，他只是對這位花姑娘有點莫測高深而已。

及到達鎭口，迎面碰着一對身着短裝，頭包白布的中年男女，他們一見花蓉兒立即笑逐顏開的歡呼道：「啊，大小姐回來了，大小姐回來了……」

他們這一叫喊，數十名男女忽然由鎭上湧了出來，一名身材魁梧，面目黧黑的大漢，牽着一名圓圓臉蛋的少婦奔近花蓉兒道：「妹子：妳爲甚麼現在才回來，快想死娘了。」

花蓉兒興奮的扯着那名少婦道：「大哥大嫂，我這不是回來了麼，娘呢？」

黧黑大漢道：「在屋裏，走，咱們回去再聊。」

花蓉兒道：「不要急嘛，大哥，我替你介紹一個人。」

她爲丁兆白介紹，黧黑大漢是她的大哥，圓臉少婦是她的大嫂，大哥叫花克新，大嫂段氏，是黃螂司最具權威的名人。

花克新是土司，土司就是當地蠻族的土皇帝，勿怪他能够權傾當地，是蠻族的名人了。

但這對土司夫婦，却對花蓉兒十分親切，兄妹之情，顯得潔厚無比。

這樣，丁兆白自然成爲蠻族的貴客了，愛屋及烏嘛，妹妹的男友，焉能不奉爲貴賓？

土司府的陳設並不怎樣，只有一些傲視鄉里的榮譽標記，例如某朝某帝敕封宣德黃螂土司等，因爲土司是世襲的。

當丁兆白遊目欣賞之際，花蓉兒却來拉着他的衣袖道：「丁公子：來，我替你介紹我娘。」

花蓉兒的娘是一個徐娘半老，風韻猶存的女人，對丁兆白，她似乎不如花克新夫婦那麼熱誠親切。

丁兆白自然不在乎這些，他是被迫來此，有朝一日說不定會與花家反臉成仇，現在如果受惠太多，將來可能成爲感情上的一種担負。

不管怎樣，他都要在土司府暫住下來

，花蓉兒要他這樣，她的家人也不反對。

這樣過了一天，第二天早餐之後，花蓉兒來到丁兆白的居處。

「丁公子：還過得慣嗎？」

「過不慣，妳放我走好哪。」

「不要這樣嘛，公子，咱們對你可是待如上賓。」

「好意心領，妳說，妳到底要將我怎樣？」

「我……我喜歡你嘛。」

「別自作多情了，姑娘，感情是無法勉强的。」

「你也別太自信了，我可跟我娘不相同。」

「哦，妳娘怎樣？」

「我娘……好罷，將來你總會知道的，倒不如現在告訴你。」

「我只不過隨便問問，不便說就不說好哪。」

「沒有甚麼不便，在本族，這件事幾乎無人不知。」

「哦，妳也是蠻族。」

「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

「此說怎講？」

「因爲我娘是蠻族，我爹却是你們漢人。」

「唔，那令兒………」

「他跟我不一樣。」

「這我就不懂了。」

「事情是這樣的……」

二十一年前，丐帮帮主童若望在大凉山救下一個被狠羣圍攻，重傷垂危的少婦，不，應該說是寡婦，因爲她的丈夫去世已有三年，童帮主竭盡心力，終於將那寡婦沉重的傷勢治好，爲了感恩圖報，她就以身相許，但當她爲童帮主生下一個女孩之後，情形竟忽然生出劇變……」

「哦，什麼劇變？」

「叛帮，丐帮一名長老謀奪帮主之位，趁童帮主遠離中原之際，率領心腹死黨殺了三名長老，將丐帮重要份子誘入絕谷，自任帮主。」

「後來呢？」

「童帮主接到飛騎傳書，自然要回去處理，但他的妻子却因此與他絕裂。」

「爲甚麼？她可以跟着童帮主去中原啊！」

「就是因爲她不能去中原了。」

「哦，這是爲了甚麼？」

「爲了她是土司的妻子，土司是世襲的，她的丈夫雖已去世，她的兒子仍是土司，只是她那土司兒子年紀太小，她不能棄之不顧。」

「這也沒有什麼要緊，他們可以暫時別離，以後仍可相聚。」

「但童帮主却一去不回，只派人要去他的女兒。」

「於是令堂就恨上了漢人，連我也受到歧視了！」

「啊，你知道我是在講我自己？」

「當然，妳講得如此明白，我怎能不知。」

「所以我跟我娘不同，你走到那裏我可以跟到那裏，我愛怎樣就要怎樣。」

丁兆白不再說甚麼了，他知道說甚麼也是白說。

他不說，花蓉兒却緊迫釘人，追着不放。

「你是同意了？」

「同意甚麼？」

「自然是跟我成親的這件事了，你們漢人講門第，我並不輸於夏侯世家。」

「妳錯了，我不同意。」

「爲甚麼？瞧不起我們蠻族？」

「不，妳應該是漢人，因爲妳爹是童帮主。」

「那是爲了甚麼？」

「因爲我已經有了兩名妻子。」

「我可以不計名位。」

「但我不喜歡妻子太多。」

「這麼說你不喜歡我了？」

「妳很美，只要是男人沒有不喜歡妳的，如果我沒有妻子，我一定要妳。」

花蓉兒很大胆，男女之事竟敢當面鼓，對面鑼的赤裸裸的提它出來，也許因爲她身體裏流有蠻人的血液吧。

可是丁兆白不喜歡妻子太多，這種事也勉强不得。

經一陣沉默，她忽然眉峯一揚道：「你不喜歡妻子太多，很可能讓你如願。」

丁兆白道：「我不懂妳的意思。」

花蓉兒道：「你不懂我的意思，難道你也瞧不出此次虎頭題名大有蹊蹺？」

丁兆白一怔道：「這一點倒是不錯，我的確有點懷疑，闖三關旨在測試參與者的功力，應點到爲止，怎能性命相搏？」

花蓉兒道：「總算你還有點腦筋，你應該感謝我帶你離開。」

丁兆白道：「妳說得太過份了，天下武林高人都去了虎頭山，難道他們都會發生意外？」

花蓉兒肯定的一哼道：「你說對了，我相信第三關沒有人能闖得過去。」

丁兆白道：「妳如何知道？」

花蓉兒道：「我暗中探查過第三關，那是一個極端險惡的奇門陣法。」

丁兆白道：「天下能人異士頗多，奇門陣法不見得就能難着他們。」

花蓉兒道：「如果奇門陣法之中再佈有奇毒呢？」

丁兆白愕然道：「這個……」

花蓉兒微微一笑道：「所以我說你應該感謝我，很可能他們一去不返，你也變作沒有妻子的孤家寡人了。」

這只是花蓉兒的臆測，但江湖險詐，人心難測，此種可能並不是沒有，因而他一躍而起，發足向門外奔去。

花蓉兒一把抓着他的手腕道：「你想怎樣？」

丁兆白道：「你放開我，我要去虎頭山。」

花蓉兒道：「你去又能怎樣？我縱然解開你的穴道，以你一人之力，就能挽回這次刦難麼？」

丁兆白道：「我放心不下，好歹也要前去瞧瞧。」

花蓉兒道：「我爹也去了，我何嘗放心得下？不過這只是我的猜測，你何必這般着急，而且我已經要家兄派人打聽去了，你還是安心的住下來等候消息吧。」

花蓉兒不再逼他，語音一落，逕自姍姍的退了出去。

這位流着漢人血液的蠻族姑娘，雖是十分任性，却也有她可愛之處。

她不擇手段的擄來丁兆白，除了封着他的武功，却能以禮相待。

她那明快爽朗的性格，也使人易於親近，而且土司府將丁兆白待若上賓，使他毫無異鄉作客的感覺。因此，丁兆白就這樣在黃螂司暫住下來。

× × ×

虎頭題名揭曉了，風閣煙飄七彩，也選出了一位統治黑白兩道的武林盟主。

祇不過各級虎榜之中，沒有一個是舉世公認的武林高人。

更令人駭異的是那位武林盟主，竟是天狼谷的少谷主金扇子伍彪。

此人功力不弱，金扇子的確有一點門道，但他曾經敗在丁兆白的手下，在年青一代之中，他的身手只能名列二流，如果與老一輩的高人相比，他就差得更遠了。

但，他竟然名登黃榜，而且煙飄七彩，做了當代武林的主宰人。

於是羣情譁然，江湖上掀起了駭人的騷亂。

× × ×

爲了平息江湖動亂，武林盟主下達了一項嚴厲的令諭：「誹謗盟主者棄市，反抗盟主者誅族。」

武林盟主屬下，有一批蒙面殺手，這般人功力之高，幾乎可以予取予求。

於是江湖上處處血腥，武林之中人人自危。

× × ×

這是花土司派人進入中原所得來的消息，這項不幸的消息，竟[illegible]丁兆白目瞪口呆，哀傷不已。

「公子：這不見得是眞的，江湖傳言是不能輕信的。」

這是花蓉兒在安慰丁兆白。

花姑娘變了，她不再狂，不再野，變得情意綿綿，柔若春水一般。

丁兆白也變了，蠻區近半年的客居，使他像變了一個人似的。

他原是懦弱胆小，十分怕事的，現在似乎瞧穿了一切，認爲功名利祿，包括生命在內，不過是烟雲過眼而已。

因此他什麼都不在乎，什麼都不追求，自然任何什麼都不害怕了。

雖然如此，但對武林劇變，他還是感到驚怔，感到哀傷的，因爲有他的親人牽扯在內。

在一聲長吁之後，他激動的心情終於平復下來。

「花姑娘：半年打擾，我很感激……」

「公子：你……想走？」

「人生沒有不散筵席，妳說是麼？」

「如果，——如果……」

「如果妳不替我解開穴道，我還是要走的。」

「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如果我要跟着你呢？你肯帶着我麼？」

「姑娘如果要跟，在下不便反對，陽關大道人人可走，這是姑娘的權利。」

「不，我是說要你帶着我。」

「這個在下就不懂了，姑娘身爲丐帮長老，見識何等淵博，出門還要在下携帶豈不是一件怪事！」

「你裝傻……」

「妳錯了，在下本來就傻，又何必要裝。」

「唉，公子，難道花蓉兒竟是如此的不屑一顧麼？再說，目前江湖鼎沸，步步危機，有我跟着，多少也有一個照應。」

「這……好吧，不過妳一切都得聽我的，任何事都不得擅自主張。」

「是，賤妾遵命。」

嫣然一笑，玉手輕揮，丁兆白封閉經年的穴道終於解了開來。

「公子：你先作調息，我要去收拾一下。」

「好的。」

× × ×

在一個陰霾四佈的晌午，富順縣境的虎頭山出現了一雙男女，迎着習習山風，他們在一前一後的奔馳着。

「蓉兒：蟠龍谷在那裏？」

「別着急，公子，再翻越兩座山頭就到了。」

聽他們說話的口吻，這雙男女自然是丁兆白及花蓉兒了。

武林傳劇變，禍源就出於虎頭山，由黃螂司赴中原，富順縣是順路，他們自然要先到虎頭山瞧瞧了。

在翻越兩座山頭後，果然找到一個龐大的山谷，但荒山寂寂，空谷幽幽，連一個飛禽走獸也難找到，更不要說人跡了。

「蓉兒：這谷當眞就是蟠龍谷麼？」

「是的，公子，蟠龍谷就是這裏。」

「可是，這裏什麼也沒有啊。」

「應該是這樣的。」

「怎麼說？」

「公子不認爲虎頭題名只是一個陰謀嗎？」

「這……太可怕了。」

利用人們爭名好勝之心，一網打盡天下武林高人，此後縱橫寰宇，予取予求，江湖道上，惟我獨尊，此人的心機及手段豈不十分可怕！

丁兆白想到這些，不由機伶伶的連打兩個寒噤。

花蓉兒輕輕偎了過來，無限柔情的道：「車到山前必有路，不要想得太多，今晚只怕不能再走了，山中寒氣極重，咱們還是先找一個聊避風雨之處吧。」

天色原是陰沉的，此時只剩下一點微光了，好在他們曾經發現不少可以容身的山洞，天色雖晚，倒也並不着急。

丁兆白隨着花蓉兒走進一個山洞，她立即忙着打地舖，找乾柴，昇起一蓬熊熊烈火，然後將食物擺在丁兆白的身前。

「吃吧，公子，餓壞了身子可不是好玩的。」

嬌柔，嫵媚，像一個賢淑的妻子，也像一個忠誠的僕人。

她是花蓉兒麼？

不錯，她的確是花蓉兒，如假包換。

只是她變了，變得使人難以相信。

她生在蠻族，長在丐帮，這些環境自然無法培養出一個儀態萬端的淑女閨秀。

再加上董帮主的溺愛，她除了練就一身驚人的武功，就只剩下任性和狂野了。

然而，她終於變了。

不，應該說她回復到女性的本能。

這自然要歸功於一個愛字，所謂天荒地老此心不逾，海枯石爛此情不移，可見這個愛字的力量是無可比擬的。

她愛上了丁兆白，就一心一意的將一切放在他的身上，這些轉變乃相因而生，再也自然不過。

她侍候丁兆白進過飲食，然後分別就寢。

翌晨他們吃過早餐，再在附近找了幾個時辰，最後在失望之下，才離開虎頭山區，接着經過富順，在重慶搭上了赴下游的江船。

× × ×

沙市緊靠長江北岸，陸路有官道通往武漢及荊襄，丁兆白要去樊城夏侯世家，沙市自然是必經之處。

於是他們棄船登岸，住進一家客棧。

定好房間，要來酒菜，他們原想解解饞，好好吃它一頓，但三杯還未落肚，花蓉兒忽然啊了一聲，道：「大師哥……大師哥……」

門前人影一閃就過去了，花蓉兒連喊兩聲，連一點回音也沒有。

花蓉兒掏出一塊銀兩丟在桌上，一把拉着丁兆白道：「那是我的大師哥，他江湖見聞極廣，咱們快追。」

江湖見聞極廣，正是丁兆白所需要的，不必多作解釋，他就跟着花蓉兒追了出去。

他們的行動够快，及追出店門一瞧，那裏還有花蓉兒大師兄的踪跡。

他們仍然追出街口，跑了不少寃枉路，人沒有追到不算，還惹來意想不到的麻煩。

「嘿，小子，走路不帶眼睛，這麼急是奔喪不成！」

一名黑大個子一肩撞了上來，憑他那副大塊頭，一般人如果被他撞上，非弄個人仰馬翻不可。

雖然事出意外，丁兆白還是閃了開去，只是黑大個子收勢不住，幾乎撞上一片圍牆。

總算他還有兩下子，一個千斤墜硬生生的將去勢收住，距離圍牆只有一尺不到遠近了。

自己丟人現眼，他却怪上了別人，氣勢洶洶的非找丁兆白算賬不可。

如果在半年以前，丁兆白可能陪小心，認不是，現在可不同了，他那雙目之中，竟然現出兩縷殺機。

「朋友是找碴？其實用不着費如此多的手脚，你只要划下道來就是。」

「你好像很狂，這對你沒有好處。」

「是麼？」

「你知道我是誰？」

「正要請教？」

「管西北，知道麼？」

「知道，趙東南，管西北，是一南一北兩名聞人。」

「還要管某動手？」

「此話怎講？」

「你不知道？好，本舵主就來告訴你吧。」

「請說。」

「本人現任武林盟主座下荊沙分舵舵主，對當地以及經過的武林人物，本舵主具有生殺之機。」

「哦，請恕在下孤陋寡聞，武林盟主是誰？」

「你居然不知道盟主是誰，居然還敢在江湖上充混混，這實在好笑得很。」

「在下並不覺得好笑，你如果不說，咱們只好告辭了。」

「你想走，天下那有這麼便宜事。」

「你想怎樣？」

「這個麼？我只想請你留下一條右臂，這是姑念初犯，對你法外施仁。」

「很好，只要你有這份能耐，不要說一條右臂，連腦袋拿去都行。」

「這可是你說的，接招。」

話落招出，五指帶着勁風，抓向丁兆白的肩頭。

此人可能習過鷹爪功力，造詣之深在當代武林算得一位高人。

不過無論他的鷹爪功力如何高深，這一招他竟然使不下去。

因爲他發覺身前的這位少年，不只是兀立如山，令人有撼搖不動的感覺，而且他全身上下都放射着一片凌人的霸氣，管西北感到心頭一震，竟然生出一股怯懼之意。

他收回了招式，一連退後三步，才勉强將心情定了下來。

「你走吧，希望下回別再碰到我的手裏！」

這位名噪西北，權傾荊沙的管分舵主，就現職不足半年，毀在他手上的武林中人，少說也有二十幾個，今天居然生出菩薩心腸，這豈不是一件怪事。

有些瞧熱鬧的在替丁兆白感到幸運，還有人示意他快走，免得管西北一旦改變主意再想走就來不及了。

只是丁兆白不想走，他對這位管分舵主似乎發生了興趣。

「別忙，管大舵主，相逢就是有緣，咱們何不聊聊。」

「聊聊？咱們之間有什麼好聊的？」

「怎麼沒有，譬如，武林盟主是誰，誰叫他當盟主的……」

「小子：你當眞不想活了！」

「你錯了，管大舵主，如果你不老老實實答我的問話，不想活的只怕就是你自己。」

管西北聞言一呆，雙目烱烱向丁兆白瞧了過來。

他估計丁兆白決不簡單，却未想到這位年紀輕輕的少年胆量竟如此之大，別人將姓管的當做追命閻羅，他却居然敢找追命閻羅的碴。

其實他想不到的還多呢，如果他知道丁兆白原是一個胆小如鼠的人，不知道他又將如何驚詫。

不過管西北畢竟是江湖聞人，他只是微微一呆，立即回過神來。

接着衣衫無風自動，顯得惱怒以極。

一個名震江湖的高手，竟對名不見經傳的後生晚輩顯出怯意，這已經够丟人的了，末了還像審賊似的，被對方嚴詞迫供，他如何還能忍受下來！

「小子：你一定要找死，本舵主成全你就是。」

（未完）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一品公子

（下）

隆中客·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十三太保的龍頭周道在濟南姦殺民女，事爲一品公子吳子畏所知，於是他教苦主到濟南府告狀，濟南府尹鐵錚雖是個鐵面無私的清官，無如周道卻與山東巡撫國泰有姻親關係，由於國泰護短，他以威迫利誘要求鐵錚把這一命案不了了之，鐵錚得吳子畏之助，乃對國泰虛與蛇委，是夜，吳子畏追踪周道，在一民宅前院展開惡鬥，其餘十二太保趕來助陣，均被吳子畏殲殺，周道孤掌難鳴，終於被擒，解返府衙，翌晨公開審訊。周道命運如何？請看下文便有分曉。

惡徒終伏法　俠侶細參詳

周道冷笑道：「你該明白，我周某人平常交往的，是些甚麼人？所以，像你這個芝蔴綠豆大的知府，我怎麼也瞧不在我的眼裏……」

「掌咀！」

又一陣掌咀聲過處，周道獰笑着，口中鮮血四濺，怒吼道：「鐵錚，我警告你，你馬上就會遭到報應！」

鐵錚笑道：「退一萬步說，你也會比本府先死。」

一拍驚堂木，沉聲喝道：「周道，回答本府所問！」

周道冷笑道：「你要我回答甚麼？」

鐵錚接道：「本府問的，是一年以前，北京城的案子。」

周道冷笑道：「債多不愁，告訴你也無所謂，鐵錚，你聽着，一年以前，北京城中的那些案子，都是大爺我幹的。」

「唔！這才是有點江湖好漢的氣概。」鐵錚淡淡一笑之後，才揚聲喝道：「傳周王氏和周家村村正。」

周王氏和村正被帶到案前跪下，周王氏並連連磕頭道：「青天大人，請替我女兒伸冤……願大老爺步步高陞，公侯萬代多福多壽……」

鐵錚以慈和的語聲說道：「周王氏請放心，兇手既已逮到，本府自會依法嚴懲的。」

「多謝大老爺！」

「周王氏，妳仔細瞧瞧，跪在妳身邊的這個人，是不是三天以前姦殺你女兒的兇手？」

「是的。」

「沒有錯吧？」

「不會錯。」周王氏切齒接道：「這賊子即使燒成灰，我也能認得出來？」

鐵錚目光移注村正身上，接問道：「村正，三天前，周阿巧被姦殺之後，你也在場？」

「是的。」村正連連點着頭：「當時小的也在場。」

「那麼，你瞧瞧這個兇手，有沒有錯

？照實說來。」

「回大老爺，沒有錯。」

「好，你們二人退過一旁。」

「謝大老爺……」

接着，刑名師爺將寫好的筆錄命周道，周王氏，村正等三人分別畫押。

然後，鐵錚清嗽一聲，朗聲宣判：「江洋大盜周道，于最近兩年中，在京城和本府轄區，連續犯下搶刦，姦殺等血案近二百件，足證惡性重大，死有餘辜，依本朝懲治盜匪條律，着即當庭杖斃，梟首示衆！」

這一宣判，使得周道臉色大變，圍觀民衆卻發出春雷也似的歡呼。

也就在這羣情激動歡呼聲中，人叢中卻飛起兩把雪亮的柳葉飛刀，迎着初昇的朝陽，耀目生寒，向公案後的鐵錚疾射而來。

這一意外的變化，使得民衆們的歡呼轉爲驚叫，現塲秩序爲之大亂。

但他們白担心了，那兩把柳葉飛刀，被端坐鐵錚身邊的一位幕僚，輕描淡寫地接了過去。

那兩把飛刀剛被幕僚接住，人叢中勁叱連聲：「狗官，今天你死定了？」

隨着話聲，人叢中飛起五道人影，各自握着寒芒閃閃的刀劍，一齊向鐵錚撲了過來。

只見那接住飛刀的幕僚，冷笑一聲：「鼠輩敢爾！」

隨手一揮，兩把飛刀，以比來時更勁疾之勢，分向射出，人也隨之騰射而起。

「哇！哇！」兩聲慘號同時發出。那硬闖公堂，企圖刦殺命官的五個歹徒，已有兩個人被飛刀插入胸腔，當塲畢命，另外三個，也被那幕僚截住。

這片刻之間的變化，實在太快速也太意外了，可說是使得現塲民衆無法適應。

也因爲無法適應，所以一時之間，竟突然變得鴉雀無聲，一齊目瞪口張地，呆若木鷄。

至於身處險境中的鐵錚，可的確不愧是一位鐵錚錚的漢子，儘管現塲中瞬息萬變，危機重重，他卻了無懼色地，端坐原處，動也不動，大有「泰山崩於前而不驚」的氣概。

那截住三個歹徒的幕僚，勇不可當，手中長劍有如游龍矯健，儘管那三個歹徒的身手也甚爲高明，但卻不到三個照面，已倒下兩個，而剩下的一個，也更爲岌岌可危了。

端坐如故的鐵錚沉聲喝道：「子畏！留下一個活口！」

原來這個幕僚，竟然是吳子畏所喬裝的。

只見他一面長劍飛舞，將那歹徒迫得連連後退，一面揚聲答道：「大哥，留下活口，是非更多……」

吳子畏這話，別人不容易聽懂，但鐵錚卻是一點就醒，很顯然，這些胆大妄爲的歹徒，不是純粹的江湖人。也由於他們不是純粹的江湖人，留下活口，反而更不便處理。

因此，鐵錚連忙接道：「好，子畏，你看着辦吧？」

所謂「看着辦」，也就是「當塲格殺」的意思。

但僅剩的這個歹徒，身手卻相當高明，儘管他在吳子畏的凌厲攻勢之下，被迫而後退，但一時之間，卻也殺不了他。

偏偏這時，人叢中又飛起兩道人影，向鐵錚撲了過來。

吳子畏且戰且追，已遠離鐵錚十五六丈之外，要回身搶救已絕對不可能，而他的對手也反守爲攻，拚命將他纏住，使他一時之間，無法脫身。

這情形，急得他揚聲大叫：「八叔，護住大人……」

事實上，吳彪已奮不顧身地揮刀迎了上去。

但比較起來，吳彪的身手可差得太遠了。

那當先撲到的歹徒勁叱一聲：「狗腿子找死！」

「噹」地一聲，吳彪手中的大刀被震得脫手飛去。

寒芒閃處，慘號連連，鮮血狂噴，濺得仍然端坐公案後的鐵錚，也幾乎成了一個血人。

公案前伏屍二具，也就是那乘機偷襲兩個歹徒的屍體，而自認必死的吳彪，只是受了一塲虛驚，夷然無損地，端立原地，他的身旁，俏立着一位身着青色勁裝，手橫長劍的少女。

由於這少女的劍身上仍在滴着鮮血，很顯然，殺死兩個歹徒，及時救下吳彪和鐵錚的性命的，也就是她。

她，約莫是十八九歲的年紀，論姿色，也最多只能算是八成，但身裁長得很美，尤其是那雙大而黑白分明的眼睛，更是特別可人。

儘管她才殺過兩個歹徒，但俏臉上卻漾着似有若無的甜笑，雖然那甜笑是那麼輕淡，但甜得令人心醉。

總而言之一句話，這是一個人見人愛，不論是男人或女人，一見之下，卻會忍不住多看她幾眼的美姑娘。

當然，這剎那之間的變化，吳子畏都注意到了，但他的那個對手，卻是愈戰愈勇，他的心中儘管是急於殺掉對方，但一時之間卻難以如願。

那青衣女郎卻不等他開口，目注他似笑非笑地道：「吳子畏，要我幫忙嗎？」

「不用，」吳子畏苦笑了一下道：「李姑娘，來得正好，請費神照顧大人的安全。」

敢情他們是早就認識的人哩？

青衣少女含笑接道：「放心，有我在這兒，鐵大人安如泰山。」

吳子畏道：「這個，小弟自是信得過的。」

青衣少女道：「可是，你要速戰速決才行，撫衙的特使，可能就要趕來了？」

「啊！」

這眞是一言提驚夢中人，吳子畏之所以要鐵錚清晨大審，爲的就是避免撫衙的干預，因爲，這時候的國泰，還正蜷在姨太太的懷中。

但由於現塲的意外變化，加上他目前這個對手頗爲强悍，幾乎不在周道之下，因而使他忘卻了來自巡撫大人那一方面的干擾。

此刻，一經青衣女郎提醒，驚「啊」聲中，也顧不得驚世駭俗，振劍騰升而起，艷陽普照中，但見一道白虹，有如長虹貫日似地一幌而下，那個歹徒巳被腰斬，斃命當場，發出一聲淒厲慘號。

同時，久巳鴉雀無聲的人羣中，也發出一陣驚呼：「劍仙……劍仙……我看到劍仙啦……」

那青衣少女迎着他，嫣然一笑道：「吳子畏，恭喜你巳成了劍仙啦……」

吳子畏苦笑道：「李姑娘，妳也尋我開心……」

「不尋你開心是可以，只是……」她偏着頭，又是似笑非笑地：「我救了你的鐵大哥，你如何謝我？」

鐵錚連忙接道：「李姑娘，目前是在公堂之上，下官不便離座，退堂之後，下官一定隆重致謝。」

青衣少女扭頭嬌笑道：「鐵大人請莫認眞，我是跟吳子畏開慣玩笑的。」

但吳子畏却是抱拳長揖，正容說道：「李姑娘，小可代表鐵大哥，先行聊致謝意。」

青衣少女抿唇微笑道：「就這麼口角春風，我不稀罕。」

吳子畏一怔，道：「姑娘之意，是要我如何致謝？」

青衣少女似笑非笑地接道：「先叫我三聲李姊姊。」

吳子畏滿臉尷尬地，苦笑道：「這個……這個……」

青衣少女俏一臉緬，道：「怎麼，叫我李姊姊，難道辱沒了你？」

「不不……我不是這個意思？」

「那你是甚麼意思？」

碰上這位不講理的刁蠻公主，吳子畏可傻眼了。

幸虧一陣急驟的蹄聲給他解了圍。

那是來自撫署的兩個戈什哈，他們策馬疾馳，逕闖府衙大門，向廣場中的公案前疾馳而來。

吳子畏連忙向鐵錚促聲喝道：「大哥，立即行刑！」

鐵錚也立即沉聲喝道：「行刑！」

吳子畏並向青衣少女以央求的語氣說道：「李姊姊請照顧鐵大人的安全。」

青衣少女勝利地笑了，她拍拍胸脯：「放心，一切有我。」

吳子畏巳飛越圍觀的民衆，攔在兩匹奔馬之前。

兩個戈什哈雖巳及時勒住坐騎，其中一個却是舉手一揚馬鞭，向吳子畏兜頭抽了過來，口中並怒叱道：「你想找死！」

吳子畏順手接住馬鞭一拉，奪過對方的馬鞭，戟指沉叱：「狗仗人勢的東西，給我滾回去。」

俗語說得好：「大衙門出來的狗，都逢人大三級」，那兩個一向仗勢凌人的戈什哈，幾曾碰到過這種場面，何況，目前的吳子畏，只不過是一個府衙幕僚人員的裝束。

因此，那兩個戈什哈，氣得臉色鐵青，但目前情況，却又不容許他們發作，因爲，周道巳在一陣亂杖之下，發出殺猪也似的慘號聲。

其中一個戈什哈揚聲大喝道：「撫台大人有令，鐵大人杖下留情。」

鐵錚聽而未聞，相應不理，那行刑皂役的杖勢，却反而更其沉重起來，而作惡多端，死有餘辜的周道的慘號聲，也一聲聲微弱下來。

這，當然是顯示周道的生命，巳接近尾聲。

兩個戈什哈臉色大變之下，飛身下馬，準備硬行向裏闖，却被吳子畏攔住，並冷笑道：「二位是老官差，當知道這是甚麼所在？」

戈什哈之一抗聲道：「管你是甚麼所在……我只知道鐵知府違抗撫台大人令諭，形同造反。」

「你打算怎樣？」

「我要救人？」

「憑甚麼？」

「憑撫台大人的令諭？」

「國泰算是甚麼東西？」吳子畏沉聲怒叱：「我提醒你，這是法庭兼刑場，你有胆闖進去，鐵大人就有權依法宰人！」

「憑鐵錚一個小小知府，他敢？」戈什哈的語氣雖硬，人却站在那兒，趦趄不前。

吳子畏淡然一笑道：「那麼，你何妨試試看。」

兩個戈什哈沒勇氣試，事實上，即使他們胆敢闖入刑場，也救不了人，因爲，周道巳遭到了報應，立斃杖下了。

行刑皂役恭聲稟報：「啓稟大人，犯人周道一名，巳經杖斃。」

鐵錚沉聲喝道：「梟首示衆！」

「是？」

在行刑皂役應聲中，「卡察」一聲，周道巳經身首異處。

兩個戈什哈臉色大變，面面相覷間，大門口有人揚聲傳稟，臬台朱大人，總文案賈大人到。」

兩騎快馬，逕闖刑場前，兩個戈什哈連忙迎了上去，低聲稟報着。

臬台朱斌，總文案賈珍二人，很可能是接到警訊後，才匆匆地起床趕來的，不但都穿着便服，連頭上的長辮都還沒有梳理好。

他們兩人，端坐馬上，目覩現場慘景，耳聽戈什哈的報告，臉色一陣青，一陣紅，却是開不了口。

鐵錚巳緩步迎了上來，抱拳長揖道：「二位大人聯袂滋臨，卑職未曾遠迎，尚看二位大人多多包涵。」

朱斌哼了一聲，沒有接腔。

賈珍却苦笑着一嘆道：「鐵老弟，你這一來，坑了我，也害了你自己。」

鐵錚張目訝然問道：「賈大人此話怎講？」

賈珍臉色一沉道：「鐵大人，你自己的承諾，還記得嗎？」

「賈大人指的是周道這個案子？」

「鐵大人何必明知故問？」

鐵錚正容接道：「二位大人，此處非談話之所，敬請東花廳待茶，再作詳談如何？」

賈珍冷然接道：「不必了，撫台大人還等着我們回信哩！」

鐵錚苦笑了一下道：「既然如此，卑屬自不便勉強。」

賈珍沉聲說道：「鐵大人，現在，我等你一句話。」

「甚麼話呀？」

「就是前兩天，你在我面前所作的承諾。」

鐵錚侃侃而言：「賈大人，你該記得，有關周道這個案子，在撫台大人前，我並未作任何承諾，只說過可以攷慮，至於前兩天向你賈大人說的話，也記得很清楚，那是到時候以事實作答……」

說到這裏，抬手一指周道的無頭屍體，沉聲接道，「這就是事實，也是我的答覆，大人還有甚麼不滿意的？」

「我非常滿意，」賈珍冷笑道：「天作孽，猶可爲，自作孽，不可活，鐵大人，你該沒忘記，周道是甚麼背景？」

「我只知道他是一個罪該萬死的江洋大盜。」鐵錚正容接道：「我是一個地方官，替老百姓興利除弊，是我的本份，我有權……」

一直沒開口的朱斌，冷然截口道：「你自己向撫台大人去表功吧！」

說完，撥轉坐騎，向賈珍沉聲說道：「賈大人，我們走！」

圍觀的百姓們，全都看到了事實的經過，儘管他們由於周道的伏法而人心大快，却也暗中爲這位鐵面無私，不畏强權的知府大人揑一把冷汗。

但當事人的鐵錚，却反而表現得若無其事地淡然一笑，倒是那位李姓少女，顯得憤憤不平地冷笑道：「眞是狗仗人勢，豈有此理！」

接着，扭頭向鐵錚笑道：「鐵大人，該退堂啦，我有很重要的消息報告你。」

鐵錚一怔道：「甚麼重要消息？」

「也是極機密的消息，」李姓少女神秘地一笑道：「回到裏面再說。」

由於李姓少女說得那麼神秘，鐵錚只得鄭重其事地將她和吳子畏二人帶到他的簽押房中，（所謂簽押房，就是一個衙門首腦簽名花押的房間，等於是現代機關首長的辦公室）分賓主坐定之後，錢錚目注李姓少女，正容說道：「李姑娘，雖然俗語說得好，大德不敢言謝，但對適才救命之恩，下官却不得不鄭重致謝一番。」

他邊說站了起來，一整冠帶，向那李姓少女抱拳長揖，但却被李姓少女一擺纖手，發出一股潛勁，將他的身軀阻住，並嬌笑道：「鐵大人，不敢當，我也不作興這一套。」

鐵錚只好重行入座，向吳子畏苦笑道：「子畏，該將李姑娘替我介紹了吧！」

「是。」吳子畏含笑接道：「這位李姑娘芳名惠姑，是兵部尚書李大人的掌珠，也是佛門俠尼無垢大師的得意弟子。」

鐵錚禁不住「啊」了一聲道：「將門虎女，俠尼高足，那就怪不得啦！」

李惠姑笑問道：「怪不得甚麼呀？」

鐵錚含笑接道：「怪不得武功高超，豪邁不遜鬚眉。」

李惠姑也含笑說道：「鐵大人，武功高超四字不敢當，但豪邁不遜鬚眉却意猶未盡。」

鐵錚一楞道：「姑娘之意是……？」

李惠姑黛眉一揚，道：「應該說是豪邁猶勝鬚眉……」

鐵錚連連點頭笑道：「對，對，豪邁猶勝鬚眉，眞是恰當極了。」

吳子畏插口笑道：「鐵大哥，我還忘了介紹她更尊貴的另一身份。」

「請說！」

「她還是當今皇上的乾格格哩！」

「啊！」鐵錚雙目張得大大的，笑道：「格格駕臨，我這個小小府衙！可眞是蓬蓽生輝了！」

李惠姑却目注吳子畏，似笑非笑地道：「還有一個比乾格格更重要的身份，也一併說出來吧！」

吳子畏微微一楞，道：「沒有了！」

「那我只好自我介紹了。」

「好！妳說吧！」

李惠姑目注鐵錚嬌笑道：「鐵大人，我還是名滿京都的『一品公子』吳子畏的姊姊哩！」

「哦！」鐵錚啞然失笑。

吳子畏却含笑接道：「既然是我吳子畏的姊姊，就該叫鐵大哥才對。」

「對對，是我的不是。」她含笑而起，向着鐵錚福了一福道：「鐵大哥，小妹這廂有禮了。」

慌得鐵錚連忙起立還禮，道：「不敢當，不敢當，小妹，鐵大哥可生受了！」

李惠姑抿唇嬌笑道：「鐵大哥，說起來你也許不信，吳子畏這個人，天不怕，地不怕，他就是怕我這個姊姊，我說是黑的，他決不敢說白的，我叫他往東，他決不敢向西邊走。」

「我相信，而且是絕對相信。」鐵錚一面說着，一面向李惠姑和吳子畏二人的身上來回掃視着。

吳子畏尷尬地笑着，沒有作聲。

李惠姑却訝問道：「鐵大哥，你瞧甚麼呀？」

鐵錚意味深長地，道：「好一對仙露明珠。祥麟威鳳。」

這一來，使得自詡「豪邁猶勝鬚眉」的李惠姑，也禁不住俏臉上飛起一片酡紅，向鐵錚投過一個嬌嗔的白眼。

鐵錚含笑接問：「大妹子，我看妳不像是姊姊嘛！」

李惠姑眉梢一揚，道：「我比他大三天，當然是姊姊。」

「原來如此，對，對，即使只大一天，也該算是姊姊的。」

「而且，我的世故也比他深，像方才在法場上發生的事，如果是由我，就打發不會使你鐵大哥受到虛驚。」

一頓話峯，目注吳子畏笑問道：「小老弟，姊姊說的，你服不服氣？」

吳子畏苦笑道：「事實如此，我不服氣還行嗎！」

「這叫作咀上沒長毛，作事不靠牢。」李惠姑一本正經地問道：「吳子畏，你這次出京，爲甚麼不事先告訴我一聲？」

「我……我……」吳子畏訥訥地「我」了半天，却接不下去。

「是逃避我？還是討厭我？」李惠姑還是那似笑非笑的神情。

「不不，都不是，妳巳知道，我是奉了恭親王密諭，來暗查國泰的劣跡的。」

「那你猜猜看，我是奉誰的密諭而來呢？」

「難道妳也……也是奉……」

李惠姑截口嬌笑道：「別那麼緊張，我是奉命前來助陣的，因爲，你離京之後，情況有了急劇的變化，所以我才日夜兼程趕了來。」

吳子畏苦笑道：「我的姑奶奶，說了半天，妳還是沒說出一個所以然來。」

「好，我痛痛快快的告訴你們。」她嬌笑着接道：「小老弟，鐵大哥，你們都附耳過來。」

吳子畏、鐵錚二人都將腦袋湊了過去，李惠姑開始悄聲說出她的秘密任務，只見吳子畏和鐵錚二人的臉色，在急劇地變化着，吳子畏並苦笑道：「我早知道會有這一天，只是沒想到會這麼快。」

「別打岔！」李惠姑白了他一眼，又繼續她的悄語。

約莫袋烟工夫過後，李惠姑才以正常語聲問道：「二位想想看，這情況夠不夠嚴重？」

吳子畏淡然一笑道：「不要緊，有妳這女諸葛在這裏，我可以樂得清閑。」

少惠姑哼了一聲，道：「別忘了，衝鋒陷陣，還是你的事。」

「小弟義不容辭。」

「我要提醒你，不可輕敵。」

「遵命！」

「現在，你乖乖地聽我的安排，再附耳過來。」

刺客授首　知府榮陞

當吳子畏口中的「女諸葛」李惠姑在向他面授機宜時，撫署中也有一個秘密會議正在進行着。

主持這一秘密會議的是巡撫國泰，與會的有總文案賈珍，臬台朱斌，藩台何進，另外有一個年約四十上下，身裁頎長的青衫文士。

國泰顯然是剛剛聽完賈珍和朱斌二人的報告，只見他鐵青着一張胖臉，半晌沒有作聲。

其餘四人也都沉思着，也沒吭氣。

少頃，國泰一拳擊在桌子上，「砰」然巨震聲中，怒聲說道：「是可忍，孰不可忍！」

賈珍咀唇牽動了一下，却是欲言又止，還是沒有開聲。

國泰切齒接道：「鐵錚這小子欺人太甚，我不信堂堂巡撫會栽在一個小小知府的手中。」

朱斌注目問道：「大人之意，是不是將他……」

國泰沉聲接道：「馬上將他召到撫署來，也給他一個立斃杖下！」

那青衫文士接道：「不，大人，將鐵錚也立斃杖下，固然可以洩憤，但却是下下之策。」

「那麼，」國泰注目苦笑道：「柴兄何以教我？」

青衫文士道：「還是照我方才的建議，先解決了那『一品公子』吳子畏，這才是上策。」

國泰道：「可是，柴兄所認爲滿有把握的十三太保，已全軍覆滅，今晨派去的助手，也有去無回，很顯然，那個姓吳的，身手非常高明。」

青衫文士截口接道：「不錯，吳子畏的身手非常高明，自出道以來，就沒聽說他逢過敵手。」

「如此說來，照柴兄的辦法，有沒有絕對把握？」

「我有沒有絕對把握，大人暫時莫問，但大人該對慶親王有信心。」

「當然，對你柴兄，我也一樣的有信心。」

「那就行了。」

「可是，萬一出了差錯，惹得那小子前來撫署行刺，那可不是好玩的。」

「放心，」青衫文士含笑接道：「即使萬一發生那種情況，只要我柴某人活着一天，我保證你毫髮無損，同時，我還要提醒大人一聲，不論那小子武功有多高，他絕對不會甘冒大不韙，去行刺一位方面大員的。」

國泰點點頭道：「對對，經柴兄這一提醒，我也想通了。」

青衫文士沉思着道：「最好是希望馬到成功，以免辜負了慶親王的期望，萬一事與願違的話，那就只好照大人你的意思去做了。」

國泰點點頭，忽然低聲自說自話：「奇怪！」

青衫文士訝問道：「何事奇怪？」

國泰苦笑道：「我是說，慶親王明知鐵錚這小子不好駕馭，但又必欲將他翦除而後快，我不明白，當時又何必將他派到濟南來呢？」

青衫文士道：「鐵錚這小子沽名釣譽，譁衆取寵，一年之中，由七品知縣擢升爲五品知府，這完全是恭親王在替他撐腰，全力保荐，派他到濟南來，也是恭親王力爭所致，慶親王又何賞會樂意派他到這兒來呢？」

「這麼說來，這是恭親王有計劃的安排。」

「不錯，說得透澈一點，他是暗中蒐集你的違法證據而來。」

「這個……柴兄，如果我們將那小子幹掉了，恭親王豈會善罷干休？」

「我想，這倒毋須担心，俗語說得好，天塌下來，有高個子頂着，咱們有慶親王作後台，而慶親王又是當權的軍機大臣，恭親王鬥不過他的。」

國泰點點頭道：「說得也是道理。」

青衫文士注目接道：「我還得去安排一下，大人如果沒甚指示，我該先行告退了。」

國泰沉思着道：「好，散會吧。」

對濟南府來說，除了早晨有過一場空前熱鬧的場面之外，整整一天，都顯得無比的寧靜，就像是甚麼事也不曾發生過似地。

× × ×

譙樓正敲着三更。

濟南府府衙，跟往常一樣，一片沉寂，一片黝黑，只有知府大人的簽押房中，還亮着燈光。

萬籟俱寂中，府衙後院騰起五道人影，像五縷輕行似地，一直向簽押房疾然飛撲過來。

那五個夜行人，由輕功的造詣上，不

難想見，他們的身手，顯然不在已死的同道之下。

他們在簽押房對面的屋脊上隱伏下來，一面打量四週，也一面向簽押房打量着，像五隻出洞的老鼠似的。

簽押房的窗戶是敞開着的，那五個夜行人居高臨下，由暗窺明，自然看得清清楚楚。

就在臨窗的公案前，一個輕袍暖帶的年輕人，正在伏案振筆疾書着。

府衙的簽押房，是機密重地，半夜三更，坐在簽押房的公案上振筆疾書的，那自然是知府大人啦！

因此，那五個夜行人互相一打手式之後，立即散開，成半弧形一齊向簽押房撲了下來。

當中一個，人在凌空激射中，揚手發出一把淬毒鐵蓮子，射向窗內，一面冷笑一聲：「狗官！你的末日到啦！」

話聲未落，那鐵蓮子已以「滿天花雨」之勢，向正在振筆疾書的鐵錚兜頭罩落，而那個發暗器的夜行人，也已到了窗外的五尺距離之內。

就當這千鈞一髮之間，正在伏案振筆疾書的鐵錚，忽然像伸懶腰似地，抬頭展臂，水袖順勢一揮，那蓬正向他兜頭罩落的鐵蓮子，竟然比來時之勢更勁疾，向窗外激射而去。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

只聲一聲慘號，那個剛剛射落到窗前的夜行人，剛好被他自己所發出的暗器射個正着，而「砰」然倒地。

原來那位在簽押房中伏案疾書的年輕人，不是鐵錚，却是吳子畏所喬裝。

也就當吳子畏一舉奏功的同時，窗外的天井中，也發出一聲慘號。

緊接着，金鐵交鳴之聲大作，並傳來一個蒼勁語聲：「你……不是吳子畏？」

窗外的另一聲慘號，那是李惠姑的傑作。

這也就是說，室外的四個夜行人，已被李惠姑宰了一個。

那一陣金鐵交鳴之聲，也就是李惠姑以一敵三的殺伐之聲。

由於李惠姑已易釵而弁，沒有人認識她，才引起那一聲蒼勁之聲的喝問。

「我是吳子畏的師兄，」李惠姑故意逼着嗓子，以一種奇異的嗓聲回答。

暗影中傳來一個威嚴語聲：「不管他是誰，一律格殺不論！」

「是！」那蒼勁語聲的人接道：「這小子非常扎手。」

不錯！儘管那圍攻李惠姑的人，兩個身手高强，但李惠姑一枝長劍，縱橫睥闔，勇猛有如生龍活虎，以一敵三，仍然是攻多於守。

那威嚴語聲道：「不要緊，咱們兄弟第二批人員，馬上就趕到。」

簽押房中燈光忽滅，吳子畏像幽靈似地出現天井中，寒芒一閃，圍攻李惠姑的三人，已倒下一個。

李惠姑悄聲說：「這兒毋須你帮忙，快去對付那個發號施令的人。」

「遵命！」

吳子畏朗笑聲中，人已騰拔而起，逕朝那威嚴語聲的人的發話處疾射而去。

但他的身形一起，一陣密如飛蝗的暗器，由四面八方向他集中射來，迫得他不得不以長劍護身，瀉落地面。

緊接着，四條人影由屋頂暗影中疾射而下，將他困在核心，展開一場激烈的惡鬥。這一組的惡鬥才開始，李惠姑那邊已傳出兩聲慘號。

很顯然，李惠姑的兩個對手，已慘死當場。

但那兩個才倒下，屋頂上又射落四個，將李惠姑困住。

兩組都是一對四，戰況也都暫呈膠着狀態。

這時，另一道人影，乘外邊混戰的機會，悄然進入簽押房中。

此人可說是胆大已極，一進入簽押房，立即關上窗門，點燃燈火，公然在公案上搜查起來。

那是一個身着黑色勁裝，五短身裁的精壯漢子，正當他手忙脚亂地搜尋之時，他的背後却傳來一個很平靜的語聲道：「不要急，沉着一點，慢慢地找。」

「是！」

那勁裝漢子恭應一聲之後，忽然臉色大變，整個人像中了邪似地僵住了。

他背後那平靜的語聲又說話了：「喂，朋友，你是不是奉命來這裏找周道的口供筆錄？」

那勁裝漢子身軀一震，顫聲問道：「你……你……你是誰？」

「『一品公子』吳子畏。」

「你……你眞的是吳子畏？」

「如假包換。」

室外，傳來一聲淒厲慘號。

那勁裝漢子身軀一抖，道：「可是……外……外面也有個吳子畏。」

「那是我的替身……」

那勁裝漢子忽然熄去燈火，回身向吳子畏發話的方向飛撲過來。

說來也眞怪，他這十拿九穩的一撲，居然落了空。而吳子畏的語聲也還是在他的背後：「朋友，你太不上路啦！」

也就在這同時，那威嚴語聲的人也到了簽押房，壓低語聲喚道：「張三，得手沒有？」

就這刹那之間，那叫張三的勁裝漢子已被吳子畏熙住四道要穴，沒法動彈了。

吳子畏貼着他的耳朵，悄聲說：「告訴他，說還沒得手。」

那語聲威嚴的人非常機警，一見自己的話沒有立即獲得回答，立即飛身後退，並揚聲喝道：「風緊，扯乎！」（即「情況緊急，快退」之意）

吳子畏由窗口飛身而出，身形所經，那正在圍攻他的替身的四個勁裝漢子中，立即倒下兩個。

他，身形如箭，一下子超越那個語聲威嚴的人的前頭，將其攔住，並朗聲笑道：「朋友，不露上兩手就走，不太遺憾了嗎？」

那是一個身裁頎長，勁裝佩劍，却戴着一副面紗的幪面人。

只見他那透過紗巾的雙目中寒芒一閃，冷笑一聲道：「吳子畏，別以爲我是怕你！」

「不怕就不必逃。」

「哼！你知道我是甚麼身份嗎？」

「不用打啞謎，我已知道你是誰。」

「我不信！」

「哼！難道你不是國泰那老匹夫的走狗嗎？」

就這說話之間，下面天井中又傳出兩聲慘號，接着是李惠姑的怒叱道：「留下命來！」

一陣人影飛閃，四個勁裝漢子飛射那蒙面人的背後，但追躡而上的却有五個。

這是說，方才在天井中，以八對二圍攻李惠姑和吳子畏的人，已被宰掉四個。妙的是：這追躡上來的五人，也都戴上了幪面紗巾。

吳子畏一擺手，沉聲說道：「暫時莫追。」

那蒙面人冷笑一聲：「哼！替巡撫大人當走狗，至少比替知府當走狗的要高上一等。」

吳子畏冷然接道：「我沒工夫跟你閑磕牙，柴四海，揭下你的幪面紗巾！」

那蒙面人身軀一顫，道：「你……你……你……」

他說「你」了半天，却沒接下去。

吳子畏披唇一哂，道：「難道你不是身任大內供奉，有關外第一高手之稱的『冷面神魔』柴四海？」

蒙面人苦笑一聲：「高明！高明！」說話間，他已揭下幪面紗巾，赫然就是年前在國泰秘密會議席上，與國泰稱兄道弟的柴姓青衫文士。

吳子畏冷冷一笑道：「大內供奉，為皇上的客卿，地位是何等尊榮，想不到你却自甘卑賤，替一個聲名狼藉的巡撫當走狗。」

「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小子，箇中道理，你不會懂的。」柴四海冷笑着接道：「吳子畏，本來我今宵是不想親自出手的，但現在情況不同了，你們這幾個，一個也休想活到明天！」

吳子畏笑道：「柴四海，夜風不小，可別閃了舌頭呀！」

李惠姑揷口冷笑着，以她本來的嗓音說道：「柴四海，你猜我是誰？」

柴四海一怔，問道：「妳……妳是女的？」

不等對方開口，又立即「哦」了一聲，道：「我明白了！」

「你明白甚麼？」

柴四海恍然道：「你就是當今皇上的乾格格李惠姑。」

「唔……」

「奇怪？我出京的當天，還看到妳去西山打獵，怎麼也及時跑到這兒？」

「你想不通的事情還多哩！」李惠姑抬手一指另外四個蒙面人道：「這四位，你也想到他們的來歷嗎？」

「難道他們會是大內侍衛？」

「完全猜對了！」

李惠姑抬手揭下幪面紗巾，一面沉聲說道：「許侍衛，已沒有保密的必要了，你們也揭下紗巾吧！」

「是！」

另外四人同聲恭應，一齊揭下面紗。

那是四個年約三旬上下的精壯漢子，全身都洋溢着慓悍的氣息。

柴四海目注那四個侍衛冷笑道：「御前三品侍衛，這個頭銜，在一般人面前，固足唬人，但我柴四海却沒將他們放在眼中哩。」

李惠姑也冷笑道：「就你目前的行跡而言，除了慶親王之外，你連皇帝都沒放在眼中了！」

柴四海截口怒叱道：「李惠姑，妳怎可含血噴人！」

「我說的都是事實。」李惠姑沉聲接道：「柴四海，按你目前這惶急的情形，足證你還沒忘記作為一個臣子的本份，那麼，我現在忠告你，立即俯首就擒，也許皇上會網開一面，恕你一死……」

柴四海冷然一哂，道：「妳眞是說的比唱的還要好聽。」

李惠姑道：「我此行是奉有密旨，專為緝拿你而來，你要是執迷不悟，我就只好提着你的人頭，回京覆旨了。」

柴四海冷哼一聲：「就憑你們這幾塊料！」

李惠姑道：「毋須勞師動衆，本姑娘跟吳子畏二人，就足可超度你。」

柴四海仰首狂笑道：「好……好……你們兩個小輩，一齊上吧！」

李惠姑扭頭向那四個侍衛沉聲說道：「許侍衛，那四個由你們負責收拾。」

「喳！」

「留下一個活口。」

「喳！」

此刻的李惠姑，儼然是一位發號施令的指揮官，接着，向吳子畏說道：「吳子畏，咱們上！」

她這裏，話聲未落，柴四海却已首先發難，只見寒芒一閃，向李惠姑疾捲而來，並冷笑道：「我倒要看看妳這黃毛丫頭究竟有多少斤兩！」

「刷，刷，刷，」一連三劍，居然將李惠姑迫得連退三大步。

吳子畏沉喝一聲，揮劍搶攻，李惠姑也乘勢反擊，雙劍聯手之下，也將柴四海迫退三步，李惠姑並嬌笑一聲道：「柴四海，你也不過如此。」

她口中說得輕鬆，心中却禁不住暗暗吃驚。

因為，她一向眼高於頂，在年輕一代中，除了吳子畏外，她不作第二人想。

但目前，她和吳子畏聯手之下，並不感到輕鬆，因此，也不難想見，柴四海不愧是大內有數的頂尖兒高手之一，並非浪得虛名之輩。

柴四海「嘿嘿」邪笑道：「小丫頭，別急，老夫的看家本領，還在後頭哩……喲、喲、喲，小丫頭後勁越來越强，够意思，够意思。」

敢情李惠姑和吳子畏二人事先有過默契，儘管他們目前並未交談，但攻守進退之間，却配合得恰到好處。

因此，儘管目前的戰況，形成彼進此退的拉鋸戰，但每當他們二人聯手反擊時，柴四海所承受的壓力，也一次比一次沉重。

也由於這原因，儘管柴四海口中還在邪話連連，但她的心情，却也跟着越來越沉重了。

當他們激戰到百招以上時，這種情況

也越來越明顯。

這也就是說，柴四海已因情況之不妙，而不得不籌思如何全身而退了。

但柴四海有如一頭老狐狸，雖然他心中已萌退意，但他手上的劍招，却是更加凌厲起來。

同時，在一旁的那四個侍衛對四個勁裝漢子之戰，也已進入關鍵性的階段。

因此，一時之間，但見劍氣冲霄，金鐵交鳴之聲，連綿不絕。

李惠姑不愧有「女諸葛」的綽號，她一見柴四海的劍勢一招比一招凌厲，已心知對方想開溜，因而立即沉聲喝道：「吳子畏，加點勁，柴老賊想開溜了。」

柴四海冷笑一聲：「小輩，老夫如果要走，誰也攔不住！」

李惠姑也冷笑着說道：「你何妨試試看！」

柴四海的攻勢更加凌厲了，相形之下，吳子畏和李惠姑二人，已只有招架的份兒。

柴四海一招强似一招，也一招狠似一招地搶攻着，一面邪笑道：「浪丫頭，妳不是要加點勁嗎？老夫已經加上勁了，妳好好受用吧！」

吳子畏和李惠姑二人雖然被退而採取守勢，但他們的防守很嚴謹，一任對方拚命搶攻，却是奈何不了他們。

柴四海的江湖閱歷是何等豐富，他的心中本已殊感不安，但目前一見對方這種有恃無恐的鎮定情形，他那不安的程度也自然為之加深起來。

就當此時，他手下的四個勁裝漢子之一，突然發出一聲淒厲慘號，顯然已經報銷了一個。

那一聲淒厲慘號，好像有帶頭作用，一聲剛落，另一聲又起，同時還响起一聲悶哼，緊接着，是一串「唏哩嘩啦」聲，那是有人由屋面上滾落地下，只聽許侍衛沉喝一聲：「拿下！」

「喳！」

應聲來自地面，很顯然，柴四海的四個手下，已是二死一被生擒，那剩下的一個的命運，自可想見。

柴四海心頭一驚之間，只聽許侍衛沉聲喝道：「鼠輩，只要你能再接下我十招，我拚着接受處分，讓你活着離去。」

柴四海再也不敢戀戰了，只見他奮力一招「夜戰八方」，盪開對方的兵刃，冷笑一聲：「暫時便宜你們這對狗男女……」

話聲中，人已長身而起，一個俯衝，向圍牆外疾射而去。

吳子畏之所以一直守多於攻，就是為了保持眞力，等候這一瞬間的機會。

因此，柴四海身形才起，他也啣尾疾追，並沉叱一聲：「老賊！留下命來！」

「留下命來」這句話，雖然是一般追敵的口頭禪，但事實上，此刻的柴四海，可非得留下命來不可了。

因為，啣尾疾追的吳子畏，使的是馭劍術。

儘管他的馭劍術確如已死在他劍下的周道所說，不過是才入門，但對於一個不懂得馭劍術的人來說已算是無敵手了。

因此，柴四海一聽後面風聲有異，而扭頭一瞧時，禁不住失魂落魄地，將他那凌空激射的身軀，猛然往下一沉。

因為，他看到的是身劍合一的吳子畏，以電掣星飛之勢，疾射而來。

儘管柴四海是老江湖，但在性命交關的緊急情況之下，也為之方寸大亂。

他，身形往下一沉之間，不加考慮地，繞向迎面一株合抱的參天古柏後面。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

只聲「嘩啦」一聲，枝葉紛飛中，血雨狂射，柴四海連哼都不曾哼出一聲，人頭已滾落一旁，而他那無頭屍身，却仍然向前狂奔了十多步，才倒了下去。

柴四海屍體一倒，屋頂上也傳來另一聲慘號。

剛剛射落地面的李惠姑，揚聲問道：「許侍衛，全都收拾了？」

許侍衛飛身而下，一面恭應道：「回格格，全都收拾了。」

鐵錚也在吳彪和兩個侍衛的護衛之下，緩步而出，含笑道：「大妹子，子畏，恭喜二位大功告成，愚兄亦與有榮焉！」

李惠姑抬手一掠鬢際青絲，神秘地笑道：「是的，鐵大哥也與有榮焉，而且，咱們這趟濟南之行，得到好處最多的也是你。」

鐵錚怔了一怔，才注目笑問：「大妹子，看來，妳心中還有秘密沒告訴我？」

「是的，諸葛一生唯謹愼。」李惠姑含笑接道：「山人心中埋伏着十萬甲兵，不到必要時，是不肯預洩天機的。」

鐵錚苦笑了一下，道：「大妹子，妳這袖裏乾坤，幾時才可讓我知道？」

李惠姑抬頭看了一下東方天際，漫應道：「快了，東方已經發白，現在，咱們一面派人辦理善後，一面梳洗一下，然後，咱們一起去撫署。……」

「去撫署？我也要去？」

「當然！你是這一齣戲的主角，是一定要去的，到了撫署，自然就知道我山人的袖裏乾坤了。」

鐵錚目光移注吳子畏，道：「子畏，大妹子葫蘆中賣的是甚麼藥，你總該知道吧？」

吳子畏不答反問道：「你說呢？」

李惠姑含笑接道：「鐵大哥請放心，小妹葫蘆中，絕不是狗皮膏藥就是。」

× × ×

濟南府府衙中，各人固然是一夜未睡，距濟南府衙不過才兩里路程的巡撫衙門，却也有人通宵未眠。

可以想像得到，撫署中通宵未眠的，是巡撫國泰，臬台朱斌，藩台何進，總文案賈珍等四人。

這四位官大人，可不比武林中人，熬個把通宵，不算一回事。

尤其他們平常養尊處優，又被酒色淘虛了身子，一個通宵熬下來，已全都臉色蒼白，昏昏欲睡，如非是事關重大，不得不勉强以鼻烟和濃茶提神强撑着，怕不早已就地倒下去啦！

也許是為了驅除睡魔，也可能是由於心情太亂，這四位雖然都沒說話，但都不約而同地，背着雙手在小花廳內踱方步。

好像是自語，也好像是向他的僚屬發問，國泰在低聲嘰咕着：「已經天亮了，怎麼他們還沒有回來？」

朱斌苦笑了一下，道：「我想，不論成功與否，都該要回來了。」

是的，是有人回來了，回來的是國泰派到濟南府府衙外觀察動靜的私人保鏢古劍。

由於國泰幹的非法事情太多，担心有人行刺，所以，他私人雇用了一批武林中人作保鏢，不分日夜，輪流護衞他的安全，而古劍却是他那批私人保鏢的領班。

古劍匆匆地闖了進來，不用他開口，只要瞧瞧他的臉色，就巳知事態不妙了。

但國泰却仍然故裝鎭定的，沉聲問道：「古劍，怎麼樣？」

「回大人。」古劍苦笑着接道：「大事不好了。」

「柴供奉他們失手了？」

「是的，全軍覆滅。」

國泰臉色一變，再也沒法故裝鎭靜了，他停下來，注目問道：「你是說，他們都被生擒了？」

古劍苦笑道：「可能……可能是全都被殺死了。」

賈珍插口接道：「這怎麼可能呢？柴供奉是大內超級高手，即使在江湖上，也屬於頂尖兒人物。」

古劍接道：「賈大人，小的說的是事實。」

國泰沉聲接道：「古劍，鐵錚用的是甚麼人？」

古劍道：「回大人，由於對方身手太高，小的不敢過於欺近，只能在較遠之處，聽他們的對話。」

「他們說些甚麼？」

「對方是個女的，柴供奉稱甚麼乾格格，也叫她爲丫頭。」

國泰的臉色再度一變：「是乾格格李惠姑？」

「對了，對了，當時，柴供奉也是這麼說的。」

「她還說些甚麼？」

「她說，她是奉了密旨爲緝拿柴供奉而來的，還帶有好幾個大內供奉。」

「柴供奉是不是死在那些大內侍衞的手中？」

「不！是死在『一品公子』吳子畏的手中。」

「好！你退下。」國泰支走古劍之後，向賈珍問道：「夫子何以教我？」

賈珍沉思着接道：「大人，如果乾格格只是奉旨緝拿柴某人而來，則我們不妨裝迷糊，不聞不問……」

國泰道：「如果那丫頭別有任務呢，又當如何？」

賈珍道：「大人之意，是怕乾格格也負有對大人不利的任務？」

國泰苦笑道：「是呀！我担心的就是這一點。」

賈珍徐徐地接道：「大人毋須多慮，我想，乾格格不可能有對大人不利的秘密任務。」

「何以見得？」

「因爲，如果她負有對大人不利的任務，應該逕行到撫署，不會先去府衙。」

「但願如此。」

「而且，大人也該相信慶親王，如果朝廷有不利於大人的行動，慶親王一定會全力支援，同時也一定會先行通知大人的。大人以爲對嗎？」

經過賈珍的這一番分析，國泰那緊綳着的心絃，總算略爲放鬆了一點，他點點頭道：「對，對，對，我幾乎將慶親王給忘了。」

國泰幾乎忘了他的後台老闆慶親王，經賈珍提起，方自滿臉苦笑之間，又有人給他帶來壞消息了。

那是一個管理朝廷邸鈔（即有關朝廷一切動態，包括人事異動在內的公報）的文案，送來一份剛剛收到的邸鈔。

邸鈔中，第一條就是慶親王被免除軍機大臣職務，遺缺由恭親王接替的新聞。

這，對國泰而言，算得上是屋漏又遭連夜雨，但覺腦子裏「轟」地一聲，像中邪似地楞住了。

一旁的賈珍連忙問道：「大人，甚麼消息？」

國泰將那份邸鈔向賈珍手中一遞，苦笑道：「你自己瞧。」

賈珍接過邸鈔，朱斌，何進二人也移步過來一同閱讀。

閱讀結果，自然使他們一個個像是突然掉入無底深淵之中，那一張張由於整夜而未眠熬得蒼白的臉色，可更加蒼白得怕人了。

沉寂了半晌，還是賈珍先開口：「大人，邸鈔中並未提及本省人事，我們不可自亂步驟。」

國泰苦笑着長嘆一聲，道：「免不了的，不過是時間早晚的問題而已。」

不等他們三人接腔，揮揮手道：「諸位都回去歇息一會，午餐後，再來從長計議吧！」

他的話剛說完，一個戈什哈巳在門口躬身行禮，道：「啓稟大人，濟南府知府鐵錚，前來晉見。」

國泰臉色一變道：「他來幹甚麼？」

那戈什哈躬身答道：「回大人，卑職不知道。」

「飯桶！」

「是……大人。」

「還有些甚麼人？」

「有六位隨員，其中一位是女的。」

國泰愁眉深鎖，又開始蹀起方步來。

按國泰和他僚屬們原定的計劃，是由柴四海率人逕行將吳子畏和鐵錚宰了，取回周道的口供筆錄，甚至是放把火，將濟南府一燒了事，拆下爛汚，由當權的慶親王去彌縫。萬一這一步行不通，就將鐵錚召到撫署來，予以立斃杖下，後果仍由慶親王負担。

現在，第一步計劃失敗了，鐵錚自己送上門來，按說，正好可以實行他的第二步計劃。

但問題却在古劍的那一番報告，和剛剛收到的那份朝廷邸鈔。

與他狼狽爲奸的後台慶親王巳垮台，而李惠姑那乾格格的身份，和所負的秘密任務，更使他疑神疑鬼地，忐忑不安，因而當他一聽到鐵錚求見，隨員中並有一個女子的消息時，就覺感到大禍臨頭，而不知如何自處了。

此情此景之下，其餘的三位大員，也一個個有如末日將臨似地，噤若寒蟬。

這時，那戈什哈又囁嚅地說道：「啓稟大人……還……還有……」

「還有甚麼？」

「鐵大人的隨員中，有四位是身着三品官服的侍衞。」

一位五品知府，却有着四位身爲三品侍衞的隨員，這是意味着一些甚麼，巳經不難想見了。

因此，當事人的國泰，如遭雷殛似地，身軀震了一陣，臉色如土，定在那兒沒法動彈了。

就在這當兒，外面傳來一聲驚急的叫嚷聲：「嗨！鐵大人，請等一等……」

只聽李惠姑的語聲嬌叱道：「滾開！滾開。」

吳子畏的語聲也同時叱道：「不長眼的東西！也不瞧瞧咱們是甚麼人。」

很顯然，門外的警衞巳看出苗頭不對，沒再接腔。

靴聲「閣閣」，一行七人，巳肅然地進入小花廳外面的議事廳中。

不錯，那正是由鐵錚領頭，吳子畏和李惠姑二人居中，四個三品侍衞殿後的那一行人。

他們進入議事廳後，吳子畏在正中一站，其餘六人雁翅般分立兩旁，李惠姑嬌聲喝道：「聖旨下，國泰，鐵錚接旨！」

鐵錚對於接聖旨有他一份，似乎大感意外，但此時此地，自不便發問，只好整袍端帶，向着肅立正中，雙手捧着一幅黃綾的吳子畏跪了下去，並恭聲說道：「臣鐵錚接旨，吾皇萬歲萬萬歲！」

醜媳婦總得見公婆，在情此景之下的國泰，巳無選擇餘地，不得不硬着頭皮，站在小花廳門口向李惠姑說道：「請李格格稍待，容下官換上朝服。」

李惠姑冷然接道：「不必！」

「是！」

國泰苦笑一下，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向議事廳，在鐵錚身旁跪了下去。

吳子畏等國泰作例行的山呼，巳朗聲宣讀聖旨：「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山東巡撫國泰，貪贓枉法，魚肉良民，甚至曚上欺下，勾結江洋大盜，致使民怨沸騰，殊負朕之殷望，茲着朕義女李惠姑協同少年俠士吳子畏，翦除盜匪，並將國泰押返京城，由六部會審議處，所遺山東巡撫一職，由濟南府知府鐵錚暫行兼代，另候後命，欽此。」

鐵錚照例的山呼謝恩，國泰却在惶急交迸之下，當場昏了過去。

鐵錚剛剛站了起來，李惠姑却向他嬌笑道：「恭喜鐵大哥，現在，你該知道我葫蘆中裝的是甚麼藥了。」

鐵錚顯得既興奮，又驚恐地，道：「大妹子，妳事先也不透露一點消息，好讓我心理上有個準備。」

李惠姑嬌笑道：「就是爲了要給你一個意外的驚喜呀！」

「可是……」鐵錚搓着手：「這一切來得太意外，也太匆促了，一時之間，使我頓時沒法適應。」

「不要緊，」李惠姑接着說道：「撫署人事暫不更動，我並留下吳子畏和兩位侍衞在這兒協助你……」

「那麼，大妹子妳呢？」

「我要偕同另兩位侍衞，押解國泰，回京覆旨，我想，最多半個月之內，正式任命即可下達，到時候，你就可以放手整理了。」

「多謝乾格格……」

「不！還是叫我大妹子，聽起來舒服得多。」

「是！大妹子。」

這時，賈珍，朱斌，何進等三位大員，也清醒地向鐵錚道賀，李惠姑却臉色一整，沉聲說道：「三位大人，方才我和鐵大人的談話，你們都聽到了？」

「是的。」那三位大員同聲恭應。

「三位大人未來出處，我不便忖測，但我要提醒諸位，在正式廷諭下達之前，諸位必須各守崗位，好好協助鐵大人處理公務。」

「喳！」三位大員又是同聲恭應着。

李惠姑扭頭向一旁的許侍衞說道：「許侍衞，咱們午餐後，立即起程。」

「喳！」

鐵錚訝問道：「大妹子，這麼快就走了嗎？」

李惠姑嬌笑道：「王命在身！怎能不急，再說，我早一天回京覆旨，也可使正式廷旨早一天下達。」

不等鐵錚接腔，又接着笑道：「鐵大哥，現在，你巳是這兒的主人了，昨宵，我們折騰了一個通宵，你準備如何酬謝我們？」

鐵錚笑了笑道：「咱們大夥兒先來一頓最豐盛的午餐，聊表寸心，也算是替大妹子妳餞行。」

吳子畏含笑接道：「好呀！待會不醉不休。」

李惠姑白了他一眼，道：「喝點酒是可以，可不許喝醉！」

吳子畏一本正經地，道：「喳！」

李惠姑又給了他一個嬌嗔的白眼：「死相！」

吳子畏仍然是一本正經地：「回李姊姊，聽說李格格最喜歡死相……」

鐵錚忍不住「呵呵」一笑，連那本來是滿臉尷尬神情的賈珍，朱斌，何進等三人，也有了笑容！

但在大廳的一旁，却發出一聲深長的嘆息。

那是由封疆大吏一下子成爲待決之囚的國泰，他巳經甦醒過來，但巳經沒人理他了。

也就在國泰的嘆息聲中，作爲新主人的鐵錚，含笑肅容，一行人魚貫地進入小花廳中……（續完）

下期預告

紅粉仇城故事之二：

魔情劫

滄海客著



民間俠義傳奇故事

司馬紫烟・文
子 戌・圖

塔里木風雲

（八）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秦莎莎見小周嫂和牛老三打得火熱，也想叫菲菲用女色去拉攏朱七以爭取力量，但菲菲不聽她話，莎莎氣得摑她一掌，菲菲却正色向她姐姐聲明，若再這樣對待她就斷絕姐妹關係，說完向娜麗莎她們走去，忽然莎莎背後响起白朗聲音，莎莎猛一回頭一把尖刀飛擲過去，正好刺中白朗胸前，隨即白朗手中短槍响了三响，莎莎正驚異，原來有條毒蛇咬中莎莎腿部，另兩條在背後不遠處，白朗打死毒蛇後急忙救莎莎，莎莎此刻十分感激白朗對她的救命之恩而想委身於他，但白朗不接受她的要求……白朗和朱七商量交代後，靜靜離開紮篷營地……

主僕同對陣　强手遇勁敵

白朗等馬兒過來了，一跳上馬，還笑着拍了拍牠的頸子：「老伙記你出來的時候，沒驚動別人吧？」

馬兒聳聳耳朶，牽動一下鼻子；牠雖然不會說話，可是牠的表情等於是作了個驕傲而又肯定的回答！

白朗還是慢慢地走着，直等到他認爲已經不怕被後面發現了，才放轡疾行，也不過跑了二十來里，他就覺得不太對勁，因爲後面已經有着如輕雷般的蹄聲。

勒馬回頭一看，一陣沙塵向他這兒捲着追來，白朗一皺眉頭，那是一匹馬，跑得很快。

人被捲在沙塵裏，看不清是誰，等到人馬的影子漸能辨明時，還看不清是誰，因爲來人低頭蜷在馬上，頭脚都被裹在一個黑布套裏。馬在他前面霍然而止，馬上的人矯捷地跳下來，白朗已笑着問道：「娜麗莎！妳追來幹什麼？」

那個人似乎嚇了一跳，但隨即拉了下斗篷，果然是娜麗莎，露出了整齊的牙齒笑道：「主人！你怎麼知道是我？」

「那太容易辨別了，牛老三沒有這麼細巧，朱七又沒有這麼高，一看身材就知道不是我那兩個弟兄！」

「主人爲什麼不猜是秦家姐妹呢？」

「她們沒有這麼好的騎術，也沒有這麼好的馬，更沒有這麼好的追踪本事。在沙漠上要追踪在我後面，這麼遠才被發現，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娜麗莎有點得意地道：「主人，我妹妹跟堂妹她們的條件跟我一樣，爲什麼您不想到是她們呢？」

「因爲她們都是妳的妹妹，任何行動都要以妳爲主，假如只來了一個人，那就絕對不會是別人！」

娜麗莎低下了頭，白朗什麼也沒說，撥轉馬頭，又前行。娜麗莎忙追了上來道：「主人您不會生氣，怪我趕上來吧！」

白朗笑道：「我生氣有用嗎？」

娜麗莎頓了一頓才道：「我是出來侍奉主人的，一個擁有三個女人以上的男人，在沙漠中不該再自己做事，那是女人的恥辱。所以，您如果要我回去，我只有一死……。」

白朗笑道：「妳別把大漠上的那些規矩都搬出來了，我全知道。只是妳要知道，男人上戰場是不帶女人的！」

「主人！您要走上戰場嗎？」

「很難說，也許我會遇到敵人的！」

娜麗莎一笑道：「在大漠上，札木台的女兒不會有敵人，只要是阿拉的子民，都會對娜麗莎的主人表示出對我父親一樣的尊敬！」

「我去找的人不是阿拉的子民！」

「假如是漢人，也會知道我；假如不是漢人，您就用得到我，因爲我會說高鼻子的話……。」

白朗微微一震道：「妳怎麼知道我是去找俄國人的！」

娜麗莎笑道：「主人！我是札木台的女兒，而札木台是大漠上的勇士，不只是一族，而是全部維吾爾人的勇士。因此，我知道大漠上每一個小地方的動靜。您去的方向正是那俄國考古隊駐紮的地方！」

白朗欽佩地點點頭：「娜麗莎，妳很了不起！」

「這就是我父親把我留下來給您的原因，除了能侍候您之外，還能在很多地方帮助您！」

「娜麗莎，妳見過那些俄國人嗎？」

「我只見過他們的隊長，是一個叫李察諾夫的人！」

「妳怎麼會見過他的？」

「是他去拜訪我父親，請教一些大漠上的地理問題，他提出幾個特定的標記，問我父親在大漠上的位置，是我爲他們翻譯的！」

「妳怎麼會說俄國話的呢？」

「在大漠上，我們要接觸很多種人。因此，也必須要有人會說每一種語言，才可以跟他們辦交涉，我從小就被指定學高鼻子的話！」

白朗見娜麗莎執意要去，她又懂得俄國語，估計對此行偵查會有帮助，也就答應了她的要求。

他們騎馬奔了一段路程，已經達到俄國人的營區附近，白朗在一邊埋伏着。

娜麗莎見有兩名大漢在營房門口坐着，她就走前去。

兩個俄國人見她生得漂亮，早已唾涎欲滴，他們有如餓虎一般向娜麗莎瘋狂撲來，並將她按倒在地。

娜麗莎在地上拚命地掙扎，那兩個漢子却像野獸般地按住了她。娜麗莎大聲地叫着、駡着，一個漢子粗魯地在她的下顎打了一拳，娜麗莎立刻昏了過去！

兩個漢子爭執不下，打了起來。

拳來脚往，似乎打得很認眞、也很結實，一拳一脚，都用足了氣力，打在身上砰然有聲。這兩個傢伙似乎都是久經訓練的打手，不但能打，而且也挨得起，沉重的拳脚挨在身上，都不當回事，仍是拚命的互相攻擊着！

這樣持續了十來分鐘，終於其中的一個技高一籌，一拳擊中另一個的太陽穴，把他打得搖搖幌幌的倒了下去；這傢伙還不肯放鬆，提起了穿着厚長皮靴的脚，趕上去在他的頭上狠狠踢了兩脚。

直等倒下的那個傢伙口中、鼻子裏都流出了鮮血，一時之內不可能再醒過來時，他才得意地哈哈大笑。

慢慢地走到娜麗莎的身前。

忽然他像被刺了一刀似的跳了起來，倒在地上翻滾着，口中發出了像野獸般的痛嗥。

原來娜麗莎並沒有昏倒，她挨了那一擊，只是假裝的躺在地上，蓄足了勁，然後對準了那傢伙，用力踢出了一脚。

娜麗莎由地上一躍而起，她的手中握着一支匕首，目中閃着憤怒仇恨的火花，先到被擊昏的那個傢伙身邊，刷的一聲，手中的匕首直射而出，釘在那傢伙的胸膛上。那個傢伙連一聲都沒吭，人還在昏迷中就到了鬼門關。

她彎腰拔出了匕首，又走到躺在地上正在大聲痛呼的那個傢伙身前，比着位置，想找一個容易下手的地方。

這傢伙看見了她殺死同伴的情形，嚇得連疼痛都忘了叫一聲，身子翻滾了出去，然後跳起來拔腿就逃。

娜麗莎却不讓他逃走，刷的一聲，刀子飛了出去，很準確地釘在那傢伙腿上。

大漢朝前一跌，抱着腿，再也無法站立起來了。

娜麗莎拾起了第一個大漢屍體旁的一把長軍刀，拋去了刀鞘，雙手握着，又逼向了那個漢子。

大漢在死亡的威脅下，目中開始流露出恐懼，腿彎中了一刀，使他失去了逃的能力，只有勉强地跪了下來，雙手合揖，不住地拜着，口中喃喃地請求饒命！

娜麗莎完全無動於衷，雙手高擧着軍刀，猛劈而下，大漢驚呼一聲，向後仰倒下去，躲過了這一劈。

娜麗莎却再度擧起刀，繼續地劈下！

噹的一聲，橫裏揷來一條人影，也用軍刀擋住了那一劈，正是那個金髮的俄國青年。

當兩個漢子纏住了娜麗莎的時候，他冷靜地在旁看着，兩個大漢在互相拚命的時候，他也是抱着旁觀與漠不關心的態度，在一邊不動聲色。

直到娜麗莎殺死了一個，又要殺死第二個的時候，他才急速地躍過來，由於距離較遠，他在娜麗莎第二次擧刀時才趕上，總算救下了那個漢子。

這青年的樣子雖然文弱，腕力却很强，居然把娜麗莎震得退了兩步，然後才冷冷地道：「娜麗莎夠了！」

說的居然是漢語，娜麗莎想是認識他的，也用漢語怒聲道：「馬洛夫中尉，你爲什麼不讓我殺死他們！」

「他們是我的同伴！是我的部下！」

「他們是畜生！你有這種部下，應該感到羞恥！」

馬洛夫笑了一笑：「娜麗莎，他們只是好久沒有見到女人了，妳又是那樣的美

麗，所以他們才情不自禁的想侵犯妳，何況妳已經殺死一個了！」

「不行！他們侵犯了我，就一定要死，草原上的女兒是不允許受人欺凌的！」

馬洛夫笑了笑道：「我已經跟了來，也不會讓他們眞正侵犯妳的！」

「胡說！他們那樣子對我，你在旁邊卻一聲不響！」

「那是因爲我知道妳是札木台的女兒，是回族第一勇士的女兒，絕不會那麼輕易地受欺侮的，而且我還要了解妳爲什麼要到我們的營地去！」

「我告訴你我是跟父親走散了，到你們那兒去討一點水跟糧食的！」

馬洛夫哈哈一笑：「娜麗莎，別把我當傻瓜，妳的父親在五天之前就過境了，而且是跟我們背道而行，妳即使失散了，也不會摸到我們的營地去的！」

「我根本就弄不清方向，只知道一直向前走……。」

馬洛夫道：「你父親札木台的外號叫草原上的兀鷹，一輩子都在草原上生活，就是閉着眼睛，也不會弄錯方向的；還有我這兩個部下雖然對妳的行爲粗魯了一點，卻是妳自己來找他們的，妳別以爲我不知道，因此我曉得妳是在說謊，老實點說出妳的來意吧！」

「我不明白你說的是什麼？」

「我的話已經很明白了，如果妳不說，我就代妳說了，妳是來做間諜的，想來刺探我們的秘密！」

「你們的秘密？你們有什麼秘密？」

「那要問妳了，妳想知道我們的什麼呢？」

「我不知道你說的是什麼，你們是考古隊，不是要來考察古代樓蘭帝國的遺址吧？」

馬洛夫笑道：「那只是我上次告訴妳的，妳也知道這是句托詞，樓蘭遺址在白龍堆，距離這兒有幾千里呢？妳明明知道那是不對的！」

「我根本不懂得歷史，更不知道對不對，既然你們要研究的東西不在這兒，你們來這裏做什麼呢？」

馬洛夫一笑：「妳想知道嗎？跟我到營地去，我會詳詳細細地告訴妳的，放下刀子，跟我走！」

「不！我不去，你們既然不信任我，我也不把你們當作朋友了，我要找我的父親去！」

馬洛夫的臉一沉：「娜麗莎，恐怕由不得妳了，妳懷着目的而來，又殺死了我的一名部下，殺傷了一個，因此妳必須去接受我們的審判！」

「憑什麼，我是爲了自衞，這是草原，有我們的法律，女人在自衞時，有權殺死侵犯我們身體的男人的，你可以到王公大會去告我，由王公大會來審判！」

馬洛夫冷冷一笑，擧刀逼了過來，娜麗莎一刀砍過去，被他輕鬆地架開了，然後回刀一擊，首先把娜麗莎手中的刀子震飛了出去，跟着又是橫刀一拍，擊在娜麗莎的頭上，把娜麗莎擊昏在地，然後他從容地把刀子插在地上，撕下了娜麗莎身上一塊襟，絞成了一根繩子，正想彎腰去細綁娜麗莎，忽然那個被娜麗莎殺傷的漢子發出一聲警告！

馬洛夫的動作很敏捷，伸手拔起身邊的馬刀，就地一滾，揮刀向後砍去，噹的一聲，擊中了一柄刺來的長刀。

那是白朗，長刀原來是握在娜麗莎手中的，馬洛夫擊飛了出去，剛好掉在白朗藏身的地方。白朗迫不得已伸手接住了，否則那柄刀會對準他身上落下來！

既然藏身不住，他接刀之後，直竄了出來，刺向馬洛夫的背後，動作又快又輕巧。

但是被那個躺在地上的大漢看見了，及時發出了一聲驚呼，使他躲開了那一刺，跳起身來，用刀抵住了白朗！

雖然只有一度交手，兩個人都知道對方是勁敵，都沒有再輕易出手，雙方緊握着刀，對峙着。

片刻後，馬洛夫故作輕鬆一笑道：「我就知道娜麗莎不會是一個人來的，你是接應她的同伴。」

白朗笑了笑，馬洛夫道：「你們好大的胆子，居然來刺探秘密，來作間諜！」

白朗這次是眞的笑了，笑得很開心，但是他手中的馬刀却仍然作着戒備的姿勢，使得馬洛夫不敢輕擧妄動，睜大眼睛叫道：「你笑什麼？」

白朗淡淡地道：「我聽見了笑話，自然要笑。」

「我的話有什麼好笑？」

「我的話不好笑，你的人好笑！」

「我的人好笑？我的人有什麼地方好笑？」

「一個笨蛋做出來的笨事，都是好笑的。」

「混帳東西，你居然敢欺騙我，你知道侮辱了俄國軍官是什麼罪？那是要砍頭的！」

「我知道，你們是個秘密警察的國家，尤其像你這麼一個秘密警察的隊長，權力很大，可以隨便地處決一個人民。」

「你既然知道，爲什麼還敢對我如此無禮？」

「爲什麼不敢，第一、這不是你們的國境內；第二、我又不是你們的人民，你的權力再大也管不到我。」

馬洛夫語爲之塞，頓了一頓才大聲道：「混帳！你居然敢如此對我說話，你是誰？」

白朗笑道：「中國人！」

「我知道你是中國人，我是問你來幹什麼？」

「這句話該我問你才對．這兒是中國的土地，我在自己國家的土地上，愛幹什麼都行，我有我的自由，而且我對侵入的外國人，都有詢問、監視的權利！」

馬洛夫一怔，開始感到這個人不簡單了，因爲普通一個老百姓是說不出這種話的。

所以他的態度變得更爲愼重了，想想才道：「我們是蘇維埃革命學院的東方考古學團。」

「你們的銜頭我不感興趣，我問的是

你們的目的！」

「考古學團當然是來考古的！」

「這個我知道，只是你們是在中國境內考古，應該取得中國的同意！」

「當然有，我們持有中國外交部的照令，允許我們在新疆境內進行一切的研究活動！」

「公文呢？上面是這樣寫的嗎？」

「公文在我團長那裏，你是否要看一下？」

「我不是政府官員，無權向你們索取公文。」

「你不是政府的官員？」

「不是，我只是個普通的老百姓。」

「那你就無權干涉我們的行動！」

「我並沒有干涉你們的行動，但我有權阻止你們欺負中國的婦女；我相信公文上沒有註明你們在中國的境內，可以任意欺凌婦女和殺人吧。」

「你是說那個女人？娜麗莎？」

「是的，就是這個女人，差一點被你殺死的那一個。」

「她是間諜，來刺探我們的行動。」

「馬洛夫隊長，你又來說令人可笑的話了，中國人在中國的領土活動，是在法律保護下的，除非她跑到你們的國家去，作了未經許可的活動，你才可以套上那個罪名！」

「我們的行動既然得到了中國政府的允許，我們的紮營的地區就等於是我們的國境一樣。」

「你不必向我解釋外交豁免權，我懂得這個名詞的意義，只是這個地方並不是你們的營區！」

「她殺死了我一名部下，還殺傷了另一位。」

「經過的情形我都看見了，是你們的人對她意圖强暴，她是採取自衞行動！」

「一個女人能夠徒手殺死兩個大漢，這個行爲就不屬於自衞了。」

「這個問題可不是由你來決定的，你只能向我們政府提出抗議，由我們政府會同你們的大使館共同來作審判！」

「我會那麼做的，但是我要把兇手交給你們的政府！」

「馬洛夫隊長，恐怕你無權這樣做，而且即使向政府抗議也沒有用，她是維吾爾人，是中國憲法允准的自治區人民，只有她們自己的法律才能制裁她，我相信外交部在給你們的公文上，一定說明了這一條。」

「我可不管這麼多，我一定要把人帶走！」

「可是我不允許你把人帶走。」

「那你會後悔的，我這把刀是不講理的！」

白朗笑了一笑道：「我的刀却很講理，他說你不但不能把人帶走，而且還要放下武器來接受審判，因爲你縱容部屬，强暴婦女，而且還意圖行兇殺人。」

馬洛夫知道無法用聲勢壓倒對方，冷笑一聲道：「我們的說法既然不一樣，那就用它來決定誰是誰非了！」

白朗淡淡地道：「很好，只要你考慮清楚，當事情到了必須用刀來分辨是非的時候，勝利就是站在絕對正確的一面，失敗的一方連申辯的餘地也沒有了！」

馬洛夫的回答只是一聲怒吼，擧刀直劈過來。他是個用刀的高手，所以在談話中一直注意着對方的反應，當他發現白朗持刀的姿勢，始終維持着一個無懈可擊的守勢時，就知道他遇到一個勁敵了。

事實上兩個人都明白，口頭上的對談全是廢話，不管那一方佔住了理，另一方絕對不會在道理下屈服的，一戰勢所難免，談話只不過是用來觀察對方的反應與動靜！

馬洛夫還有一個想法，就是希望能拖一下時間，看看自己這方面是否會有人趕了來。

但是，很快又放棄了這個希望，知道可能性不大。第一、是這兒離營太遠。第二、最重要的是自己追了下來！

而自己有個毛病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對死的女人遠比對活女人感興趣，一個女人落到自己手中，絕沒有再活的可能，所以他們不會再跟出來收死屍的。

自己那邊既然增援的可能性不大，而對方却很可能再有人來，時間的拖延對自己反爲不利，倒不如豁出性命來一拚了。

何況他還希望在拚鬪時，那個被砸傷了一條腿又被擊昏的傢伙，能夠支撐着起來，趕快跑回去叫人。

當然這不能給對方發現的，否則對方一定會阻止，他看過娜麗莎的飛刀，而眼前這個中國漢子的腰帶上還插着幾口飛刀，想來更爲高明，如果他要解決一個受傷的人，是非常容易的事，唯一的辦法就是不給他出手。

馬洛夫的刀法很凌厲，攻勢密集，一開始出手，就連連不斷，不給對方有喘息的機會！

白朗運刀招架着，似乎被對方搶佔了先手，只能被動地守禦，很難有出刀反擊的機會，不過他的守勢很穩，不管馬洛夫的攻勢多密，始終攻不進去。

兩個人在草原上展開捨命的搏鬪，刀與刀碰擊着，不斷地發出了噹噹的聲音。

形勢比人强　被迫獻槍械

忽然馬洛夫發現一件很不利的事，就是被他擊昏的娜麗莎已經坐了起來，他忍不住過去要想再加以攻擊。

但是娜麗莎却笑笑站了起來，一伸手道：「馬洛夫，你放心，我絕不會出手帮主人的，我已經醒了半天了，如果我要出手，你早就躺在地下去了。」

看娜麗莎的樣子，根本不像是受傷，馬洛夫相信她說的是事實，不禁咒罵了一聲。

不過他也很安慰，因爲他看見了那個受傷的部下已悄悄地爬了起來，而且已抓住了一匹馬跳了上去，因此他開心地道：「你們兩個人別高興，我的人很快就會來支援了。那時你們就有得瞧了！」

娜麗莎用手一指道：「假如你只望這個混蛋去討救兵，那你就會非常傷心了。我早就發現他在動，你想我放過他嗎？」

白朗的背對着那個方向，看不清後面的行動，面對着馬洛夫，他還不敢太過於托大，因此說道：「娜麗莎，妳別叫他跑了……。」

「主人，他跑不掉的，你盡管放心好了！」

「我好像已經聽見了馬蹄聲。」

「有的，那個傢伙也已經爬上了馬背呢！」

「那你還不去阻止他，萬一他的援手來到了那就很討厭，我們的人手不足。」

「我說沒關係就沒關係，那個混蛋拉錯了馬。」

「拉錯了馬？他拉誰的馬？」

「主人，是你那一匹白馬！」

白朗笑了，撮口吹了個口哨，後面就揚起了一聲馬嘶。那匹通識人性的白龍突然像發了瘋似的彈跳了起來，把背上那個傢伙拋到半空，只是他的手還死抓着韁繩，因此人在空中被扯了一下，又很快地掉了下來。

而且，就掉在白龍的蹄下，那一下牽扯很重，白龍的口角被嚼鐵勒破了，那使得牠更爲暴烈，撲撲兩聲，連娜麗莎都發出了一聲驚呼。

白朗跟馬洛夫持刀相對着，不能回頭看，只好問道：「娜麗莎，出什麼事？」

「那個傢伙的頭被馬踏碎了。」

馬洛夫雖然面對着那個方向，但是他不敢分神去看，因爲白朗的刀隨時都可能攻過來；高手對陣是不能有一點疏忽的。他的眼中隱約看見人被拋起，聽見了娜麗莎的話後，忍不住把注意力移了過去。

不錯，那個同伙已經被馬兒把腦袋踏得稀爛，但是，在憤怒中的馬匹仍然對地上的屍體踐踏着。

很少人看過在狂怒中的馬兒對人的攻擊，因爲馬一向是很溫馴的動物，所以乍見這付情景，誰都會嚇了一跳。

只是馬洛夫這一嚇却很糟糕，他的失神雖是很短的一剎那，却已經給了白朗一個很好的機會。

白朗的長刀像閃電般地砍了下來，快得使他來不及作任何反應，只有把手中的刀拋開，縮回了手。因爲，那一刀是砍向他握刀的手。

白朗的一劈雖落了空，刀勢却像有魔法似的，一轉而進，抵着馬洛夫的脖子上了。

馬洛夫怔住了，他無法相信這一刀是由人使出來的，在他的記憶中，也從沒有想到刀法中會有這種變化。

白朗笑了一笑道：「馬洛夫隊長，你現在總該明白，如果我要擊敗你是非常容易的事，如果你不信，我可以准你拿起刀來再戰！」

馬洛夫低下了頭，像是一隻鬪敗的公鷄。他明白對方絕非虛言恫嚇，就憑剛才那一刀，他就是手上有武器，也一樣不是對手。

白朗却笑了一笑道：「馬洛夫隊長，很難得你會說中國話，我們就不必請娜麗莎來傳話翻譯了，我只有幾個問題請教你一下，希望你能很確實回答我。」

娜麗莎却道：「主人，沒有用的，這批俄國高鼻子都有個毛病，不見棺材不掉淚，你好好問他的話，他不肯說，還是先給他一個厲害！」

馬洛夫這時才聽見娜麗莎對白朗的稱呼，詫異地道：「主人，你是娜麗莎的主人……」

娜麗莎道：「不錯，我父親把我跟我妹妹，還有一個堂妹都送給這位白爺做女人了。」

馬洛夫更吃驚地道：「札木台把他兩個女兒跟一個姪女兒都送給你了，那你一定是個很了不起的人，是個中國政府的官員……」

娜麗莎哼了一聲道：「笑話，我父親是維吾爾的勇士，官員可沒放在眼裏，白爺是位了不起的大英雄。」

馬洛夫道：「我不相信，那種英雄式的崇拜時代早已過去了，現在的人只崇拜有錢有勢的人。」

「吧」的一聲，娜麗莎重重地摔了他一個嘴巴，馬洛夫半邊的臉立刻就腫了起來，怒聲道：「你居然叫一個女人打我，侮辱俄國的軍官，你們會後悔的。」

白朗却笑道：「馬洛夫，這是你自己討打，你不該侮辱維吾爾人的尊嚴，不管時代的演變如何，維吾爾人氏永遠都不變的，至少，草原上的札木台不會變，我勸你還是老實點，少開口吧，我問你什麼，你回答什麼。」

馬洛夫道：「我要知道你的身份。」

白朗道：「我不是中國政府的官員，只是草原上的流浪者；說得好聽一點，也能算是沙漠上的遊俠。」

「遊俠？遊俠是什麼，做什麼的？」

白朗笑道：「遊俠，就是專門打抱不平，維護正義，專門跟惡棍、壞人作對的人。」

馬洛夫道：「現在還有這樣的人？」

「你的中國話說得很流利，想必是個中國通，怎麼對中國的情形這麼不了解？在中國，像我這樣的人還多得很……」

「哦！那麼你叫什麼名字？」

馬洛夫較爲安心了。娜麗莎搶着道：「我的主人姓白，叫白朗。」

馬洛夫把白朗兩個字唸了兩遍，然後大叫道：「我記起來了，你是雪山的小白龍！」

白朗笑笑道：「想不到你對中國的情形竟然很熟悉，居然還知道我。」

馬洛夫的態度一下子變得輕鬆了道：「你是雪山的强盜頭子，中國政府正要找你，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來殺害俄國的戰士。」

白朗的神色依然笑嘻嘻地道：「馬洛夫，你實在太不聰明了，我還會被你這種話嚇住嗎？」

「哼！中國政府找不到你，可是你得罪了我們俄國人，就沒有好日子過了。」

白朗的長刀忽然舉起撲剁而下，馬洛夫只感到頭皮一涼，以爲自己這回一定沒命了。

那知道刷的一聲，他的面前掉下了一簇金色的頭髮，原來是白朗的一刀，只貼

着他的頭皮掠過，削下他一片頭髮而已，但是馬洛夫的臉色已經嚇白了。

白朗的臉色十分莊重地道：「馬洛夫，你給我聽着，我知道我們的國家也許不太强大，但是還輪不到你這個外國人來批評……。」

馬洛夫的態度似乎被那一刀砍得軟弱了，連忙道：「是的，不過，我知道你跟雪山那些兄弟們都是一些逃亡者，你們有什麼困難，只要我能作到的，我們會盡力幫助你們的……。」

白朗冷冷地阻止他的話道：「住口！你別給我來這一套，我對你說的那些絲毫不感興趣！」

「那你對什麼感興趣？你要錢？」

白朗笑了一下：「錢是我比較有興趣的東西，可是你拿得出錢嗎？」

「拿得出的，你跟我回去，到了營地，我就可以拿錢給你，很多很多的錢。」

「馬洛夫，我不是三歲小孩子，會上你這個當，你們的老百姓窮得都沒飯吃，連褲子都穿不起了，還會有錢？」

「我……我們雖然沒有錢，但是有槍、有子彈，我可以送給你幾十支槍，幾萬發子彈……。」

「你能送我那些東西嗎？」

「當然能，我們對中國的朋友一向十分友好的，只要你們有了槍，有了子彈，你們就可以發財了！」

「怎麼個發財法？」

「你在雪山上是怎樣發財的？有了武器，你們就有了勢力，不怕軍隊來清剿你們，看得見的財富都是你們的，你可以擴大你的組織，甚至於佔領城市……。」

白朗冷笑一聲道：「我們在中國造成了暴亂，你們就可以趁火打刧了，馬洛夫，這一套少來，我既沒興趣，也不會上你的當，你還是老老實實的回答我的話！」

「你要知道什麼？」

「你這個考古隊眞正目的是什麼？」

「這……自然是考古，考察樓蘭古國的遺跡。」

「馬洛夫，扯謊要像個樣，你這話連娜麗莎也騙不過，樓蘭遺跡在白龍堆的古城中，離這兒好幾千里呢？你們停留在這兒，會發掘出什麼來？」

「我們是要去的，只是在這兒發現了另一處遺跡，所以先停下來考察一番。」

「哦！是什麼古跡呢？」

「那我可不清楚，這是專家們的事，你若想知道清楚，該去問李寧洛夫團長去，他是考古隊的主持人。」

「你在考古隊担任什麼職務？」

「我只是保護他們的安全。」

「笑話，考古隊還要有軍隊保護？」

「因爲這個地區的情形很複雜，有維吾爾人、有高加索人、蒙古人、西藏人，還有很多像你們這樣的人，你們中國政府在這兒的保護力很弱，根本無法保護考古隊的安全，所以我們才要出軍隊來保護，因爲考古隊可能挖掘到一些很有價值的東西……。」

這話倒也在情在理，白朗笑笑不去戳穿他，改變一個問題道：「你們一共有多少人？」

「整個考古隊有六十個人，十名考古學者，十名是工作的工人，四十名是紅軍的戰士。」

「全是俄國人？」

「不！在學者裏面有兩個是中國人，是你們中國送到革命學院讀書的學生。」

「另外的五十八個都是俄國人了？」

「是的，這個娜麗莎可以證明，她跟她的父親札木台在不久以前，還跟我們碰過頭。」

「考古隊的工人可以在當地募集的，爲什麼也要你們從俄國帶來呢？」

「這個……是因爲這次考古，根據資料會有很有價值的發現，怕雇來的工人靠不住，所以我們自己帶一批有經驗的工作人員來，他們也都是革命學院的學生。」

白朗笑笑道：「好，關於考古隊的事，我就問到這兒爲止，再問下去，你不會說了，而且，有些事恐怕你也不知道，現在我們還是談談槍支的問題。你說可以送給我一百支槍跟一萬發子彈。」

「是的，都是全新的步槍，是蘇維埃兵工廠的出品。」

「你們高鼻子只有魚子醬跟伏特加酒還算得上是產品，其餘的沒有一樣東西是能用的。」

「不，白朗先生，我們的武器是十分精良的，你若不信，可以當場使用。」

「一百支槍，一萬發子彈？」

「是的，不折不扣，如果你想多要一點也行，我可以叫人從國內送過來。」

「你們一共才只有六十個人，就算是每個人都使用一枝吧，也不過才六十枝，你那來一百枝槍呢？」

馬洛夫沒有想到白朗的問題會如此地精細，一時怔住了，沉吟着不知如何回答。白朗的臉上帶着微笑，手中的馬刀却不經意地輕輕一揮，馬洛夫已經像殺豬般的叫了起來，雙手撫着左邊的耳朵。

白朗的那一刀很準確地把他的左耳削了下來，連娜麗莎看了都嚇了一大跳。

白朗的刀尖又指向馬洛夫，冷冷地道：「馬洛夫，你知道我是雪山的頭兒，就該知我行事的手段，在我面前打馬虎眼兒，或是想消遣你白大爺，你可是想自討苦吃！」

他的長相很斯文，完全沒有驃悍之氣，可是他行事的手段却夠狠的，那溫吞吞的語氣，尤增恐怖之感。馬洛夫在他的威脅下，先前的傲氣完全無存，噗的一聲跪了下來道：「是，是，白先生，我說老實話，槍枝跟彈藥是有的，裝在箱子裏面沒有開封，是我們帶來的。」

「哦，你們來考古，帶槍支彈藥來幹嗎？」

「是……是送給人的。」

「送給什麼人？」

「送給一批中國朋友的，不過你要的話，送給你也沒關係，這一點我就可以做主，你如果不信，我可以寫張字條，叫娜麗莎交給我的副官，立刻送到這兒來。」

「送給那一批中國朋友？」

「這個我不清楚，是考古隊裏那兩個

中國學生負責接洽的，白先生，我說的是老實話。」

白朗笑了：「我相信你說的是眞話，可是這批武器既然是另外送給人的，你送給了我怎麼樣交代呢？」

「可以交代的，反正你也是中國人，給誰都一樣，我們的目的只是送給中國人民，只要是跟中國政府作對的中國人民，都是我們的盟友。」

白朗笑了一笑：「我們可沒有跟中國政府作對。」

「但是中國政府要找你，聽說還出了很高的賞格，不過始終沒有成功。因爲你在老百姓中間有很多朋友，這批武器可以使你的力量大增。」

白朗開始陷入沉思，片刻後才道：「馬洛夫，看在那批槍械武器的份上，我可以饒你一命，不過那批東西我是要定了，你回去後立刻就叫人送到這裏來。」

娜麗莎立刻道：「主人，你要放他回去？」

「是的，殺了他沒什麼用，倒是那批槍械，可以好好地派個用場。」

「主人！這傢伙狡猾無信，你怎麼知道他會再回來？」

白朗笑了起來道：「我相信他會回來的，因爲他怕死，爲了保全性命，他非乖乖地回來不可。」

「主人，等他回去後，他就不怕你了，說不定會帶了人來找我們，那時他要我們的命了！」

「娜麗莎，你對我太缺乏信心，我不是那麼容易被人哄住的，妳放心，我有的是辦法，不怕他飛上天去，我也能把他抓下來，馬洛夫，你相信不相信我的話？」

馬洛夫連連點頭，說道：「相信！相信！」

白朗笑道：「信就好，現在我好人作到底，看你長得很英俊，也算是個美男子，少了一耳朶，未免太遺憾了。這隻耳朶才割下不久，用上好的傷藥一敷，還可以再長牢。」

他帮馬洛夫拾起了割下的耳朶，掏出一個白色的藥瓶道：「這是我們中國治傷的聖品雲南白藥，看在你誠心合作的份上，我也把人情作到底吧！」

把斷耳黏回傷處，用藥末給他敷上了，還扯下一塊布，包紮妥當，最後又掏出另外一個藥瓶，倒出一顆紅色的藥丸笑道：「服下去，這是補藥，你流血很多，身子虛弱得很，這能帮助你快點復原的。」

馬洛夫很感激地把藥吞了下去，白朗還給他灌了兩口葡萄酒，然後笑道：「娜麗莎，去替他把馬匹牽來。」

娜麗莎滿心不情願地去了，才牽了一匹馬過來，白朗笑道：「現在你可以走了，你的營地離這兒多遠？」

馬洛夫道：「不太遠，就在前面一片小山谷裏。」

「我知道那個地方，那兒有一片小綠洲，奇怪的是我不知道那兒有什麼值得挖掘的。」

馬洛夫道：「這個我也不知道，那是專家們的意見，他說那兒有古跡可求，我就只好聽他的。」

「好，這兒去大約只要半小時，兩個小時之後，你帶着人跟槍械子彈前來交割，不來的話，你會後悔的。」

馬洛夫點點頭，上馬遠去。他的眼睛充滿了惡毒，但白朗像沒看見。

等他走遠了，白朗才笑道：「娜麗莎，我們休息一下，然後就要掘個大坑。」

「做什麼，要埋死人，我沒興趣。」

「埋死人幹嗎？這兩個傢伙活該，死無葬身之地，由得他們暴死荒野去，如果馬洛夫他們不帶回去，兀鷹跟土狼也會把他們吃得乾乾淨淨的，我挖坑是爲了埋藏那批槍械跟子彈。」

「藏槍械子彈？」娜麗莎很難相信地問。

「是的，一百枝馬槍，一萬發子彈是很大的一堆，我們又沒法子帶走，可是又不能讓他們知道我們只有兩個人，因此必須找個地方埋起來，等以後再帶人來把它起出……。」

「主人，你以爲馬洛夫會守信用？」

白朗笑了起來：「我知道馬洛夫不是個守信的人，可是他爲了要活命，就非來不可，而且一定得乖乖照我的意思，把槍跟子彈送來！」

「主人！我實在不明白，你是在想什麼？」

「沒什麼，只不過給他吃的那顆補藥，在半小時後，會使他肚子痛一分鐘，再過半小時，會痛兩分鐘，以後每半小時，疼痛的時間增加一分鐘，一直等到痛的時間加到三十分鐘，就永遠不會停了，一直到痛死爲止。」

「那是什麼藥？」

「是定時發作的毒藥，妳以爲我眞會對他那麼孝順，怕他流血過多，給他吃大補藥嗎？」

娜麗莎笑了起來，笑得好開心：「主人，你眞厲害。」

白朗微笑道：「妳也不錯呀！裝得那麼像。要不是我知道妳不會輕易被擊昏，貿然地出來救妳，恐怕就沒有那麼容易地制住馬洛夫了！」

娜麗莎道：「我說呢！我在受人欺侮的時候，你居然在旁邊看得下去？」

白朗微微一笑：「我既然是妳的主人，對妳的一切那能不清楚，妳若眞有危險，我又怎會坐視不理，所以馬洛夫在要殺妳的時候，我知道是該出手的時候了。」

娜麗莎沉默片刻才道：「主人，你眞是雪山的首領，那個外號被稱爲小白龍的人！」

「妳這不是明知故問嗎？我相信妳早就知道了，妳父親把妳們交給我的時候，妳已經知道了。」

娜麗莎道：「我……只聽說小白龍是西南一個傳奇的人物，而雪山上聚了一大批人，神出鬼沒，專門與壞人作對！」

白朗笑笑道：「妳爲什麼不說我是大強盜呢？」

娜麗莎笑得很嫵媚：「那只是一些吃過你虧的土豪，惡霸們的說法，我聽得有關你的傳說，則把你形容成一個打抱不平

，仗義鋤奸的俠客。」

「其實我是個很平凡的人，沒有那麼神奇。」

娜麗莎顯得很興奮：「我只是猜疑而已，因爲在大沙漠上姓白的少年英雄並不多，尤其是帶着兩個手下，一個姓牛，一個姓朱，小白龍有兩個最忠心的助手，也是姓牛跟姓朱，想不到果眞是你，對了，主人……。」

她像是想起了什麼似的叫起來道：「你給馬洛夫服下了毒藥，却沒有告訴他，他會知道嗎？」

「第一次肚子痛的時候，他或許會忽略過去，第二次痛的時候，他應該會想到了。」

「如果他還是沒想到呢？」

「馬洛夫不是個笨蛋，如果他一直想不到那就該他倒霉，痛死也是活該了，我們還是快挖坑吧！」

他們放在馬匹上的工具是齊全的，兩個人一起動手，找了個較爲隱秘的地方，很快就挖好了一個大坑。

白朗摸出懷錶來看了一下才道：「現在是一個半小時了，我估計馬洛夫還有半個小時就會來到，妳找個高的地方去瞭望，有所發現就向我打個招呼，我可不想讓他們到這兒來發現這個坑。」

「這又是爲什麼呢？」

白朗一笑道：「娜麗莎，妳這不是明知故問嗎？我不能讓他們知道，我們把東西埋在這兒，否則他們絕對不會甘心地把東西給我們的，回頭又挖走了……」

「他們一定會用馬匹馱了來的，我們乾脆連馬匹也要下來，那不就行了嗎？」

「如果妳是對方，妳會甘心吃這個虧嗎？一定還會想法子把槍支奪回來的。我叫他們卸下槍支彈藥後，連馬匹什麼都不要，他們一定會認爲我們不止是兩個人，能夠把一百支槍，一萬發子彈帶走，人數一定不少，如此一來，他們即使不服，也只有認了。」

娜麗莎不禁從心裏流露出尊敬地道：「主人，你眞行，你的這些主意好像不是在普通地方能學得到的吧！」

白朗笑笑道：「那又在那兒可以學到呢？」

「據我所知，有一個地方，專門訓練各種戰鬥技術。我的族人也有幾個去參加接受訓練的！」

「妳是否也學過呢？」

娜麗莎頓了一頓才笑道：「我怎麼會學過呢？只是聽別人說起罷了。」

白朗笑笑道：「自己親見的事都未必是完全正確的，何況是聽來的呢？妳還是忘了這些事吧！」

娜麗莎目光中閃出了一道奇特的火花，笑了一下道：「是的！主人，以後我再也不提這些話了。」

但是她的神情却很振奮，似乎是得到了一種鼓舞，與高采烈地奔上沙丘去瞭望了。

白朗搖搖頭，輕嘆了一口氣，自言自語地道：「唉！女人畢竟是女人！」

這句話有點莫名其妙，所以白朗輕輕地敲了一下自己的腦袋道：「這個沙漠裏的鬼太陽眞能把人晒昏頭的，我怎麼也像個女人似的多嘴呢！」

他又加緊地把坑挖深了一點，然後就倚在沙坑的邊上，舒展了一下自己的情緒，把腰裏的短槍掏出來，檢視了一下槍支，試驗了它們的性能，仔細地查過了彈倉，彈夾，以及腰帶的備用彈夾，計算過確實的彈藥數目，最後懶洋洋地跳出了沙坑，轉向了另一個地方。

才到達沙丘的附近，娜麗莎已經學着天上的兀鷹，稀里里地發出了一聲鷹唳，白朗跳上了另一個沙丘頂，揚着雙臂叫道：「把他們帶到這兒來！」

然後他也看着遠處揚起的塵土，接着耳中已可聽見隱約的蹄聲，他把耳朶貼向地面，聽得很仔細，眉頭先是皺着打起了結，但沒多久就舒開了。

等他跨出沙丘，慢慢地走下去時，已經看得清奔來的人馬輪廓了，仍然是馬洛夫領隊，帶了十個大鬍子的槍兵，穿着土黃色的軍裝。

每個人都拉着兩匹馬，每一匹馬都架着兩個木箱，來到白朗面前四五丈的地方，白朗已經揮手道：「停！」

馬洛夫吆喝着叫馬隊停止了，白朗掏出了懷錶看了一下道：「你遲了四十分鐘，我想你們是沒打算來吧！」

「不！我說過來，就一定會來的！」

白朗看了一下那十名槍兵，笑笑道：「可是你來的目的，本來不是打算給我送槍支彈藥，而是召集他們來對付我的！」

馬洛夫臉色一變道：「沒……沒有的事！」

白朗微笑道：「你別否認，這本就是人之常情，換了我也是一樣，絕不會甘心就這麼把一批武器拱手送人的，總得作一番掙扎，可是，後來是什麼使你改變初衷了呢？」

馬洛夫的眼中射出了怒火，那十名槍兵把揹在肩上的馬槍都執在手中了，白朗依然很從容地道：「馬洛夫，叫你的手下老實點不要蠢動，否則他們就無法再回去晒莫斯科的太陽了，目前他們槍上的保險還沒有拉開，我還可以容忍，只要誰還多做一步動作……」

馬洛夫看看他在腰間的短槍笑道：「你只有一個人，一桿槍，難道能敵得過十桿槍嗎？」

白朗笑道：「你知道我有幾桿槍！」

馬洛夫不安地看看周圍，然後才道：「你還有人？」

白朗道：「你送來的這一批東西總不是一兩個人可以搬得走的，我有幾個人不必告訴你。」

馬洛夫沉吟了一下，才朝他的部屬們說了幾句，然後朝白朗叫道：「你在我身上弄了什麼鬼？」

白朗大笑道：「你能問出這句話，足見是有知識的，我就怕你糊里糊塗，把肚子痛當作吃壞了肚子，那可是你自己不想活了！死了還是個糊塗鬼？」

馬洛夫道：「說，你在我身上攪了什麼鬼？」

（未完）

技擊鬥智傳奇故事

朱羽・文
子成・圖

八絕（十六）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胡濤在編造謊言欺騙曹玲，以便取得曹玲手中的珠寶箱，而曹玲對胡濤所編造的謊言有所懷疑，她答應等她母親曹夫人來到金門客棧證實了胡濤所說關於她的身世是確實的話就交出珠寶箱來，實際上胡濤和龍不王等均是一伙，大家都施盡奸詐以獲得珠寶箱……城外，曹夫人所乘騾車在急馳，將近縣城十里處，孫琴忽然拉住騾車勸曹夫人暫別進城，曹夫人不聽她言繼續趕車，在離縣城三里處又有一伙人攔車，那是龍不王無影刀等人，他們千方百計阻撓曹夫人進城，曹夫人對他們如此無理，不准她進城和曹玲會面，心知必有大事發生……

奸謀窮迭出　謊言說不盡

曹夫人道：「龍不王，你眞想死？」

「那要看夫人的功夫有多高？」

「龍不王，即使你眞想死，也用不着我親自動手。」曹夫人的嗓門突然變得尖銳高亢：「車把式，咱們上路，要是再有人攔阻，就賞他一鞭子。」

單是憑車把式的皮鞭就能把人給抽死嗎？

乍聽起來，這不但是狂言，而且是笑話。

車把式端起架式，吆喝一聲，大車啓動了。

胡濤早就有了準備，一寸刀也已到了手中，他只要割斷牲口的籠頭，牲口必然受驚奔走，這輛大車沒有拖拉的牲口，豈不成為了沒脚蟹。

他飛身躍起，直撲那兩匹大麥騾。

車把式的長鞭唰地一聲抽了過來。

在別人眼裏看來，那也只不過是極為普通的一鞭，可是，在胡濤的眼裏，却是鞭影如山，為他帶來嚴重的威脅，他一個念頭剛剛閃過，背上如火灼般挨了一鞭。

胡濤首先被捲了回來；加上方才受挫的無影刀，他們這一羣人已經是兩起挫敗，曹夫人的威力可眞不小。

車行甚疾，轉瞬間已經去遠。

龍不王站在那裏一動都不動，像個木頭人。

「龍老！」胡濤疾聲說：「你得想個辦法呀！」

「阻撓曹夫人進城方法只有一個。」

「快說！」胡濤竟然忘記了背上的灼痛。

「大路崩裂，城牆倒塌，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衆人莫不一震，眼看大好計劃似乎要付諸東流了。

龍不王說的是實情，這位寶刀未老的夫人的確深具實力，到現在為止她還不曾露過臉，但她顯露的實力已嚇阻羣雄了。

她的大車長驅直入，直趨縣城，在金門客棧前停了下來。現在，這位曹夫人終於下車來了。

只見她銀絲白髮，雙頰紅潤，雖然手拄龍頭拐杖，走起路來却是昂視闊步，虎虎生風。

店小二立刻迎了出來！

「這位老太太，可是要住店呀？」

「找人。」

「哦？找人呀，請問要找那一位？」

「男的姓金，女的姓曹，一對年輕男女。」

「哦！老太太！是有這麼兩位，不過，他們如今都不在，妳是在他們房裏坐一會兒呢？還是在店堂喝杯茶？」

「他們沒說多久回來嗎？」

「沒交代過。」

「給我開兩間房，一間我住，一間車把式住。」

「好的，好的，請跟我來。」店小二連忙趕前領路。

「他們回來的時候，你就來告訴我一聲。」

「是的。」

這可有點兒怪，曹玲快馬傳書，要她母親速來，為什麼沒約好見面的地方？曹夫人找到金門客棧來，而她却和金開泰在一座民宅中坐候，怎會有這種陰差陽錯的事情發生呢？

這一夜很快地過去了。

曹玲一夜未眠，金開泰自然也是相陪在側。

當晨光透進窗紙時，她吁吐了一口長氣。

「曹玲！路上冰封，也許就擱了行程吧。」

「不！以我的算計，我娘半夜就會到的。」

「對了！她老人家可會知道這個地方嗎？」

「知道。」

「我去客棧那邊瞧瞧，也許，她已經來……」

「不！」曹玲很有信心地說道：「我娘絕不可能跑去客棧的，你不必空跑這一趟。」

「為什麼她就不會去客棧呢？」

「開泰！她老人家一直不贊成我和你來往，如果她知道我和你待在客棧的廂房裏，那還得了？」

「這裏和客棧難道有什麼不同嗎？」

「當然不同。這裏有許多房間，我們未必就是待在同一個房間裏呀，所以我約她在這兒見面。」

「如果妳娘來了，我要迴避嗎？」

「那倒不必，等這件大事辦完，咱們的事也該作個定奪了。」

談到兩人的婚事，金開泰總有些靦覥，他並不認為曹夫人看不起他是令他難堪的事；相反地，他認為自己毫無成就，的確配不上曹玲。

「開泰！你放心好了，我會自有主見的。」

金開泰突然聽到門外有响動，立刻向曹玲打了一個眼色。同時，他向院子門走去。

「誰？」他喝問。

「龍不王！來向曹夫人道早安。」

這一聲『曹夫人』，將曹玲也引了出來。

她飛快地抽開門閂，當院子門打開那一刹那，龍不王那雙銳利的目光就一直釘在曹玲的臉上，很顯然，他想從曹玲的神情間看出情況有何變化。

「龍老！你早啊！」

這一聲早安顯露了祥和氣氛，龍不王暗暗鬆了一口氣。

「曹玲！妳娘起身了嗎？」

「娘？她還沒到哩！」

「還沒來？」

「是呀！也許是路上有什麼躭誤。」

龍不王沒有再說什麼，他當然不會說出路上遇到曹夫人的事，但他非常奇怪，曹夫人連夜進城，母女倆為什麼沒有會面呢？

「哦？我以為你娘已經到了，所以過來看看。」

「要進來坐坐嗎？」

「不了，等妳娘到了之後我會再來一趟。」

龍不王匆匆走了，在途中，他一直在思索着這個問題：為什麼母女倆還沒見面呢。

他決定先到金門客棧去看看。

到客棧一打聽，知道曹夫人已經落店，他突然想通了，原來是母女倆約晤的地方弄錯了。

問清了曹夫人投宿的廂房，龍不王決定登門拜訪。

房門輕彈了幾下，房內就响起一聲輕脆的呼喚：「進來！」

曹夫人想必起身很早，已經梳洗完畢，顯得容光煥發，精神抖擻。

「夫人早！」

「原來是龍不王，說吧！來找我幹什麼？」

「夫人見過令媛了嗎？」

「別提！提起來會氣死人，丫頭片子跟一個姓金的小伙子不知道跑到那兒去了，一夜未回。」

「夫人，據我所知，金開泰是住在這家客棧，令媛則從來沒在這兒住過，她好像另外有住處。」

「哦？這死丫頭可沒有跟我說呀！」

「夫人可是接到令媛的快馬傳書來的嗎？」

「是呀！」

「信上沒寫明你們母女將要在那兒見面嗎？」

「信上寫得清清楚楚地說要在這兒見面。」

「這麼說，令媛恐怕遇到了什麼特殊情況。」

「你是說，她已經遭遇不測了？」

「夫人！我可不敢如此說，在我的印象中，令媛循規蹈矩，文質彬彬，她不可能和金開泰作澈夜遊。他倆的感情也許不單純，但是她和姓金的交往却是中規中矩的。」

「這麼說，她眞是出了問題囉？」

「是的。」

「以你看！毛病出在什麼地方？」

「一定出在令媛自己身上，也許，她突然改變主意，不打算跟你見面……」

「不可能。」

「也許可能。」

「爲什麼？」

「因爲她聽到一個謠言，那個謠言使她非常氣憤。」

「什麼謠言？」

「謠言說，曹玲她爹因決鬥惡戰而喪失了男人應有的機能，她是另一個男人與她娘在一段孽緣中生下的孩子。」

曹夫人的臉色倏地一變。

「夫人！沒有人會相信這種謠言，可是，令嫒也許就會信，像她這種年齡，是最犯疑心的時候。」

曹夫人沉吟不語，她顯然想判斷一下龍不王所說的眞實性有多少。默然許久，她才開了口。

「龍不王！你怎麼知道我的玲兒也聽到了這種謠言？」

「因爲她問過我。」

「她爲什麼單單要問你？」

「據她所說，謠言中的那個男人就是我。」

「龍不王！你也不去撒泡尿來照照鏡子。」

「夫人！我方才就說過了，沒有任何人相信這種謠言，這完全是惡意中傷。」

「是中傷你？還是中傷我？或者是中傷我的女兒？」

「這……我就不知道了。」

曹夫人沒有再詰問這件事，她從懷中取出了一封信。

那封信套在一個羊皮紙的封套中。

信箋上寫着極爲秀麗的字：

『母親大人：現女兒在本地遭遇極爲嚴重之情況，盼火速來此一見，會晤地點爲縣城東大街之金門客棧。』

的確是她女兒的親筆，地點明明寫着金門客棧，可是人呢？她絕沒有想到曹玲如今正在民宅中苦等。

這是一件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怪事，曹玲約她母親在金門客棧相晤，她怎麼反而跑開了呢？

還有一件事也很怪，據曹玲說，她母親也知道她的居停之所，曹夫人爲什麼不過去看看，却在客棧中坐等？

曹夫人又將那封信揚了起來。

「龍不王！我想請教你幾件事情。」

「夫人如有問題請儘管問，我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龍不王在曹夫人面前的態度一直很慕順。

「我那玲兒到底遭遇了什麼困難？」

「她涌出了一樁大漏子。」

「哦？」

「巫婆婆押解一批紅貨過境，被令嫒刦了。」

「我不信。」

「這是事實。」

「你在說我的女兒是刦匪，還說是事實。」

「的確如此，現在那箱珠寶就在她的手裏。」

「她飛馬傳書，是教娘來爲她接贓的嗎？」

「夫人！據我知道，令嫒刦這票紅貨的目的不是爲了貪財，只怕另有原因。」

「好了，替我辦兩件事。」

「請夫人吩咐。」

「替我查查這個謠言是誰造出來的，用意何在。」

「是的。」

「再替我找找玲兒，她究竟在什麼地方。」

「是的，我立刻替夫人去辦。」

「龍不王！你放心，不會讓你白跑腿的。」

「夫人說那種話，這點小事我理當效勞的。」

龍不王離開金門客棧之後立刻出了城，但他並沒有前往曹玲的住處，他委實想不透其中的道理何在。曹玲快馬傳書，一定約好了見面的地方，兩人怎會陰錯陽差呢？

這其中一定有什麼緣故。到底是什麼緣故龍不王又解釋不出來。他決心把這個疑問弄淸楚。

當龍不王再來到那座別莊小院時，院門敞開着。

他試着叫了幾聲，沒人回應。

他走進去，逐屋查看，曹玲和金開泰巳經不見了。

在這一瞬間，龍不王突然發現自己非常愚蠢，金開泰和曹玲不是兩棵樹，也不是兩塊石頭，他們是兩個活生生的人，久候不見人影，他們當然也會去客棧看看究竟。

他正要退出來再快步趕到金門客棧去，突然發現有人在門口將他堵住了。

是巫婆婆。

當然還帶領了她手下那些嘍囉。

「龍不王，」巫婆婆冷冷問道：「曹家丫頭在嗎？」

「不在。」

「眞不在嗎？」

「如果不信，妳可以進去看看。」

「她不在，找着你也是一樣。」

「這話是什麼意思？」

「因爲你是她的親生父親。」

「這是謠言。」

「是你親口告訴曹玲的，怎麼會是謠言？」

「曹玲的親娘巳經來了，當心這話會引起是非。」

「算了，我才懶得管你們那筆爛帳，我只要那只箱子。」

龍不王不再答理，逕自向外走去。

巫婆婆沉叱一聲：「龍不王！慢走一步。」

「幹什麼？」

「我要搜這間屋子。」

「儘管搜。」

「想請你留下作個見證。」

「如果妳來到這兒沒有遇上我呢？」

「既然遇上了，只得爲你添點兒麻煩；聽說曹家丫頭刁蠻難纏，有個見證人在旁觀察，總要好些。」

「我先要問問：你要搜查什麼？」

「當然是搜查我那隻珠寶箱，別的我一概不要。」

「好！你搜吧！」其實，龍不王所尋找的何嘗不是那只珠寶箱？既然有人代勞，他當然樂得坐享其成了。

巫婆婆的人開始搜索這間屋子，明暗

三間，範圍並不廣，而他們搜索得非常仔細，可惜是一無所獲。

「滿意了嗎？」龍不王冷眼旁觀，冷冷問。

「龍老！」巫婆婆改了稱呼。「請你坦白的相告，曹玲那丫頭眞是你的親骨血嗎？」

「沒有的事，我姓龍的絕子絕孫絕八代，那來兒女？」

「那麼，我採取嚴厲的手段對付她，你不介意嗎？」

「不干我的事，不過我勸妳不要太莽撞。」

「什麼意思？」

「曹玲的母親來了，那個老太婆不好對付。」

「哼，如今江湖道上不好對付的老太婆只有一個。」

「誰？」

「巫婆婆。」

龍不王冷冷一笑道：「巫婆婆：妳太自信，如今妳逍遙自在，無人過問，是因爲你兩手空空，一旦那只盛滿珠寶的箱子到了妳的手裏，妳就成爲衆矢之的了。」

「我不信。」

「巫婆婆，我不跟你歪纏，我要失陪了。」

「那個姓曹的老太婆如今在那裏？」

「在金門客棧。」

「我去找她。」

「對！女兒刦了妳的珠寶，去找她娘，這是天經地義的事。不過，妳最好先秤秤自己的份量。」

「龍不王，你休要冷嘲熱諷，等着瞧吧！」

龍不王很是得意，因爲他煽動了一把火。

坐山看虎鬥，該是一件很愉快的事。

巫婆婆眞的走了，走得很快：她顯然眞要去金門客棧找曹夫人。女兒爲刦匪，找其母索贓，並沒有什麼不對。

龍不王站在柴扉前冷冷微笑，他並不急着趕去。

看熱鬧不需要跑得太快，再晚一點去也無妨。

就在他萬分得意的時候，一把利刀已到了他的背後。

那是一把極爲削利的刀，是把長刀。

絕不是『江湖三把刀』當中的任何一把。

長刀握在一個蒙面大漢的手裏，一條黑巾蒙住了他大半張面孔，只露出了兩隻炯炯有神的眼睛。

他脚下輕巧無聲，不過，刀鋒過處却帶起了一陣勁風。

那股勁風絕對瞞不過龍不王的耳朵。

他躍起、飄落，長刀從他脚下掃過。

利刃砍在他柴扉上，柴扉倒落，這是靜寂中唯一的聲音。

龍不王回頭看，倏然一驚。多年來，他還不曾遭遇過這種場面。正面有不少的挑戰者，背後來的敵人却絕無僅有，江湖重榮譽，背後偷襲的人應該是極爲少數。

這個人就是極爲少數的一個。

龍不王還沒站定，第二刀又到。

這第二刀是自上而下，劈向龍不王的天靈蓋。

刀沉勁疾銳不可當，幾乎難以閃躲。

但是龍不王仍然閃躲過去了。

戰事並沒有結束。

第三刀又到了。這第三刀若是教一個用刀的人來評論，他一定會讚不絕口，因爲是由下而上，反挑過去的。

反挑的變化最大，也最詭異，陰毒，龍不王在這一瞬間幾乎失去了主張。看過去，他似乎是閉目等死。

以這一刀的勁道，從臉下挑到咽喉是沒有問題的。

龍不王突地飛身前撲，正迎向利刀的來勢。

不過，他的雙腕準確地扣住了對方的手腕。

刀勁倏地消失，雙方的身形都已定住了。

「你是誰？」龍不王厲聲暴叱。

龍不王的兩手扣住對方的握刀手腕，巳不得空。

對方却還空着一隻手，那隻手扯下了蒙面黑巾。

是童風。任何人都不會想到是他。

因爲江湖上不可能有人會具有如此犀利的刀法。

任何人的刀法都不可能超越『江湖三把刀』。

但是，童風的刀法却比『江湖三把刀』之中任何一把都還要犀利，勇猛。

「是你！」

「不是我，還是誰？」童風的語氣很輕鬆。

「爲什麼背後動刀？」

「試試你的本領，顯顯我的刀功。」

「如果我躲不掉呢？」

「死！」

「童風，現在該死的應該是你了。」

「龍老，你大人大量，是不會發脾氣的。」

「背後偷襲手段卑鄙，非死不可。」

「死了太可惜，活着對你我都會有好處。」

「好處？什麼意思？」

「那只箱子。」

「那只箱子怎麼樣？」

「每個人都想得到那只箱子，若是你我合作，那箱子就不會落到別人手裏。」

「可是，箱子只有一口。」

「箱子裏的東西却很多，你要紅的，我要綠的，你要方的，我要圓的，你要粗的，我要細的，事先都可以講好。」

「眞誠跟我合作？」龍不王似乎動了心。

「眞誠的合作。」

「好，你先去辦兩件事。」

「請吩咐。」

「先除去兩個人。」

「什麼人？」

「曹夫人跟巫婆婆。」

「易如反掌，」童風大言不慚地說：「問題是：這兩個人値得我動手嗎？」

「少說大話，這兩個人你未必除得掉的。」

「請拭目以待。」童風說完之後就走了。

龍不王皺皺眉頭，也疾步離開。

他匆匆趕到金門客棧，原以爲這裏早就鬧翻了天，殊不知一點動靜也沒有。

最少從表面上看去，這裏是非常平靜的。

龍不王緩步走進，直趨內院，他還是沒有發現什麼。

曹夫人所居住的廂房龍不王是知道的，只見房門緊閉，毫無聲息，曹夫人好像午睡小歇。

巫婆婆沒有來？童風也沒有來？

龍不王緩緩走過去，舉手輕輕敲門。

「誰？」是曹夫人的聲音。

「龍不王。」

「有事嗎？」

「方才有人在找夫人，不知來過了沒有。」

「誰？」

「一個是巫婆婆，另一個是童風。」

「鬼都沒來過。他們找我幹什麼？」

「好像來意不善，所以我要請夫人當心。」

「多謝啦！你爲我辦的事情幹得怎麼樣了？」

「我正在全心全力到處搜尋令媛的下落。」

「那就費心啦！」

自始至終，曹夫人都沒有請龍不王進去坐坐的意思。

龍不王只有離去。但他猜不透情況到底發生了什麼變化。巫婆婆沒有來，童風也沒有來，他們並不是說大話的人。

來到店堂，龍不王吩咐店小二爲他沏了一杯茶。

他決心在這兒坐觀其變。

茶還沒有入口，發現有人走了進來。

是八面蜘蛛郎一雄。

龍不王沒有招呼，而郎一雄却主動在龍不王面前坐了下來。

「龍老！」郎一雄頗爲得意地說：「這可能是一個最難解的謎，但是，我終於把它解開了。」

「哦？什麼謎？」

「這麼多人，聚集在這個小縣城裏，爲的是什麼？」

「你說爲的是什麼？」

「表面上看起來是爭那箱珠寶，其實不是那麼回事。」

「哦？你的話倒是挺新鮮的。」

「那位糧秣督辦咱們誰也沒見過，是不是？」

「嗯！」

「如今傳說他已被殺，可是咱們也沒見屍首。」

「嗯！」龍不王靜靜地聽，始終不插一句嘴。

「盛傳那隻箱子裏的珠寶價值連城，可是，咱們依然沒見過，也許箱子裏裝的都是銅鐵和石頭。」

「最少有一個人見過——傅清和。」

「可惜他是個不識貨的土佬，不知道箱子裏到底裝了些什麼東西。」

「他拿了一塊翡翠，一隻鐲子，上奇珍齋賣了大價錢。難道箱子裏只有這兩件值錢的東西？」

「龍老！你先聽我說下去，沒有什麼糧秣督辦，也沒有什麼珍寶八絕，那只是一個騙局。」

「騙局？誰佈下的這個騙局？」龍不王驚疑地問。

「巫婆婆。」

「巫婆婆？」龍不王倏地站了起來。

「是的。從頭到尾都是那巫婆婆佈的局。」

「目的何在？」

「巫婆婆的老公是在道上被刦匪殺死的。」

「我知道。」

「因此巫婆婆才承繼她老公的衣鉢，她說，是爲死去的老公爭一口氣，其實，她是想趁機殺盡道上的刦匪。」

「嗯！」

「很奇怪，自從她出道以來，就沒人動過她的貨。」

「因爲她是個女流，沒人去找她的碴兒。」

「錯了，因爲大夥兒全知道巫婆婆悲慟莫名，早將生死置之度外，一個玩命的人誰不怕呀！」

龍不王沒有再說什麼，他靜靜地等待着下文。

「巫婆婆走道十年，一過年她就要退隱山林了。」

龍不王仍然沒有答腔，他似乎對郎一雄所敍述的故事毫無興趣。

郎一雄並不關心聽者的反應，他仍然興趣盎然地說下去：「因此她決心撒網捕魚。這是條大魚，也就是當年殺老公的大仇敵，果然那條大魚游進了她的漁網。」

「哦？那條大魚會那麼愚蠢嗎？」

「是的。因爲魚餌太具吸引力了。」

龍不王似乎發現自己插嘴是不智的，復又三緘其口。

「龍老！難道你還不明白我在說什麼嗎？」

「你在述說一個撒網捕魚的故事。」

「你應該問一問：那條大魚到底是什麼人？」

「我不想問，凡是進網的魚都不够格稱爲大魚。」

「這條魚在江湖上興風作浪已有悠久的歷史，有許許多多的人因此而喪生。巫婆婆的老公是其中之一，曹玲的父親也是其中之一，還有徐小蕙的父親。我也是受害者。爲了捕獲這條魚，這幾個人都聯合起來。」

龍不王的花白眉毛抬動了一下，他不再漠不關心了。

「郎一雄！如今你們已捕到那條魚了嗎？」

「還沒有捕到，不過，魚兒已經進網了。」

「那麼，我應該對你說聲恭喜了。」

「龍老！你的定力眞够，不愧是老江湖。」

「郎一雄！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龍老！一個人對自己的行爲應該是最明白的。」

「郎一雄！有什麼話最好明說，用不着拐彎兒。」

「龍老，你就是那條大魚，這麼說，够明白嗎？」

龍不王坐在那裏一動也不動，他好像沒有聽見這句話。

郎一雄又接着說下去：「傅清和只是一個引子，他引出了那箱珠寶，他引來了貪婪的人，珍寶八絕是個具有吸引力的魚餌，龍老雖是老江湖，也上當了。」

「郎一雄！」龍不王的坐姿傲岸，聲音冰冷：「你在說些什麼，我一點也不懂，不過，我倒要提醒你一聲，別惹我發脾氣，你那點雕虫小技不堪我一擊。」

「龍老！現在我也要提醒你，衆怒難犯。」

「哼！你以爲以多對少，以衆敵一，就必勝？」

「公理在，邪惡必亡，多行不義必自斃！龍老多年來打着江湖遺老的名號，作了多少昧良心的事？」

龍不王沒有再說什麼，倏地一掌拍了過去。

他這一掌用足了勁道，顯然想置郎一雄於死地。

儘管兩人隔着一張桌子，這一掌仍然深具威力。

郎一雄似乎早有防範，連人帶櫈子竟然倒退了十餘尺。

龍不王藉這一掌之勢自桌上越過，只不過眨眼間，他又站在郎一雄的面前。

郎一雄疾聲說道：「龍老何苦如此待我？」

「你是自找死路……」

「龍老！我特來報信，你竟然如此待我，不公平吧？」

「你趕來報信？這話是什麼意思？」

「當年我只是遭受愚弄，並未受多大損害，算不了什麼深仇大恨，所以我並不想參加他們的行動。」

「他們會有什麼行動？」

「不問可知。」

「人呢？」

「都在曹夫人房裏？」

「你胡說？」

「龍老，不信你可以破門去看呀？」

「如果照你所說，方才他們就有動手的機會，我曾叩曹夫人的門，如他們一湧而出，我未必就能抵擋。」

「那是因爲時機未到。」

「還要等什麼？」

「等待你原形畢露，曹夫人是個很有修養的人，所以她一點也不急，比定力，你就輸她一着了。」

龍不王的臉色很沉重，他站在那兒紋風不動，他似乎是個永遠不會被擊倒的强人，如磐石堅固。

逐漸，他的臉上露出了輕微的笑容。

「龍老：你還能笑？」

「爲什麼不能笑？」

「如果我在這種情況之下一定笑不出來。」

「郎一雄，這就是你比我太低一級的原因，你說我比定力比不過曹夫人，那也許是實情？可是我絕對勝過你？」

「也許？」郎一雄並不承認。

「不是也許，是絕對。」

「就算絕對吧？」

「郎一雄，你爲甚麼來到這兒？你又想到了什麼？」

「我不知道我爲甚麼而來，我也沒有得到什麼？」

「如果你想得到什麼，現在決定還不遲。」

「龍老，你又要用那只珠寶箱子來引誘我嗎？」

「那只是其中之一。」

「還有別的？」

「當然有。」

「誘人嗎？」

「相當誘人。」

「說說看。」

「勝利與權力的滋味，那是每一個人夢寤以求的。」

「龍老，如果缺少一個我，你就會失敗？」

「也許，人不能太自傲。」

「加上我，你就一定能得到勝利？」

「絕無問題。」

「那麼，我對你豈非很重要了嗎？」

龍不王瞇起眼睛來打量郎一雄，他顯然想摸清楚對方問這句話的動機。

「龍老，我在等待你的回答哩？」

「如果你想滿足你的自尊心，我就說一聲『是』好了。」

「那麼，我可以提出條件了。」

「乘人之危嗎？」

「用這四個字形容好像太過份了。」

「就算是乘人之危也無所謂，我的確在四面楚歌之中，所以我一定要爭取一個朋友，你是最具實力的。」

「龍老，你眞是太看得起我了。」

「你提出條件來吧，只要是我能接受的都行。」

「你絕對能接受。」

「說吧。」

「我只想知道當年的秘密，爲什麼要利用我。」

「郎一雄，你還在想過去，人不能老走回頭路。」

「不，我一定要弄明白到底是怎麼回事。」

「其實，這件事如今提起來已經毫無價值了，當初我只是要利用一個人，你只是運氣不佳而已。」

「算我倒霉？」

「別計較啦，如今，你不是也走運了嗎？」

「人沒有永遠走運的，是嗎？」

「當然啦！」

「那麼，人也沒有永遠走好運的，對不對？」

「沒錯？」

「龍老，如今你也在走霉運了。」

如果說龍不王此時還聽不出這句話的絃外之音，還摸不透郎一雄的心意，他還憑什麼稱爲老江湖？

他突地欺身上步，伸手向郎一雄抓過去。

郎一雄早有防備，一閃身躲開了。

龍不王當然不會就此罷休，又再度展開攻擊。

郎一雄不招架，不還手，只是連連後退。

他退向車廂，龍不王步步緊逼，毫不放鬆。

龍不王竟然也沒有想到他正步向一個不可見的陷阱。

終於，郎一雄已經退到不能再退的地步。

龍不王冷笑道：「是友，是敵，現在你還來得及選擇。」

「我眞有選擇的自由嗎?」

「由你選。」

「我寧可與你爲敵，這個是衆人的心意。」

郎一雄的話聲未落，突見人影閃動，龍不王已經被困住了。」

曹夫人，巫婆婆，胡濤，徐小蕙，童風，無影刀，彭娘子……最令龍不王吃驚的，是曹玲與金開泰也在。

龍不王深深吸了一口氣，他的實力並不差，最少他在此刻還沒有露出了驚慌之色。

「龍不王！」曹夫人冷冷地說，「僞君子只能欺人一時，不能欺人一世，今天是你的末日到了。」

末日?這兩個字該是任何人最怕聽到的。

龍不王依然很冷靜，面對如此多的敵人能夠保持冷靜實在不簡單，其實，他有他的想法，這些「敵人」當中有許多曾經是他的戰友，他必須在最短時間內判斷他們到底是眞敵人，還是假敵人。

「龍不王！」曹夫人的辭色更嚴厲了：「你還想裝僞君子嗎?珠寶箱在那兒?拿出來讓咱們開開眼界好嗎?」

「曹夫人，」龍不王的語氣非常溫和：「妳剛才說，我的末日到了，據我所知，除了閻王之外，誰也無法判定任何人的末日是那一天。」

「龍不王，你見過活閻羅嗎?」

「沒見過。」

「現在你總算見到了，戰場的每一個人都是活閻羅，而且比其正的閻羅王，還要兇悍十倍！」

「每一個人都是活閻羅?」龍不王的目光開始轉動。「巫婆婆，妳也是嗎?」

巫婆婆氣喘喘地說：「你少裝蒜，十年前你幹的好事，今天你該還債了。」

「胡濤兒和尊夫人，也是催命的閻羅嗎?」

徐小蕙搶着回答：「我此生中印象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我爹死的時候，他用自己的刀捅穿了小腹，一隻手拉着我的手，一隻手掩着血如泉湧的創口。一生中他殺過不少人，但那些人都有該死的理由，只有曹玲的爹死得最寃枉，所以我爹只有用自己的生命去償還。他只交代我一件事，查出那條收贓綫的主持人是誰，然後就把他宰掉。」

「查出來了嗎?」

「當然查出來，那個人就是你。」

「二位呢?」龍不王轉向彭娘子和無影刀。

彭娘子緩緩地說：「龍老，我首先要抱歉。」

「不必客氣。」

「我是一個沒主見的人，我經常聽別人的話，尤其是我喜歡的男人，我不喜歡你，所以我不會聽你的。」

「龍老，你該知道我一切都聽彭娘子的。」

龍不王的目光移開了，停留在曹玲和金開泰的臉上。

他沒有說什麼，目光就移開了。

曹玲和金開泰的心意和動向，不問可知。

現在，他望着最後一個人——童風。

「童風，令嬡在何處?」

「她和那個小子傅清和在一起。」

「他們在那兒，你知道嗎?」

「總不會捏在你的手掌心裏吧?」

「童風，他們兩個正在看守那只珠寶箱。」

「哦?」童風不禁吃了一驚！

「所以，你首先要站遠一點，如果你參加這些人的行動，將我置於死地，無異也將你的女兒置於死地?」

童風看着曹夫人，他的信心顯然開始動搖了。」

「童風！」曹夫人冷冷地說道：「我絕不會勉强別人聽我的話，你自己拿主見吧?」

「童風?」龍不王冷笑着說：「他們在那兒，只有我知道。如果我死了，他們就無法離開那個地方。飲水有限，糧食有限，他們也許還能撐個三，五天。」

童風的臉色變了，任何人都會在這種情況下發慌。

「童風，爲了令嬡，你不但不能帮助別人殺死我，反而應該帮我活着，我活着，令嬡才能活着，是嗎?」

童風開始行動了，他在退，轉眼間就退得很遠。」

「無影刀?」

「龍老，你不要游說我，我起不了多大作用。」

「你的刀呢?」

無影刀伸手在腰間摸索，臉色立刻一變。

他那把名刀不見了嗎，從沒有人見過他的刀，怎會弄丟?

龍不王笑了，在這個時候他能笑，可算不簡單。

「你以刀成名，沒有刀還能活下去的嗎?」

「我的刀！」

「你的刀在我那兒，是怎麼到我那兒去，也不用明說了。如果你想得回那把刀，就閃到一邊去。」

無影刀看着彭娘子，他顯然已失了主張。

彭娘子神情木然，他無法去決定這件事該怎麼辦。

最後，無影刀還是閃開了。沒有刀，他就好像沒有手。

龍不王已經減少了兩個敵人。

敵人愈少，他活命的機會就愈多。

曹夫人冷笑道：「龍不王，你以爲減少了兩個敵人你就可以逃命了嗎?」

「曹夫人願意給我這種機會嗎?」

「我一直沒有下令攻擊，就是在給你機會。」

「多謝。」

「你還要游說誰?」

「金開泰。」

「請。」

金開泰沒有吭聲，但他却有一個疑問浮上了心頭，龍不王應該明知不可爲，爲什麼還要嘗試?

「金開泰，你是打算參加他們的圍攻嗎?」

「拒不作答。」

「金開泰，你晚生幾十年，跟我毫無恩怨，是嗎?」

「龍不王，有個題問一定要弄清楚，你眞是刦匪嗎?」

「是與不是，都和你無關。」

「我人在江湖，怎能說與我無關?」

「那麼，你也決定與我爲敵了?」

「我是曹玲的朋友，我當然與她同進退。」

「好，我失敗了……曹夫人，我有一個要求。」

「說。」

「我非死不可嗎?」

「是的。」

「請給我一個罪名?」

「刦財殺人。」

「我並沒有承認。」

「我們大家都如此認爲，大概也錯不了?」

「我不服氣。」

「不服氣你又如何?」

「拚命。」

「好，動手吧！」

「我不是說過，我有一個要求嗎?」

「還有要求?」

「是的。」

「好，你說吧?」

「一個一個來，我不喜歡打羣架。」

「好，」巫婆婆站了出來。「那我先來。」

「你們保證中途絕不動手嗎?」

「我保證。」曹夫人大聲回答。

巫婆婆緩緩走到了龍不王的面前擺好了架勢。

龍不王輕聲說：「巫婆婆，這是一個陷阱，妳知道嗎?」

「你說什麼?」

「巫婆婆，我說他們擺好了陷阱，妳爲什麼要上當?」

「我不懂你說些什麼?」

「巫婆婆我不是殺害你老公的人。」

「不是你是誰?」

「那個人也在這兒，但不是我?」

「說，那是誰?」

「巫婆婆，如果妳決定不與我爲敵，我就告訴你這個秘密。」

巫婆婆陷入迷惑之中，她實在弄不清楚龍不王在要什麼花樣，可是，龍不王的話又深深地吸引了她。

「龍不王，事到如今，你還在要花樣嗎?」

「巫婆婆，由此可見，妳已經上當了，賊常常跟隨捉賊的人高喊捉賊，妳難道沒聽說過這種故事?」

「你先說，殺我老公的人是誰?」

「妳沒有答應化敵爲友之前，我絕不告訴妳。」

「好，我答應。」

「不反悔?」

「我雖是個老婆子，却是說一是一，絕不更改的。」

「好，妳聽清楚，殺妳老公的是曹夫人。」

「原因?」

「當然有原因。」

「我要知道原因。」

「妳爲什麼不去問她?」

果然，巫婆婆開始轉移方向，走到了曹夫人的面前。

曹夫人應該了解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但她却非常鎭定。顯然，她早就有了控制全局的信心。

「曹夫人，我不敢相信，可是那個老頭兒又是說得斬釘截鐵，所以我不得不問……我那當家的是妳殺的?」

「含血噴人！」曹夫人冷冷地說。

「這就是夫人的反駁?」

「請他拿出憑據好了。」

巫婆婆回頭招招手：「龍老頭，請過來一下。」

龍不王神定氣閑地走了過去。

巫婆婆說：「夫人要你拿出憑據。」

龍不王緩緩地說：「巫婆婆，曹家獨門武功鎖喉手，這是江湖道上的人都知道的，對嗎?」

「聽說過。」

「那麼，我問你，尊夫人的死狀是什麼樣子?」

「喉管破裂！」

「那不是被『鎖喉手』傷害的嗎?」

巫婆婆的臉色一變。

曹夫人的臉色也是一變，現在，她才發現有了麻煩。

「夫人，請解釋。」巫婆婆的語氣非常嚴厲。

「巫婆婆，喉管破裂不一定是被『鎖喉手』所傷……」

「不要狡辯！」巫婆婆一聲厲叱。「細想前情，我那當家的絕對是被妳兩根指頭所殺，準沒錯。」

龍不王的嘴角處流露出得意的笑容。

曹夫人難免會發慌，不過，她仍然有處理這種局面的經驗，在羣情激忿之前，她還有機會。

最急的是曹玲，現在她不得不挺身而出了。

「龍不王！」她氣喘喘地吼道：「你造的謠太多了，一會兒說這，一會兒說那，我要撕爛你的嘴！」

「曹姑娘！妳在十年前才幾歲?」

「這話是什麼意思?」

「十年前妳才是十來歲的小丫頭，妳知道什麼?」

「開泰！」曹玲嚷道：「快撕爛他的嘴。」

金開泰沒有動，並非他不聽曹玲的話，而是他明知道曹玲是在說氣話，他也明知自己絕對無法撕爛龍不王的嘴。

龍不王已經掌握了情勢，這是很明顯的。

他緩緩地說：「在場每一個人都是老江湖，一個殺人越貨的兇手是會留下份量極重的憑據，這種笨人就不會活到現在……巫婆婆！妳最了解尊夫的死狀，到底誰是兇手，只有妳自己去判斷了。我大概可以走了。」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未央劍

伴霞樓主·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顏如玉黑夜林中，瞧見小白玉親密爲朱逸餵水，疑是他倆有情，心中有點恨意便不理他兩而去，她正感去無所去之際，忽見古元和錢昆在附近，如玉藏在樹後偷聽他倆說話，知這兩人是依飛天狐的主意到此山請出紅娘子，爲飛天狐解救危難，因此刻醉道人正到處搜尋飛天狐。錢昆和古元離開那裏走得飛快，林中昏暗，不久顏如玉已找不到他們的身影了，奔至山坡下，忽見小白玉和朱逸，朱逸被紅娘子點了穴，木頭似的靠在一塊石上，紅娘子正責問小白玉如何闖入她的山來，紅娘子以爲小白玉他倆是爲找她而來的……

擄走小伴侶 緊盯兩邪人

紅娘子的面色才又緩和了些，顏如玉忙又道：「你要不信，瞧瞧這小白玉就明白了，她也眞練過功夫，你信不信，她却不知那是功夫。」

紅娘子的目光又落到小白玉面上了，道：「你這丫頭年幼無知，要依着我的性子，敢說我錯的人，早沒命了。」她望着小白玉，話可是在對顏如玉說的，但嚇得小白玉直往後退，紅娘子皺了皺眉兒，道：「我叫你過來，你聽到麼！」陡然間，她那右袖飄了出去，是向後飄，却聽小白玉一聲尖叫，顏如玉一轉身，但忙不迭把亮出來的劍，又隱到了肘後，原來紅娘子不過握着小白玉的手吧了。並不是要傷害她。但顏如玉更加心驚，可看明白了，這女子之所以身法特異，原來他借那一飄袖，不但借了勢，也惑了神，把別人的注意力分散了。是以她身法原已極快的，現在就更加令人感覺的確奇快了。

顏如玉心想：「若然小白玉一反手，不是被她握着，而是小白玉握着紅娘子的手，她那無相神功發揮出威力來，皆因她又害怕，又惶急。」却也心中一動，道：「這位姑娘，我這位小妹子別瞧她天眞得甚麼也不懂，這麼大了，還像個孩兒，她却眞有一身功夫，不信，你讓她握着妳的手，你可就知道我沒騙你了。」

紅娘子顯然也好奇起來，當眞世間竟有這樣的奇事，練就一身功夫，竟會不自知，哼，紅娘子道：「好，我倒要試試，你要是騙我，你可得小心你這條小命。來，握着我。」

她把小白玉的手放開了，不待小白玉縮回手去，已把手塞入她掌中。

顏如玉叫道：「小白玉，握啊，像那日你見到我，握着我的手一樣。」

不料小白玉霍地一縮，倒把手藏在背後了，說：「不，不啊，穆姊姊曉得了，她要罵我，而且……這位姊姊要是……不不……」

顏如玉可急了，忙道：「小白玉，你放心，這位姊姊的本事大得很，你傷不了她，你穆姊姊要曉得了，有我呢，你說是我要你握她的。」

那紅娘子的臉色一瞬間變幻無常，道：「看來你倒不像是騙我，這女娃娃也不會騙我，來，握着了！」

她那聲調陡然轉厲，嚇得小白玉緩緩把手伸了出來，顏如玉柔聲道：「小白玉，握着她，握啊，對了，小心！」她陡然大喝一聲，小白玉一聲啊，只聽紅娘子咦了一聲，霍地左掌一翻，向小白玉胸前拍到！顏如玉早防到她這一着，早劍交左手，急跨一步，右掌也疾拍而出，接了紅娘子一掌，叫道：「快退！」同時接力暴退，斜肩向小白玉肩頭一撞，但紅娘子竟也退了兩步，滿面驚奇，只見她瞧瞧小白玉，又瞧瞧自己的手。

顏如玉雖然退身，也把小白玉撞退了，但一條右臂兀自酸痲，本來她是不善用掌的，但自醉道人打通了她的玄關，傳了她心法之後，她的功力已遠非昔日可比了，但饒是她用上了全身功勁，兩掌才一接觸，她已借力暴退，那右臂仍然酸痲難擧，更是駭然，若然她不是早知道紅娘子的厲害，硬接她那一掌，只怕她那條右臂已斷了！好險，顏如玉心想：若不是她早作提防，小白玉豈不是性命難保！

但紅娘子正眼也不瞧她，始終目不轉睛，注定在小白玉身上，倒像是她剛剛才見到小白玉一般，分明是自言自語，說：「世間眞有……眞有這樣奇妙的功夫？」

顏如玉不敢露出絲毫驚惶之色來，忙道：「我可沒騙你吧，其實她從小就練了，但從不知那是可以用來對敵的功夫，但有人若是想欺負她，她那功夫可就會發揮出威力來，姑娘現下你信了吧，我們今晚不過是誤闖寶山，原是無心，我這小妹子更不是與人爲仇敵之人，與武林中人更不會有絲毫過節，請姑娘你高抬貴手，替她這同伴解了穴道，我等立即就出山。」

小白玉瞪大了眼睛，說：「顏姊姊，你說誰啊，誰被點了穴道？」

顏如玉道：「還有誰？不就是他，這位姊姊先前不知你們的來歷，故爾閉了他的穴道，別怕，這位姊姊是好人，她不會難爲咱們的。」

她目光可是一直瞟着紅娘子，只見紅娘子緩緩抬起眼來，顏如玉可感到一絲快意，心想：「也教你知道厲害，別以爲咱們好欺負。」這紅娘子一時沒有言語，也不動彈，顯是小白玉的無相神功，令她吃了點小小苦頭，雖然警覺得快，憑小白玉也不能逆轉她的脈息，但是那苦頭也不小了。

原來顏如玉就是要小白玉試試她，那麼，這紅娘子就不是無人能敵的了，至少穆姊妹的功夫就不輸於她。

她的目光始終沒離開過紅娘子，只見她一雙眼珠子迅速一轉，道：「好吧，你要我替他解了穴道，那也不難，你兩人得跟我回去，我還有話問你們，走吧！」

陡然間，那火焰騰起老高，人影一晃，紅娘子已把朱逸挾在脅下，道：「你們隨我來。」

小白玉啊了一聲，顏如玉萬萬想不到她會如此，不防她有這一着，待要攔截，那紅娘子一斜身，早一手抓住了小白玉的右臂，竟還能騰身躍上那塊大石！顏如玉駭極，但仍跟蹤躍上，只見坡上一帶密林，那還有紅娘子的人影。

顏如玉這一急，非同小可，却也不信她帶着兩個人倒能跑得更快，那知她追了一程，追上了嶺脊，仍然不見紅娘子，若然小白玉出聲呼救就好了，但是小白玉竟會無驚呼之聲？難道也被她閉住了穴道不成！

她急忙辨別方位，才知把路走岔了，不怪追不上了，且慢，她可得好好想一想，這紅娘子若然要傷害他們，豈會把他二人帶走呢？

顏如玉一定得好好想一想，但她心下亂極了，那還能靜得下心來想。她把路走岔了，不要緊，不在這面，便是左方。察言，觀色，這紅娘子不會傷害小白玉，她可不信，當眞她爲何要把兩人擄去，是眞要把小白玉擄去作丫頭？但朱逸呢？

她蹬了蹬脚，後悔不該一時意氣用事，離開兩人，現在，怎麼辦？

救人，當然要救，但適才對了一掌，這紅娘子的功力端的驚人，除非去把穆家姊妹找來……但她忽然停下轉動不已的脚步，一蹬脚，向左面竄了出去。

當眞她今晚是怎麼了，她獨自一人，闖雲陽觀，獨戰羣賊的豪氣那去了？賊子們亦非全是不堪一擊的，她也不全是憑手中劍，這紅娘子强煞也只得一人，何況還有小白玉在那裏，那書呆……想到書呆，她脚下也更加緊了，當眞眼看着兩人被她擄了去，那紅娘子是何用心，尙不得而知，她倒放下去找穆家姊妹，若是找不到呢？若有個三長兩短，豈不鑄成大錯？

她看到那山坳了，襯托藍色的天空，對面那山坳清晰可見，啊唷，一團黑影在那低窪的山坳處現了現身，瞬即消逝不見了，是人，但不是一人，必是那紅娘子無疑了，她右手挾着朱逸，左手扣着小白玉，才會顯出那麼一團黑影來。這兩道山嶺之間，相距少說有好幾里地，便是顏如玉把路走岔了，也不過兩盞茶功夫，不料已相隔了這麼遠了，還幸山那面便是她的巢穴所在，若不是聽得喪門劍古元之一言，眞還不知往何處追尋了。

她落山又上山，到了那山坳之下，這才發現那是一處斷崖，看來像土崩而成，石崖如壁立，寸草不生，不下七八丈高，她一瞧就明白了，紅娘子帶着兩人，必是打傍邊繞路上去的，却從高處落下山坡，那一面必然有道路。

她一人一劍，自是輕快，也從傍邊的斜坡落下，一時倒呆住了，眼前見是水波映月，敢情就是喪門劍說的寒潭，那有甚麼道路，却見月光之下，潭中一島矗立，樹木掩映中，島脚近水之處，可見到燈光閃爍。

難道紅娘子住在那島上，這可怎麼過去，雖不過二三十丈水面，但不見有船。

她繞着那水邊尋去，繞了半匝，小島的後面也在眼前了，那潭水平靜無波，那有船來，而且她繞出這麼遠來，脚下非但無路，而且都高出水面之上，岸邊皆是崖岸，可見渡水之地，仍是那山坡之處。

顏如玉心急如焚，急忙退了回來，驀然間，有人聲入耳，她心頭一陣劇跳！是古元和那錢昆？眞是這兩人。

她是喜得心裏一陣劇跳，忙不迭騰身上崖，從那密林中穿出，可不是那喪門劍古元和那錢昆，難怪不見人了，原來兩人

縮在山坡的崖邊，就在顏如玉腳下。

只聽古元道：「好險，幸是咱們慢了一步，若然早一步上來，可就撞上了。」

顏如玉要把身子伏在崖上，才能聽得眞切，那喪門劍簡直是在耳語。

那錢昆的聲音高得多了，說：「古大哥，平日你天不怕，地不怕，今日怎麼胆小得……」怎麼他笑了，又聽他說道：「我看你這名兒得改一改，喪門劍得改爲喪胆劍啦。」

那喪門劍古元嘆了口氣，說道：「錢老弟，說了半天，你仍然不信，若是怕了別一個，那倒是眞丟臉，怕這紅姑，我可不怕被人笑話。」

錢昆道：「別再說了，你越把她說得那麼厲害，越不通情理，我越不信，也越想早早見到她。喂！她就住在那島上，是不是？」

顏如玉知道兩人都全神注意着潭中，便把頭伸了出去，只見古元指着那島上燈火之處，道：「可不就是那裏，你瞧見那燈光麼，別以爲那是一個小島，你要是過了去，可就知道了，眞是別有洞天，其實五個小峯組合而成，別說這是夜晚了，便是白天，看來也只得一個孤峯，上面的道路更是峯迴路轉，要是不明路徑的，你不但轉來轉去又回轉了出來，在裏面的，也會轉來轉去仍在峯裏。」

錢昆睁大了眼睛，道：「有這樣奇妙的地方？我可眞不信？」

喪門劍古元道：「你不信也得信，其實說穿了，也很簡單，並不奇，你要記住了，遇到無路可走之處，你要是出山，你就往裏轉，入山無路時，便往外轉。」

錢昆道：「你可越說越奇，也越邪門了。」

顏如玉目不轉睛望着古元，這賊子狡猾得很，別是所言不眞，別有用心吧？要是所言不假，那可是邪門了。

却見喪門劍古元道：「可不是邪門麼，至今我還不明白是怎麼回事，但我那大哥古嘯天送我出來時，便是如此交待的，果然無路時往裏轉，就出了，錢老弟，你想想，這樣的地方，去一次已是提心吊胆了，還會去二次麼，後來我那大哥突然失了踪，我便想去也不能了。」

這古元所說實不像有假，顏如玉記在心裏，錢昆道：「古大哥，却是怎麼過得去呢？潭面又不見船隻，這不奇了麼，難道那紅姑有登萍渡水功夫？」說着，已把頭連搖，道：「適才分明見她一手挾着一人，便能登萍渡水，也是過不去的？」

喪門劍道：「這就是我必要送你來此之故，當今除了我，便飛天狐也不知怎麼渡過潭去，錢老弟，你看清了，那潭面上有甚麼？」潭面有甚麼？甚麼也沒有，顯是四面高山環抱，只得這山坡處唯一向東面這個缺口，風若不自東面吹來，便吹不到潭面，是以潭水無波，雖不似鏡，但也只現漣漪，却是古元這一句話把顏如玉提醒了，那潭面浮着零落的蓮葉，因是平着水面，先前倒忽略了。

那錢昆也見到了，說：「蓮葉罷了，潭中種蓮，那有何奇？難道她就是打那蓮葉上，踏蓮而渡過去不成？」

古元道：「你還是說對了，正是踏蓮而渡，錢老弟，蹊蹺就在蓮葉上了，那水面上的蓮葉，有眞，也有假，假的也可亂眞，除非是白天，你明白那蹊蹺了，小心仔細辨認，你才能辨得出眞假來，原來假的蓮葉下，是平着水面的木樁，樁上釘着一面蓮葉罷了，那蓮葉乃是鐵片打造的，是以就不難分辨了，那形狀雖似，但顏色可就較眞的黑了些。」

錢昆抬頭望望天色，道：「據你這麼一說，豈不是天明才能過得去了？」

古元道：「這又不然，那紅姑娘自是閉着眼也能來去，要夜晚過去，除非是夜半後風勁了些，這潭面必然起浪，是眞蓮葉，自是隨波蕩漾，那假的釘在木樁上，自不會蕩漾了。不過，可得仔細辨認清楚，不然就會掉到潭裏去了。更有一宗，我勸你還是不要夜裏過去的好，你想想，你要一路辨認，自然要一步一停，她在那島上，早發現你了，不待你上岸，她已把你射落水中。」

「射落！」錢昆不解道。

喪門劍古元點了點頭，道：「錢老弟，這就見她的功夫了，她射人可不是用弓，也不用箭，那水邊不是遍種楊柳麼，她只要折一段枝，甚至一片葉，扣在那水邊的枝上，只一彈，便能傷人於十丈之外，你想想，便是不死，傷墜水中，還能有命麼？」

那錢昆再不出聲了，顏如玉也是駭然，喪門劍古元那神情，那像是有假，但是錢昆尚在疑惑，顏如玉也千信萬信了，她今晚已見到這紅娘子的功夫，實是驚人罕見，那一身功勁，高過她不知多少倍。不由暗叫一聲慚愧，若不是適才把路走岔了，那麼一耽延，豈會又遇到這兩人，她豈能渡得這寒潭，又豈能進入那島中。

她縮回身去，水面已然有路可渡，她還會遲疑麼。只聽喪門劍古元道：「錢老弟，你可想清楚，我……可要走了，我這次可眞捨命陪君子，送佛也送你到了西天，你自要來，可不是我要你來的，有甚好歹，有個兩短三長，可與我不相干。我……走啦。」

顏如玉探頭一瞄，喪門劍古元眞是說走就走，那錢昆目注着潭面，頭也不回，道：「古大哥，你回去吧，當眞好笑了，我求你送我來，飛天狐那用心，瞞不了我，我可不是甘心被他利用，這番我下了燕山，苦練了十多年的劍，所爲何來，武林中旣有這樣的人物，豈可不一見，何况她還是個……」

喪門劍古元輕笑一聲，說：「美人兒，老弟，說眞話，憑老弟你這般少年英俊，此行倒令我放心些，我最後一言，你可千萬要記住，這紅姑娘惱人在她面前逞強，我不陪你了。」

幾乎是話聲未落，已如飛去了，錢昆仍然頭也不回，且向前進了兩步，走到了水邊，月移中天了，那夜風眞勁了些，先前潭面僅見漣漪，現下已見了微波。

顏如玉凝視望那水面，當眞由靜生明，道家的玄功，果然非同凡響，那日在靑松觀那山腹中，傳了醉道人的心法之後，那麼黑暗的山腹，也能依稀可見景象，何况是這月明之夜，果然，那水面的蓮葉在晃蕩，每隔丈許，便有一葉並不見浮動。

再瞧那錢昆時，兀自彎着腰，那頭時而偏左，時而又側向右面，顯然仍未瞧出那落腳之處來。

顏如玉眉頭兒皺了皺，心想：「燕山派的劍術北道稱尊，看來也不過如此。」登時有了主意，摸了兩塊石子在手，嗤的一聲，水面上登時噹的一聲響，當眞那是一片鐵蓮葉。

只聽錢昆啊了一聲，一半兒驚，一半却是喜，低聲喝道：「誰！」

顏如玉那塊石子出手，早騰身上了樹，不料這錢昆竟自言自語起來，說道：「古大哥，多謝你的指導，原來你沒走。」

顏如玉見他衝着崖上拱了拱手，不禁暗笑起來，這錢昆聰明外露，自以爲聰明，其實就不會高明，妙極，有他在前面探路，有他引開紅姑，如何不妙。

早見錢昆一縱身，竟也身手不弱，沒見他使劍，但他腳點在那片鐵蓮葉上，肘後已閃出一溜寒光。身手還是眞不弱。只見他身子晃得一晃，又已向前縱去，既然認出了一塊鐵蓮葉，還怕分辨不出來麼，那身影越更小，顏如玉默記在心，那錢昆十數個起落，已落到了島上，若不是她沒眨眼，幾乎不可辨，那岸樹與水波間，已起了淡淡的薄霧。

顏如玉更放心了，她這時前去，必不會被對面的人所見，有了那錢昆到了岸上，引開了島上的人注意力，誰還會想到有人跟踵而去。

顏如玉仍然加了份小心，不見那島上有動靜，所見的一點燈火，仍在明滅閃爍，便縱身一躍，落在那鐵蓮葉上，接連貼水飛掠，才知道那鐵蓮葉相距都約一丈五尺，難怪古元說紅姑閉着眼也能飛渡了，顏如玉心想：這有何奇，只要認準了方位，自信也能渡。

她可不敢大意了，距岸還有三丈，驀提一口丹田氣，斜掠，偌那伸展到潭面來的垂柳一彈之力，再掠過梢頭，腳不點地，腳尖向樹身一點，已竄上堤岸邊的一株大樹，她不但已落在岸上，且迅速變了落腳之處，便是岸邊有人，亦會失了她的踪跡。

顏如玉心頭一陣狂跳，便她自己亦沒想到，身法竟輕快如此，不禁驚喜之極，要知她自在靑松觀受了重傷，雖明知自己的功夫已大增了，却還沒想到竟也身輕如此，這也還是她功力增長後，首次施展武功的時候，這一來那胆氣自也更壯，信心更強了。

但這島上的紅娘子可不是等閒之人，得加倍小心才行，那錢昆呢？

岸邊不見有人，只見堤外垂柳堤內塲，裏面却是綠草如茵，不見一株樹，五丈之外，一峯聳立，顏如玉不由一怔！那喪門劍古元不是說島上有五峯麼？怎生近在眼前，分明仍然只得一峯？

就在這瞬間，那懸在近峯腳處的燈光，陡然再現了，當眞她怎會把那燈光也忘了，她看見了，原來適才是一條人影擋住了燈光，那人近着燈火，相隔雖遠，也清晰可見，正在那錢昆，他那隱在肘後的長劍，也在燈光下一閃，發出一縷寒光，她也見了，原來那是一處樓閣，燈光是從那樓中射出。

那人影迅速轉到閣樓後去了，顏如玉迄未見有人現身，忙飄身下樹，啊唷！腳才點地，竟是一個踉蹌，她應變奇快，翻腕一劍掃出，疾跨一大步，旋身挫腰，這不是奇怪麼，分明沒人，樹下一般綠草如茵，並無石塊，但連籐蔓亦沒有，臉下適才分明絆着了甚麼？

她也無暇去追究了，撲到峯下，才知遠看的閣樓，不過是一個崖上的山亭，亭後崖壁中分，似是山峯的門戶，此外就別無道路了。先前所見的人影已消失了一陣，不敢遲延，急忙騰身而上。

那料腳才點在崖邊，陡然眼前一黑，慌忙圈臂立劍，斜身一掠，不由悚然而驚，又不見人影，咦！是誰！說甚麼？似乎有人喝了聲：「回去！」但那有人來？亭中懸的那盞琉璃燈，在夜風裏晃悠悠。現下她淸淸楚楚看見了，亭後山崖中分，眞是入口，那壁立的山崖，成了天然門戶，更妙的是，崖掛下來的藤蔓，像懸掛下來的珠簾一般，可不是乍看眞似珠簾，那藤上碧綠的葉片反射着燈光，閃閃生輝。若不是到了近前，眞還看不出這入口來，何况前面還有一個山亭。

顏如玉調勻了呼吸，心想：這時夜半已過，夜風更勁了，適才必是陣風呼嘯，所見所聞，莫不皆幻。既然要利用錢昆作爲掩護，她怎敢遲疑，立即竄進那入口，那眼前景象，也立即令她目瞪口呆，現下他可看得眞切了，眞是五峯聳立，成爲環抱，靠後的一峯更高插入雲，其間更是石筍如林，高的有數丈，星羅棋佈，呈現出奇妙景象，這才知道喪門劍古元所說不假，眞個是別有洞天，這乃是近京城之地，高山上有潭不奇，潭中有島亦不奇，但眼前這景色，却太罕見了。

顏如玉却無暇去欣賞眼前的景色，錢昆呢？若是他已落下那石筍之林中，可難發現了，但紅娘子的居處何在呢？

那入口處有亭，也有燈，進入裏面，反而無所見了，但却有所聞，是那夜風灌入石筍之林，發出來的陣陣異聲，似悲鳴，又似陣陣低嘯。

顏如玉似釋然了，更以爲先前所聞，便是自此中傳出，她記起了喪門劍之言落下峯去，回頭一看，原來那一入口之處，是兩峯錯疊，從外面看來，便渾然一峯了，顯然原也是一峯的，不過經千萬年風化，才形成了這奇妙景象。

她記住了喪門劍古元之言，竄入石林，逢岔道便向外轉，果然轉來轉去，竟被她轉到了那主峯之下。忽然，她聽到人聲了，是……小白玉！

眞是小白玉的聲音，說：「老伯伯，我又不識你，我不……」

她不甚麼？人呢？在何處？

原來聲音發自一個數丈高的石筍之後，小白玉叫老伯伯，那麼，不是紅娘子了。顏如玉撲到那石筍之下，却有叮咚之聲入耳，轉過去一瞧，原來那是峯上分裂下來的山岩，山泉下滴，滴在石上發出來的聲響，她看見了，小白玉坐在一塊石頭上，就在那滴泉傍邊。

顏如玉一瞧就明白了，不禁皺眉，又搖頭，這小白玉的性情她豈有不知的，必是覺得那滴泉怪好玩的，滴在石上竟會發

出叮咚之聲，怎會不奇，既然她還善惡也不分的，只因躭心，可憐人家，就會跟在陌生人身後走了，身在險地自也不知險，她被人家携了來，倒在這裏獨個兒玩耍起來。

老伯伯呢？她口中的老伯伯，却在何處？

她看見了，原來就在小白玉的側後，那老人蒼蒼白髮，抱着膝頭。

只見小白玉瞪着一雙天眞無邪的大眼，又說了：「不，我不走，他還沒醒來，我怎可獨個兒走，她們說：他還要睡一天才能醒得來。」

小白玉說的他，必是朱逸了，無論如何，顏如玉見到小白玉無恙，也知朱逸無恙了，心下也稍寬了些，但這老人是誰？要小白玉去何處？可惜那坐處月光照射不到，只能見那老人的白髮。

那老人開口了，說：「你這娃娃怎不知厲害，你要不趁天沒亮，可就走不脫了。你是說你那同伴沒醒麼？傻孩子，他不是睡着了，是被那婆娘閉了脈。你這娃娃也眞奇怪，分明有一身神妙的功夫，怎麼連這也不懂。」

小白玉說：「誰說我不懂，我顏姊姊已說啦，他是被人……老伯伯，你叫她甚麼？婆娘？她叫婆娘麼？」

顏如玉強忍住了，才沒笑出聲來，可眞拿這小白玉沒法兒了，她善惡不分，身在險地而不知險也罷了，竟會令和她在一起的人也不知險，顏如玉不也覺得好笑麼，但這是甚麼所在，紅娘子豈是可以輕敵，又豈能鬆懈戒備的。

連那老人也打了個哈哈，顏如玉却更奇了，雖然她在近處，這一聲哈哈她也僅可聽聞，顯然不是紅娘子的人了，其實他既然示警，指點小白玉脫身，當然不會是這峯裏的人。

那老人笑道：「我叫你娃娃，看來眞還沒叫錯，我可沒功夫解說，娃娃，你走是不走？」

小白玉瞪大了眼睛，緩緩掃了那週遭一眼，說：「這裏多好玩，他又沒醒啊，我不走。哈！你……你和我捉迷藏兒，我會捉住你的。」

那寒潭四面有高山，峯裏四外又有峯，裏面眞是連風絲也沒有，時當夜半，霧豈會不從泉面生，夜未央，霧已濃，小白玉的笑臉在霧中隱沒了，顏如玉一怔！就在她面前，那老人怎生突然失了踪！只不過錯眼間，便已去無踪！

忽見峯脚的石後轉出兩個女子來，月下看來，和紅娘子一身黑，一個低聲道：「那不是她麼，這小姑娘也不知怎麼會投了紅姑的緣，很少見她這麼喜歡人的。」

兩人站住了，這邊一個女子道：「說起來也眞奇，我見了她也喜歡，眞想把她摟住懷裏，她看來不小了，但總覺還是十來歲的女娃。」

兩人不轉眼望着小白玉的背影，顏如玉明白了，必是那白鬍子的老人聽到這兩人前來，故爾急忙躲開了，更可見不是這峯裏的人。

小白玉在那霧裏叫：「咦！你在那裏啊？我怎麼找不到你？」

那兩個女子對望了一眼，一個低聲說：「奇了，她在找誰？」兩人也立即向四下裏望，顏如玉忙把頭縮了縮，摒着呼吸。這兩人雖是平常人裝束，但脚下來無聲，分明也有一身功夫，她可不能大意了。

「找誰，」另一個說：「紅姑說有人潛入來了，會不會就是……竟有這麼大胆人不怕死的，眞有些不信。」

那一個女子便道：「紅姑若無所見，豈會這麼說，她不是把這兩人交給我們，就去了麼，難道這小姑娘眞見到了……不，不能啊？」

這一個便說：「如何不能，聽這小姑娘的口氣，好像是認識那人，只怕來的是她一路的人。」

那邊一個女子走前探了探頭，搖頭道：「我就說不是，紅姑說有人進了來，那必是紅姑未回來之前來的，就算這小姑娘的人跟了來，豈會走到紅姑前頭。」

兩人已來到顏如玉身下，相距不過數尺，只見那女子說着，笑了，又道：「我猜，她是見到我們的人，這小姑娘眞逗人喜歡，見到咱們就叫姊姊，叫得還眞甜，倒像早認識了咱們一樣。」

這面一個便道：「你也說得是，不怪紅姑也喜歡她了，咱們跟隨她這麼多年，何曾見她喜歡過誰來，更是從沒見她面上現過笑容，你注意到了麼，紅姑吩咐完了，瞧了這小姑娘一眼，平常那麼冷的一雙眼睛，竟然現了笑意，你說奇不奇。」

只聽小白玉又在霧中叫道：「你躲在那裏啊，怎麼找不到你，啊！你跑不了，」只見白影一晃，但只得一小團，原來從霧中跳出來的，不過是隻白兔，必是被小白玉驚起來的，那小白兔一見兩人，斜刺裏鑽入滴泉後的亂石堆中去了。兩個女子也笑出聲來了，小白玉也從霧中追了出來，見到兩個女子站在當地，倒像兩人早在那裏，她早知道一般，毫不驚奇，道：「兩位姐姐，你見到他麼？咦！又藏到那裏去啦？」

她多一眼也不瞧兩人，彎着，向四外暗裏望。兩個女子同時斜跨一步，抓住小白玉的手，笑道：「被你驚跑了，必是竄入峯裏去了，別找啦，你要喜歡，明兒我捉一隻來給你玩。回去吧，霧重了，瞧你這手兒涼涼的，別着了涼。」

顏如玉不轉眼睛瞧着小白玉被抓住的兩隻手兒，若然她的手，把兩個女子握着：……但小白玉並不反手，乖乖地隨兩人去了。

顏如玉倒鬆了口氣，而且笑了，她可眞是白躭心了，當眞誰會傷害小白玉，誰見到她，誰也會喜歡她也來不及，豈會傷害她，何況這小姑娘又豈會和人有仇，也不會作對，但聽小白玉和這兩個女子的口氣，朱逸仍未解開穴道。是了，這紅娘子必是因爲一回來，就發現了有人進了峯，顧不得解開，不解開穴道，也就不用人去看守他了。想到這裏，她可眞得小心，紅娘子既然出來搜查潛入之人，休要被她發現了。

這三人去遠了，人家自己的地方，對一個石筍，每一塊石頭都熟悉，這裏已是峯脚，必已近紅娘子的居處，搜查必也從這近處開始，她若現身出來，會不會立即被紅娘子見到？

她聽了聽，只有漸漸加勁了的夜風，在峯上呼嘯，近處聽不到聲響，當眞她爲何而來？既然小白玉無恙，朱逸穴道未解，救也無從救起，何況紅娘子若要傷害他，也不把他携進峯來了，倒是那個錢昆爲何而來，她倒是探查明白，此人之來既是飛天狐的陰謀詭計，是爲了對付她的，她豈可不探明究竟。

顏如玉想到這裏，便潛伏不動，却是適才這老人家現身，也隱身得奇，難道是紅娘子的對頭人尋了來，若是，那可好了，她不但少了個强敵，要救朱逸和小白玉，也就容易了，但怎一點聲响也聽不到！

但顏如玉心頭登時一緊，是那滴泉傍邊，突然悄沒聲現出個人影來，那人影由深而濃，難道是她——紅娘子！

可不是紅娘子，竟似鬼怪一般，突然現身出來，顏如玉暗叫了聲僥倖，若然她不是冷靜下來想一想怕不早被她發覺了。

夫婦驟反目　愛女失芳踪

只見紅娘子目光如冷電，緩緩掃了一下，顏如玉可就不是心頭緊了，而且涼透了，皆因紅娘子的目光落在她這藏身的石筍上道：「滾出來，既敢入我峯來，爲何不敢現身。」話聲未落，只見她右臂緩緩抬起，霍地遙空一抓，轟然一聲响，兩塊碗大的石頭，竟滾落下來！雖是那峯中的石筍皆多年風化而成，石筍上有斷裂的痕迹，就算不是硬生生從石筍上抓落的，這功力也太以驚人，顏如玉却把手中劍一緊，既然已被她發現了，也只有出去一拼。

不料就在剎那間，石上也落下一團黑影，咦！原來是那個老人！

那老人竟跌坐在地上說：「喂！你爲何吵醒我，我老人家想睡一覺，也不得安寧。」他竟大大打了個哈欠也不瞧她。

顏如玉瞪大了眼，抬頭望了望，那石筍有三丈多高，這老人跌落下來，竟是抱膝而坐，倒像是他原本就抱膝坐在石上的，若不是有一身絕頂功夫，豈能得够？竟不把紅娘子放在眼裏！

紅娘子的眼睛睜大了，啊了一聲，但登時聲調轉厲，說：「原來是你這老不死的。」

老人也把眼睛睜大了，而且揉了揉，又睜大了向紅娘子瞧，忽然打了個哈哈，說：「原來是你這個婆娘，咱們當眞是有緣千里來相會，老子偏命大不死，你這婆娘看來倒越老越嫩了。」

顏如玉就知道老人是爲這紅娘子而來，而且必是她的寃家對頭，分明在戲耍她，若不是自信武功勝得過她，豈會如此，而且兀自抱膝坐在地上，因是倒心寬了，但也更驚奇，不料武林中有這麼多武功高絕的人物，以往竟然聽也沒聽說過，但盼這老人家能制服得了她。

紅娘子可不是對這老人有些忌憚，分明略退了退身，但忽又反向前跨了一步，厲聲喝道：「你僥倖不死，倒敢再來送死，我今晚就成全你，滾起來受死！」

說着，紅娘子的右臂又緩緩抬了起來，緩緩地屈肘，本是箕張的五指，也緩緩屈了起來！

顏如玉心頭又是一緊，適才那石筍上的石塊也被她抓落下來，何況是血肉之軀，這老人家會是她的敵手麼？她替這老人躭心，但人家却毫無懼色，只見他搖手道：「你這婆娘雖然謀殺親夫，按律該殺，不過我還不想即刻懲罰你，我此來是找我的女兒，我就看她的面上，饒你一命。」

甚麼！這老人是紅娘子的親夫？還生了個女孩兒？

說時遲，紅娘子已遙空向他抓去，不料老人的白髮，衣衫，雖然向前面飛舞起來，却仍端坐不動，倒是紅娘子退了一步，顏如玉明白了，原來老人不是搖手，看來倒像是搖手，其實是把紅娘子那遙空一抓之力擋了回去，若不是她從醉道人傳了內功心法，又從小白玉和穆家姐妹見識過內家功夫的上乘境界，只怕連這兩人較量了一招，她也看不出來。但紅娘子分明不是被他震退，只不過驚訝道：「你……」

老人道：「我不死，功夫倒長進了，是不是，你這婆娘也不想想，我要是怕你，我也不會找上你這門來了，我已說過，自有人來找你算帳，今晚殺了你，那是太便宜了你，你只要把我女兒還我，交由我帶走，我就饒了你。」

紅娘子厲聲冷笑，說道：「你這口氣倒也不小，姓白的，你再回去練三五十年，也不是我的對手，僥倖逃得性命，我倒敢來找你，不錯，你的功夫看來倒眞長進了，也不過抵擋得了我這一抓而已，我就再讓你瞧瞧。」

她那右臂緩緩抬起來了又屈肘，五指又屈了起來，道：「姓白的你再瞧瞧！」

怎麼，她的話聲顫抖了起來！瞧甚麼？她又沒抓出？那老人眞也盯着眼瞧，而且飄身起來了，顏如玉也駭然瞧見了，只見紅娘子那手掌已變了色，不似先前抓出時一般，而是像她衣衫一樣黑！這是月光之下，她的紅衣看來成了黑衣，那麼，她那手掌必也變紅了，必是像紅炭一般紅。

顏如玉沒見過，可也聽說過，毒掌！她必然是練成了甚麼厲害無比的毒掌！

那老人厲聲道：「你這婆娘竟……」

紅娘子的話聲不顫抖了，那手掌由黑又變白了，道：「你別怕，我這功夫不是練來對付你的，你也不配，我不過教你見識見識，你要是知趣，知道厲害，我也不再難爲你，趁早給我滾得遠遠的，當年我把你劈落下那百丈高崖，其實也是你逼我的，我也不是要存心殺你，饒了你的命，你倒還要想把我孩兒帶走……」

忽然間，那紅娘子說到這裏，目中寒光暴射，前跨一步，又橫跨一步，這是怎麼回事，她不是說饒過他，不把他放在眼裏的麼！怎麼又會突然變了臉！

那老人顯然不似先前一般輕敵，也隨她身形移轉，而移轉起來，彼進此退，紅娘子左跨一步，他就右滑一步，只見老人的衣袍已無風自飄，分明也已嚴加戒備。

紅娘子厲聲道：「你這老不死的倒提醒了我，那孩兒我回去竟不見了，你這老不死的既然不死，怕不就是你假死，趁我下崖去查你，你却回去把我孩兒抱走了，你說！說！」

這老人怒道：「住咀！幸是我命不該絕，墜落那株古松之上，雖然如此，也身受重傷，幾經辛苦，上得崖頭，已是第三

日了，回去已不見你這婆娘的踪跡，連那居室也被你放一把火燒了，分明是尋我不見，怕我回去找你算帳，把我那孩兒抱走了，天下多少深山大澤，我何處沒尋到，不料你倒狡如狐狸，反而躲到這京城近郊之地來，你怕我來把孩兒帶走，倒血口噴人，我今天告訴你，我要是怕你，也就不來了，你若好好交出我那孩兒便罷，否則就怨不得我絕情。」

那紅娘子一雙冷電一般的眼睛，盯着老人瞬也不瞬，顯是在察言觀色。

忽然，紅娘子那目中的寒芒暴斂了，冷笑一聲，說道：「憑你這個老不死的，也敢來找我算帳，不過麼，我倒也知道你的爲人，臨死骨頭也硬得很，也不像是說假，這麼說，那孩兒眞不是你抱走了？」

這老人就在她面前，她倒抬起頭來，望着那巳開始偏西了的一輪皓月，簡直就不把這老人放在眼裏，只聽她自言自語道：「這不奇怪了，那長白山中，除採參的人，豈會有人前去，但我拷問了那麼多採參人，殺了那麼多採參人，竟也沒些兒踪迹！」

那老人切齒道：「原來那山中死的採參人，都是你殺的，你這毒婦！」

紅娘子冷笑一挑眉，道：「不錯，是我殺的，沒十個也有八個，我巳記不得許多了，我也不怕告訴你，爲何到這京城裏來。是我疑心採參人把那孩兒抱走了，那採得上好人參的，必要送來京城求售，你這老不死的去打聽打聽，官府裏有多少無頭公案，也就是死在我手裏，被我查問過的，不論是不是他抱走我的孩兒，我也是一刀結果他的性命。不過麼，我雖沒訪査到我那孩兒的下落，倒無意中發現了這個地方，你瞧，這不是找遍天下，也找不出來的好地方麼，就可惜你無福消受。」

這紅娘子恁地一說，也不由那老人不信了，只見他也怔怔地，自言自語起來，說：「那麼，你所說是眞的了，難怪我暗中查探了兩日，也找不出我那孩兒來。」

紅娘子又冷哼一聲，道：「若然孩兒仍在我身邊，難道還怕你奪得了去，你有這個胆，也沒這個能耐。」說着，那眉兒挑了挑，又道：「事隔了十六七年，其實，孩兒便是在我身邊，你這老不死的也不會再認得了。」這麼個毒狠的女魔頭，竟也會嘆起氣來，只聽她嘆了口氣，說道：「別說是你這個老不死的了，女兒是我親生的，便我見到她，她……眞要是仍活在這世上，不是被甚麼野獸啣了去，只怕我也認不出來了，你……你不曉得，我可眞是愛我那孩兒。要不，我也不苦苦尋找了這麼多年，殺了那麼多採參人了。」

那老人突然也哼了一聲，說道：「可見你口是心非，若然你眞愛我們那孩兒，豈有不知她左耳後的髮根處，長着一顆朱砂紅痣，她若然仍在人世，人大了，那顆原本只得豆大的紅痣，必也更大了，見了面，如何會不認得。」

紅娘子啊了一聲，道：「當眞，你提醒了我，但是……唉，非是我不記得，早些年，便是把她放在千百個孩兒中，我也能一眼便認得出來，還用借助那痣去辨認了，這麼多年踪跡全無，那必是被甚麼野獸啣去了無疑，我也早絕了望，也就沒想到那顆痣上頭，唉。」

這兩人說着說着，早巳沒敵意了，這紅娘子雖然毒狠，說起她那孩兒，竟也流露出母性的溫柔，至少沒那麼令人生畏了。顏如玉可聽得如痴如呆，原來這老人和紅娘子有過這麼一段情孽。

那紅娘子眼中不但那麼令人生畏的寒芒，而且顯得迷幻起來，說道：「今晚：：今晚……你可眞想不到，我多年巳不再存奢望了，不料神差鬼使，倒送了個孩兒來！」

老人顯然渾身一震，那聲調激動得顫抖起來，道：「你說甚麼，那個女娃娃就是……就是我們的……孩兒！」

紅娘子的目光落在他面上了，道：「誰說是了，說來也奇怪，這些年我遇到的女孩兒還少了麼，却沒像今晚一般，若是我那孩兒還在人世，必也和她一般大了，也一般可愛。」

老人的話聲却忽然嚴厲了，道：「於是，你就把她擒了回來。」

紅娘子點頭道：「不錯，你放心，我可是眞喜歡她，這是她的福氣，若不是和我有緣，我豈會見了，就想到了我那個孩兒……」

老人怒道：「住咀！若然你眞尋找了失去的孩兒多年，就該想到，人家失去了孩兒，苦尋不得，會有多傷心，你趁早把娃娃放回去便罷。」

紅娘子目中的寒芒陡又出現了，怪聲冷笑道：「你這老不死的連自身也難保，看在孩兒面上，看在你也將就木了，本想饒過你的，你好大胆，倒敢干涉起我來，你也不想想，逆我的人會有甚麼下場，知趣的趁早給我滾回去，我便饒你不死！」

老人顯然巳對紅娘子有了忌憚，其實他若不是對這女魔有所畏懼，怎會暗中潛入峯來，不光明正大來索還他的女兒麼，只見他雖然怒不可遏，但仍然蹬脚，道：「我可不是怕你這婆娘，這番原也不是爲你而來，既然我那孩兒眞不在你處，今天我也放過你，不過我可要警告你，那女娃娃天眞無邪，你要敢虐待了她，我可不饒你，休以爲我怕了你那毒掌，我要你自食其果，作法自斃！」

啊喲！轟然一聲震天價响，顏如玉饒是躲得快，仍被七八塊碎石打中身上，額上也隆起了老大一個疙瘩，顧不得疼痛，忙看時，那老人巳不見了人影，紅娘子巳從原地退後兩步。

原來是老人不甘示弱，臨走顯示了一下威力，竟一掌向石筍上劈落，相距幾近一丈，那石筍雖經多年風化，滿佈斷裂之痕，但那劈得碎石有如雨落，也太以驚人！顏如玉便在石後，那會防到老人臨走有此一着，那會不魄散魂飛，總算那碎石打在身上，倒也沒傷。

只見紅娘子一怔之下，只是一聲冷哼，道：「瞧不出，你這老不死的倒長進了許多。」

紅娘子一拋頭，用手掠了掠那披肩的長髮，忽然拍了拍衣衫，那手便停留在左腿上，顯是也被那飛落的碎石打中了，不由她不心驚。

隨見她再又冷哼兩聲，那披肩長髮陡地飄了起來，顏如玉看來只是眼前一黑，

那紅娘子便失了踪迹，心知她要不是蹑踪老人也必回去了，這才吐了口長氣，這麼一陣功夫，她連大氣也不敢出，可也眞够她受的了。

這一來，她倒更放心了，敢情這紅娘子把小白玉擄了回來，不但是喜歡她，還要把她當作女兒，那更不用躭心了，却又不解，怎生也把朱逸擄了回來？難道他還要一個兒子不成？不，不可能，那喪門劍古元不是說了，這紅娘子不喜人家叫她這個名兒，必要稱她紅姑才喜歡，那麼她又豈要這麼大一個兒子？

忽然間，顏如玉的臉兒發起熱來，心兒也一陣劇跳，若然她有了個和小白玉一般大的女兒，豈會還年輕麼，却不喜人家說她年老，那會是個好女子，喪門劍古元巳說得明明白白，這紅娘子分明是個淫蕩的女魔，啐！

她又啐了一口，是她想到了那錢昆，說甚麼好奇，誇甚麼名門正派，那小子分明就是滿懷邪念而來，不過是聽說紅娘子美若天仙。哼！

顏如玉雖是啐兩口，又哼一聲，但她總也是個女人，女人聽人家讚別個女人美，豈不會仔仔細細多瞧兩眼的，月光是那麼皎潔，她可眞看得清楚了，初見這紅娘子時，火光添了她一些艷麗，月下竟然顯出清麗來，眞不信她會有個小白玉一般大的女兒，不知道的，兩人若然站在一起，準會被人認作是姊妹。

且慢！顏如玉想到這裏，突然楞住了，怎麼小白玉眞還有些像這紅娘子？但她立即失笑了，眞好笑，好看的女人除非顯明的分得出肥瘦來，驀然間看來，總是有些兒相似的，記得那日在臨清初上小白玉的船時，那穆家姊妹不也說她和小白玉相似麼，其實何嘗眞像，有一日，她就把小白玉拖去水邊，和她併肩兒照過影。

她這是怎麼啦，怎會有閒情想起這種不緊要的事來，她可得眞好好想一想。

顏如玉抱着膝，靠在石上，當眞她怎麼辦？她不是要來救朱逸和小白玉麼，雖然不承認心怯，但紅娘子的厲害她巳一再瞧見了，連適才這老人也對紅娘子忌憚，她不心怯，又豈能從這峯裏救得出兩人去，小白玉眞……她眞恨得要說出不好聽的話來，空有一身奇絕的功夫，却不會施展，甚至好人壞人也分不清，先前那老人家要救她出去，她怎麼說，唉，這不知好歹的傻姑娘，倒說這裏好玩兒。

當眞若是救她不走，她倒嚷起來，她救不出人去，只怕她倒落在紅娘子手裏了，這女魔可不會也想起了她的女兒來，只怕她連性命也不保。

顏如玉越想越沒了主意，但是，就在那瞬間，她兩眼直勾勾的望着適才紅娘子隱去之處，是那面傳來了脚步聲，有人來了！

會是紅娘子來了麼！薄霧中，黑影出現了，但顏如玉仍然抱着膝，並沒縮後些。不，不會是紅娘子，亦不會是那老人回來了，這兩人武功高絕，打她面前去也無聲，何況是來，也不會是小白玉，是小白玉就好了，這必是峯中之人，當眞若連峯中的人也怕了，她也太沒出息了。

且慢，那黑影怎麼不前也不退，倒有些像她來時一般，不時停下來查看道路！那麼，也不會是峯中之人了，啊！必是那個燕山派姓錢的，哼！準是他。

可不是那錢昆麼，從峯脚那石後轉出來了，探頭探腦，忽地一閃身，他全身也顯現出來了，原來他是喝了，聽到滴泉之聲，才摸索了來的了，只見他聽聽，又瞧瞧，立即彎下身去，捧水來喝。大口大口地喝，隨直起腰來，吐了口長氣，像是幾天幾夜沒喝過水了一般。

他在劃甚麼，歪着頭，想想又劃劃，他抬着右臂，在空中劃來劃去，左一圈，右一圈。

顏如玉明白了，是了，是了，必是他不信那喪門劍古元之言，不是入則外轉，出則向內轉，這小子自以爲他，英俊得很，風流得很，女人見到他都會愛得了不得！呸！也自以爲他那燕山派的武功劍術無敵天下，自以爲聰明絕頂，哼！這必是他摸索了半夜，轉來轉去，又轉出去了，急壞，也累壞了，要不，怎會這時才摸得進來，這峯中的石筍雖似奇門奇陣一般，只得三數十丈寬廣，他要不是像走了百十里路，豈會如此，活該。

錢昆却在那裏又吐了口長氣，顏如玉仔細瞧了瞧，他手中無劍，劍仍未出鞘，但錢昆忽然眼也直了，隨着他的目光，她見到霧中人影，不，不會是紅娘子，這是個灰白的影子，更白了，霧中人走出來，啊，這番眞是小白玉走來了，這個該死的錢昆，怎麼辦？她不能出去和她會面？

只見小白玉摸索了來，輕輕呼喚道：「老伯伯，老伯伯，你在那裏啊？是這裏啊，先前我和老伯伯的是在這裏的，這山泉，這滴泉滴落在石板上，眞好聽。」

顏如玉不禁嘆了口氣，可眞拿這小白玉沒法兒了，先前人家叫她走，助她脫身，她倒說這裏好玩兒，她不是來找那老人家麼，聽到見到那滴泉，她又分了心啦。

小白玉可不是瞧着那滴泉不瞬眼，偏着頭兒聽。

顏如玉也兩眼瞬也不瞬了，因爲小白玉偏着頭兒，她那可愛的臉兒便對正着月光，現下她立身之處，也正是先前紅娘子站立之處，先前顏如玉聚精會神瞧着紅娘子，那面形身形仍留在腦，現下，除了紅娘子的紅衣在月下顯得一身黑，這小白玉一身白外，不活活就像紅娘子麼？

哎呀！眞像，像極了，不是美貌的女人乍看起來都有些相似，而是眞像，眞像極了！

顏如玉怔住了，難道小白玉就是紅娘子親生的那個失落了的女兒？不會啊，小白玉自有娘，她娘不是在太湖中麼？也就是穆家姊妹的師傅，怎麼會……

忽然間，顏如玉激動起來了，若是怎麼會，她也就不這麼激動，而是怎麼不會，且慢，想想：紅娘子適才怎麼叫那老人？姓白的！不差，那老人姓白，小白玉也姓白，哎呀！小白玉不是出來尋她的爹麼，找遍了大江大河南北，這姓白的老人和紅娘子，不都從關外的長白山來，不，是非就是他！老人就是小白玉的爹，從小就失散了的親生骨肉，見面也認不出罷了！

眞像，越想，越瞧，越是像極了，要

不然，那有這麼湊巧，又巧得都姓白，老人和紅娘子都失落了女兒，小白玉也不見了爹，難道才眞是親生骨肉，相逢不相識嗎？

該死的錢昆，若不是那小子藏在石後，她就把小白玉拖過來瞧瞧，她耳後有粿朱砂紅痣沒有。

不過，再想想，就算老人是小白玉尋訪了好久也尋訪不到的爹，但紅娘子呢？這又怎說，小白玉有娘，怎又這麼像極了紅娘子，而不像老人？難道小白玉在太湖中的娘，不是她親生的娘，不過是老人原配的妻？不過是小白玉的大媽？

小白玉聽那滴泉，聽得如痴如呆，她那面上的微笑，是那麼恬靜，倒令顏如玉激動的心漸漸平靜了下來。

再想想，那穆家姊妹怎麼說？說小白玉的娘把丈夫管得嚴，一時不見了，就要出來尋找他，小白玉的娘可也是武林中人，四海可為家的武林中人，豈會如此？必有緣故，穆家姊妹那時也年幼，那會知道許多，而這紅娘子年紀這麼大了，仍然這麼美，年輕時自然更美得迷人了，又生性淫蕩，若然那時把小白玉的爹迷惑了⋯⋯

可能，越想越有可能，小白玉的娘可能追踪了去，啊呀！適才這老人家和紅娘子怎說？說老人要索取那孩兒，自是要離開紅娘子，和她分手，這必是小白玉的娘和他見了面，她知悔了，只不過捨不得親生骨肉，於是，和紅娘子鬧翻了，於是，這狠毒的紅娘子⋯⋯不能怪她絕情，是小白玉的娘絕情在先，一怒之下，她的武功必是比兩人都高，於是，把老人劈落下百丈深崖，於是，傷心的小白玉的娘，就把她抱回去了太湖。

「老伯伯，老伯伯，」小白玉又在低喚了，倒把顏如玉喚醒了，小白玉面上笑容已斂，她倒笑了，她不過前後參詳，胡亂猜測吧了，倒像眞個眼見到一樣，眞好笑。

只因這番，有分數：撲朔迷離，似幻還眞，人生原似幻，幻眞是人生。

× × ×

顏如玉被小白玉喚醒過來，幾乎失笑出聲，她不但想到自己好笑，眼前那滴泉邊的小白玉，也可愛可笑，她又不聽滴泉的聲音，而又呼喚老伯伯了，這小白玉眞怪，和甚麼人見了也投緣。

眞不怪紅娘子這麼個邪惡的女人，也見了就喜歡了她，還要認她作女兒，也不怪顏如玉有她在面前，也頓忘了身在險地，總會繞着她胡思亂想。

忽聽小白玉哈了一聲，格格笑了，說：「老伯伯，原來你和我捉迷藏，老伯伯，我⋯⋯我可捉到你啦。」

顏如玉一怔，敢情小白玉的身法也奇快，白影一晃，已撲到泉邊石後。

顏如玉和這小白玉認識相處這麼久了，這還是第一遭發現她有這麼快的身法。世間也眞有這麼怪的姑娘，有一身奇絕的功夫，對敵却不會施展，身中分明有敵，心下却會無敵，她的功夫却又高興的時候才會被發揮出威力來，顏如玉可不是吃過她的大苦頭麼，從未見她施展過輕身功夫，倒在捉迷藏兒用上了。

顏如玉又驚訝，又好笑，但她立即愕然了，難道那老人家眞沒走？

不料小白玉撲去也快，退回來也快，像隻受驚了的小兔兒般，一躍跳了回來！

那石後也轉出了一個人來，是⋯⋯是錢昆！她早知這小子躲在石後的，怎倒把他給忘了？

小白玉瞪大了眼睛望着他，說：「你⋯⋯你是誰啊？」

錢昆竟對小白玉兜頭一揖，道：「在下姓錢名昆，乃是燕山派的傳人，久仰紅姑武功蓋世，絕代風華，故爾冒昧前來，一瞻風采，果然紅姑天上人，在下何幸，得睹芳容。」那一雙賊眼盯着小白玉，竟是瞬也不瞬！

顏如玉恨不得跳出去給他一劍，但是却又好笑，這小子竟把小白玉認作了紅娘子，當眞是賊眼無珠，雖是月下，但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小白玉才多大點年紀，便是紅娘子駐顏有術，又豈會這樣年輕的。哼！

小白玉愕然說：「你是誰啊？你說甚麼？紅姑？誰是紅姑啊？」

只見小白玉睜大了眼睛，回頭望，左望望，右望望，那錢昆一怔，上前一步，直逼近小白玉臉上瞧，顯然也知是認錯人了，可不眞是色迷心竅麼，說：「當眞喪門劍沒騙我，紅姑風華絕代，身邊的侍女也皆美貌如花，這小姑娘眞⋯⋯」陡地風聲颯然，那錢昆竟也眞有點功夫，警覺得快，來人現身，他已立即知警覺了，飛快退身隱了去。

那滴泉之畔，霧濛濛，山石又多，也的確是極易藏身。

來的是先前那兩個女子，只聽一個嗯了一聲，繼而吐了口長氣，說：「眞急壞了人，怎麼瞧不見，又跑到這裏來了？差點沒把人急死了，要是走得不見了，咱們可要遭殃。」

另一個却笑道：「眞沒見過，這樣大的姑娘了，還像個小孩兒，連這是甚麼地方也不問，不認出不奇，竟也一點也不知道怕，喂！姑娘，這裏到底有甚麼好玩的，別的偏不去，怎麼偏在這裏跑來，快回去。」

小白玉呶着咀，說：「我來找人啊，這是甚麼地方？當眞這是那裏啊？」

那兩個女子聞言可怔住了，都說：「找人！」兩人不但異口同聲，而且對望了一眼，這面一個便道：「啊！可是你們還有人？不僅兩個？」

那一個上前携着小白玉的手，問道：「姑娘，你找的人在那裏，告訴我。」

這陣功夫，顏如玉可把兩個女子都看得清楚了，果然都很美，年紀不過也才二十多歲，早見二人的右臂都圈了起來。作了戒備，那便問的一個女子，目光也四下掃動。

小白玉說：「先前還在這裏，你們來他就躲起來了。」她咀裏說着，目光却落在滴泉之後，便是再蠢的人也知她說的人在那裏了。那兩個女子好快的身法，只是一斜肩，已撲了過去，既是峯裏的人，自然對地勢瞭如指掌，只見兩人四掌，脚未着地，已交相劈落，竟然勁道不小，眞個是風捲狂雲，但見霧氣滾滾翻翻，那兩人一個高高立身在石上，一個遙遙相向，立身在滴泉之左，但都楞住了。

因為那石後沒人，便顏如玉也怔住了，分明是那錢昆躲去石後，怎會沒人？

石上的女子跳了下來，道：「怕不是溜去裏面了，走，看看甚麼人這麼大的胆子，哼！敢是不要命了。」

下面那女子早又携着小白玉的手，說：「走啦，回去，紅姑就要回來了，不見你，咱們可要遭殃。」

小白玉滿心不願，但仍被兩人拖着走了，若然她反抗，只要反手一推，小白玉的無相神功必能發揮出威力來，但她就是不掙扎，竟乖乖被那女子握着。走了，隱入薄霧中，不見了。

峯上夜風的呼嘯又入耳了，顏如玉這才長起身來，不，她沒胆怯，但她初出瀛關時的萬丈雄心，已無影無踪了。一夜之間，就在這一夜之間，可眞才知道天外更有天，從青松觀的醉道人，她才知道原來內功還有那麼高的境界，但醉道人雖是被兩個徒弟鎖囚在山腹中，她也就不因他那高絕的內功感到驚訝了，但今晚，這紅娘子和那姓白的老人，可才眞令她大開眼界，劍術再高絕，在這兩人面前也落了下乘，招術再奇絕又如何，連人家的身也近不得，豈能施展，又豈能言勝，不要說紅娘子和那姓白的老人了，就是這兩個女子，不過是紅娘子的侍女，適才人家施展的兩手，她就自嘆不如，這還是她傳了醉道人的心法，內力已大增了，若是先前，那更望塵莫及了。

顏如玉瞧了手中的短劍一眼，毫不遲疑，還鞘藏入衣底，她可得趕快，休要失了三人的踪跡，眼前已是峯脚了，竟然不見房屋，想必那居處必然極是隱密。

她溜了出來，她可是單人獨劍，闖過龍潭虎穴的，雄心沒了，倒添了小心，轉過並排門戶一般的兩個石筍，驀覺香風撲面，她眼前竟出現了一幅奇異的景像，只見花林環繞中，一個高大的石筍中露出了燈光，不，不是一個，三個⋯⋯總共四個，難怪先前看不到了，若非到了近前，見到了那透露出來燈光，她也發現不出來。

那石筍重疊又相連，顯是把裏面挖空，挖出門戶窗戶，石筍上的藤蔓掛落下來，在微風中飄拂，成了天然的珠簾，那透射出來的燈光，便閃閃移幻出不同的景象來，紅紅白白，忽黃乍紫，變幻不已。

原來是燈光照射在花朶上，眞不知這紅娘子那裏去找來這麼大的花朶，繞着那幾個石筍，又全是花朶，驀然一見，眞個是五彩繽紛，那燈光閃移，更是明顯變幻不已。

顏如玉倒喜了，那遍地的花眞成了花林，都比平常所見的高大，把那石筍都也掩沒了，裏面透射出來的燈光，幾乎與那花樹平齊，這一來，她可就近溜過去不怕被發現了。也才明白，怎麼先前竟不見燈火了。

她向最近的一個石筍溜過去，裏面雖有燈火，但很微弱，探頭一瞧，只見石壁上掛着一盞琉璃燈，不見有人，裏面設有三張床，也有桌椅，也無甚裝飾，順其自然，却也就顯得古樸而雅。

她聽到人聲了，是女子的笑聲，顏如玉縮身下去，繞過那石筍，後面便是峯脚了，但崖壁陡峭如削，抬頭一望，上面的崖石竟凸伸出來，把下面的石筍蓬蔽了，由下上望，竟不見天光。

原來峯上斜伸出來的樹木，樹木上又垂滿了長長的蔓藤，把那五個石筍覆掩了，只見中間的三個又相連，當中的那石筍特大，透射出的燈光也更明亮，有人聲從那裏傳來，外面却不見人影。

顏如玉倒放心了，這紅娘子眼高於頂，那把她人放在眼裏，自也不信有人胆敢前來，是以大着胆溜了過去。

藤蔓在飄拂，燈光在乍明還暗，陡然間，又會大放光明，倒令她心頭一陣陣緊，總算明白了那乍明還暗之故，那心也才定了下來。

只聽有人道：「你倒是別再亂跑了，小心紅姑娘回來不見你，惱了她，就是一頓打。」

小白玉的聲音說道：「我不是亂跑啊，你們這裏眞好玩，我去玩玩也不行麼，那位姊姊眞那麼惡。」

必就是先前所見的那兩個女子，一個笑了，一個說：「你叫她甚麼？姊姊。」只聽格的一聲笑，才又說道：「你要叫她⋯⋯她喜歡人家叫她紅姑。」

那麼，紅娘子不在裏面了，必是出去追踪那個老人去了，顏如玉才探出頭去，但那窗洞太高了，那石壁天然，無可着脚之處，忙抓住一根粗藤，猱昇上去，這倒不錯，人在其上紅娘子回來也不怕被發現了。

只見裏面的石室寬大，怕不有兩丈多寬，當中懸着一盞極明亮的琉璃燈，那窗洞沒窗門，雖然石壁甚厚，飄不進雨去，但風却把燈吹得搖晃不已，若非琉璃燈，那燈也點不着。燈光照見裏面的石色如玉，她把頭伸進了些，現下看得見下面了，只見漆桌錦櫈，陳設竟然富麗，但燈光照着石色，令人覺得雅緻之極。

她見到小白玉了，坐在左面裏邊的石壁下，傍邊的石榻上鋪着獸皮，朱逸像熟睡一般，躺在那石榻上。

小白玉的手支頤，皺着眉頭望着他。並不回頭，說道：「姊姊，她⋯⋯叫她紅姑麼？紅姑怎不能替他解開穴道啊，你們說，他不要緊麼？」

那兩個女子一個在門口眺望，一個斜倚在桌上道：「你沒瞧他像睡着了一樣，放心罷，紅姑一回來，必會替他解開穴道，眞不知你們投了甚麼緣，她是從不喜歡人的，至少我就沒見過，偏就喜歡了你，哼！」

顯然，這個女子不是妬嫉，而是因為受够了虐待，連紅姑喜歡的，也就有了敵意。

小白玉道：「但你們怎麼把我和他擒了來，咱們在山裏，又沒犯着你們，天快亮啦，我們可要走啦，穆姐姐她們找不到我，會躭心的。」

× × ×

那倚在桌上的女子忽然坐直了身子，道：「你問我，我却去問誰？咱們兩人和那麼多死了的，還不是和你一樣，也和你一般兒問過，為何把我們擒來啊？又沒犯着你，那些又哭又叫的，就被她擲到峯上去了。」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殘山俠隱

蕭逸·文 子成·圖

客邸遇師尊　征途逢風雪





前文提要：

上文敍至石懷沙等人暗中跟踪古浪，石懷沙與谷小良想試探古浪的眞功力，先後和他對掌，幸得哈門陀暗中相助，擊退石谷兩老。古浪與丁訝兼程趕路，夜投客店，而哈門陀與琴先生亦躡踪而至，深夜，丁訝以調虎離山之計，引開哈門陀，使古浪乘機進入哈門陀房中，竊回失去之紅寶珠，果然得手。翌晨，古丁兩人一騎，直向川境進發，是晚在廣元鎮歇宿，遇一青年人送信來，約古浪到楓林鎮與桑燕見面，古浪乃望求她帶往桑家堡，引見桑九娘……

這時正有一個二十餘歲的年青人，看樣子像個苦力，穿着也不很像樣，在寒風中聳着肩膀，給牛婆卜卦。

牛婆手中握着一管毛筆，在一張黃紙上且畫且談，很多人都圍着她靜聽。

只聽她說道：「……三月之後，北方貴人相助，你放心好了，這卦很好……」

她說的是一口四川話，當她說到這裏時，舉目望了古浪一眼。

古浪心中一動，忖道：「這老婆子定不是平常人物……」

那問卜的年青人，仍不住的問道：「眞正這麼嗎？那貴人姓什麼的？」

牛婆笑道：「要是不靈，你可來拆我的攤子，貴人的姓氏是個草字頭的，天機不可洩漏，我不能再多說了！」

年青人高高興興的付了錢，這時又接上了一人，古浪忖道：「看樣子這婦人一定很靈，這麼多人都等着她問卦呢！」

牛婆却把筆套了起來，說道：「對不起，我今天有事，只好到這裏，明天你們再來吧！」

衆人好似很失望，有些人要請她再看幾個，她却不允。

衆人只好紛紛散去，古浪見已無可看，便也轉身離開。

不料古浪才走出兩步，牛婆突然說道：「這位小兄弟請留步。」

古浪回過頭去，很奇怪的問道：「妳是喚我麼？」

牛婆雙目射在古浪臉上，含笑道：「是的，你可肯與我一談？」

古浪遲疑了一下，說道：「可是……你我並不相識呀！」

牛婆已經將攤子草草地收好了，笑道：「我給你免費看個相如何？」

古浪聽她這麼說，知道她另有深意，故意道：「對不起，我還有事情，改日再領教吧！」

說着向牛婆擺了擺手，又待離開。

牛婆站了起來，提高了聲音道：「年青人，日內你有大禍，你竟不肯聽我的忠言麼？」

古浪又回過身子，顯得不悅道：「妳此言何意？」

牛婆微微一笑，說道：「欲知詳情，可往『東興店』尋我！」

說完携物轉身而去，在人羣中消失不見。

古浪心中忖道：「看樣子又不知那方來了惡煞了！」

這時却有些愛管閒事的人紛紛圍了上來，一個瘦子說道：「喂，小哥，牛婆的話可不能不信，你趕快去問個明白，也好設法消災！」

另一個人接口道：「牛婆言出必應，小哥兒，趕快去吧！」

古浪心中好笑，表面上敷衍他們幾句，等他們散去之後，忖道：「如此看來，牛婆倒有幾分靈驗呢！」

他又在附近轉了一下，遠遠望見了一個大招牌，上寫「東興店」三個大字。

古浪一笑，自語道：「我就去會會她，看她有何說詞！」

他緩步向「東興店」走去，心中尋思：「牛婆找我，決不是要相甚麼命，但不

知她是那一路的人物！」

思忖之際，已經走進了「東興店」，這家客店的規模比「廣天老店」就差多了，但是生意也很興隆。

古浪走到櫃台上，掌櫃的帶笑道：「小爺可是住店？」

古浪搖了搖頭，說道：「我是找人的，牛婆住在那裏？」

掌櫃的啊了一聲道：「啊，牛婆就是在後院，在一排客房最後，有一個單間，門口有牌子！」

古浪稱謝之後，走入後院，走過一排客房，便見一間單獨的雅舍，四週遍植花木。門首掛有一塊木牌，寫着「牛婆斷命」四個字，古浪走到門口，兩扇木門突然打開，一個老人走了出來，道：「你果然來了！」

古浪望見這突然出現的女人，不禁大驚失色！

原來這人並非牛婆，而是古浪最恐懼的人物——哈門陀！

這一驚可是非同小可，古浪當時就呆住了！

哈門陀笑吟吟的說道：「孩子！見了我不高興麼？」

古浪強捺驚心，佯笑道：「啊！師父……我……我眞是想不到！」

哈門陀拍着他的肩膊，笑道：「進來談吧！」

古浪滿懷疑懼，走入房中，一看之下，不禁更爲驚異了。

原來那算命的牛婆，這時倒在一張椅子上，雙目圓睜，似要冒出火來，看似被人點了軟穴。

古浪用手指着她，說道：「這……」

哈門陀含笑接口道：「這老婆子怪異得很，替別人算命很靈，却算不準自己的命，哈哈……」

說着大笑起來，牛婆的一雙眼睛，更睜得幾乎要裂開了。

古浪說道：「師父，她只是一個算命的婦人，你何必如此對待她？」

哈門陀收斂了笑容，說道：「一個婦人家，出來算命，那還會是好貨？剛才她對你講那番話必有深意，所以我才來問她，想不到她竟不吐眞言！」

古浪接口道：「於是你就把她點倒了，是嗎？」

哈門陀的光頭猛搖了兩下，說道：「她居然敢對我出手，我只是以自身罡氣傷了她，你想我怎會爲她開戒呢？」

他雖然未開戒，不能與人動手，但是以罡氣傷人，仍是一樣的厲害。

古浪這時心中已然有了腹稿，便道：「師父，你怎麼一直不出現，害我老見不着你。」

哈門陀靠到一張椅子上，哼了一聲道：「哼，我不是在暗中保護着你麼？」

古浪點頭道：「是的，若是沒有你，我已經死了好幾次了，師父，現在我們可以在一起了吧？」

哈門陀搖搖頭道：「還不行，有些事我得去查明一下！」

聽哈門陀如此說，古浪心中又是一驚，他深知哈門陀的厲害，但面上一絲也不敢露出慌張神色。

他故作詫異之色道：「有什麼事要查明？」

哈門陀一雙精光四射的怪目，注視着古浪，以冷沉的聲音說道：「那個與你同行的人，到底是什麼人？」

古浪提着心說道：「我只知道他叫丁訝，以前開過藥店，現在病得很重。」

哈門陀瞪了他一眼，叱道：「廢話，這些我也知道，難道你不會問過他的身世，他此行的目的是什麼？」

古浪答道：「我問過他，他不肯說，只說他是一個傷心的人。」

哈門陀目射寒光，說道：「他眞的不肯說麼？」

古浪故作焦急狀，說道：「師父，我眞的不知道，難道你不相信我麼？」

哈門陀反倒露出了笑容，說道：「我自然相信你，這一路我都跟着你們，他說的話，我全知道，果然看不出什麼可疑之處，不過……」他說到這裏，臉上的笑容又消失了，接道：「你也太笨，竟然套不出他的話！」

古浪試探着問道：「難道他不是個普通人麼？」

哈門陀搖頭笑道：「現在還不敢說，你回去之後，要仔細的注意，我會隨時和你聯絡的。」

古浪連聲的答應着，心中暗喜，忖道：「如此看來，丁訝說的很多話，他果然沒有聽到，不然可就慘了！」

哈門陀用平靜的聲音說道：「自從阿難子圓寂後，『春秋筆』的下落成了謎，凡是到過『達木寺』的人，都有私藏的可能！」

古浪聽到這裏，心中又是一驚，極力的鎮靜着，不使顯於神色。

哈門陀接着說：「所以我這一路下來，不只爲保護你，還在極力的查察着那一羣老怪物……」

說到此，他目光越發明亮，幾乎使古浪不敢對視，但是古浪知道這是自己生死的關頭，極力的平靜着心情，細聽哈門陀所言，心中暗思對策。

哈門陀又道：「可是這麼些日子來，沒有一些要領，他們幾乎全懷疑着你！」

說到這裏，他的語氣更强了，古浪心弦爲之一震。

他連忙接口道：「眞奇怪，不知有什麼使他們懷疑之處，沿途他們好幾次要置我於死了。」

哈門陀面上沒有一絲表情，說道：「如果我不是你師父，我也會懷疑你呢！」

古浪聞言又是一驚，他與哈門陀相處過一段時期，深知哈門陀的性情，在這種情況下，自己無論如何也要大胆表明一下的。

於是，他只得硬着頭皮說道：「師父，我孤身一人，自『達木寺』至此，師父一路暗護着，除了簡單行李外，別無長物，師父可先搜我身，然後隨我回店去搜行李，若有任何可疑之物，我願受極刑。」

古浪說了這一遍話，也可說是大胆之極了，但是他知道，如果不這麼表示，是很難消除哈門陀的疑心的。

哈門陀果然笑了起來，說道：「這是什麼話，我豈會懷疑你！」

古浪的心這時放了下來，忖道：「好險！萬一他眞的在我身上摸一下，我不是完了麼？」

想到這裏，又聽哈門陀說道：「你可以回去，記住回去之後，多注意丁訮！」

古浪聞言，如死裏逃生，忙道：「我知道了！」

說罷轉身就要退出，不料他剛到門口，哈門陀又道：「等一下，我忘了問你一件事！」

古浪只得又轉過身子，問道：「什麼事？」

哈門陀道：「你這次來四川，是要到什麼地方去？」

古浪早已準備好了，聞言答道：「我是到嘉陵江去，我先師的墳在那裏，我要去拜祭！」

哈門陀點點頭，說道：「難得你有這番孝心，將來我死了，你也會給我燒香紙吧？」

古浪忙答道：「師父說笑了！」

哈門陀由身上取出一個小鐵盒子，走了過來，含笑道：「這幾天之內，那些老怪物都要趕到了，你的危險也日增，我一個人，難免有照顧不週的時候，所以我要給你一樣防身之物！」

古浪忙道：「謝謝師父！」

哈門陀道：「你知盒中裝有何物？」

古浪搖頭道：「我不知道，還請師父明示。」

哈門陀面上有一種異常的表情，握着那隻小鐵盒子，說道：「這是我使用一生的暗器，你用我以前所傳心法，自可使用如意。」

說着把小盒子打開，古浪望了過去，只見其中裝有數十顆金星，光輝耀目，極爲好看。

古浪心中很是感動，說道：「謝謝師父，謝謝師父……」

哈門陀又道：「這數十顆金星，江湖上知之者極少，可是威力奇大，以後你自然知道，記住，每一次用過之後，一定要拾回來！」

古浪答道：「弟子知道了！」

哈門陀嘆息一聲道：「唔……我用了數十年，就沒有少過一粒，你要特別特別珍惜它！」

說着遞了過來，古浪伸手接道：「弟子一定好好保存……」

話未說完，哈門陀突然把鐵盒縮了回去，說道：「還是讓我來替你放好吧！」

古浪一驚，哈門陀雙手已然向他腰下革囊摸來，古浪閃之不及，頓時臉上變了顏色！

古浪這一驚可是非同小可，一時不知所措，哈門陀把那盒金星暗器放進古浪的革囊之中，笑道：「好好的保存，我對此物的重視，不在春秋筆之下呢！」

說着縮回雙手，古浪愕愕然不知所以，哈門陀見狀道：「你怎麼了？」

古浪極力鎭定着，說道：「沒……沒有什麼？」

哈門陀揮手道：「那麼快回去吧！不要引起丁訮猜疑。」

回頭望了望牛婆，接道：「我還要查問這個婦人一番！」

說完就把房門關上。

古浪這時才稍微平靜下來，一顆心却仍然跳個不停，忖道：「奇怪，他發現『春秋筆』在我懷裏，怎麼竟毫無反應？」

想到這裏，他不禁探手入懷，一摸之下，立時驚得面無人色，原來革囊之中，除了哈門陀收入的那盒金星之外，「春秋筆」及那粒紅珠早已不翼而飛了。

這一路下來，古浪提心吊胆，千辛萬苦，爲的就是保留這支「春秋筆」，却不料竟在快到達地頭時將它遺失。

古浪身上已經驚出了冷汗，他忖道：「今天早上我檢查過了，還好好的在我身上，什麼人能由我身上取走，而我竟會沒有絲毫感覺……」

今天這一天，他接觸過的人，也不過就是這麼幾個人，「春秋筆」怎麼丢失的？眞是使他百思莫解。

古浪在房外站了半响，想不出個結果，又驚，又怒，又急，再加上疑惑，不知不覺間已是渾身濕透。

他正在不知所措之際，突聽哈門陀低沉的語聲，由房內傳了出來。

古浪驀然一驚，忖道：「絕對不可能是哈門陀，在他把金星放入我懷中時，春秋筆根本早已不在了！」

他又思索了一會，仍然毫無要領，只得頹然的離開了「東興店」，一路失魂落魄的返回客店去。

古浪回到客棧房中，見丁訮還沒回來，便立時翻牀掀被，仔細的尋找，但是那裏有「春秋筆」的影子。

古浪已經急得不止出了一身汗，這時黃豆大的汗珠，又開始淌流不已，一件長衫整個的濕透了。

他坐在一張椅子上，思忖道：「莫非是丁訮？……除了他，我不會與任何人接觸過！」想到這裏，古浪驚怒交集，加之丁訮這時還沒回來，使得古浪更加疑心。

他忖道：「這才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如此看來，桑燕說他是一大惡魔，果然不錯了……」

想着想着，一股怒火衝上心頭，他緊緊的咬着牙，一揚劍眉飛身而起，俊目射出了火焰般的光芒，低聲自語道：「丁訮！如果眞是你所爲，我古浪走遍天涯也要把你尋到……」

古浪才自語未竟，房門突然推開，丁訮喘息着走了進來。

古浪不禁霍然而起，驚異萬分，忖道：「啊！他居然還回來……」

丁訮倒在一張椅子上，喘息着說道：「唔…你先回來了，有什麼發現沒有？」

古浪雙目炯炯的望着他，說道：「我碰見哈門陀了！」

丁訮聞言把身子撐了起來，他壓低嗓音說道：「這原是我意料中之事，他對你說了什麼？」

古浪壓低了嗓子，用一種急促的聲調說道：「春秋筆丢掉了！」

丁訮道：「不會丢掉的，他對你說了些什麼？」

古浪聞言驚疑交集，說道：「是眞丢了，已經不在我身上了！」

丁訮臉上浮起了一絲笑意，說道：「沒有丢！我說沒有丢就是沒有丢！」

這一來可眞把古浪弄得莫名其妙，一雙俊目盯着丁訮，疑惑的說道：「難道……在你身上？」

丁訮含笑點了點頭，說道：「我早就防着他有這一手了！如果不是我有先見之明，你可就慘了！」

古浪聞言驚喜交集，他萬料不到丁訮竟有這一手，喜道：「快給我！你……怎麼會拿去的？害我的魂魄都嚇飛了！」

丁訮由身上摸出了春秋筆，交給了古浪，說道：「好好收着，下次可要小心，再不要大意了。」

古浪有如拾回了自己的生命，無限興奮的把「春秋筆」收起，說道：「丁老，你眞了不起，怎麼算得這麼準的呢？」

丁訮搖了搖頭，說道：「別說這些廢話了，剛才我也到『東興店』去過一次，因爲有事沒多躭擱，他到底跟你說了些什麼？」

古浪便把哈門陀的話，詳細的告訴了丁訮，丁訮聽完了之後，笑道：「我早知道這老傢伙不會放過你，可是我已數十年不出江湖，他怎麼打聽也打聽不出我是甚麼人來。」

古浪問道：「你剛才到那兒去了？」

丁訮站起身子，來回的走了幾步，說道：「我把琴子南他們那批老傢伙都探察了一遍，看樣子由這裏前往『黃角椏』的路上，恐怕會有不少事呢！」

古浪劍眉一揚，說道：「怎麼？難道他們又要動手？」

丁訮點點頭，說道：「多半是這麼回事，我們明天一早動身，我還有點事，待會必須去辦！」

他們二人在室內談了片刻，丁訮又出店而去。

客店之中，出奇的寧靜，任何事也沒有發生。

直到二更時分，丁訮才回得店來，古浪問了半天，他都是含糊其詞，不肯說出他去過什麼地方。

翌晨一大早，古浪與丁訮便策馬上路，往內地進發。

四川多山，驛道大多迴旋曲折，不少販賣藥材或日用品的商人，都趕着驢子，成羣結隊的趕路。

提到驢子，凡是到過四川的人都知道，幾乎是一般做買賣的人不可缺少的交通工具，雖然四川的「川馬」脚程也不錯，但是長途跋涉，比起驢子吃苦耐勞的勁兒就差多了。

一路上古浪揮鞭急馳，趕過了那批商人驢隊，四下景物就逐漸荒凉了。

這段驛道，兩旁均是山林，樹木之中，以梧桐爲最多，高有數丈，小顆褐黃色的梧桐子，不時與鸞匙般樹葉的隨着寒風飄了下來，十分富有詩意。

古浪遊目四顧，笑道：「這倒眞是一幅寒山驛道圖啊！」

丁訮在前座嗤笑一聲，說道：「你別只顧看風景，這等荒山亂徑，正是盜賊出沒之地，小心提防着吧！」

古浪被他說得心中一動，觀賞風景的興緻，也大大打了一個折扣，廢然嘆了一口氣。

丁訮回過頭來，笑道：「你爲什麼嘆氣？」

古浪說道：「我常想，這些江湖中人，如果能够不意氣用事，那該多好，現在弄得凶殺遍處，眼前放着風景却無福欣賞，眞是……」

丁訮笑道：「天下那有這麼十全十美的事？老弟，既入江湖，就得豁出去，你還有大半輩子，够你受的呢！」

二人談話間，馬馳如飛，已經跑了十餘里地，天色始終陰霾不開，丁訮望了望天色道：「看樣子今天又要下雪了呢！」

古浪皺緊了一雙劍眉，說道：「若是下雪，這條路可就更難走了！」

丁訮接口道：「我希望能在下雪之前，趕到『劍閣』縣。」

古浪搖頭道：「恐怕來不及了，這一帶路面不平，比起川中來更爲難走，且儘是上坡路，只怕馬兒也吃不消。」

丁訮接道：「不管他，能趕到那兒就是那兒。」

二人不再說話，那匹駿馬冒着刺骨的寒風，四蹄如飛，可是因爲這一路全是上坡，所以比起來牠的速度差了很多。

古浪心急如箭，却也無可奈何，忖道：「但願我能平安到達桑家堡，見到桑九娘就好了。」

這時他突然想起算命的牛婆，便問道：「丁老，那天你曾到『東興店』去，那算命的牛婆到底是什麼人物？」

丁訮笑道：「她是桑家堡的人！」

古浪啊了一聲道：「啊！她是桑家堡的人？她找我作什麼？」

丁訮接口道：「一入四川境內，到處都有桑家堡的人，這牛婆也是九娘的眼綫之一。」

古浪聞言心中暗驚，忖道：「莫非桑九娘是一個佔山爲王的女寇？」

這念頭很快被他自己所否定，他忖道：「她如果是女寇之流，絕不會與阿難子相交，再說她還是前代筆主之妻呢！」

他才想到這裏，丁訮又接着道：「這一次我隨你入川，九娘早就有了消息，所以她派牛婆找你，無非是打探我的情形，好使她從容預備躲避我。」

古浪有些不明白，說道：「她若是避不見你，還要作什麼準備嗎？」

沉默了一陣，丁訮長長嘆了一口氣，說道：「以前我曾經多次來川，每次她都是避而不見，聲稱要見她必須要有『信物』，這一次我有了這粒『紅珠』，她雖不欲見我，但也無可奈何，所以她派出了多人來打探，看我是否已有信物在身。」

古浪這才恍然說道：「若是她知道你有『紅珠』作爲信物，她該怎麼辦呢？」

丁訮苦笑道：「很簡單，她只有避開，躲到別處去！」

古浪心中一驚，說道：「她既然怕你有信物，那麼她很可能已經避開了！」

丁訮搖頭道：「這就是我要與你同來的道理，她要等你一唔，所以一時不會避去。」

聽丁訮這麼說，古浪才放了心，說道：「我就是怕她避了出去，那我就眞不知怎麼辦好了。」

丁訮道：「她要避的只是我，與你無關，放心好了，我絕不會爲了我而誤了你

的事情。」

古浪心中很是感動，丁訝又接着道：「我與她數十年不見，彼此也這麼大年紀了，本來已沒有再見面的必要，可是我有幾句話，如果不能與她當面談，是死難瞑目的。」

這個老人不住的喟嘆着，神情很是黯然，古浪心中很難過，但因不知道他們之間的事究竟如何？也不好安慰他。

這時丁訝抬頭道：「下雪了！」

紙屑般的雪花，片片的飄了下來。天寒之時，剛開始下的雪花，便是這種「花雪」，因爲它一落到地上，立時就溶化了，四川人稱這種雪爲「豆花雪」。

這時滿空飛舞着「豆花雪」，古浪皺眉道：「哼！料不到居然下得這麼快，這一下可討厭了。」

由於這一段驛道，均是黃泥，經過雪花溶化濕透之後，必定泥濘滿途，不堪行走。

古浪奮起了精神，雙手用力一抖馬韁，大喝一聲，那匹任重道遠的駿馬立時狂奔如飛，口中熱氣有如一團濃霧也似的。

好在這時上坡路已經走完，地勢漸漸平坦，並且有着下坡的趨勢，所以那匹神駒，越發快得出奇。

可是「豆花雪」也越落越密，滿空飛舞，不一刻的工夫，古浪及丁訝身上，已經滿滿的覆上了一層，衣服均被浸濕了。

丁訝還好，穿的是老羊皮襖，雪觸即化，隨即蒸乾，古浪只着了一身薄布勁裝，所以一陣陣的寒氣透體而入。

好在他年青力壯，毫不在乎，可是黃泥地已經漸漸濘滑，不大好行走了。

丁訝回過了頭，叫道：「慢些！慢些……小心馬滑倒了，那才有得罪受呢！」

在這種情況下，古浪也不得不放慢了速度，陣陣的寒風，夾着雪花，吐得他口鼻難開。

丁訝好似被寒風吹得有些受不了，他用衣袖緊緊的掩着口鼻，叫道：「能不能停一下，找個地方避風？」

古浪抬頭望了望陰沉沉的天空，搖着頭，叫道：「看情形，這風雪……不會停，等也是白……白等！」

像這種氣候，所有的客商行旅，差不多都投店了，只有古浪這一騎二人，還在繼續前進。

這在武林道中的朋友們來說，原是平常的事，不過像今天這種風雪交加，滿路泥濘的情形，古浪還是第一次碰到，所以覺得非常傷腦筋。

他心中忖道：「看樣子眞得找個地方避一避才行！」

才想到這裏，突聽一陣亂蹄之聲，由前面傳了過來，古浪及丁訝二人，同時舉目望去。

艱難蜀道馳　潦倒破廟宿

風雪之中，只見兩匹健壯的小川馬奔馳過來，馬上坐着兩個半老的婦人，她們都是一身勁裝，用一塊黑絹包着頭，但是鬢角之處，却露出了花白的頭髮。

兩下相距還有一丈多遠，那兩個婦人突然停下了馬，其中一個人向古浪作了個手勢，令他也停下馬來。

古浪心中很是詫異，便把馬韁一帶，馬兒立時停了下來，不住的噴着熱氣。

兩個婦人策馬緩緩走近，把古浪夾在中央，她們所騎的兩匹小川馬，與古浪那匹伊犂駿馬比起來，簡直是小得可憐，但是它們的精神却是不錯，抖擻之極。

古浪奇怪的問：「兩位有何指示？」

其中一個黑臉的婦人問道：「你姓什麼叫什麼？」

古浪見她口氣不善，心中很不高興，但是在事情沒有弄清楚之前不便發作，便道：「我叫古浪，妳怎麼稱呼？」

黑臉婦人點點頭，沉吟一下，說道：「我姓焦，你以後叫我炭大娘就是了。」

說到這裏，用手指着身旁另一婦人道：「她姓孟，以後叫她孟大娘！」

古浪略一打量那孟大娘，只見她皮膚也很黝黑，身軀微胖，非常健壯，心中不禁暗笑，忖道：「倒眞是有些像焦贊孟良了！」

這時焦孟兩個婦人，不住的打量丁訝，好半晌，孟大娘才用手指着丁訝，用一種比男人還有洪亮的聲音，問道：「這個乾老頭子是誰？」

古浪略爲遲疑，望了望丁訝，丁訝本來是低着頭的，這時抬起頭來，無力的望了她們幾眼，說道：「你們知道我是誰，又何必明知故問呢？」

聽了丁訝的話，焦孟二婦人臉上都微微變色，她們二人立時聚至一處，低聲的討論起來。

她們一面低聲的談着話，四道賊也似的目光，還不住的瞄過來，一直過了好半晌，還沒有談出個結論來。

古浪實在不耐煩，說道：「喂！若是沒有事，我們可要走了！」

焦大娘轉臉擺了擺手，說道：「別忙，我們馬上就有結果。」

古浪實在氣不過，低聲對丁訝道：「丁老，她們是幹什麼的？」

丁訝微微一笑，答道：「等會她們自己會告訴你。」

說到這裏，焦孟兩個婦人似乎已然商量好了，再次把馬驅了過來，一左一右的靠近了古浪和丁訝。

那焦大娘用手指着古浪，然後提高了聲音道：「告訴你，我們是桑家堡派出來的……」

古浪聞言心中一驚，丁訝慢吞吞的說道：「桑家堡來的就桑家堡來的，何必叫這麼大聲，莫非想自找麻煩麼？」

焦大娘氣得不停的翻眼，但是她對丁訝似有很大顧忌，所以並未還口，同時果然把聲音也放低了些，說道：「你叫古浪，這名字九娘提到過……」

古浪心中更是詫異，忖道：「桑九娘怎麼會知道我的名字？難道是師父告訴過她？……」

想到這裏，古浪才有些恍然道：「如此看來，師父早已爲我作了安排，丁訝也是他安排的，可是，他爲甚麼沒有告訴我呢……」

焦大娘又接着說道：「你此來的目的，是想進入我們桑家堡，若是你一個人，自是沒有問題，有他跟着，只怕九娘絕不會見你。」

他說着用手指了丁訝一下，古浪聞言心中暗喜，因爲桑九娘已經表示願意接見自己了。

他含笑說道：「多謝大娘指點，這位老先生只是我趁便把他帶到黃椏角，一到黃椏角，自然與我分開……」

話未說完，那孟大娘又叫道：「孩子！你上當了……」

她的嗓門似乎比焦大娘還大，當她講到這裏時，發現丁訝正在瞪着她，氣得撇了一下嘴，不過聲音已立時放底了，繼續道：「你年紀輕輕，不知道人心的險惡，他是何等人物，難道你一點不清楚麼？」

古浪笑道：「昨日曾碰見你們小姐公子，對於這位老先生，他們也對我說了不少話。」

孟大娘用力的拍了一下大腿，說道：「對呀！我們大家都是爲了照顧你，他可不是個平常的老頭，是個大惡魔！」

她說到這裏，丁訝抬了一下眼皮，說道：「孟大娘，說話小心些！」

孟大娘聽了丁訝這話，好似深有顧忌，又好似很害怕，立時把兩片厚嘴唇閉得緊緊的，一言不發。

古浪笑道：「兩位一定是信了別的謠傳，這位老爺子極爲善良，又有重病在身，怎可說是惡魔呢？」

焦孟二娘，見古浪不信她們的話，臉上都有了焦急之色，焦大娘把馬驅得更近了一些，說道：「你的年紀太小，不懂事，乾脆告訴你好了，我和孟賢妹是來接應你的。」

古浪有些不解問道：「接應我的？」

焦大娘點頭道：「不錯，你入川之後，我們桑家堡的人，便有責任保護你，若是你與……這位老爺子在一起，萬一出了差錯，我們就無能爲力了！」

由她的口氣聽來，除了丁訝之外，任何人她們都不怕似的。

古浪心中忖道：「妳們那裏知道，不少厲害的人，都是靠他才打發了的呢！」

這時焦大娘又接着說道：「九娘交下的差事，向來是必須做到的，希望你能與我們合作，趕快離開他，我們可以保護你到『黃角椏』！」

古浪裝出了不太了解她的意思，說道：「我很感激二位的好意，可是我已經答應這位老爺子，要帶他到『黃角椏』，江湖中人，最重言諾，我總不能背信不顧，拋下這重病老人不顧吧？」

焦孟兩個婦人，聞言無可奈何的互望了一眼，那孟大娘說道：「好吧，你是年輕不懂事，等你知道厲害的時候，那時就晚了。」

焦大娘接口道：「我們是一番好意，既然你執意如此，我們也沒有法子了。」

說完與孟大娘一齊向丁訝拱了一下手，說道：「丁老，我們不敢得罪你，剛才的話，如有不入耳的地方，還請你別見怪，都是九娘……」

才說到這裏，丁訝擺了擺手，說道：「不必說了！我那有這麼閒工夫與妳們生氣？」

焦孟二婦施了禮，這才帶馬而去，古浪叫道：「二位大娘，妳們的好意我實在感激，等見了九娘之後，再當面致謝！」

焦大娘回過頭來，說道：「但願你見得着她……一切自己小心吧！」

說罷，兩匹馬先後邁開四蹄，冒着風雪，向「廣元鎭」方向馳去。

古浪一直望着她們背影消失之後，丁訝咳嗽了一聲，說道：「還不走？雪下得更大了！」

古浪這才回過頭來，催馬前行。

他心中思索着她們的話，時驚時喜，又滲雜有很大的疑惑。

丁訝却是一言不發，雙手套在袖筒裏，低着頭，隨着馬跑的勢子一搖一幌。

古浪忍不住問道：「丁老，方才那兩個婦人你認識麼？」

丁訝點了點頭，說道：「這焦孟二將，我自然認識。」

古浪又道：「聽她們的口氣，桑九娘好似對我還不錯。」

丁訝冷笑了一聲，說道：「哼！那有這麼簡單！」

古浪一驚，忙道：「怎麼？你說她還是不願意見我？」

丁訝搖了搖頭，說道：「誰知道？我與她已數十年不見，也許她的脾氣變了，不過我想不會太容易的。」

古浪心頭又是一驚，半晌才道：「她們爲什麼都說你是惡魔？」

古浪突然提出這個問題，丁訝似乎吃了一驚，回頭望了他一眼，說道：「過去的事情，何必再去提他？這一路你說了不少話，趕路吧！」

古浪得不到回答，心想：「以往他在江湖上，想必是個頭號難惹的人物！」

這時風雪愈急，鵝毛飛雪，滿空亂舞，寒風呼呼，吹得人口鼻難開。

這條路更難走了，泥濘雪地，古浪只得把馬更放慢了許多。

丁訝也把雙手掩在面孔前面，叫道：「下面有座廟，我們休息……休息。」

古浪雖不願躭誤，但是在這種情況下，爲了丁訝的病體和馬兒着想，也只有答應下來。

不久之後，果然有一小廟宇，在風雪之中隱隱可見，丁訝回頭道：「看來我們又有客人了！」

古浪聞言一驚問道：「什麼客人？」

丁訝一笑，說道：「等一下你就會知道了。」

聽丁訝這麼說，古浪知道必然又有事情要發生了，心中很是憤怒，忖道：「媽的！爲了這支『春秋筆』，這羣老怪物眞把我纏死了，再遇見他們，我眞要拚死一戰！」

思忖之際，馬兒已然來到了一座廟宇之前，二人一直到廟口才下馬。

古浪下馬之後，一手牽馬，一手扶着丁訝，趕緊躲到門簷下。

這座廟宇倒也不小，正門上掛着「開天佛寺」四字大匾，丁訝已然催道：「趕快叫門，我冷得很！」

古浪也覺得他雙手如同冰雪一般，心中一驚，連忙用力的搥着門。

過了一陣，裏面傳來了一個洪亮的聲音：「誰呀？輕點，聽見了，聽見了！」

古浪提高嗓子，叫道：「大師父，我

們是過路人，請行個方便……」

　話未說完，廟門已然打開，一個二十左右的小和尚，用僧衣蓋着頭，叫道：「快進來，唔……好大的風雪！」

　古浪連人帶馬，一同進入廟，小和尚指着天井的木栅說道：「馬拴在那兒！」

　古浪見丁訝不言不語，面色極爲難看，心中很是吃驚，忙對小和尚道：「小師父，煩你先把這位老人家扶進房！」

　小和尚答應一聲，扶着丁訝往廂房走去。

　古浪把馬牽到栅上，只見另有一匹駿馬，正在吃着草料。

　古浪心中一動，忖道：「丁訝說又有客人了，莫非說的就是這騎馬之人？」

　由於他掛念丁訝的病體，所以略一尋思也就匆匆趕到廂房中。

　只見丁訝在一張竹椅上，雙手捧着一杯熱茶，不住的顫抖。

　古浪趕了過去，急忙問道：「你覺得怎麼樣？」

　丁訝搖了搖頭，自語道：「唉！討厭的病……」

　小和尚推門而入，合十道：「小施主，你們大概餓了吧？」

　古浪一算時間，差不多正是進餐之時，便道：「麻煩小師父張羅一下，熱的就行！」

　小和尚答應而去，古浪彎身扶着丁訝，急切的又問道：「丁老，你到底覺得怎麼樣？」

　丁訝長長吐了一口氣，說道：「唔！把包袱打開，給我煮藥！」

　這一路下來，古浪已經爲他煮了好幾次藥，所以駕輕就熟的把藥混好，着小和尚送來了炭火爐子，加水煎煮起來。

　一直到丁訝吃完了藥，古浪才胡亂吃了些東西。

　丁訝服藥之後，昏昏沉沉的睡在炕上，他全身發熱，不住的囈語，情況非常嚴重。

　古浪雙眉緊皺，坐在一旁暗暗發愁。

　望着丁訝被燒得火紅的面龐，心中忖道：「他又病又老，縱有天大的本領，又有什麼用？桑家堡爲什麼還要如此防着他呢？」

　這一刹那，古浪想到了很多事情，望着了丁訝瘦老乾枯的病體，他想到一個走江湖的人，到了晚年是如何的悲哀！

　他心中思索着：「不知道他有無妻室兒女……」

　丁訝翻了一個身，在睡中囈語：「妳……妳好狠……」

　古浪心中一動，忖道：「他究竟有甚麼傷心事啊？」

　一念及此，越發覺得這個老人孤寂可憐，也想到自己未來茫茫的前途和歲月。

　他忖道：「如果我一直在江湖上這麼浪跡下去，將來不是會像他一樣麼？」

　他這時雖然感慨良深，但是他還不到二十歲，雄心和壯志，是不容易消除的。

　古浪正在沉思之際，突聽房門上有彈指之聲，以爲是小和尚，便道：「門未上門，請進來吧！」

　房門開處，進來一人，古浪霍然站了起來，說道：「啊……是妳！」

　進來的竟是久未露面的童石紅！

　她穿着一件黑色勁裝，身上披了件斗篷，肩頭上不少積雪，她一面拍着雪，一面說道：「我找了你好久，總算被我找到了！」

　她好似興奮異常，說話的聲音非常大，古浪趕緊指了丁訝一下，低聲道：「聲音小些，他剛睡着……」

　說着趕去把房門關上。

　闊別許久，古浪乍見了她，雖有一點陌生之感，但是心底却有一種喜悅。

　他們站在一起，對視了片刻，古浪才說道：「妳找我作什麼事？」

　童石紅低聲說道：「我要告訴你，我婆婆也跟着來了，她認定『春秋筆』在你身上，並且告訴我，她得不到『春秋筆』絕不罷手！」

　古浪冷笑一聲道：「她既然認定了，由她怎麼辦就怎麼辦好了！」

　童石紅顯得很關切，又道：「她還說她絕不相信你能抵她一掌，一定有人在暗中帮助你！」

　古浪又是冷笑一聲道：「哼！她不相信就來試試好了！」

　童石紅一雙妙目瞪了他一眼，說道：「人家好心好意的告訴你，你好像一些也不在乎。」

　古浪笑道：「姑娘，那麼我現在該怎麼辦呢！」

　童石紅接口道：「我要你趕快想辦法逃走！我陪你一起逃！」

　古浪見她說得如此天眞，忍不住笑了起來，說道：「姑娘，妳說得太簡單了，這一羣怪物豈是容易擺得脫的嗎？再說：『春秋筆』根本就不在我身上，我逃個什麼呢？」

　說到這裏，突然覺得有些怪異，又道：「姑娘，妳爲什麼趕來告訴我這些？」

　童石紅一雙美妙的眼睛，本來與古浪平視的，這時却忽然垂了下去，搖頭道：「我也不知道。」

　古浪心中頗爲感動，含笑道：「謝謝姑娘一片好心，以後可再不要如此，若是讓況婆婆知道，豈不是不好？」

　童石紅突然抬起了頭，目射奇光，說道：「別說這麼多廢話，我們趕快走！」

　古浪啼笑皆非，指着丁訝道：「這位老人家重病在此，我豈能拋下他不顧？」

　童石紅咬一下嘴唇，略爲思索，說道：「沒關係！我去雇一輛車，時間還早，一個下午可以趕不少路，等到他們發覺，我們已經離開幾十里路了，嘻……」

　說着竟高興得笑了起來，古浪却搖搖頭，說道：「唉！妳想得眞好，天下有這麼簡單的事，再說我至死也不會逃的！」

　童石紅好似急了，跺脚道：「唉呀！你眞是傻！你才到四川，他們絕不會想到你突然又離開的。」

　古浪連連的搖頭道：「姑娘，妳弄錯了，我若是一逃，他們更認定『春秋筆』在我身上了！」

　童石紅想了一下，問道：「那麼你現在準備怎麼辦？」

　古浪毅然說道：「大丈夫生於天地間，威武不能屈，他們有什麼手段儘管使出來，我絕不逃避！」

　他說得慷慨激昂，豪氣萬千，一雙黑白分明的俊目，射出了火焰的光芒，大有不可一世的氣概。

　童石紅默默的望了他一陣，說道：「那麼你決定不逃？」

　古浪點頭道：「絕對不逃。」

　童石紅感到非常失望，她用一種異常的聲調說道：「我知道，你到了四川就不肯走了……」

　古浪感到有些迷惑，說道：「姑娘，我原是有事到四川來的，我師父的墳在四川，我要去爲師父掃墓！」

　童石紅撇了一下嘴，說道：「算了，我知道你爲了那桑……」

古今中外的長壽功

海雲

　雖然練武之人多數側重於肌肉是否發達，出拳踢脚是否特別起勁，但在另一方面，倘若一個人到了中年，仍然繼續練武，他的目的恐怕除了保健之外，還盼望長壽，故此，長壽也是武功之一。

　只是依照正常的生活方式過活，早眠早起，吃的食物營養豐富，而且有些工作，戒除烟酒之類的刺激，這樣子過活，仍有希望長壽，但却不是在進入晚年之後仍然保持一雙銳利的眼睛，動作靈活，甚至可以出手傷人，故此，在武林方面所謂「長壽功」，並非活到九十歲過外那麼簡單，更重要的就是要活得非常健康，頭腦靈活，雖然是八十多歲，看來有如五十歲，至於他的內心感覺，簡直是四十歲左右，搏鬥之際，就跟三十歲的人相差不遠，故此，長壽功是另外一種形式的功夫，不是西醫口中說的保持健康，活到百歲。

　作爲長壽功最重要的一種改變就是「腹式呼吸」，這種改變對壽命有極大帮忙，一般人往往忽略，絕無所知，非常可惜。

　腹式呼吸的意思是用小腹去代替肺部呼吸，吸氣的時候，並非肺部向上，而是腹部微微突出，呼氣之際，腹部凹入，看來好像此人單是用腹部去吸氣和呼氣的，實則不然，任何一種形式的呼吸都是用肺吸氣或呼氣的，所差別的是這一點，在健身院之內看見一些人舉重，或者做其他劇烈運動，總是吸滿了氣之後，肺部向上膨脹，同時貼近肺部的大胸肌以及背後蝴蝶肌，又或胸背之間的三角肌，都是向横擴展的，似乎那個人忽然之間變成大漢，可見吸滿了氣的時候，肺部是向上或向横膨脹的，絕非向下伸展，因此之故，吸氣愈多，小腹就愈細，甚至比平時細了許多，原因是胃囊向上抽緊。

　腹式呼吸剛剛相反，吸滿了氣的時候，肺部向下低垂，故此，在外邊看來，腹部似乎向前突出，事實上腹部當然是向前突出的，因爲小腸要向前突出，以便肺部向下低垂，既然吸氣是肺部向下低垂的，呼氣的時候，肺部就會縮到上邊去，不再低垂下來，因此，腹式呼吸就跟胸式呼吸相反，肺部很少向上，向横擴張的。

　何以腹式呼吸比較胸式呼吸特別有利於健康呢？就因爲用腹式呼吸可以在二十四小時之內不斷的做深呼吸，等於强迫自己做深呼吸，至於舉重之前或舉重之後，用肺部做深呼吸，而向上向横擴展，只是多做幾次，就覺得疲倦，絕對不能够整天做這種深呼吸的，故此，所吸的氣反而比不上腹式呼吸去吸氣獲益那麼大。

　誰都知道，每次呼吸是要吸進氧氣的，缺少氧氣，腦袋遲鈍，血液循環變慢，影响到整體的健康，假如因爲做腹式的呼吸以至無形中吸進了較多的氧氣，當然是有希望長壽了，這一點雖然分界很微，但却影响十分重大。

　另一方面，一個人必須有健全的心臟，然後能够活到晚年，可以比較普通人活躍，因此之故，整天坐着不動的那種人，就算活到九十歲過外，不必恭喜，他一定是舉動遲鈍，老態龍鍾的，更加無法搏鬥，這種人的心臟活力很差，稍爲有甚麼風吹草動，包括流行性感冒，或者突然的刺激，他就捱不起，故此，長壽的另外一個條件就要保持心臟的活力。中國功夫有所謂硬功和軟功的，屬於軟力的那一類，包括了太極拳，八卦掌，以及六合百法之類，又包括靜坐，同時有易筋經或八段錦之類的內功作爲特別對心臟有利的一些健身運動，經常練習它，心臟的活力增强，長壽的機會當然比較高。

　長壽功除了多做一些軟功夫之外，還要練習到每天二十四小時全部用腹式呼吸，除了這些，就要講究腸胃的保健，因爲吃得太多，不但阻碍消化，還有可能使雜質增加，又或使脂肪增加，那樣做對於長壽很有影响的，故此，古代的壽翁都認爲到了中年的後期就要少吃，同時在山林之區修眞靜養的方外人，包括道士和尚等，往往絕食，乾脆的有三幾天完全不吃任何一種食物，只是喝水。

　印度的高僧如果超過百歲過外，一定是每天只吃少許食物的，不過，他們必然喝進許多紅茶。

　瑜伽術特別重視內臟的健康，這一派的信徒認爲整天呆坐在家裏的人，活到中年，腸肥膏多，那是最危險的一件事，他們多數是體型略瘦的，即使體型不够瘦，仍是腹部細小的，絕非腦滿腸肥那一類。

　瑜伽術有許多招式是拉長肌肉韌帶，免得年老之際縮矮，原因是一個人變矮之後就更加使內臟缺少足够的空隙，對心臟發生擠壓，難望長壽。

　瑜伽術有些招式是倒豎的，倘非從小練起，可能發生危險不妨一知。

說到這裏，她眼圈一紅，緊接着說道：「好吧，你找她去，我走了。」說罷轉身出房，如飛而去。

古浪趕到房門口，叫道：「姑娘，妳等一等……」

但是童石紅早已翻牆而去，狂風大雪，正在滿空飛舞。

古浪怔怔發呆，這是他第一個接觸到的女孩子，也是第一個向他吐露「愛」意的異性，使他驚異和喜悅，而有些不知所措了。

回憶方才童石紅的話和那神態，古浪有一種飄飄然的感覺，但這一切來得太突然，使他陷入迷亂之中。

他望着天空痴想了半天，一陣陣的寒意侵襲，才把他驚醒過來，他輕輕的吐了一口氣，自語道：「唔……眞是妙事！」

古浪推開了房門，想與丁訝談一談。

但是丁訝自服藥之後，便沉沉昏睡，鼻息均勻，睡得很酣。

古浪見他睡得這樣好，心中也很高興，忖道：「他只要能好好休息，就會恢復的！」

這時他忽然想到哈門陀送給他的那金星暗器，忖道：「那是哈門陀最心愛的東西，他居然送給了我，足見有傳衣鉢之意……唉，這筆賬將來也不知如何算法？」

想到這件事，古浪便感到心煩。

他把那盒金星拿了出來，只見那些五角形的金星，金光閃閃，每一面都是鋒利如刃，又薄又輕。

這種暗器，若是換了一個人使用，弄不好先要傷了自己的手。

但是古浪會隨哈門陀學過暗器，知道手法，那隻小盒子也做得非常精巧，有一個按鈕，只要輕輕一按，便會有一顆金星，由盒隙中滑入手掌內。

古浪拿在手中練習了一陣，不久便能得心應手，非常熟練。

他把金盒放入懷中，忖道：「哈門陀當年在江湖上，看來一定是個極厲害的人物……」

正想到這裏，丁訝突然醒來，喚道：「古浪，有人要來了？」

古浪一驚，問道：「誰？」

丁訝向外指了一下道：「你好好去應付，我怕沒有力量助你了？」

古浪心中很驚訝，忖道：「什麼人來了，我怎麼未聞動靜？」

他推開房門，果然便見到一條龐大的黑影飛落下來。

古浪驀然一驚，退後兩步，暗忖：「丁訝好靈的耳朶？……」

長廊之中，站着一個白髮的老婆婆，她一襲灰衣上，落滿了雪花，與她的頭髮一色，她雖然如此的老邁，但是精神糾糾，雙目射出奇光！

古浪見又是況紅居，心中異常惱怒，冷笑一聲，說道：「況婆婆，妳眞是辛苦啊？」

況紅居並未說話，她一雙怪目，仔細的打量着古浪，好似第一次見到這個年青人似的。在她的眼睛中，看到一個魁梧健壯的年青人，他英俊颯爽，劍眉飛揚，俊目中蘊含着堅毅之光，像是黑夜裏的兩盞明燈一般。

況紅居心中暗暗吃驚，她忖道：「這孩子寧死不屈，眞可有些麻煩……」

古浪被她看得大感奇怪，說道：「況婆婆，妳還是要在我身上找『春秋筆』，是麼？」

況紅居沒有回答他的話，反問道：「方才童丫頭可來過了？」

古浪見她面色不悅，心中略有顧忌，搖頭道：「沒有？」

況紅居兩道花白的眉毛微微皺了一下，又道：「這幾天來，難道你沒有見過她嗎？」

古浪心中暗驚，忖道：「這麼看來，童石紅已經離開他好幾天了？」

才想到這裏，況紅居又催問道：「快說？」

古浪很鎭靜的搖搖頭，說道：「沒有，我沒有見到過她了？」

況紅居面上現出奇怪的表情，雙目緊盯着古浪，一字一聲的說道：「眞的？你沒有騙我？」

古浪搖頭道：「我沒有騙你……童姑娘怎麼了？」

況紅居咬了一下嘴唇，搖頭道：「你管不着，我也顧不得她，先辦完我自己的事再說？」

古浪弄不清他們祖孫之間，發生了什麼事情，以至於童石紅離她出走。

他正在思索，況紅居突然說道：「與你同行的老頭還在房間麼？」

古浪心中一驚，點頭道：「是的，他正臥病在牀。」

況紅居點點頭，說道：「我要去看看他？」說着便要推門，古浪忙道：「況婆婆……這……」

況紅居回過頭來，說道：「怎麼？」

古浪遲疑了一下，說道：「他才睡着，請妳不要驚擾他。」

況紅居臉上掛上一絲獰笑，說道：「我怎會驚擾他？」

說罷便推門而入，古浪滿腹疑惑的跟在後面，以防萬一，因爲丁訝雖有一身奇技，但是他現在重病在身，況紅居若是有什麼突然的舉動，也是難以預防的。

況紅居進房之後，用力的吸了兩口氣，自語道：「好大的藥味？」

說到這裏，又回頭對古浪道：「是你給他開的方子麼？」

古浪搖搖頭，說道：「我對於醫道懂得太少，方子是他自己開的。」

況紅居走到了牀前，只見丁訝雙目緊閉，一件羊皮襖子緊緊的裹着他瘦弱的身子，皮包骨的一張臉，如果不是還在呼吸的話，眞令人懷疑他已經死了。

況紅居低頭細看了半晌，眉頭微皺，似乎陷於疑惑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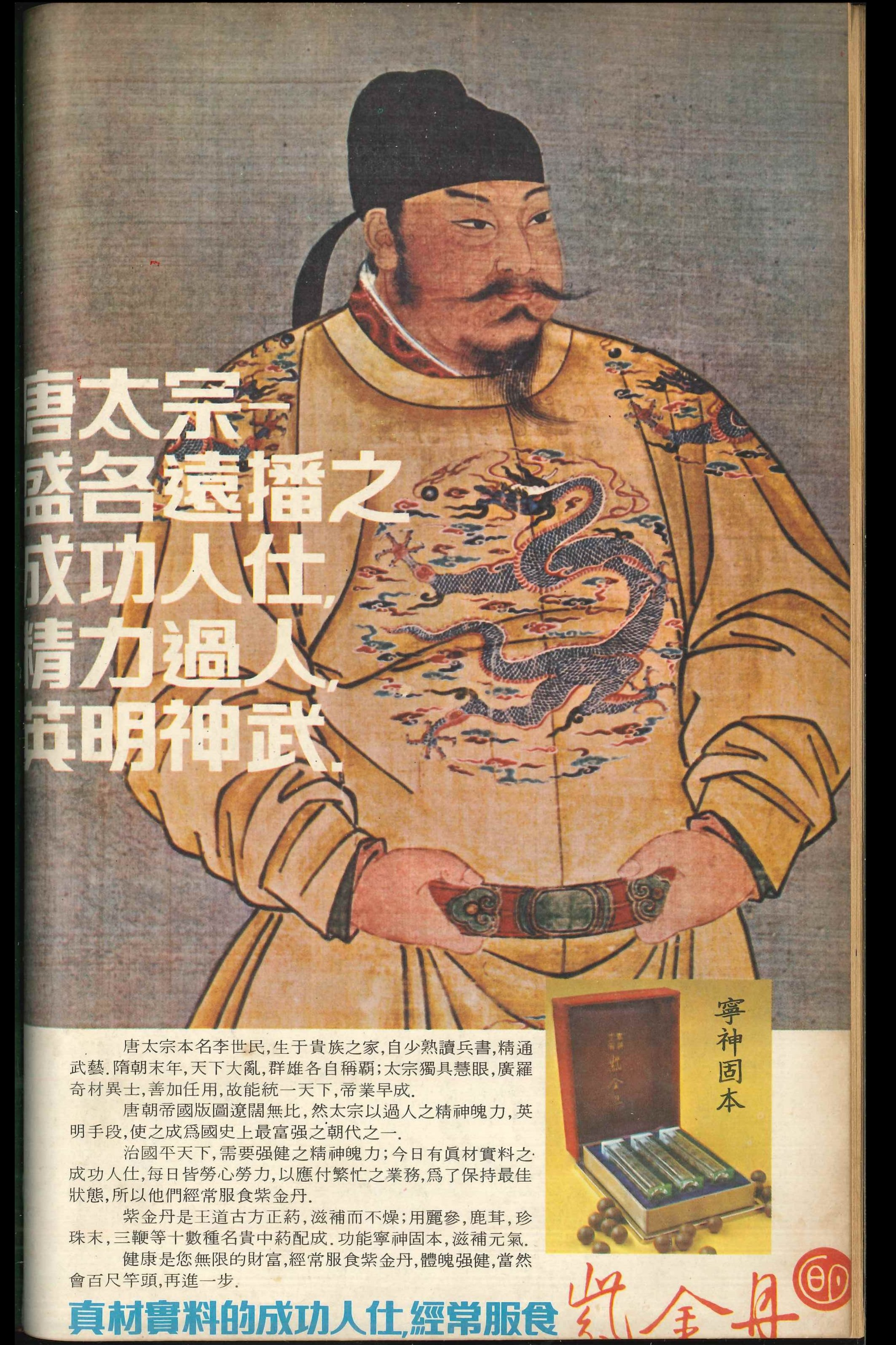
古浪緊站在牀前，注意着她的一舉一動。

況紅居突然伸手搭向丁訝的手腕，古浪吃了一驚，沉聲道：「你作什麼？」

況紅居巳然按住了丁訝的腕脈，說道：「我替他把把脈，你緊張什麼？」

古浪暗忖：「方才我出房之時，丁訝還與我講過話，現在沉睡如此，想必是假裝的。」他想到這裏，心中略安，便不再說話了。

（未完）


唐太宗—
盛名遠播之
成功人仕,
精力過人,
英明神武.
唐太宗本名李世民,生于貴族之家,自少熟讀兵書,精通武藝.隋朝末年,天下大亂,群雄各自稱霸;太宗獨具慧眼,廣羅奇材異士,善加任用,故能統一天下,帝業早成.
唐朝帝國版圖遼闊無比,然太宗以過人之精神魄力,英明手段,使之成爲國史上最富强之朝代之一.
治國平天下,需要强健之精神魄力;今日有眞材實料之成功人仕,每日皆勞心勞力,以應付繁忙之業務,爲了保持最佳狀態,所以他們經常服食紫金丹.
紫金丹是王道古方正葯,滋補而不燥;用麗參,鹿茸,珍珠末,三鞭等十數種名貴中葯配成.功能寧神固本,滋補元氣.
健康是您無限的財富,經常服食紫金丹,體魄强健,當然會百尺竿頭,再進一步.
寧神固本
眞材實料的成功人仕,經常服食
紫金丹